武俠世界

踏破血山歸（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傳紅雪·著

一片片深紅似火的楓葉隨風飄盪飛舞，彷彿就像是一絲絲、一縷縷、一滴滴殷紅而觸目驚心的血絲，染滿了整個山頭，令你顫抖、令你寒慄！

在這裏，南宮雪與柳花花渡過了生平最難過而又最痛苦的恐怖血腥時光……最後，他們總算贏得了凱旋歸……



第29年
43

$ 7.00

編者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傅紅雪先生撰著的「南宮雪傳奇故事」之「邪教」，故事主角南宮雪和柳花花爲了拯救薛靈芸不惜冒生命危險，而加入了「蝶戀花」教，來至邪教總壇後，目睹邪教中奇形怪狀的事物，令人作嘔的場面，以及慘無人道的酷刑等等……令人失望的是薛靈芸在那畸型的環境裏，竟是自甘墮落……故事情節詭異曲折，令人悚目驚心！敬請各讀友細讀。

☆ ☆ ☆

今期推出另一新篇爲龍乘風先生的科幻故事「太空新娘」，宇宙間除了地球上有人類之外，其他的星球是否也有人類？他們的形貌又會是如何呢？「太空新娘」裏的女主角，正是由外太空某一星球來的美麗姑娘，欲知詳情，請參閱本文。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是黃木先生的「飛鷹傳奇」，男主角傅鷹迎戰蒙人高手蒙赤行，過程緊張激烈，最後蒙赤行受傷離去，而傅鷹也藉雷電之勢而逃過一難，究竟誰勝誰負？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86.00
一年港幣 $37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12.00
一年港幣 $42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72.00
一年港幣 $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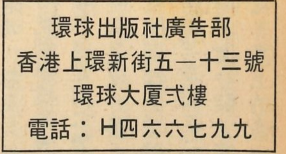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 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43期

（總號 1487）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邪教教主

南宮雪心神未定，忽見路邊林中竄出一片刀光劍影擋住了去路，耳中聽得一人沈猛大喝一聲：「站住！」

當先的蕭長滾立刻依言停下，並舉手示意後面之人停住。

攔路之人忽沈聲道：「蝶飛蝶舞蝶滿天！」

蕭長滾立刻應聲：「戀情戀物戀紅塵！」

那人又道：「花香花滿花人間！」

蕭長滾又應：「敎天敎地敎獨尊！」

南宮雪此刻才知道原來這是「蝶戀花敎」的暗語，原先韋香主見南宮雪一語道破他的身份，爲辨別南宮雪是否敎友，立刻以暗語相詢，見南宮雪無法應答，馬上下達格殺命令。

從這點來看，蝶戀花敎顯然是個極爲嚴密而又訓練有素的組織。

南宮雪當下暗中熟記暗語。

然而暗語似乎不只於此，黑暗中又聽攔路之人沈猛的聲音傳來：「報字、報號！」

荒淫治艷

蕭長滾不慌不忙道：「內、武、護、蕭。」

內、武、護、蕭？南宮雪聽不懂。

但是那攔路之人顯然聽得懂，冷沈的聲音忽變得極爲恭順：「原來是蕭大護法回駕，請進！」

說畢，那些人忽然身手矯捷的掠進了樹旁林中，閃閃刀光倏然不見。

剛下過雨的夜晚，天色尤其暗，南宮雪雖立在蕭長滾身後，仍無法看清那林中究竟隱伏了多少人；緊接著蕭長滾忽大手一揮，發令一聲「走」，五、六十人的隊伍又疾速往前推動。

南宮雪的左手一直被柳花花的右手握著，她心中有著一絲既溫暖又甜蜜的感覺——她的手從未被一個男人握得如此之久。

她側過臉去看他。

他也正在看著她。

南宮雪忽然想笑。

因爲她發現那本是風度翩翩的花花公子忽變成了蓬頭散髮、滿身汚泥，連臉上也沾滿了泥漿，活像個大痲花臉，不認眞看，還以爲自己認錯人。

——淋了一場大雨，再加上趕了一段泥濘崎嶇的山間野路，沒變個大泥人便不錯了。

南宮雪從沒見過他那種滑稽相，心中著實好笑，忽覺得他輕捏了一下自己的手，忙不迭凝目再望去，却見他另一隻手有意無意的梳理著自己的髮髻。

南宮雪以爲他在暗示自己替他整理髮髻，不禁瞪了他一眼。

由於整個隊伍一路上都沒有任何人張口說話，南宮雪與柳花花當然更不敢說話，唯恐不愼洩露了身份那才要命，所以她只能向他瞪眼。

她瞪眼的意思是：此時此地，你居然要我幫你梳理髮髻？

柳花花似能會意，他向她微搖了搖頭。

南宮雪懂他的意思，美眸露出疑惑之色。

柳花花忽又伸手掠了掠髮絲——雖只微微一拂，却愈理愈亂。

南宮雪終於明白他的意思了。

——他暗示自己弄亂頭髮，以防進入「蝶戀花敎」之後一眼被人認出眞正身份。

南宮雪立刻不露痕跡的也弄亂了自己的髮絲，其實她的頭髮本就已被大雨淋亂，只不過方才趕路的時候她曾用手細心整理了一下，看起來還不致於太糟，現在她只要輕輕撥了兩下，那披肩長髮當然也就東翹西飛了。而且她還故意把脚踩在泥濘水窪裡，讓汚水也濺髒了衣服，也濺汚了自己那張漂亮的臉蛋。

她翻過臉去看柳花花的時候，發現他那雙明亮如星的眼睛正在對她笑。

南宮雪低下頭，心中那股甜蜜又湧了上來。

這一刹那，她腦海裡突然昇起了一個從未想過的問題——他，是否喜歡自己？

——此處的「喜歡」，實際上也就是男女間感情之愛。

她忽覺得臉熱心跳，本能的抽回那一直被他握住的手。

她覺得好羞。

這時，忽又見前端轉角處躍出了一大片刀光劍影擋住去路。

顯然這是第二個暗樁子。

但只見這一撥人和先前的那批人一樣，喝問同樣的暗語，蕭長滾一一回答之後，這才放行。

過了這一關，泥爛不堪的羊腸小徑已不見，換上的是一條陡然翹直的石級路。南宮雪一面跟住蕭長滾拾級而上，一面仰首凝望，發現那巨大無比的黑影越來越近，不知怎麼的，她心中那股壓力忽又越來越大。特別是這條石階又陡又長，儘管她運足目力望去，仍然看不見盡頭，而且她還隱隱感覺兩邊如刀削般的岩壁，彷彿黑暗中潛藏有敵人。

蝶戀花這個神秘而詭異的邪敎組織，究竟有多少人馬？

它眞如傳說中的那麼恐怖又可怕嗎？

現在這個蝶戀花組織是否就是三十年前被武林豪雄所殲滅的那個邪敎組織？它現在爲何又死灰復燃，捲土重來？所憑藉的是什麼？

敎主是什麼人？他爲什麼有這麼大的力量，驅使這麼多人信服邪敎、加入邪敎？

一連串的疑問盤繞在南宮雪的腦際。

她沒有再想下去。

因爲他們已越過了至少有幾百級的石階路，邁到了山頂。

＊　＊　＊

南宮雪終於看清了那個黑影，原來是座又高又大的塔。

高大的塔，巍然聳立著，在黑暗中看不清它到底有幾層高，南宮雪只覺得她仰著頭打量的時候，最頂的那層樓似乎隱隱透露著微弱的燈光，看上去好似巨人的眼睛，正冷漠而怪異地瞪視著這片黑暗的大地！

山風如刀，南宮雪忍不住從心底打

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文
可飛・圖

踏破血山歸



了個冷噤，她本能的想去握柳花花的手，誰知柳花花已適時伸手過來，一股暖流從他軟而厚的掌心傳遍了南宮雪週身……

南宮雪遞給了他一個微笑，溫柔的微笑。

蕭長滾在塔下停了下來，轉身命衆人停住之時，塔裡閃出一名身手矯健的壯猛大漢，朝蕭長滾彎身抱拳道：「蕭護法，您回來了。」

「教主睡了沒有？」蕭長滾問。

「還沒有，」大漢神情肅穆：「教主有令，無論蕭護法多晚回來，務必上塔去參見面稟教主。」

「知道了。」

蕭長滾點頭說了一聲，那名壯猛大漢便又退回塔裡去，一閃身又不見人影，不知隱伏那裡去了；蕭長滾轉身低喝一聲：「仇霜、葉飛！」

仇霜與葉飛立刻應聲出列。

蕭長滾命令著說：「仇霜，你帶弟兄們回山莊休息去，大家辛苦了一晚，明早可以遲一個時辰起床。」

「是。」仇霜洪諾。

「等等，」蕭長滾忽又說：「記得把『病刀』楊雄的屍體放到祭壇上去。」

「屬下知道。」

「好，去吧。」

仇霜領著那隊弟兄朝左側一條鋪有青石板的道路疾奔而去時，南宮雪與柳花花這才發現左側不遠處正傲然矗立著一座廣大的山莊。

「仇八、仇九，」蕭長滾望住他們說：「你們兩個站在這裡，等候命令，不准離開一步。」

「屬下遵命。」南宮雪眞是玲瓏乖巧，倔傲的她居然能把「屬下」二字朗朗上口。

蕭長滾點了下頭，便對垂手肅立一旁的葉飛說：「跟我上去見教主。」

「是。」

兩人一前一後入了塔裡，只剩南宮雪與柳花花站在那裡。

四野一片漆黑，無星無月，只是一陣陣冷冽的山風不斷咆哮著，吹得山中樹林不住發出狠也似的嚎聲，特別是一叢叢的枝椏樹幹隨風仰偃，彷彿是長著可怕獠牙的女巫魔鬼在嘶嚎飛舞，給這本就是神秘而詭怖的黑夜增添了一分醜陋。

南宮雪挨近柳花花，壓低著嗓子：「喂，死花……哦，哥哥……」

她本已叫慣了他「死花花」，不過此時此刻她已不能那樣叫他了，她機警的改口叫了聲「哥哥」。

「什麼事，妹妹？」柳花花握住她冰冷的小手兒，把聲音壓到只能讓他倆聽到的地步，關注的說：「妳覺得冷？」

南宮雪忽然低着頭不說話。

——那聲「哥哥、妹妹」叫得她好不習慣，而且還有幾分不自在與尷尬。

柳花花瞭解她的感受，他其實也覺得怪怪的，想不到自己居然又回到了那「愚兄、愚妹」哥哥妹妹的時代了。然而不管習不習慣，他們已無選擇的餘地，否則在還未救出薛靈芸之前露出身份，只怕非常不好玩了。所以柳花花很正經而認眞的叫了她一聲：「九妹，妳眞聰明，居然讓妳三幾句話便混了進來，我眞服了妳，我敢說妳是我一生中所見最會演戲的女人。」

南宮雪嬌嗔的白了他一眼，掩唇道：「我如果夠聰明便不會撒這種謊，讓你白賺了便宜，我居然還要叫你聲八哥哪。」

這聲「八哥」令柳花花差點忍俊不禁，他強忍住笑說：「九妹、九妹、九妹……」

「幹嘛？你發神經了？」南宮雪那排細而白的牙齒輕咬著紅唇。

「練習呀，」柳花花神態凝肅：「趁現在趕緊叫順口，免得到時妳一句『死花花』豈不一切都穿了崩，沒得玩了？」

南宮雪立刻斂起嬉態，開始「八哥、八哥」的叫了起來。

叫了幾回，直到兩人覺得頗為自然而順口時才停了下來……

「八哥，」南宮雪瞇目望了望塔上的燈火，低聲問：「咱們要在這裡等候多久？」

「我怎麼知道？」柳花花苦笑。

南宮雪也發現自己那句話問得很蠢，立刻改口道，把聲音壓得極低極低：「如果，教主要我們上去見他，是否……」

柳花花懂她的意思，立刻攔斷她的話說：「不可亂動，在未明瞭敵人的虛實之前，一切以靜待變，千萬記住，我們的目的是來救人，而不是來殺人的……」

南宮雪點點頭，張口欲言，忽見葉飛從塔裡走出來，連忙丟給柳花花一句：「八哥，你放心，九妹我會見機行事。」

柳花花沒有回答，因為葉飛已站在塔的底層石階上對他們招呼說：「仇八、仇九，你們跟我上去，教主要見你們！」

「是。」

南宮雪與柳花花立刻趨前而去。

＊　＊　＊

這座高塔不多不少正好有十三層樓高。

南宮雪和柳花花現在就站在這裡。

映入他們眼簾的是——一間樸實而乾淨的閣樓，牆壁、閣頂與地板全都是一塵不染的白色。

光亮而潔淨的地板上放置著十幾個厚而柔軟，也是白得令人心醉的蒲團，蒲團上都坐著人。

他們一個金字塔般的排列而坐。最裡面，也就是最尖端的一個，全身白袍，黑髮披肩，盤膝而坐；頭頂上戴著一頂金光閃閃的道冠，冠珠斜刺而翹，珠上披掛著一層黑紗，正好遮住了臉孔，南宮雪和柳花花無法看清他的面目，不過他們已心中有數——那人顯然就是「蝶戀花教」的教主。

果然不錯，坐在那人身旁的蕭護法已開聲道：「仇八、仇九，還不快參見教主？」

南宮雪與柳花花立刻恭恭敬敬的彎腰抱拳，恭謹道：「屬下拜見教主。」

忽然有人輕叱一聲：「放肆！謁見教

主天威豈容如此草率，還不跪下叩見教主！」

「不必。」教主微一抬手，緩緩開口，居然是玲瓏清脆的女人聲音：「此地並非行大禮之處，再說本教主並未准許他們入教，不用行大禮。」

南宮雪與柳花花心中十分詫異，想不到蝶戀花的教主居然是個女人，而且從那嬌美悅耳的嗓音判斷，顯然是個十分年輕的女人。

這個女人是誰？

「仇八、仇九，」教主說話的聲音不疾不緩，語調也頗有抑揚頓挫，以致使得南宮雪與柳花花原本以為教主必是個邪怪之人的想法完全落空，隔著黑紗遮面，不過透著幾分神秘，「你們想加入本教的理由，蕭護法已詳細稟報本座。現在，本座問你們韋香主是你們殺死的？」

「是的，」南宮雪立刻應聲道：「啓稟教主，韋香主因為……」

「仇九，」忽又有人冷叱一聲，打斷了南宮雪的話說：「教主問妳一句答一句，沒問妳的就不要說，懂嗎？」

「懂。」南宮雪心中一陣火，偷偷掠眼向那人瞧了一下。

柳花花也本能的望了那人一眼。

這一望，兩人的心差點跳出了口腔！

——發話之人竟然是「太湖三狠」的大狠！

（記得，南宮雪初出江湖不愼殺死了大威武館的館主熊霸天，大弟子龍鳴為了報師仇，重金收買毒十八與太湖三狠計擒南宮雪，幸得柳花花及時相救，才免於一死。後來南宮雪殺死了毒十八，太湖三狠則不見踪影，想不到會在這裡碰見！眞所謂不是冤家不碰頭哪。）

不錯，坐在教主左手邊的，從第二個算起，三、四、五，正是太湖三狠！從他們的位置接近教主來看，顯然在組織中的地位相當高。

南宮雪與柳花花不由自主的互換了一個眼色。

看這情形，他們的身份勢必要被揭穿了。

南宮雪與柳花花已經有了這樣的心理準備。

但，奇怪的是，大狠喝叱之後，並未再有說話，板著臉端坐不動。

南宮雪與柳花花立即明白到自己蓬頭散髮，形容狠狽，而且距離又頗遠，太湖三狠一時認不出他們；最主要的是，他們大概根本想不到南宮雪與柳花花會冒名混進來，特別是柳花花，誰都知道他是江湖中鼎鼎大名的花花大少，一向高來高去。

這時候，教主又接著開聲問：「韋香主是你們聯手殺的，還是一個人殺的？」

「一個人殺的。」南宮雪中規中矩的答著話，唯恐又引來太湖三狠的叱罵，萬一因此而讓他們識破自己那就糟了，因此她和柳花花有意無意的把頭微垂著，裝出頗為胆怯而不敢仰視教主「天威」的樣子。

「誰殺的？」教主問。

「是我，」南宮雪立即改口：「是屬下仇九殺死韋香主。」

「一劍就刺死了韋香主？」教主清脆的語音似乎包含著一絲不信。

「是的。」南宮雪偷偷瞟眼想看清教主黑紗下的面孔，看看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居然可以成為一教之主，只可惜黑紗雖薄，除了隱隱輪廓之外，什麼也看不見，南宮雪猜測她應該是個很有姿色的女人，否則怎會有那麼清脆的嗓音？

「你們的武功師出何處？」教主停了一下，緩緩啓口又問。

「無師自通。」南宮雪到今天為止只有柳花花與徐悲鴻知道她的師父是傅小君，江湖中人一概不知，此時此刻她當然更不會說出自己的師門，隨口撒了一個謊。而她這個謊也撒得相當好，畢竟現在的江湖不同從前，大家閉關自守，武功自成一派，只要一看人出招便可知師出何門的時代過去了。

——現在的江湖，是精益求精、日新又新的時代，大家都盡其所能打破門戶之見，擷人之長，棄己之短，祈求更加創新、更加突破，無師自通已不算是「天才」才做得來之事。

但，却偏偏就有人不滿意南宮雪這個說法，哼聲道：「瞧你年紀輕輕的，居然能無師自通的一劍殺死武功高强的韋香主，誰肯相信？」

南宮雪溜目望去，發現說話之人竟是坐在大狠身邊的二狠。

她立刻低頭應道：「其實，無師就是有師。」

「無師就是有師？」眉毛濃得像毛蟲的三狠說話了：「無師就是有師，這是什麼屁話？」

南宮雪沒有回答，因為有人代她回答了，回答之人竟是蕭長滾，他語音頗冷的道：「武功這一門學問，若只拜一個師父學藝，肯定會被門戶之見限死，現在學武的人早已是東家學學、西家學學，再加上自己的天賦與辛勤苦練、用心創悟，青出於藍的年輕高手比比皆是，已不是什麼稀奇之事了……何況，孔老夫子都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無師，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有用之師，這個你都不懂？」

「我就是不懂，我從來都不懂孔老大所說的話；更不懂什麼有就是無、無就是有的屁話！」面色蒼白得和蕭護法一樣，彷彿終年不曾見過陽光的二狠霍然而起冷冷道：「本護法向來只承認事實，有就是有，無就是無，什麼無師就是有師分明是屁話！」

「二狠護法，坐下！」教主忽然冷冷發話道。

二狠冷哼了一聲，似是不太情願的坐回蒲團上。

二狠坐下之後，帶著一絲極為明顯的不悅之色，掃了一下蕭長滾，而蕭長滾也面色冰冷的瞪了他一眼，甚至還輕嗤了一聲。

這一切自然都落在南宮雪與柳花花眼裡，心中頗感疑惑驚訝。

這時忽又聽得大狠朝教主抱拳道：「啓稟教主，屬下認為不應接納這兩個人

入敎，而且應立即將之處死，爲韋香主報仇……」

「本護法不同意！」蕭長滾冷冷截斷他的話：「我方才已向敎主以及在坐各位解釋得清清楚楚，他們殺死韋香主是出於誤會與自衞，不幸錯手殺死韋香主，這不能怪他們……」

「姑不論他們是否自衞或誤會，總之殺死了本敎之弟兄，理該處死，否則這豈非成了恩怨不分？將來本敎還能在江湖上做一番大事嗎？」說話的是二狠，他惡狠狠的瞪住蕭長滾，語音冰冷：「蕭護法，如果有人殺了你，你還肯讓那人入敎嗎？」

坐在蕭長滾隔壁的一名黑臉大漢忽然睜目叱道：「二狠護法，你太放肆了！是非曲直一律由敎主論斷，幾時輪到你開口？」

「你……」二狠氣得面青青。

「住口！」敎主終於開聲冷冷一叱：「誰都不准再說話！」

果然，全都安靜下來。靜得只能聽見窗外呼呼的風聲。

敎主身後本站著一對大概只有十五、六歲的少男少女，長得玉面朱唇，頗爲清秀。男的手裡捧著一把劍鞘精緻的寶劍；女的手裡捧著一盒閃著烏澤的木盒子。兩人相峙而立，宛似一對金童玉女似的。

敎主朝少女微一側首，少女便行了一個禮，小心翼翼的走到她面前去，掀起一座大概足有半個焗灶大小的三脚檀香銅鼎，打開手中之木盒，抓起一把檀香放了進去，只見一陣濃郁清香伴著媽媽輕煙迷漫了全室……

南宮雪與柳花花一進門便已聞到檀香味，只不過當時沒工夫去注意吧了。現在輕煙一起，更加令他們覺得敎主矇朧神秘，深不可測……

檀香的香味據說能令人清心寡慾，看樣子似乎不假，至少方才那頗爲吵雜，而宛似帶有幾分火藥味道的場面已平息了下來。

南宮雪與柳花花頗爲納悶，他們不明白蕭護法爲何因他們而和太湖三狠爭執起來，而看他們的爭執是頗爲認眞的——嗯，大胆一點的猜測，他們之間彷彿早有不滿存在。

南宮雪與柳花花偷偷交換了一個眼色。

這時，那神秘的敎主終於打破沈默，緩緩開口道：「老敎主在兩個月前仙逝時，一再囑咐我，務必廣納各方豪雄俊傑，增强本敎實力，以期有一天能使本敎化暗爲明，在江湖上能與各名門正敎平起平坐，爭一長短，難道各位都忘了嗎？」

「屬下等不敢忘却先敎主遺訓！」衆人除了南宮雪與柳花花之外，盡皆垂首回應。

「既是如此，諸位一定明白本敎正處於用人之際，不能因私怨而滄海遺珠，拒人於千里之外……」敎主又道，語氣頗爲冷漠：「死者已矣，就算殺死仇氏兄妹也無法使韋香主復生，再說仇氏另妹既有心歸順本敎，我們有什麼理由拒絕他們？」

衆人皆靜寂無聲。

但太湖三狠，不，不只是他們，南宮雪和柳花花都注意到，坐在與他們同排之人皆有不滿之色！

他們又偷偷溜目注意蕭護法，發現他與坐在和他同排之人却面有得意之色。

這一刹那，精靈如鬼的南宮雪與柳花花已敢斷定是怎麼一回事了。

——顯然，這個蝶戀花的邪敎組織竟也存在著派系之爭！

這使得他們感到相當驚異，他們本以爲像這種以「神」爲號召的組織，特別是見不得光的邪敎組織，理應「萬衆一心爲神而奮鬥」才對，至少應該是共同爲「信仰」而捐棄成見，共赴「大業」。

更令他們驚異的是，敎主居然說：「仇九，既然妳殺了韋香主，那麼妳入敎之後便接替他的位置，也就是說，本敎主封妳爲第一香主！」

南宮雪與柳花花不由自主的一怔，他們想不到甫一入敎便被封爲香主，究竟「香主」的權力職位有多大，他們當然還不明白，不過好歹總也是一個「主」，無論如何總是不會低到那裡去的。

南宮雪正不知怎麼回答時，忽見大狠大聲道：「啓稟敎主，屬下認爲敎主此舉有失當……」

「有何失當？」敎主語音極冷。

蕭長滾似乎極不滿大狠之發言，似想發作，却見敎主對他擺手道：「讓大狠護法發表高見。」

「不敢，」大狠語氣雖遜，但神態却隱透著幾分跋扈：「依屬下之見，韋香主之缺應由方水泉，方班長遞升才是。」

「爲什麼？」敎主黑紗下那對隱隱的眸光似也極冷。

「因爲方班長乃是資深班長，一直以來都爲本敎竭心盡力，依照敎規，本該輪到他遞補韋香主之缺，請敎主明鑒。」大狠說。

「是的，依照敎規是如此，」敎主冷冷道：「但是敎規也明確規定，用人之標準以武功之高强與否爲優先考慮條件，方班長雖然資深，但武功一直不如韋香主，而仇九能一劍殺死韋香主，換言之，仇九的武功要高過方班長很多，從這點來看，仇九遞補韋香主之遺缺有何失當之處？」

大狠力爭：「稟敎主，能法外開恩讓仇氏兄妹入敎已是破格恩賜，但無論如何他們畢竟是新人，對本敎不僅毫無半點汗馬功勞，而且對本敎組織結構全無認識，完全陌生，如何勝任此職？再說如此破格擢升，只怕也難以服衆，如何領導手下的弟兄？」

敎主緩緩道：「任何人剛入本敎當然都是新人，但只要時間一長自會成爲舊人，雖然他們目前對本敎全無點滴功勞，這個問題不大，只要他們日後努力以赴，不就能立功立勞嗎？至於你說她對本敎毫無認識，怕弟兄不服，這也不是大問題，本座自會命適當之人選從旁輔助她加速了解情況，不就得了嗎？」

一頓，緩緩又道：「不過大狠護法你

說的也不無道理，這樣吧，不如來個折衷，本座就命她爲第一香主之代香主，試行三個月，以觀後效，合則眞除香主之職，不合則去之，大家以爲如何？」

「敎主天威，明斷秋毫！」蕭護法那一排人立刻洪聲應諾。

但太湖三狠那排人却無人應聲，不但如此，大狠仍然力主不可：「敎主明鑒，屬下期期以爲不可，畢竟仇氏兄妹年紀輕輕，一來便任居要津，此例一開，只怕今後……」

「怎樣？」敎主冷冷一哼。

大狠略爲一猶疑，道：「屬下只怕本敎有弟兄會不服敎主之裁斷……」

話未完，蕭長滾突然大喝道：「誰敢不服？大狠護法，你幾時變得如此墨守成規？要做大事業便要明斷果決，像你們這班人迂腐積習，本敎何日方能重見天日？」

「蕭護法！」二狠跳了起來，怒目相視道：「大狠護法不過是向敎主提供意見，你爲何出口傷人？」

「住口！」敎主見場中之火爆氣氛又起，連忙開聲冷喝道：「全部住口！誰都不准再說話，否則便以敎規處置！」

衆人立刻靜若寒蟬。

南宮雪與柳花花看得一清二楚，忽然南宮雪心中一動，朝敎主躬身抱拳道：「啓稟敎主，屬下……請恕屬下斗胆進言……」

衆人一怔，似是料不到南宮雪居然有胆說話，齊皆把目光投向她……

連柳花花都望住她，他不知道她想說什麼，他發現她每在關鍵時刻總會來一個出人意料之「驚人之擧」。

「仇九，妳有什麼話，儘管說。」敎主望著她，語氣帶有幾分驚訝。

南宮雪說：「大狠護法之所以反對屬下兄妹倆入敎，想必是認爲屬下憑一時之僥倖而殺了韋香主，而對屬下之武功產生懷疑，依屬下之見，不如請敎主下令大狠護法考考屬下武功如何？」

敎主望了望大狠，顯然在徵詢他的意見。

「好，」大狠望住南宮雪，冷笑道：「仇九，如果妳能露幾手劍法讓大家見識見識，或許大伙會同意讓妳任代香主之職也說不定。」

「恭敬不如從命，」南宮雪尚未成爲正式的「敎徒」，已學會彎腰抱拳，而且說話還得文謅謅的，眞是不習慣：「仇九愚鈍，不知如何展露劍法，請大狠護法明令吩咐。」

「這樣吧，」大狠忽然站起來，慢慢走向她說：「本護法先展示一套功夫給妳看，如果妳能做得到，那麼本護法便服了妳。」

南宮雪見他走前來，心中暗地一跳，唯恐他認出自己，連忙微側著臉道：「請護法展示。」

大狠並沒有注意着她，他在南宮雪身前五尺處忽然停下，然後飛快的抽出腰間之劍，迅疾快速的劈向近墻壁邊的蠟燭台！

閣樓裡懸有宮燈，亦置有燭火台，照明設備極爲良好；大狠刷刷幾聲，劍光飛舞，令人眼花撩亂的劈刺著足有嬰孩拳頭大的紅蠟燭，當他倏然長劍歸鞘時，忽見那支至少有半尺來高的紅蠟燭發生了令人震驚咋舌的現象——居然，那支紅蠟燭像一支被剝了皮的甘蔗，竟只成了一支燭心！

讓人目定口呆的是，衆人眼看著那根蠟燭的「皮」一層層剝落，一連被「剝」了十幾層「皮」，然後只見整根紅噴噴的蠟燭竟成了一根白禿禿的燭心！而且，燭蕊上的火焰居然還燃燒著！

多神奇的劍法！

南宮雪能否做到這點？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她。

特別是大狠的目光裡還含有幾分掩飾不住的得意之色：「仇九，如果妳能像本護法一樣，將整根蠟燭『剝皮』，使燭心仍立、燭火仍燃，那麼本護法便無異議讓妳當上代香主之職。」

一頓，冷冷問道：「妳能不能做到？」

南宮雪却搖了搖頭說：「做不到。」

「哼！」大狠冷笑更沈：「既然妳連根蠟燭都劈不好，劍法能好到那裡去？有什麼資格幹香主之……」

南宮雪却淡淡截斷他的話說：「光只會劈蠟燭的劍法未必眞是好劍法……」

「妳是什麼意思？」大狠怒目而視。

南宮雪不慌不忙道：「因爲蠟燭是不動的、是死的，再神奇的劍法……」

「少廢話！」大狠極其不悅的打斷她的話：「既然妳連根死蠟燭都劈不好，還有臉大放厥詞？」

「大狠護法，」南宮雪望住他，一字一句道：「再好的劍法，其最終目的應該是殺人，只有能殺死人的劍才是眞正好劍，不是嗎？」

「妳！」大狠暴然睜目：「妳的意思，本護法的劍殺不了人？」

南宮雪沒有回答。但是眼中那擺明顯的譏誚已是答覆！

心中陡然翻起一股羞怒，大狠暴叱一聲：「好！本護法便讓妳見識見識我的劍能不能殺人！」

叱聲中，一抹飛冷的劍光已自他腰間跳出！

這次，他已不再是劈向死寂不動的蠟燭，他一劍刺向南宮雪的咽喉！

大家都睜大了眼。

大家都料不到大狠護法竟會出其不意的對南宮雪暴施殺手！

而且，大家更料不到大狠這一劍居然比方才劈蠟燭的時候更快，更狠！

但南宮雪却沒有睜眼，她甚至連眼皮兒也不肯微撩一下，居然，她那冰冷的眼神裡還浮起一絲冷酷無情的笑意。

這當中，她已一劍在手。

而且，也已以最快的速度、最詭異的角度、最狠的勁度刺了出去！

兩道劍光在空中相遇、交錯；然後，一撮血光就這樣噴了出來！

是的，劍的最終目的在於殺人。一支不能殺人的劍，無論它再鋒利、再美麗，和廢鐵有什麼不同？就像你口袋裡帶著一大把銀子，如果不能用它來買東西，那麼再多的銀子和石頭有什麼兩

樣？

劍，是用來殺人的；銀子，是用來買物的。這不是道理，這是常識。

非常簡單易懂的常識。

大狼護法已經明白了這個常識。

只可惜他好像明白得略慢了些。

因爲，他那高突而帶有男性魅力美的喉結已被南宮雪冷冷一劍刺入。

當南宮雪那冷冷的劍鋒仍停留在他那熱熱的喉嚨裡時，他還明白了一件事——原來，眼前這個女人不是仇九，她是南宮雪！

他終於認出她來了。

遺憾的是他說不出來。

他這輩子再也無法揭穿南宮雪的身份，因爲他已經沒有了這輩子。

他已經完了。

就在南宮雪抽回劍鋒時，熱熱的血像深山裡的湧泉自他喉間狂噴而出，血花四散，像極秋風中飄零的楓葉，沾滿了雪白的地板，好美，美得可怕。

流血並未結束——就在大狼護法那碩大的身子像巨塔般頹然而倒時，兩條身影已暴然射起。

當然是二狼和三狼。

他們沒有說話。

他們已悲憤得說不出話來。

其實就算說得出話來他們也不會說，因爲此時此刻任何語言都是多餘而不必要的。

——此時此刻，最簡潔有力的語言就是劍。

某些時候，劍就是語言，就是眞理，就是一切！

二狼與三狼已手握冰冷而無情的長劍撲向南宮雪！

在那一刹間，神秘莫測的黑紗教主似想開聲喝止，蕭護法長衫飄動，似也想掠身制止，然而他們都靜坐不動，只因爲他們都懂得一個道理——想喝水的牛，當牠發足奔向水源時，你唯一能做的便是讓牠喝水。

二狼與三狼不是牛，他們也不想喝水，他們現在只想喝血——喝南宮雪的血！

這當中，一直默立一旁的柳花花已手按劍柄。

按住劍柄就是想出劍，就像是逛街的時候，對著一件喜愛的東西伸手掏口袋想買一樣，然而他却沒有「買」。

因爲那兩件「東西」已被南宮雪「買」走了。

——當二狼與三狼那快如激星的身子仍停留在半空中時，南宮雪那玲瓏嬌小，洋溢著女人魅力的嬌軀已斜斜掠起！

美麗的嬌軀，美妙的身形，優美的姿勢，一刹時變成了一道「空氣」！

看不到、摸不到的空氣。

空氣，只能嗅得到、感覺得到。

南宮雪現在就像空氣中的空氣——對滿臉駭然的二狼與三狼來說。

因爲他們就在那一刹時看不到了南宮雪，當然也摸不到了南宮雪，但是他們却可以感覺得到她的存在，非常强烈的感覺得出。

他們感覺出南宮雪像是一道非常非常冷的「冷空氣」，冷得像蠟月寒冬將要下雪但仍未下雪，凝結在大地中不住瑟縮、抖顫的虛無空氣，他們努力的想掙脫、擺脫那冷而虛無的空氣的侵襲，否則他們怕自己要窒息過去……

他們揮著劍。

集一生之力、窮畢生之能揮劍。

可惜的是他們看不到目標，除了那冰冷而虛無的空氣之外。

終於，他們的努力有效——他們總算看到了飄漾在空氣中的南宮雪。

在這一瞬間，他們也和大狼一樣，發現那張冰冷如魔鬼，但却又美艷如仙的臉龐好生熟悉，好似在那裡見過——

對了，南宮雪，她就是南宮雪！

那個可怕又可愛的南宮雪呵！

萬分遺憾的是，他們也跟大狼一樣，發現得太遲了——因爲他們已深深的感覺到自己的咽喉被一道絕冷的劍光輕輕劃過。

輕輕劃過。像是陣陣春風，那麼輕柔，那麼醉人。

當二狼與三狼那本是疾勁如雄鷹的身形忽變成了斷綫之風箏而栽倒於光潔如鏡的地板時，他們還瞭解了一件事：

——殺人，有時候並不需要太用力的。

然而，瞭解了又有何用？

或許有用，至少下輩子他們再世爲人學習武功時，便知道殺人全靠蠻力是不行的，有時候還要講究技巧，殺人的技巧。

問題是：他們有下輩子嗎？

人，究竟有沒有下輩子？

這個問題其實不難，只要你搞清楚了天會不會塌下來，便知道人有沒有下輩子了。

與其等候塌下來，爲何不好好把握你這輩子？

二狼與三狼臨斷氣那一刹，終於領悟出這個道理。

朝聞道，夕可死。

他們死了——「聞道而死」，所以他們的死相其實也不算太難看。

倒是活著的人的臉色頗爲難看，十分難看、異常難看。

* * *

南宮雪靜靜的站在柳花花身邊。

她仍然握著劍，冰而冷的劍鋒正緩緩滴下一顆顆紅而熱的濃血……

血很快滴乾，她仍不肯收劍。

她無意收劍。

因爲她已經看到了幾個臉色十分難看的人站了起來——那些人都是與太湖三狼並排而坐的。

柳花花那寬厚的手掌仍按在劍柄上。

他們靜待着事情的演變，雖然他們並不十分明白事情將會如何演變。

——變好？還是變壞？

* * *

站起來的人總共有四個。

四個身著深色罩袍，面目輪廓明顯，形狀看起來極其威武的中年大漢，他們似乎不能接受眼前之事實，一個看起

來不起眼的小女人居然輕而易擧的結果了江湖上頗有知名度的太湖三狼，因此他們那張本就並非很好看的臉孔變得更加難看了。

他們憤怒、悲忿；但也驚懼、駭怖。四種表情揉合成了一張難以描述的難看表情，嗯，或許可以用看到自己老婆偸漢子那種表情相比擬吧。

他們同時站起來的時候，每人的手也同時按住了腰間金光閃閃的劍柄。

他們想拔劍，却又兀立不動。

因爲他們發現只有他們四個人站起來，對面排的連蕭長滾在內七個人都端坐不動，而且正以頗爲怪異而冷峻的眼光瞥視著他們。

最主要的是，黑紗教主居然也紋風不動，毫無任何表示！

他們忽然有被孤立的感覺！

他們更憤怒，但也更驚懼，而且也更加不敢動，只能尷尬的站著。

這一刹，南宮雪與柳花花已放下了心中那塊大石，因爲他們已敢肯定局勢的演變是趨向有利方面，至少不會太糟。

果然，教主開口說話了，但却是命令那四個人的，語氣頗冷：「坐下！」

那四個人不肯坐下，當中最靠近教主的方臉大漢怒聲道：「教主，她，那個女人居然殺了本教三大護法，教主，屬下等候教主一聲令下，立刻擊殺……」

教主冷冷打斷他的話：「太湖三狼三大護法沒有本座之命令隨意出劍殺人，已屬罪該萬死！」

「教主……」

教主不讓那人有說話的機會，冷冷又道：「仇九爲了自保，嗯，而且也是爲了証明能殺人之劍才是好劍，被逼出手，以一敵三，太湖三狼技不如人，咎由自取，死有餘辜，不是嗎？」

那四個人驚愣得說不出話來。

方臉大漢一臉不服：「教主……」

「坐下！」教主依然不肯讓他說話：「方才本座已經命令過一次你們坐下，你們也已經抗命過一次，現在，本座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命令你們坐下！」

教主語鋒冷如刀，黑紗下那雙眼神也像刀鋒那般的冷！

四個漢子似乎懾於教主之威嚴，互望了一眼，緩緩坐下……

可是，就在他們的屁股剛沾到那寬厚而柔軟舒適的蒲團時，對面那排七個人却突然站了起來！

不，不是站起來，而是突然撲向他們！

像一頭狡猾而兇猛的惡虎，毫無徵兆，也毫無聲息的一撲而出！

七個人，七支劍，像餓虎的利牙急噬而出！

四個漢子立刻像皮球般的彈跳而起！

他們反應極快，這一跳，夠快、夠高，而且他們也掌握了第一時間拔劍。

可惜的是，他們還缺少了一個動作，一個非常重要而且絕對必要的動作——把鋒利的劍鋒刺入那七隻餓虎的身體！

更可惜的是，他們還缺少了一個比上述還更重要的動作——防止敵人的劍鋒刺入自己的身體！

任何人缺少了這兩個動作，其結果——當然是死路一條！

所以儘管那四個漢子跳得快而高，而且一劍在手，最終仍是難逃一死。

當那七支銀光閃閃的劍鋒穿過他們的心臟時，更加証明了一件事：

——能殺人之劍才是好劍。

* * *

銅鼎的檀香依然嫋嫋，但却已不再清香，因爲地板上那七具猙獰可怖的屍體的血仍未流盡；汩汩而流的血，觸目驚心的血，早已腥味滿室，驅走了檀香之香。

當那七個人坐回蒲團時，南宮雪已把手中之劍緩緩歸鞘，柳花花的手指也已離開了劍柄，因爲他們已經知道不需要再用劍。

果然，那從頭到尾，即使是在流血殺人也都端坐不動的黑紗教主開口了，她對大家說：「大家做得好，該死的都已經死了，不該死的都沒死，從現在開始，本教主與諸位同心協力，共赴大業，如有異心者，其下場便像地下之七具死屍！」

「教主天威，我武維揚；千秋萬世，青史流芳！」衆人洪聲唱諾。

「仇八、仇九。」教主望住南宮雪與柳花花。

兩人立刻轉身洪諾：「屬下在！」

教主的聲音頗爲平靜，淡淡道：「你們知不知道那四個人爲何會死？」

「屬下不知道。」應話的是南宮雪，柳花花盡量不開口，一來他認爲自己在江湖上成名已久，過份顯眼容易暴露身份，二來是南宮雪臨時起意混進來的，一切謊言從頭到尾都是她隨口揑造，事先毫無「協商」或「排練」過，爲免發生牛頭不對馬咀之事，而穿崩現形，因此柳花花一直裝出「木訥老實」的樣子。

那四個人爲何會死，南宮雪與柳花花其實早已知道，他們已看出這幫人正在進行著人類最原始的「爭權奪利」，而且「太狼三湖」顯然是與教主對立之人，所以南宮雪才敢出言相激大狼護法出手，一擧殲滅太湖三狼，免得他們認出自己，節外生枝。

但她不願表現得太顯眼，免遭人生疑起嫉，於是故裝不知那四個人爲何會死。

「那四個人，不，是七個人，」黑紗教主緩緩的說：「他們一直不服本座，處處與本座對立，但是礙於太湖三狼武功過人，不易剷除，因此本座只好容忍他們，現在，仇九妳一擧殺了那三條狼，剩下的四個傢伙當然也只有死啦。」

南宮雪心中一跳。

照這麼說來，她一人獨力殺了太湖三狼，是否表示自己的武功太高强了呢？

——一個在上位的人雖然表面上很欣賞下屬的傑出表現，但是如果鋒芒太露，露到令上位之人黯然失色之地步時，只怕這就不是一件好事了。

除非那個上位者眞是愛才如渴、胸襟廣大之人，否則極難容忍能力才華超過他很多的下屬。

黑紗幪面教主是不是這種人？她是不是一個愛才如渴、胸襟廣大之上位者？

南宮雪當然不知道，事實上到現在爲止，她只知道是一個神秘莫測的女人，連她的長相都不清楚，如何知道她的爲人？

不過有一點她是可以確定的，那個女人是爲害江湖之邪教教主，這種人應該不會好到那裡。

所以南宮雪心中本能的一凜。

她很自然的想到對方會不會突然下令狙殺自己？或是稍後趁自己不注意時，發動所有邪教人馬殲殺自己？或是暗中下毒毒殺自己？或是……

這個念頭一興起的時候，南宮雪心中已經有了一個決定：

——與其等待敵人可能攻擊你，爲何不先下手爲强攻擊敵人？

何況，南宮雪本來就不是眞心來投效邪教組織的，她的目的只不過是幫柳花花救人吧了，既然如此何不趁這個機會來個先發制人，出其不意的制住黑紗幪面教主，脅迫她交出薛靈芸。

心念一定，南宮雪朝柳花花打了一個眼色，劍及履及，立刻就要衝向黑紗幪面教主！

可是就在她想動身時，忽又一沈丹田之氣，硬生生的迫使自己站立不動。

因爲她的眼角餘光突然瞥見柳花花臉色大變！

那種臉色，好像是見到了一個比牛還大的蚊子，吃驚得不得了！

他很少有這種臉色，他向來是個鎮靜得比東嶽泰山還定的人，爲何突然間會有這種臉色出現？他究竟發現了什麼？

南宮雪非常疑惑。

這時，黑紗幪面教主忽然起身道：「蕭護法，一個時辰之後，召集所有的弟兄於祭壇上集合，宣佈三狠護法與四大堂主被誅之事！」

「是！」

「仇八、仇九，」黑紗幪面教主望向南宮雪與柳花花：「你們跟我來！」

「是！」

＊ ＊ ＊

這是一個極爲漂亮而豪華的房間。

房間裡只有三個人。

黑紗幪面教主、南宮雪與柳花花。

他們坐在一張極爲精緻的大理石桌旁，桌上有酒有菜，正冒著令人垂涎三尺的香味，南宮雪與柳花花到現在還未進晚膳，委實有點餓，可是他們都沒有動箸。南宮雪已經可以看清對面黑紗幪面教主的面孔，那是一張極爲嫵媚嬌艷的臉蛋。

她不認識那張臉。

可是她已經知道柳花花認識——方才柳花花吃驚的表情，就是因爲他已經認出了那張臉。

而黑紗幪面教主之所以突然遣走下屬，獨留他們兩人，顯然也已認出了柳花花。

從這點來看，南宮雪已敢斷定柳花花與黑紗幪面教主之間必有極爲不尋常的關係。

果然不錯，當黑紗幪面教主命身後那對金童玉女退下之後，她以頗爲震驚的語音道：「柳花花，你怎麼今天就來了……」

不等她說完，柳花花已迫不及待的截口說：「小翠眞的是妳？」

「是呀，」黑紗幪面教主徐徐除下面紗，一張美得令南宮雪嫉妒的臉龐赫然而現：「看清楚一點，是我紀小翠呀！」

「小翠！」柳花花眼中有激動之色，語音也好像有些荒腔走板：「小翠，想不到會在這裡見到妳，妳，妳爲何……」

吸了一口氣，他定定神，才又接下去說：「妳爲何會變成蝶戀花的教主？」

紀小翠那雙美眸雖也有激動之色，但却有著更多的幽怨，她輕輕歎息一聲：「人生無常，世事難料，我也想不到我會成爲一教之主……」

那一歎，她那美麗的眸角倏然泛起一滴小小的淚花，但很快便隱去，換上了一副頗爲冷漠的神色，怪異地注視著一臉驚異的南宮雪，緩緩問：「妳，想必就是南宮雪吧？」

「是的，我就是南宮雪。」南宮雪點點頭，眼光掠向柳花花，她的意思是提醒柳花花救人之事。

柳花花宛若未見，他似乎無限唏噓道：「大麻事件之後，我一直想到『快樂山莊』去看妳……」

紀小翠目光冷冷的瞪住他：「你既知我在那裡，爲何不來看我？」

柳花花端起酒杯，一口仰盡。居然，有一大半杯從他不住顫抖的唇角溢了出來。

他很痛苦。

紀小翠也一口喝盡了杯中酒，不過一滴酒也沒溢出來，她不僅看來持酒杯的纖纖玉手非常穩定，即連語音也定得像天山之石：「你是怕見到皇甫霏？」

「不，」柳花花搖搖頭，迸出了一句話：「最重要的是，我去看妳對妳並無任何幫助，妳知道的，我們之間早已過去了，不是嗎？」

「是的，我們之間早已不存在任何關係了，相見爭如不見，」紀小翠冷漠一笑：「像我這種女人，天下間有那個男人願意來看我？在世人的眼中，我只是一個不守婦道的女人，連隻爛鞋都不如……」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妳應該清楚我不是這個意思；」柳花花苦澀一笑：「我們之間的思想觀念根本就是南轅北轍，我們本是不同世界之人，妳我所追求的完全不同……」

南宮雪端著酒杯，輕啜著，沒有開口；此時此刻她覺得自己是多餘的，她不瞭解他們的過去，自然無法插咀……

不過，她已能確定他們兩人之間顯然有過一段不爲外人所知的一段情。

南宮雪心中那股醋勁油然而生。

但她心中也有一股喜悅，至少這種情形看來要救出薛靈芸根本不是件難事。

「小翠，」柳花花望住她：「我不是妳想像中的那種男人，也不是妳所需要的那種男人，妳心裡其實很清楚；我們之間的見面，徒然增加兩人的痛苦吧……」

紀小翠冷冷的打斷他的話：「既然如此，那你現在又爲何肯來見我？而且還肯幫我殺人？」

柳花花楞住。

南宮雪也怔了一怔，她覺得有點不對勁，忽然省起了什麼，忍不住開口道：「方才，妳第一句話說柳花花怎麼今天就來了，現在又說他肯來見妳，而且還肯幫助妳殺人……妳的意思，妳早知道他會來？」

柳花花也想起了這一點，他大感疑惑：「小翠，我根本就不知道妳是蝶戀花的教主，我不是專程來見妳的，更不是來幫妳殺人的，我是……」

紀小翠美目微睜，詫異的打斷他的話：「不是徐天嬌要你先來的？」

「徐天嬌？」

南宮雪和柳花花神情大震。

柳花花激動的站了起來：「原來，徐天嬌也是妳們組織的人？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終於明白了！是妳！是妳紀小翠佈下的圈套……」

柳花花顯得激動異常，按住桌沿的手不住劇烈顫抖著，他一連說了三句「我明白了」，但是南宮雪却不明白，她聽得一頭霧水，驚訝問道：「你究竟明白了什麼？我怎麼一點都不明白？」

「是她！南宮雪，就是她！」柳花花大聲道：「就是她把我的身體特徵告訴徐天嬌的，所以徐天嬌才能一口咬定我跟她有關係！你明白了嗎？」

「我明白了，」南宮雪心中那層疑慮霍然一掃而空，她終於知道柳花花不是個始亂終棄的男人，她也激動萬分的站了起來，指住紀小翠道：「你利用徐天嬌的背景，利用徐家堡的力量，逼柳花花與徐天嬌成婚，然後再用其他手段逼使柳花花加入妳的蝶戀花教，爲妳紀小翠清除異己，鞏固教主之地位，是不是？」

紀小翠却一點也不激動，她端坐不動，若無其事的自斟了一杯酒，然後慢條斯理的啜了一口，目光冷冷的掃了他們一眼，目中充滿著一片濃深的譏誚，彷彿在看著一對呆子似的：「是的，徐天嬌不過是我紀小翠逼使柳花花加入我組織的計劃之一。我還以爲我的計劃已經成功了呢，我正感到奇怪，計劃本是徐天嬌明日才會帶你來的，而你居然提早了一天來到，而且我也奇怪爲何徐天嬌沒來，却來了一個南宮雪……」

長長吸了一口氣，柳花花眼中有憤怒之色：「妳爲什麼要這樣做？」

「你幾時變得這麼笨了？」紀小翠淡淡一笑，她的笑容還眞美，彷彿是空中的彩虹，令人神往：「我如果不這樣做，你肯來幫我嗎？」

一頓，淡淡一擺手：「別激動，既然來到了，站著不太好看吧。」

南宮雪和柳花花慢慢坐了下來。

紀小翠姿勢極是悠美的爲他們斟滿了酒杯，這才又開口說：「自從大麻事件被揭發之後，我被强制戒了毒癮便離開『快樂山莊』，東遊西蕩，不久便入了蝶戀花教，而且蒙老教主之垂青收爲徒弟，兩個月前老教主蒙神恩寵召魂歸極樂天，臨終時指定我爲繼任教主。但教中有人不服，陰謀奪權，我爲了自保，當然要設法剷除他們，只可惜他們的力量不可輕忽，一時不敢貿然下手，怕打虎不成反被虎噬。正好，上個月徐天嬌入了本教，我知悉她的身世背景，雖說徐家堡早已退出江湖，在武林中無舉足輕重之地位，不過破船也有三斤釘，拚起命來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力量；最主要的是，徐天嬌人如其名，眞是天之嬌女，長得極其美艷迷人，絕對配得上你這個風流的花花大少……」

「於是妳就把我的身體特徵告訴她，利用她來逼我成婚？」柳花花眼中那絲憤怒仍未消褪。

紀小翠睨著他：「我這一生中已記不得和幾個男人上過床了，但是能讓我記得身體特徵的男人並不多，你柳花花正好是其中之一，其實你應該感到驕傲，若非是出色的男人，我只怕連他的長相都不屑記起……」

「妳，無恥！」南宮雪忍不住衝口罵了出來：「紀小翠，妳簡直把我們女人的臉都丟光了！」

「是嗎？」紀小翠却不以爲忤的聳了聳香肩：「這個世界，男人玩女人，不曾聽說有人駡無恥，爲什麼女人玩男人便無恥了呢？當年，大周皇帝武則天玩盡天下男人不也把天下治理得比男人還好嗎？誰敢說她無恥？南宮雪，看不出妳武功這麼高，思想觀念却如此保守，我實在爲妳可惜……」

「放屁！」南宮雪厭惡的瞪住她，狠狠打斷她的話：「在妳玩男人的時候，不也被男人玩嗎？妳一點羞恥之心也沒有？」

「其實，」紀小翠居然笑瞇瞇的說：「誰玩誰並不重要，快樂最緊要，人生有這麼多痛苦，爲什麼不想辦法使自己快樂呢？要不然人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難道眞是受罪而來的嗎？」

南宮雪沒有說話。

她氣得說不出話來。

她眞想飛身一拳打爛她那張臉，看看她的臉皮到底有多厚，只可惜柳花花深知她的脾氣，他按住她的手說：「南宮雪，讓她把話說完。」

紀小翠挑了挑細細的眉尖：「從徐天嬌口中，我知道她父親徐東痴是個非常嚴厲而保守的人，他若知道你和他女兒有一手而且還有身孕，那麼他拚死也一定會逼使你對徐天嬌負應有之責……」

「好，就算我被逼與徐天嬌成婚，生米成飯，但，妳肯定我會加入你們的邪教組織？」柳花花盡力把聲音保持平穩。

「我知道你不會，你這個人本就不太拜神信教，當然更不可能信奉我們這種被公認的邪教，」紀小翠那薄薄的唇角撇下一絲自信，對自己的自信：「我們當然想好逼使你非加入我們組織的方法……」

「什麼方法？」南宮雪很好奇。

「首先，」紀小翠徐徐道：「你如果被逼與徐天嬌成婚的話，自然會追問徐天

嬌何以會知道你的生理特徵，到時，也就是我們預計的明天晚上，她會告訴你是別人告訴她的，你當然會要她帶你去見這個人是誰，然後她便會帶你上我們蝶戀花的血山總部來……」

一頓，她啜了一口酒，續道：「當然，那時候她不會把實際情形告訴你，說她是本教教徒，免得你通知飛鷹堡或五大門派派人來圍剿……」

「不錯，在那種情況下我一定會跟她來，我當然想弄清楚是誰告訴她我的身體特徵，我必須抓住那個人向徐東痴証明我的無辜；」柳花花睨視著她：「但是，我來了又如何？妳以為我見到妳紀小翠我就會加入你們的組織？妳不覺得妳太有把握了嗎？」

「當然，」紀小翠又浮起了一絲淺笑，現在南宮雪不覺得她那張笑靨迷人了，她甚至已不認為她是個美人，她只覺得她是天底下最醜陋的女人，若非薛靈芸尚未救出，南宮雪肯定已一劍穿過她雪白的頸子了。紀小翠含笑著說：「當今江湖，誰都知道要搞你這個令人頭痛的花花大少，若無十成把握，誰也不敢妄動的，除非那個人是白痴，我紀小翠當然不是白痴，否則也不會掙到這教主之地位了，我自然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只要你一進來便絕對出不去，而且註定要乖乖一輩子聽我的差遣！」

柳花花吸了一口氣。

他竟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知道紀小翠的個性。

她是個身世可憐而又個性極端的女人，她向來是個敢說敢做的人。

這種人，特別是女人，發起狠來時，往往比千百個大男人還要厲害，還要可怕！

當初，柳花花遇見她的時候……

南宮雪發現他臉色突然發青，以為紀小翠在酒菜中放了毒，立刻機警的暗調氣息，發現暢通無阻，這才放心的按住柳花花的手，低聲問：「你怎麼了？是否身體不舒服？」

「放心，酒菜百分之兩百沒有毒；」紀小翠似已看出南宮雪心意，淡淡道：「其實，當今江湖誰人不知道柳大少最要好的情人便是玩毒高手獨孤美，要想毒倒柳大少只怕比六月飛霜還難，我才不會笨到在酒菜裡放毒，儘管放心，沒事的。」

一頓，她望住南宮雪笑笑：「他之所以臉色變得如此難看，只因為他瞭解我紀小翠向來不打誑語，說到做到……」

南宮雪冷冷睨著她，她心中充塞著說不出的反感與厭惡！

紀小翠却沒有把話說下去，於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水汪汪的眸子飄浮起一絲疑惑，噫了一聲，說：「這樣看來，你顯然未墜入我的計劃與徐天嬌成婚，而且你也好像根本不知道她是本教教徒……那麼，你與南宮雪為什麼會來呢？你們的目的在那裡？」

南宮雪和柳花花沒有回答，因為紀小翠立刻又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哦，我明白了，你們一定是和『病刀』楊雄有關係……你們……是想混進來救楊雄的師妹薛靈芸？」

「她現在在那裡？」柳花花咬著牙：「她只是一個純眞的小女孩，妳為什麼不肯放過她？」

紀小翠忽然格格地笑了起來。

像花枝亂抖，嗯，應該說笑得有幾分放蕩嬌冶，南宮雪與柳花花這才注意到她那一身潔淨不染，白得像雪似的衣衫裡竟然不穿褻衣，隱隱可見她胸前那兩座堅挺如山的乳房正隨着胴體的顫動而不住震抖着……

南宮雪皺起了眉頭……

柳花花則面無表情……

南宮雪下意識的瞥眼偷瞧柳花花一眼，當她發現柳花花星眸裡竟有鄙夷輕蔑之色時，她忍不住在心中輕歎一聲，對自己說：他根本不像個花花公子，簡直比柳下惠還柳下惠……

可不是，柳花花對紀小翠那足以令所有男人熱血翻騰，慾念衝腦的冶蕩媚態，不僅毫無反應，他反極其冷漠的頂了一句：「紀小翠，妳笑甚麼？」

「我不知道你和薛靈芸是甚麼關係，」紀小翠仍在笑，笑得淚水都溢了出來，她媚眼如絲的睨着柳花花：「純眞的小女孩！這世上還有這種女人嗎？有，或許有，不過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在我這裡只有成熟而開放的女人，而薛靈芸無疑是個中翹楚，她比任何人都要成熟，都要開放，而你居然說她純眞……」

「我不管她已變得怎樣，」柳花花冷冷打斷她的話：「總之，我要妳立刻放了她！」

紀小翠忽又仰首嬌聲大笑。

笑得浪而野。

南宮雪沒有見過這種女人，她不喜歡這種女人，她雖然主張女人也是人，不該被男人歧視，不該被男人當作附屬品或玩物，但也不喜歡女人放浪到把男人當獵物，更不喜歡女人放浪到恬然不知羞恥為何物，把無恥淫賤當作成熟開放的女人，她握住拳，咬着牙，語音極其憤怒而冰冷，一字一句的說：「紀小翠，我鄭重警告你，如果你再一次在我面前做出這種令我想嘔吐的笑，我保証，即使妳是貴為當今天子，我照樣一劍刺穿妳的喉嚨！」

紀小翠歛起冶媚之態，冷峻的掠了她一眼，抿咀道：「南宮雪，妳以為妳殺得了我？」

南宮雪沒有搭腔。

她以行動証明她的能力，她忽然探前身子，扣向紀小翠之腕脈！

快。

她這一手只能以一個「快」字形容。

她深信紀小翠絕逃不過她這猝然一擊。

她想制住紀小翠逼令她交出薛靈芸，她不想再面對這種令人噁心的女人。

可惜的是，就在她出手那一刹那，忽覺身子一輕，竟連人帶椅的陷了下去！

南宮雪大驚失色，立刻吸氣彈身，而一旁的柳花花也出手如電的抓住她的手臂……

他們的反應極其快速，遺憾的是仍

是差了一點，並未能改變他們急速下墜的身形……

消除慾念　避免爆炸

當南宮雪與柳花花飛躍起身子，差一點便可以扳住地洞口之邊緣時，兩片利鋼陡然合住，害得他們趕快縮手，險些便被夾斷了手指！

兩人只好乖乖的往下墜，幸好這個陷阱看來志在困人，並不會立時致人於死地，因而高度有限，至少只讓南宮雪與柳花花跌痛了屁股而已，並未粉身碎骨。

「南宮雪，」強抑住心中的驚懼，柳花花掙扎着爬起來，發現置身於一片黑暗中，伸手不見五指，立刻忍着痛，焦急的叫着：「南宮雪，妳沒什麼吧？」

「哎唷……」南宮雪似乎摔得不輕，黑暗中傳來她的呻吟聲，她嗯哼着說道：「喂，八哥，嘩，怎麼黑成這樣，我怎麼也看不見你？這裡不是十八層地獄吧……哎唷，摔死我了……」

儘管柳花花目力極好，但從光亮一下子進入黑暗，無論如何短時間內是無法適應的，他聽見柳花花叫痛，當下着急的循着聲音爬去，口中急道：「別嚇我好不？總不會摔破妳的頭吧……」

「喂，你幹甚麼？」南宮雪忽然驚叫了起來，怒叱道。

「對，對不起……我，我看不見妳，一時錯手……」柳花花的聲音極具尷尬。

「那你為什麼還不把你的手拿開？」南宮雪的語音居然在輕顫着。

「我早就拿開了呀。」

「……」黑暗中，柳花花發現自己的心房猛然劇跳，而且只覺得臉頰燙得像塊滾熱的鐵。

「妳，妳摔痛了那裡？」柳花花的聲音極低，他極担心南宮雪會突然來了一個耳光，他已經吃過她三次耳光，每一次都打得他咧牙咧咀——這一次，他不小心錯手「摸錯了地方」，摸到了南宮雪的「上身禁地」，她若發起狠來，肯定會打得他連門牙都不見。

「……」南宮雪沒有說話，也沒打他耳光，亦已忘記那裡跌疼了，她總覺得好像柳花花那隻手仍停留在自己的胸前，一直沒有拿開。

她知道柳花花是「誤闖禁地」，她也知道他的手早已拿開；但是，奇怪的是，為甚麼那個感覺——令她想昏眩的感覺始終久久不離去呢？

「南宮雪……」

「……」南宮雪聽不到他的聲音，她想不通，為甚麼方才的「接觸」令她覺得口乾舌燥，四肢無力呢？是否……羞死人了！

南宮雪長長吸了一口氣，勉强的定下心神，已覺能適應這片黑暗，她轉身發現柳花花正以三分歉意與七分尷尬的眼光望着自己，她不由得又是耳根一熱，羞赧得垂首不語……

柳花花嚅了嚅咀，想解釋，想道歉，但一想南宮雪有時脾氣古怪，變幻之快，令齊天大聖都自歎不如，還是裝作若無其事的好，免得惹惱了她可慘，於是他假意的咳了一聲，淡淡道：「九妹……哦，其實已經不必這樣叫妳了……哦，妳……九妹……噢，不是……南……」

奇怪的是，柳花花越是想裝作若無其事，却越是連話都說得不好，顯得有些語無倫次，乾脆，他大大方方的伸過手攬住她的肩，這樣反而來得自然些，他還輕拂了她散亂蓬鬆的鬢髮，開聲道：「放心，咱們沒事的，紀小翠要我幫她殺人，她一定會放我們出去的……」

平時，南宮雪也會和柳花花勾肩搭臂，甚至也會經偎在他懷裡，都不覺得甚麼；但是，不知怎的，這次却有異樣的感覺，她想拿開他的手，也想把身子挪得離他遠些，却偏偏把嬌軀偎緊了他……

她為自己的「怪異舉動」感到吃驚。

不過她還是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了一個「合理的解釋」，她說：「嘩，這裡不但黑，而且冷，靠住石壁就好像靠在冰塊一樣，好冷喲……」

她還故意打了一個冷顫。

「是冷了一點，」柳花花立刻柔聲道：「靠住我就不會冷了。」

南宮雪嗯了一聲，順着他的手臂，冠冕堂皇的偎依着他了。

她愈來愈覺得自己實在是個很會撒謊的女人。

不過事實也如此，偎住柳花花當然要比靠在又冷又硬的石壁上溫暖而又舒適的了。

南宮雪心中其實還有一股濃濃的喜悅、甜蜜，她眞希望世界就此停頓，那該多好……

世界當然不會停頓，他永遠邁着逼得你不得不跟着進步的脚步向前踏進，至少南宮雪便可以很清楚的聽到自己與柳花花的心跳聲，她忽然問出了這麼一句：「如果我們就這樣死去，你怕不怕？」

「怕。」

「你怕死？」

「怕。」

「人總會死的，你為甚麼要怕死？」

南宮雪覺得他的心跳聲比自己的有規律。

「因為，」柳花花歎喟一聲：「我有很多未做完的事，薛靈芸尚未救出，殺孟東野之兇手仍逍遙法外，還有……」

「還有，你掛記着獨孤美是不是？」

「還有……」

「還有甚麼？」南宮雪仰眸凝視着他。

「還有也掛記着妳。」柳花花也望住她。

南宮雪輕輕一震，「為甚麼要掛記我？我可是跟着你一塊死呀，不是嗎？」

柳花花忽輕歎一聲，岔開話題：「咱們找找看是否可以找到出路……」

「不，」南宮雪不肯：「你先告訴我，你為甚麼要掛記着我？」

柳花花定定的注視她：「在我這一生中，我有很多個願望，其中之一便是在

我有生之年，希望能見到妳堂而皇之的走進南宮世家大門。」

南宮雪心中湧起一股波瀾，口中却冷聲道：「你知道，我今生今世絕不會踏進南宮世家大門一步！」

「即使我要求妳也不肯?」

「不肯！」

柳花花只好沉默。

南宮雪把熱熱的臉龐貼在他的胸膛上，幽幽道：「你知不知道我此刻心中有多高興?」

柳花花苦笑：「我想不出此時此刻有甚麼事情能令人高興的，有嗎?」

「有！」南宮雪語氣堅定而亢奮：「至少我已經知道你和徐天嬌沒有任何關係，你並沒有做出令人唾棄的始亂終棄，難道這件事不值得高興?」

「說的也是，」柳花花輕笑了起來：「被人冤枉，背黑鍋的滋味眞是難受哪。」

「對不起，」南宮雪偎緊他，怯怯道：「我始終不肯相信你，你不生我的氣吧?」

柳花花覺得她好可愛，不覺輕拍她背脊：「我喜歡懂得說對不起的人，無論是女人或男人。」

「你，喜歡不喜歡我?」這句話在南宮雪舌尖轉了幾轉還是沒說出來。

她有很多次想問他，却始終提不起勇氣；她認爲那句話應該是男人對女人說的。

她的思想觀念仍停留在這階段。

見她欲言又止，柳花花忍不住問：

「妳想說甚麼?」

南宮雪却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你和那個女人，紀小翠，可不可以告訴我?」

柳花花沉默，眼裡好像浮起了一絲痛苦之色。

南宮雪看得很眞確，便說：「算了，你不想說就別說吧，咱們還是……」

「唉，」柳花花忽沈聲一歎，緩緩的開口了：「其實，紀小翠是個身世極爲悲涼的女人，認眞而論，我心底深處十分同情她……」

南宮雪靜靜聆聽。

「自她懂事時，她便叫一個又老又醜又落泊又愛喝酒的三流武師爲爹，她爹不但愛喝酒，而且嗜賭如命，每當賭得囊袋空空時，便對她拳打脚踢，經常打得她鼻青臉腫，甚至曾經好幾次打得她差點死過去，她的童年就是這樣渡過的……」

「天，世上竟有這種父親?」南宮雪忍不住低呼了起來。

柳花花苦澀道：「那不是她親生父親，她只是一個棄嬰，她母親本是出身良好的名媛閨秀，不幸未婚有孕，更慘的是她的情人却移情別戀，遺棄了她，她偷偷生下紀小翠之後，便委托那個老武師撫養，每月暗中送錢給他，始終不敢聲張此事。後來，她母親嫁了一家門當戶對的好人家，更不敢承認未婚生女之事，於是給了一大筆錢那個老武師封他的口……」

南宮雪目露同情之色，她不禁也想起了自己淒涼的身世。

柳花花的聲音更低沉：「老武師早年喪偶，一向獨身生活，這種人本就怪癖得很，當然不可能好好對待紀小翠，最可恨的是，就在紀小翠只有十三歲大那年，他居然酒後將她……」

「將她怎樣?」南宮雪迫不及待問。

柳花花沈歎一聲，才接下去說了兩個字：「强姦！」

「天！」南宮雪忽然把臉埋在他懷裡，忍不住哭了起來，咬牙道：「那個殺千刀的畜牲！」

「悲慘的還在後頭，」柳花花眼眶也紅紅的，「那個畜牲大概做孽做得太多了，不到一年便一命嗚呼，臨死前，他將她的身世告訴了她，於是她便前去尋找她的母親，但是……」

「但是怎樣?」南宮雪含淚問。

「但是她母親却不肯認她……」

柳花花話未完，南宮雪却憤悲的叫了起來：「她母親爲甚麼不肯認她?世上居然有不承認自己親生骨肉的母親?虎毒不食子，這種母親豈非惡毒過老虎?世上有這種母親嗎?」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柳花花苦歎一聲：「其實也不能怪她母親無情，妳想，她早已爲人之婦，兒女成羣，如果她認了她，叫她如何面對她丈夫、子女、親友，甚至叫她如何面對世俗禮教?她，即連她的丈夫子女都將沒臉做人了，不是嗎?換做是妳南宮雪，妳敢不敢認她?妳有那種勇氣嗎?」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勇氣認紀小翠，」南宮雪強忍住眼眶中的淚水，喃喃道：「我只知道如果我是紀小翠的話，我想，我早就沒勇氣活下來了……」

「是的，紀小翠的確已無勇氣活下去，當時，她悲痛得投河自盡……」

「死了沒有?」此話一出，南宮雪立即破涕而笑，紀小翠如果死了，她怎會被她關在這裡?她不好意思的望着柳花花笑：「我是說，她怎沒死?」

柳花花忍不住輕拭她頰上的淚水，他眞有點懷疑，像她這種聽到別人不幸之事都會哭的人，居然殺起人來心狠手辣，簡直就像殺猪一樣，眞叫人不敢相信。他接着又說：「後來當然是有人救了她……」

「是你救了她?」

「不，是『天狼幫』的老幫主戴茂。」柳花花瞇了瞇眼，語音更沈：「自此紀小翠便被『天狼幫』收容，過了兩三年，紀小翠已長得亭亭玉立，就在她十六歲那年，她勾引了戴茂娶她爲繼室……」

「爲甚麼用『勾引』兩字?」南宮雪頗爲不悅：「牛若不喝水，誰奈牠何?」

「話雖是這樣說，」柳花花苦澀一笑：「當時戴茂早近花甲之年，論年紀只怕足以當她阿爺，紀小翠嫁了他之後，不到一個月，便發動了『天狼幫』的人馬，把她母親全家三十五口全部殺個清光，一個也不剩，可見她之所以肯委身戴茂，完全是想藉他之力以報私怨……」

「她，她殺了她母親?」南宮雪睜大了眼，難以置信的說：「世上居然有人狠得下心殺害自己的父母?」

「官逼民反，父逼子逆。」柳花花沈聲喟歎：「這世上，誰都想做良民，誰都想做個孝順的子女，只因爲君不君，父不父，所以我們永遠可以見到『民不民、子不子』之事不斷發生……」

柳花花閉了閉眼，語調比鉛還沈重：「她不只殺了她母親，臨殺她時，她還逼她母親說出她父親是誰來，然後又殺了她父親一家十七口！」

「天！」南宮雪搖搖頭，喃喃道：「世上竟有這種悲慘事……」

「佛說，種甚麼因得甚麼果，有時候是非常靈驗的，叫你不由得不信，」柳花花幽幽一歎：「就拿紀小翠來說，她之所以會瘋狂到殺父弑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完全是他們的父母自作孽而做成的，生子不養不教，基本上和野獸沒甚麼不同，那麼他們遭到了『野獸式的反擊』，豈非也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

南宮雪沈默。眸角閃着淚花。

她忽然想到她父親南宮長恨。

他也是個不負責任的父親啊！

「妳在想甚麼?」柳花花突然發現她表情怪怪的，十分詫異的望着她問，他猛然心中一動，連忙脫口道：「喂，南宮雪，妳父親當時並非確實知道妳母親已有身孕，而且他也是被他父親所逼另娶他人，『孝』字當頭，他無所選擇，而且事後，他也極力向他父親爭取到納妳母親爲妾，接妳母女倆入門，只可惜那時候已失去妳們的消息，苦尋不果；其實，妳很清楚，一直到今天，妳父親無時無刻都在盼望妳……」

「你說完了沒有?」南宮雪驀地冷冷打斷他的話：「幹嘛把紀小翠的事情扯到南宮長恨頭上去了?那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之事，不是嗎?」

其實，柳花花也未免太過敏感，南宮雪若想殺南宮長恨的話，早就下手了，何必等到現在?但他實在怕了她，他總覺得她不是個性情穩定的女人，潛意識裡或多或少存在着某種程度的偏激，畢竟她今年才二十一歲，年輕得很哪。所以他很不放心的說：「南宮雪，說眞的，既然我們是朋友，不管妳對妳的父親觀感如何，萬一有一天，我想，總會有那麼一天的，紙總包不住火，南宮世家肯定會探出妳的身世，到時候，妳肯不肯認祖歸宗，那是妳的權利，誰也奈妳不何，但妳千萬別用惡劣的態度刺傷妳父親，他已經夠可憐的了……」

「喂，」南宮雪已經不耐煩的叫了起來：「我已經忍了這麼久不出聲，你居然越說越起勁，你幾時變得如此長舌啦?」

「不是我長舌，」柳花花不理她，逕自說下去：「我只是提醒妳，凡事應適可而止……」

「你在說教?」南宮雪冷哼。

「不是說教，」柳花花瞪住她：「我只想讓妳認清事實，有很多事不可以偏概全，專挑陰暗面……唉，算了，南宮雪，我不說這麼多了……」

「你早就別再說了！」

柳花花只好住口不語。

但南宮雪却又開口：「好吧，本姑娘答應你，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都不會讓南宮長恨難堪。」

「眞的?」

「沒辦法，誰叫你是我的朋友。」

「那眞太好了，」柳花花說：「既然如此，妳乾脆就再答應我一件事吧。」

「還有?甚麼事?」

「希望妳以後心腸放慈悲點……」

「甚麼意思?」

「我是說，」柳花花注視着她：「得饒人處且饒人，能放人生路就……」

「你是指我逼供精武門之事?」南宮雪皺了皺眉，語音頗冷。

「是呀，對已無抵抗力之人下殺手，妳不覺得太殘忍了嗎?」

「兩軍對峙，誰狠誰生存，怎能說我殘忍?你幾時變得如此迂腐?」

「我知道，妳不殺敵人，敵人便殺妳，這是無可奈何之事，」柳花花說：「但我是指對敵戰敗之敵人，他們既已無力殺妳，妳又何必非置他們於死地不可?」

「我是在逼供呀，不如此他們怎肯招供?」南宮雪不以爲然。

柳花花說：「逼供有很多的方法，哄、騙、嚇、逼、打……都可以，幹嘛下毒手呢?妳知不知道妳殺人的樣子多可怕，多難看哪。」

「是嗎?」

「是呀，」柳花花笑瞇瞇的說：「看妳現在不殺人時，多可愛，多迷人哪！」

「眞的?」南宮雪睨着他。

「騙妳天誅地滅！」

「誰要你發誓來了?」南宮雪白了他一眼：「還有其他事要我答應的嗎?」

「沒有了，總共就這兩件事。」

「我答應你。」

南宮雪回答得很爽快，倒頗出柳花花意料之外，連忙說：「謝謝妳。」

「先別謝，來而不往非禮也，」南宮雪微笑着說：「我答應了你兩件事，你是否也應該答應我兩件事，才顯得公平呢?」

「沒問題，」柳花花含笑道：「我這個人其實不難商量，一百件我都答應妳，妳說吧。」

南宮雪幽幽道：「我從未看過泰山的日出，你肯不肯陪我去?」

「小事一件，十次都陪妳去。」柳花花一口答應，接着問：「第二件事是甚麼?」

「第二件事……」南宮雪說了一半忽又住口不說，垂眸嚅咀。

「說呀。」柳花花催她。

「其實，」南宮雪忽聳聳香肩：「我想世上再也沒有比我們更傻的人，此時此刻我倆被困於不見天日的黑牢裡，逃生無門，生死未卜，居然在大談與逃生風馬牛不相及的事，豈非蠢極?」

「那也未必，」柳花花慢慢站了起來，沿着偪促而細小的石室四壁而走，一雙手仔細的檢視着冷硬的石壁，似乎想找出一條生路，以充滿自信的語氣說：「天無絕人之路，總會有辦法逃出去的……」

南宮雪坐着不動，她的目力極好，方才在談話間，她早已運足眼力四處搜巡，根本看不出有任何逃生的可能，她

淡淡道：「還是乖乖坐下來省點力氣吧，紀小翠既然有辦法讓我們墜入她的陷阱，當然不可能弄個紙陷阱，讓我們輕而易擧的逃出去，我已經看得非常仔細，這間密不通風的石室，出口肯定只有一個，就是剛才我們掉下來的地方，除非我們有辦法破了那塊刀槍不入的精鐵鋼板，否則註定是死路一條。」

柳花花四週走了一趟，坐回她身旁：「蝶戀花果然是個不可小覷的邪教組織，如此精密而旁門左道的機關陷阱誠不多見……不過，妳放心，我說過，紀小翠一定會放我們出去的……」

「你這麼有自信？」南宮雪又把身子靠住他，她覺得這樣很舒服：「你肯定紀小翠會笨到縱虎歸山，放咱們出去？」

「會的，她說過要我們幫她殺人，不是嗎？」柳花花說。

「我們已經幫她殺了太湖三狠，她已順利剷除異己，兔死狗烹，咱們還有利用的價值嗎？」南宮雪不以為然。

「不，權力鬥爭是無止境的，」柳花花歎氣道：「像她那種人，對任何人都不會信任的，我相信她想殺的人不只那七個……」

「就算如此，她怎敢放我們出去？難道她不怕我們第一個先殺了她？」

「她自然有她的辦法，」柳花花苦笑：「方才妳沒聽她說她有絕對辦法令我乖乖聽從她嗎？」

「甚麼辦法？」

「我不知道，」柳花花苦笑更濃：「方才她話未完，妳便出手攻擊她，逼得她不得不發動機關，要不然咱們已知道她的陰謀是甚麼了……」

「對不起，都怪我太衝動，」南宮雪歉然道：「只因也我受不了她那副令人噁心的邪笑……」

柳花花不介意的笑笑。

「其實，我也覺得我的涵養自制功夫不夠，我應該多向你學習。」南宮雪出奇的溫柔謙虛，令柳花花嚇了一跳，以為她換成了另外一個人。

柳花花竟不知怎麼回答她才好。

南宮雪忽然想起甚麼，道：「會不會她以薛靈芸來要脅你？」

「不會吧，」柳花花說：「妳沒聽她說她根本不知道我和薛靈芸之關係？」

南宮雪停了一下，又問：「既然她要利用我們，為甚麼還不放我們出去呢？」

「那有這麼快，她當然要我們吃吃苦頭，曉得她的厲害，才肯鬆手哪。」

南宮雪點點頭，忽又問：「剛才你說了一半，紀小翠既已嫁給『天狠幫』之老幫主為繼室，為何又會和你有關係？莫非你連人家老婆也偷？」

「千萬別冤枉好人！」柳花花立刻張口道：「我眞的事先完全不知道她已嫁了人，她完全是以一副十足新潮女人勾引，哦，不，是吸引我……我承認，我是被她韻味十足的女人味所迷，她給我的訊息是，男歡女愛，各取所需……」

南宮雪哼了哼。

「後來，當我知道她的目的原來是想利用我幫她奪取『天狠幫』幫主之位時，我立刻逃之夭夭；」柳花花苦笑着說：「之後，她便離開天狠幫，為此她老公戴茂還曾伏擊我好幾次，認為我引誘她離家出走……」

「應該的，」南宮雪冷冷打斷他的話：「偷人家老婆罪該萬誅，如果我是她老公，哼，我準會先把你閹成太監，然後一層皮一層皮慢慢剝下來！」

「不知者不罪，」柳花花低聲道：「人都會有錯，錯而能改，善莫大焉，不是嗎？」

「算你會說話，」南宮雪睨了睨他，哼了哼，又問：「後來呢？」

「後來，」柳花花低低一歎：「後來她便投在『快樂山莊』門下，『大蔴事件』發生之後，她被勒令戒毒，便不知她所踪……」

頓了一頓，又是一聲沉喟，低啞道：「想不到她居然搖身一變成了『蝶戀花』這個邪教組織之教主……哎，她眞是越變越離譜，簡直是走了火，入了魔……」

說到末尾，他那高突的喉結不住顫動，星眸隱隱掛上一顆淚珠。

「你愛她？」南宮雪十分詫異。

「我與她之間從無任何愛的承諾，有的只是無盡的情慾而已……」柳花花眼角那顆淚珠緩緩滑了下來，一直滑到他蒼白的咀角：「其實，像她自小便生長在畸形陰暗中的人，那懂得甚麼叫做愛？生下來便被父母遺棄，被養父强姦，被生母拒認，投河自盡未果，嫁給大她足足三、四十歲的老男人，然後殺父弑母，棄夫吸毒……妳想，像她這種女人，心中除了『仇恨』之外，妳能寄望她心中有愛？」

南宮雪歎息。

她忽然也覺得鼻尖酸酸的。

柳花花唏噓：「我同情她，眞的，我非常同情她；我敢確定，她如果在正常的家庭中生長，她一定是個比誰都還要端莊、活潑、聰明、美麗的女人……」

南宮雪握了握他冰冷的手，喃喃道：「比起她來，我南宮雪太幸福了，我始終以為我是世上最不幸、最可憐的人，唉……」

驀地，紀小翠的聲音冷冷傳來：「算了吧，別猫哭耗子假慈悲啦！這世上穿鞋的人永遠不會知道打赤脚的人的痛苦，富人救濟窮人，只不過是向世人証明、表示、甚至是誇耀他『廉價的同情心』吧了！看看這世界，看看那些道貌岸然、一副德高望重的衞教之士，他們永遠疾言厲色的指責不肖子女，却不肯正眼去瞭解那些『不肖子女』之心底深處，他們更吝於指責那些製造不肖子女之『不肖父母』，他們永遠死命高抬『父母永遠是對的』的金字招牌！我紀小翠不吃這一套，我不需要人家同情，任何同情都是悲劇發生後的『無謂放屁』！我要搞得天翻地覆，我要讓世人知道甚麼竹出甚麼筍，甚麼父母出甚麼子女！……哈哈哈……柳花花、南宮雪，我會讓你們見識見識我們蝶戀花的教徒，看看你們有多少同情心可同情他們？」

紀小翠的聲音冷而長，一點都不激動，而且字字像刀鋒般的刮人心寒！

南宮雪與柳花花靜靜聽着，他們本

以為聲音是從上面傳下來的，却發現是從後面石壁傳來，兩人立刻翻過身子……

驀地，一陣機關發動聲，只見那片石壁緩緩昇起，一道强光照得他們幾乎睜不開眼！

當南宮雪與柳花花放下遮在額間之手時，發現紀小翠赫然站在眼前！

然而他們仍無法逃離這個地牢，因為石壁雖昇起，却仍有一幕鐵欄杆擋着。

鐵欄杆看來堅固異常，枝枝比拇指還粗大，在燈光照耀下閃着冷冷烏光，一看便知是精鋼細鐵鑄造的，無論是誰若想徒手扳彎它，或持利器劈斷它，只怕不是件容易的事。

紀小翠就俏生生的站在鐵欄杆外。

她仍然是那副打扮，白袍及地，金冠披髮，黑紗覆面，高深莫測。

强光是從她身後照射而來的，因此南宮雪與柳花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她衣袍裡那姣美而迷人的胴體，再望一眼南宮雪不禁滿臉通紅——因為，她發現她白袍底下竟然一絲不掛！

雖然她不是男人，但她長這麼大人從未見過女人的胴體，心中那股羞澀、赧躁，令她有頭重脚輕的感覺，連忙低下目光。

柳花花則面無表情。

「紀小翠，」他低歎一聲：「妳究竟想怎樣？」

紀小翠冷冷斜睨着他：「當年，我要你幫我殺了戴茂與戴星野父子，以便讓我奪掌『天狠幫』大權，你不肯；現在，無論如何，你非得幫我站穩『蝶戀花』不可，而且定要幫我蝶戀花教君臨天下，成為被承認的名門正教……」

「不可能的！」柳花花截口道：「蝶戀花教早就被公認為世上邪惡之教，除非妳肯修改教義，放棄仇恨，與人為善，否則永難於江湖上立足！這一點妳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別再執迷不悟……」

「强權就是公理，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這世上本就無絕對的是與非，」紀小翠冷冷一笑，眉宇間流露着一眼便可以看出的仇恨、偏激，她睇着眼說：「我不想也已無工夫與你爭辯這個問題，正教也好，邪教也好，反正都是教。教，任何教都是一股勢力，只要本教的勢力能强大到令天下人俯首稱臣，那麼錯的也變成對的了，邪教也變成正教了，不是嗎？」

柳花花沒有回答，他以頗為哀憫的眼光望着她，他知道此時此刻說任何話對她來說都是屁話，她絕對不可能接受。

於是他問道：「妳要我如何幫妳？」

「坦白告訴你，」紀小翠說：「我雖然接掌教主之位，其實絕大部份教徒對我並不服氣，一來我是女人，二來我入教之資齡極淺，三來我武功並不高，要想服衆，站穩教主之職相當困難……」

「方才不是已一口氣殺了七個人嗎？還有誰敢不服妳？」南宮雪問。

「那七個人是三個護法與四大堂主，雖然他們已死，但手下仍有擁護他們的死硬派勢力，勢必仍要一番流血鬥爭才能完全剷除那敵對勢力。」紀小翠掠了南宮雪一眼：「最重要的，是怕蕭護法他們雖然表面擁護我，但隨時有可能回過頭來對我下手，我不能不防，必要時，你們要幫我殺了他們！」

南宮雪吸了一口氣：「原來你們之間誰也不信任誰，活在這種日子豈非太恐怖了？」

「生活本就是鬥爭，」紀小翠却淡淡道：「目前本教還剩三大護法和四大堂主等七位核心份子，他們都是老教主文鮮明的多年追隨者，任何一個人的資歷或武功都要高過我很多，不管他們是否聽從老教主之遺訓而對我忠心擁護，對我來說，我始終有如芒在背，除之而後快的感覺，妳懂我的意思嗎？」

「懂，」南宮雪歎了一口氣：「妳實際上是想除去所有的核心份子，重新建立聽命於妳的新勢力圈，以鞏固妳的權力？」

「不錯，」紀小翠咪咪一笑：「妳果然是個聰明的女人，我喜歡跟妳這種人打交道，說頭便知道尾，不用多費唇舌……現在，本教的六大護法、八大堂主已除去一半，剩下的一半便要藉助兩位的力量啦……」

「但是，」南宮雪望住她那美麗迷人的笑容，再望望她袍下隱隱若現的迷人胴體，不知怎的，心中忽泛起一絲恐怖驚悚的感覺，她覺得她是世上最可怕的女人，她搖頭道：「但是我却有一點不懂……」

「那一點不懂？」

「幫妳除去僅剩的三大護法與四大堂主，或許不是難事；」南宮雪迷惑道：「但是，妳知不知道，在我們要殺他們之前，妳一定先要放我們出去，是不是？」

「當然是，」紀小翠淡淡道：「其實我本無意讓你們墜入我的機關，只不過是妳攻擊我，只有委屈兩位啦……」

南宮雪盯住她：「妳不怕我們一走出這個地牢，第一個先殺了妳？」

「當然不怕，」紀小翠輕笑了起來，她那雙細長的媚眼睇得像一把鈎子，一把能把任何男人靈魂勾出竅來的無形攝魂鈎：「妳應該知道花花大少是從不殺女人的，而且絕不會殺跟他上過床的女人……」

南宮雪厭惡的打斷她的話，冷冷道：「他不殺，我殺！」

「妳殺不了我的，」紀小翠睨了她一眼，淡淡道：「他不會讓妳殺我的……」

「是嗎？」南宮雪冷笑，「既然妳如此自信，為何還不放我們出去？」

「別急，」紀小翠好整以暇：「我自然會放你們出來，只不過在放你們出來之前，先讓你們見見一個人……」

「誰？」南宮雪心想一定是薛靈芸。

紀小翠忽然微一側首招了招手，像是跟甚麼人打了一個手勢，立見困住南宮雪與柳花花的石室右側石牆緩緩昇起！

石壁未昇到頂，便見隔鄰原來是一下地牢！

當然，地牢與地牢間有一鐵欄杆隔

着，無法通過，不過却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裡面的情形。

那間地牢和這間同樣大小，靠角落有一張床，床上躺着一個人，女人。

那女人是誰？她爲甚麼躺着一動也不動？

南宮雪無法認清那女人，她只覺得頗爲眼熟，忽見柳花花臉色驟變，衝了上前去，用力扳動鐵欄杆，口中大叫着：「錢香兒！錢香兒！妳怎麼會在這裡？」

「錢香兒？」南宮雪詫異萬分的跟着衝上前去，凝眸細照，果然發現那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的女人竟是離奇失踪的錢香兒。

「錢香兒！錢香兒！」柳花花一面用力扳動鐵欄杆，一面吼聲大叫。

可惜的是，鐵欄杆和錢香兒俱皆紋風不動；鐵欄杆不動是因爲太牢固了，錢香兒呢？她爲甚麼不動？是否死了？

沒有，錢香兒沒有死，紀小翠望住柳花花那焦慮着急的神色，水汪汪的媚眼流瀉着十分得意之色，淡淡道：「柳花花，你應該知道，當今天下絕無任何人可以扳得動『天母雲英』鑄成的鐵枝欄杆；而且你也應該知道，當今江湖無論誰中了『浮夢三日閑』迷香，除非是睡足三日，否則你就算叫破喉嚨也沒用！」

「紀小翠！」柳花花猛地衝向另一幕鐵欄杆，面對住一臉微笑的紀小翠，他像一頭受了驚的野獸似的，兩隻手用力握着鐵欄，握得指節因過度用力而發白；寬廣的額角與挺直的鼻尖一下子湧上了比黃豆還大的汗珠子，連聲音都走了調，彷彿被人塞了一口泥巴似的，一下子嗆不出聲音來：「這……這是怎麼一回事？爲，爲甚麼？錢香兒爲甚麼會在這裡？」

語音之促，腔調之顫，很難令人相信他就是當今江湖上瀟洒不羈的花花大少。

南宮雪看得有幾分不忍，不禁對紀小翠怒目而視：「紀小翠！妳他媽的快回答他的問題！」

紀小翠唇角那絲美麗的微笑始終不曾消失，那雙烏黑而深沈的眸子，在黑紗下透着幾分冷酷：「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當然是我命人把她抓來的……」

「妳爲甚麼要抓她？」柳花花驀然吼斷她的話，聲音之大南宮雪嚇了一跳，她從沒見過他如此生氣過，她看到他頎瘦的身子不住劇烈抖顫着，而且還聽到他牙齒咬得格格作響：「紀小翠！妳立刻放了她！否則，我保証立刻叫妳血濺五步，死無葬身之地！」

一翻袍袖，他手中已多了一顆拇指大小的鐵丸子，他怒睜一雙幾乎要噴出火的眼睛：「我從沒有用暗器殺過人，如果妳不立即放了她，我手中這顆丸子立刻會打穿妳的腦袋，不信妳試試看！」

「不用試，我知道你有這個能耐，」紀小翠神色自若的笑了笑，「現在，無論我怎麼閃，也絕對逃不過你的暗器，我從來不懷疑你的武功。但是……」

一頓，語音驀地轉冷：「殺了我，豈非也等於殺了錢香兒？而且豈非也等於殺了南宮雪與你自己？」

柳花花全身像冰柱般的僵住。

紀小翠不退反進，她忽然緩緩走近鐵欄杆，柳花花憤怒的探手揪住她的胸襟！

刷的一聲，也許柳花花太用力了，要不然便是紀小翠那襲衣衫太單薄了，居然撕破了一個大洞！

一對雪白如玉的乳房倏地彈跳而出！

南宮雪俏臉飛紅。

柳花花立刻鬆手。

紀小翠却用力挺了挺胸，眸中漾起一絲對自己驕人玉乳的自信，她既沒有想去遮掩酥胸的意思，一張媚臉也毫無嬌羞之色，只是斜睨着柳花花淡淡道：「在我的記憶中，你是我碰過的衆多男人中最懂得憐香惜玉的一個，士別三日，你幾時變得這麼粗魯了？」

長長吸了一口氣，柳花花那張因憤怒而蒼白的臉孔不住扭曲着，顯然在承受着巨大無比的痛苦，他嘶啞着說：「小翠，求妳，放過她……」

紀小翠沒有回答他，因爲她看見南宮雪似想動手制住她，冷冷道：「南宮雪，我勸妳還是安靜點，我已經告訴過妳，妳制住我是沒用的，沒有人會受妳挾質要脅，他們巴不得妳立刻殺了我，那麼他們便有機會當教主了，妳懂嗎？」

南宮雪果然不敢動。

「老實告訴妳，」紀小翠冷笑道：「這個秘密地牢機關只有我以及幾個親信知道，換句話說，錢香兒被關在這裡也只有幾個人知道而已，你們若想妄動，非但救不了錢香兒，而且勢必消息外洩，徒然加速錢香兒與你們的死亡吧了！」

南宮雪歎了一口氣：「錢香兒就是妳控制柳花花的方法之一？」

「不錯，」紀小翠微笑道：「也是整個計劃中最重要的一環！」

柳花花雖已平靜下來，但眼中那股憤怒仍未消退：「究竟妳的計劃是甚麼？妳爲甚麼要抓錢香兒？妳如何抓到錢香兒？」

南宮雪心中突然一動，脫口道：「孟東野之死是否也是妳策劃的？」

柳花花也想到了這個問題，他神情一震：「金財神賭坊有內奸，那個內奸就是你們組織的人，也是殺孟東野之兇手，而且也是綁架錢香兒之人是不是？」

「你們兩個一下子問這麼多問題，叫我如何回答？」紀小翠神色冷峻。

南宮雪與柳花花只好安靜了下來。

他們心中有很多疑問，而這些疑問顯然只有紀小翠才能回答。

紀小翠並沒有回答，她把目光投向錢香兒：「看仔細一點，錢香兒可是完好無恙，我保証她毫毛未損，即連驚嚇也不會有過，你可看清楚了？」

柳花花連忙跨到另一邊鐵欄杆去，凝目細審着錢香兒，發現她神色頗爲安祥，氣息均勻，心中暫時放下一塊大石……

一旁的南宮雪見他焦慮如焚，心中那股疑惑不禁油然又起，暗忖道：「他爲甚麼這麼關心錢香兒？他和她到底是甚

麼關係？」

這時，忽見紀小翠叫了一聲：「醜九怪，你過來這裡。」

話落，一條很奇怪的影子緩緩向這裡移動……

影子被燈光拖得長長的，看不出那人的高度，但從它一顛一簸的移動姿勢看來，可以確定那個被稱爲「醜九怪」的人是個跛子。

終於，那人走到了紀小翠跟前，南宮雪與柳花花看清楚了他的長相——天！世上居然有這麼醜的男人！

南宮雪差點被嚇得驚叫出來，她的眼簾裡正映着一個她從未見過的人——比燈光還亮的禿頭，比武大郎還矮的身子，還駝的背；一隻比牛眼還大的獨眼幾乎要突出眼眶，另一隻瞎了的眼眶却凹陷得宛似神秘可怖的黑洞；一張黑如鍋底的黑臉上居然擺放着一顆紅得極不相稱的大酒糟鼻，竟看不到鼻樑，分不清楚是扁鼻還是大鼻？鼻子下竟還配上一張露出兩隻比獠牙還可怖的又黑又焦大板牙，最糟糕的是，無論他如何努力都無法遮掩住那對門牙，因爲他那張大得極醜的咀巴竟還是兔唇！令你反胃的是，一條足足有八分長的刀疤，正好從他那濃黑如毛蟲的眉毛一直斜披到他那短而粗黑的頸側，乍眼望去，你還眞以爲他帶着一條寵物毒蛇似的！令你辛酸的是，這個已經醜得不能再醜的人，不但是跛了一隻腿，居然還齊肩斷了一隻手臂，一條空蕩的袖子搖晃着，映在地板上的影子竟有幾分幽秘可怖！

世上居然有這麼醜的人！

上天何其不公平的啊，爲甚麼給了他這麼醜陋，甚至是可怕的外表？

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比他還醜陋、還可怕的長相了！

比醜八怪還要醜萬倍的醜九怪！

柳花花一見到他時，暗暗吸了一口氣，立刻握住南宮雪的手。

他怕她會嚇破胆。

因爲那個人用醜九怪來形容他實嫌不夠，大概只能說他是地獄中的魔鬼，不，甚至比魔鬼還嚇人吧！

任何人見到比魔鬼還醜陋可怕的人，肯定會惶然變色，甚至是驚聲大叫，尤其是愛美而胆小的女人。

南宮雪沒有叫出來。

並不因爲她胆子大，她其實是努力的將那聲在舌頭打了幾滾的尖叫聲，拚命的壓抑着不使它衝口而出，她甚至連臉上的表情與眸孔裡的神色，都竭力保持若無其事！

她不想刺傷他。

她知道只要她尖叫一聲，或是臉上眼裡露出任何一絲駭懼之色，對那人來說是極其不禮貌，而且也是極其冷酷無情的傷害！

也許，不，肯定是，那個叫醜九怪的男人一生當中，無論是走到那裡，或是無論見到任何人，都會碰到不禮貌與無情的傷害，他一定老早就習以爲常了，所以當他見到南宮雪那若無其事的神情反而深感驚訝，他忍不住將那隻大而不當的可怖獨眼牢牢望住她！

他一臉疑惑之色，彷彿是看到了會飛的貓一樣。

他的眼神彷彿在問南宮雪：「妳不想刺傷我，是因爲妳同情我、可憐我？」

不是，南宮雪並沒有露出任何同情或可憐的神色——同情與可憐，其實比厭惡、駭懼、譏嘲來得更刺傷人，因爲醜九怪的外形是天生的，他父母一生下來他就是這副畸形，他無可選擇，他爲甚麼要人家同情、要人家可憐？那豈非比厭惡他，嘲笑他更令他難過？

南宮雪居然還朝他點了點頭，美麗的唇角竟也掛起一絲淺淺甜笑：「你好，我叫南宮雪，請多多指教。」

紀小翠眸中有詫異之色，她想不到南宮雪竟然如此友善而大方的對醜九怪打招呼，她本以爲她會嚇得花容失色，甚至還可能嚇得哭出聲來哩。

柳花花心中一陣澎湃。

他心中忍不住對自己說：「她其實是一個善良的女人，更是個可愛的女人！」

醜九怪怔怔的望住她。

看得連眼睛都忘記眨。

他沒有說話，只是喉中一陣咿咿唔唔——他竟然還是個啞巴！

上天何其殘忍啊！

幸好，上天總算還有點良心，賜給了他一對完整而聽得見的耳朵，紀小翠叫了他一聲之後，他立刻轉身對她垂首肅立，一動也不敢動。

「當年，」紀小翠緩緩道：「五大門派、兩大堡偕全江湖一百零八個幫派聯手圍殲『蝶戀花教』時，老教主文鮮明被飛鷹堡堡主司馬如虹一掌打落萬丈深淵，大家都以爲他屍骨無存，其實是被醜九怪救起的，他無疑是本教資歷最久而最忠心的一個。只因爲他天生樣子生得醜，連親生父母都嫌惡他，無論他走到那裡，都沒有人願意和他一起，即連他想出家當和尚都沒有一間寺廟肯收留，他不止一次曾被人當成妖怪般的吊起來打個半死，你說，天下之大，豈有他容身之地？」

「所以，他只好加入蝶戀花教？」南宮雪側過臉去，她不想任何人看到她眼眶裡凝轉的淚水。

「當年的黃巢，也因爲樣子長得極醜，雖雄才武略，却偏不被重用，因而逼得他舉兵造反，殺盡天下蒼生！」紀小翠冷冷一笑：「余豈好『反』哉，余不得已也，這是一樁十足的官逼民反！」

南宮雪輕聲歎息，望住柳花花喃喃道：「人的外貌醜陋難道有罪？」

柳花花苦澀一笑。

他無法回答那個問題——世上本就存在着很多無法回答的問題。

「我之所以把他特別介紹讓你們知道，是告訴你他是本教最忠心的教徒，也是最忠於我的親信，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會背叛我，」紀小翠忽然將裸露的豪乳偎向醜九怪，嗲聲道：「因爲這世界上只有我紀小翠肯讓他享受我的胴體……」

醜九怪喉間發出了一陣野獸似的聲音，獨目陡然赤紅，呼吸也猛急促起來，一隻粗糙的手掌迫不及待的摸向紀小翠那對雄偉嬌嫩比雪還白的乳房！

南宮雪立刻翻過身去！

她氣血洶湧。

她說不出心中的感受——她不知道是該厭惡紀小翠的淫蕩無恥，還是該同情醜九怪的處境？

正如紀小翠所說的，像醜九怪這種半分不像人，九分半像鬼的男人，只怕連青樓妓女也不肯讓他摸一下，而紀小翠竟如此大方的把胴體「施捨」給他，他難道不對她忠心？

他肯定把她當成神祇般的膜拜！

他已經跪了下去，而且撩起了紀小翠的裙襬，露出了一雙修長而筆直的大腿！

柳花花差點沒吐出來，憤怒道：「紀小翠，無論妳想做甚麼，我警告妳立刻離開遠遠的，否則我馬上叫妳命喪黃泉！」

他手中又緊握住一粒鐵丸子。

「可以，」紀小翠任由醜九怪那隻手掌在她胴體上游動：「我其實現在並無心情銷魂，只因爲他雖然人長得醜，但需求却無異於常人，我現在如果不給他，你想，誰會成爲我的代替品？」

她有意無意的望了錢香兒一眼。

柳花花渾身僵住。

「這個密道機關，全教上下只有我和醜九怪知道，換句話說，醜九怪就是錢香兒的監管人，柳大少，你懂我的意思嗎？」紀小翠已媚眼如絲。

柳花花懂她的意思——如果不讓醜九怪發洩他心中的情慾，他也許會把目標轉移在錢香兒身上！

錢香兒中了「浮夢三日閑」迷香，無論是誰對她做出甚麼舉動，她都無法反抗，而且完全不知道。

如果讓錢香兒那麼美的女人遭到那麼醜陋的男人施暴，豈非是世上第一罪過？

南宮雪不敢翻過臉去，她緊閉着長長的睫毛，用力咬着唇……

柳花花一時之間竟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也從未碰過這種事。

「如果，」紀小翠吃吃嬌笑着：「你們想殺死我或是想挾持我，那麼醜九怪因爲得不到發洩而會對嬌滴滴的錢香兒下手，而且事後也一定會殺死她，我已經這樣命令他，你明白了嗎？」

柳花花明白了。

他終於明白紀小翠何以如此有自信能控制自己了——他絕對不能讓錢香兒受到任何汚辱，死也不能！否則他便太對不起錢來爺了！

他這一生中有很多人不能對不起，錢來爺無疑是其中一個。

他和錢來爺的關係世上只有極少人知道，那是比父子還親的關係——他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與地位，錢來爺是關鍵人物之一。

紀小翠的聲音又傳來，慢慢已變得急促：「柳花花，你知道我這個人從來不說謊，至少我不會對你說過謊，錢香兒到現在爲止仍是玉潔冰清，毫髮未損，但是如果你敢反抗我的話，那麼……」

紀小翠沒有說下去。

她不必也無法說下去——她整個嬌軀已赤裸，而且也已被醜九怪抱了起來，她雪白的手臂與修長的兩腿已像八爪魚般的纏住了醜九怪！

醜九怪已褪下了褲子……

柳花花緊握着鐵丸子，他幾乎忍不住想射出去！

南宮雪突然掩耳奔向牆角，渾身不住劇烈顫抖着，她聽到了從未聽過的怪異聲浪——醜九怪渾濁急促的呼吸聲，紀小翠那不知是痛苦還是快樂的呻吟聲！

南宮雪臉紅心跳，她努力想鎮定自己，却覺得全身無力，幾乎癱瘓過去……

柳花花翻過了身子，他只覺得想嘔吐，他想不到世間上居然有如此禽獸之人。

一轉過身子，他便看到了南宮雪侷促一隅，而猛烈震顫的身影，尤其是她那緊捂雙耳的樣子，彷彿就是受驚而無助的小兔子，柳花花有罪過的感覺，終於忍不住大聲吼道：「紀小翠，馬上放我們出去，我答應你，無論妳叫我做甚麼，我都聽妳的，但是妳如果還不放我們出去的話，我立刻打爛妳的腦袋，我言出必行，妳千萬別逼我，快！」

他聲音急如雷聲，沈如獅吼，顯然並非是虛言恫嚇，裝腔作勢。

紀小翠瞭解他，她曾經和他有過一段魚水之歡，她本就在仇恨裡學會了觀察男人的弱點，她知道柳花花已動了眞怒，千萬不能忤逆他，於是咬着醜九怪的耳朵說：「送他們上去吧……」

醜九怪果眞很聽從她的命令，即使在這種銷魂極樂的時刻也不例外，他緊抱着她光滑精赤的胴體，一跛一跛的走向甬道的另一端……

須臾，一陣軋軋聲響，石壁緩緩下降，又回復了一片黑暗，聽不到紀小翠與醜九怪的怪浪聲，也看不到錢香兒的影子了。

緊接着，石室上面緩緩打了開來，一撮柔美的燈光水銀般流瀉而下。

「南宮雪，」柳花花輕拍了一下她的肩，柔聲道：「咱們上去吧。」

南宮雪沒應聲，她仍然畏縮着身子，彷彿沒聽到柳花花的聲音。

柳花花又道：「咱們可以上去啦。」

南宮雪緊捂耳朵的手緩緩放下，却顯得無力的扶住牆角，細若蚊聲道：「我，我……只怕上不去……」

「甚麼？」柳花花詫異道：「這個地牢雖有三四丈高，憑妳的輕功怎會躍不上去？」

南宮雪沒有回過身來，她的聲音不但小，而且顫抖得非常厲害：「我，我……只覺得渾，渾身無力……」

柳花花楞了一楞。

他隨即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南宮雪無論如何已是個成熟而懷春的女人，方才紀小翠與醜九怪那銷魂聲浪，對她的衝擊必然會產生生理上某種程度的反應，這是人之常情。

柳花花定定神：「喏，我助妳一臂之力。」

說着，攬着她柳枝般細的纖纖腰肢



柳花花攬着南宮雪的纖腰急掠而去

，脚尖急點，大鵬般急掠而上！

* * *

躍出地牢，柳花花與南宮雪雙脚甫沾地，便見地洞口倏然閉合，若不仔細查看還眞不相信世上有如此精密巧妙的機關陷阱。

讓柳花花更驚異的是，南宮雪的反應居然如此强烈——他把手從她水蛇般的腰肢挪開之後，南宮雪竟然像是生了重病似的，全身無力的靠住他，軟綿綿得彷彿連站立的力氣也沒有！

他立刻把她扶到一張紫檀木，上面鋪有一層柔軟錦墊的卧榻上躺下：「南宮雪，妳現在用力咬一下舌尖，然後深呼吸三次……」

他企圖幫助她驅走心中被激起的慾念。

人本就有七情六慾，其實柳花花也不是毫無反應，只不過他定力來得强些，他懂得如何克制自己。然而南宮雪可就不懂了，她不知道自己爲何心房急跳、血液澎湃、渾身滾燙、喉嚨乾澀……她想，她一定是「生病」了，她覺得好難過……

她無力的躺在錦榻上，兩眸微閉，一排長長的、彎彎的睫毛不住顫抖着，一張姣美的臉蛋兒紅得像在火爐中被烤熟的番薯，令她熱得想脫光身上所有衣服；她頗爲艱辛而無意識的吞嚥着口水，丁香小舌竟不住的捲舐着乾燥如火的紅唇小咀；甚至，她喉間竟然還發出令她都嚇一跳的嗯哼呻吟聲！

她那副樣子，任何男人見到——即使是七老八十、奄奄一息行將就木的老頭子，只怕也會熬忍不住的一頭撞死，然後趕緊投胎翻生，然後趕快長大成人，然後以最快的速度衝向南宮雪的懷裡，然後……

這麼多「然後」，當然太慢了，至少眼前的柳花花就不需要那麼多「手續」，他大可逕自衝上去——他看來已經有這個意思了。

他本來就是一個强壯的男人，而且還是江湖上最出名的花花公子，他如何抗拒得了南宮雪的誘惑？

他能嗎？

他絕想不到平時冷漠得像冰、兇惡得像女閻王、蠻橫得像牛的南宮雪，居然發起情來如此之嬌、如此之美、如此之艷、如此之勁——甚至，如此之騷！

他，能無動於衷嗎？

不能！除非他不是男人。

他當然是男人，而且還是「經驗老到」的男人，所以他抗拒不了南宮雪的誘惑——他已經移動他的脚步。

但，他只不過跨出一步，突然大喊一聲：「南宮雪，有蛇！」

南宮雪跳了起來！

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那軟溜溜、長淋淋，看上去有說不出恐怖的蛇——有人說：不怕蛇的女人不算女人。

南宮雪雖然兇了點，無論如何是個女人，而且還是個相當美的女人，更重要的是，她顯然是這世上最怕蛇的女人——柳花花要她「咬舌頭、深呼吸」，

非但宛若未聞，反而加速墜入「迷離境界」，看來已無任何辦法壓抑她心中的慾火——在這種關頭，她居然一嚇而醒，難道不是世上最怕蛇的女人？

「蛇？蛇在那裡？」南宮雪被嚇得連奔帶跳的揪住柳花花的手臂，驚得花容失色，嘎聲道：「房間裡怎會有蛇？」

「蛇在你心中。」這句話柳花花沒說，他只是淡淡的笑了笑，若無其事的用了幾分暗力拍了一下她的肩，拍得南宮雪一陣發疼——也拍醒了她。

「我看花了眼，榻上那條錦帶我以爲是蛇。」柳花花撒了一個謊。

「要死了，嚇了我一大跳。」南宮雪白了他一眼，捂着肩：「幹嘛這麼用力打我？你幾時變得如此粗手粗脚？」

柳花花見她粉頰紅潮已退，湧上一層被驚嚇的蒼白，忍不住長長透了一口氣：「妳知不知道妳方才那副樣子像甚麼？」

「甚麼像甚麼？」南宮雪驚魂未定，仍溜眼四處張望，彷彿生怕房裡眞有蛇似的。

柳花花沒有回答，他忽然走向角落一扇半掩的門……

「喂，你要幹甚麼？」南宮雪叫住他。

柳花花頭也不回：「我想找一大盆冷水，然後從頭淋到脚……」

「你要洗冷水澡？」南宮雪很納悶：「這個時候你還有心情洗澡？」

「如果不這樣，」柳花花嘟嚷着說：「我只怕我會爆炸……」

「爆炸？你爲甚麼會爆炸？」南宮雪一臉迷惘，根本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她忽然滿臉通紅！

她終於想起了她方才的德行——因爲她還能感覺出身體上某個部份仍怪怪的。

羞死人了！

南宮雪恨不得挖個地洞鑽進去——她有一種犯罪的感覺。

* * *

柳花花也有犯罪的感覺。

他差點侵犯了南宮雪——在那種情況下，他如果眞侵犯了她，以現在的江湖道德觀點來說，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甚至可說是極其自然而平常之事。

他却及時制止了自己。

並非他有意响應「道德重整會」，也並非他不喜歡南宮雪——她或許不算很美，但無論如何是個美女，這一點是無可否認之事實。柳花花其實相當喜歡南宮雪，他認爲她是個相當出色而奇特的女人，他知道跟她這種女人在一起別有一番風味，但是他更知道她是南宮長恨的女兒——這一點非常重要。

即使已十分開放的今天，「朋友妻不可欺」的觀念仍然被保存、被接受；然而，朋友的女兒呢？是否可以「欺」？

不能，絕對不能！

至少柳花花的觀念是如此，而且非常堅持與執着——南宮雪是南宮長恨的女兒，南宮長恨是他的朋友，好朋友。

就憑這一點，柳花花即使明知會被「炸」得粉身碎骨，他也絕不可能去侵犯南宮雪，否則便是對不起朋友——到今天爲止，江湖上還未有人指責他曾經做出對不起朋友之事。

因此，他對南宮雪的喜歡只是停留在一定程度禮教道德階段上。

因此，無論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會去冒犯南宮雪。

因此，他現在想到澡堂裡去狠狠洗他一個又冰又凍的冷水澡——這是消除心中慾念，避免「爆炸」的最佳方法之一，他屢試不爽。

可是，當他推開浴室之門時，却見不到一滴冷水，反而見到了一大池冒着暖噴噴的水霧的熱水——而且，他那被勉强壓抑住的慾火倏然往上急衝！

因爲澡池裡正裸浴着一名美女！

自甘墮落　無藥可救

其實，柳花花心中的驚詫比他體內的慾火來得還要大，因爲他萬萬想不到浴室中會有人——這本是紀小翠的專用房間，而她此刻正在地牢與醜九怪翻雲覆雨。

浴池中的女人是誰？

當柳花花顯得尷尬至極的想退出去時，他整個人突像冰雕般的僵楞在那裏——那個女人竟然就是薛靈芸！

* * *

看上去，薛靈芸相當年輕，年紀大概和南宮雪上下，最多雙十年華多一點——她此刻正全身赤裸的泡在浴池裏，清澈的池水雖冒着霧氣，但仍能清楚的見到她那成熟豐腴、滑溜如脂的胴體正散發著强烈的女人魅力！

她並未發現柳花花闖了進來——或許她已經知道有人進來，但她闔閉着眼睫，彷佛正在享受着泡熱水澡之樂，並不知道進來的人就是她昔日的夢中情人柳花花，她顯得極其懶慵嬌艷的嗯哼著：「教主，妳去了那裏？三更半夜把我叫來，自己却不見了，眞是……」

說著，她懶洋洋的翻過身去，漫吟著：「昨夜跟妳銷魂了徹夜，腰肢還酸疼著呢，喏，罰妳幫我鬆骨按摩，待會再跟妳大戰三百回合……」

柳花花的臉孔扭曲著！

若非他親眼看到，他根本不敢相信眼前之人就是當年清純得連笑都不敢露出牙齒的薛靈芸——她居然墮落到這種地步！

柳花花只覺心中隱隱作痛，他甚至有想哭的感覺，他不敢相信一個人在短短時間內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眼前之人眞是薛靈芸？

他不相信。

可是殘酷的事實令他不得不相信，當薛靈芸發現無人應聲時，頗感訝異的轉過身來，柳花花很眞確的看清她就是薛靈芸！

「是妳？」

睜眼見到柳花花之時，那雙秋水黑瞳立刻湧上無比的驚詫。

「小芸！」柳花花努力的保持著語調的平穩：「我是來救妳出去的……」

「救我？」薛靈芸顯得更驚訝了：「你

爲什麼要救我？我好端端的爲什麼要你來救？」

柳花花瞠目結舌。

薛靈芸隨即顯得極其興奮的站了起來，居然毫無羞澀之意，就這樣赤裸著胴體走近柳花花，而且竟然大胆無比的貼住柳花花，兩隻猶沾滿水珠白裏透紅的粉臂水蛇般的纏住了柳花花的頸項，膩聲道：「現在你唯一能救我的便是抱我上床，然後狠狠的充實我……」

「不可以，小芸！」柳花花掙扎著往後退。

「爲什麼不可以？」薛靈芸却是緊纏不放，她顯得冶蕩無比的嬌哼着：「以前你老說我是小女孩，現在你可看清楚了？我像是個小女孩嗎？爲什麼不可以跟我上床？哦，你怕我會死賴你不放是嗎？放心，到了這裏，人人都成了採花的蝴蝶，蝶戀花，人生就像快樂的蝴蝶，有花堪折直需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來，抱我，抱緊我，我不會讓妳失望，我一定會讓你享受到人生最大的樂趣，來，來，來啊！」

她竟然貪婪的狂吻柳花花。

柳花花扭頭閃避，他想推開她，但一觸到她那充滿無比彈性、滾燙如火的胴體時，立刻又縮回了手，他怕冒瀆了她——在他心目中，他始終把她當成自己的小妹妹那般看待。

「小芸，眞的不可以，莫忘記我是妳的大哥，」柳花花被她摟得透不過氣來，顯得十分狠狽的說：「蝶戀花是邪教組織，妳千萬別受蠱惑，快穿起衣服，讓我帶妳回家！」

「我早就不回家了，這裏就是我的家，」小芸放浪形骸的狂吻柳花花的臉頰、鼻子、下巴、頸子，竟然還伸手滑進了他的下腰，喃喃道：「柳大哥，你是我的柳大哥，大哥本就該疼惜妹妹，快，疼我，惜我……給我快樂，我要……」

這時，忽聞一聲冷叱：「放手！」

——南宮雪不知甚麼時候已滿臉含霜的立在門口。

薛靈芸並未放手，她仍然緊摟住柳花花，不過她還是抬起了頭，冷冷的瞪住南宮雪：「妳是誰？」

南宮雪沒有回答，因爲柳花花已突然點住了她的昏睡穴……

「她就是薛靈芸？」南宮雪問。

柳花花哀戚的點了點頭，低啞道：「南宮雪，謝謝妳，把她的衣服拿過來。」

* * *

柳花花小心翼翼的把她放到柔軟的床墊上，然後又溫柔無比的拭去她身上的水漬，再慢慢的爲她穿上內外衣衫……

南宮雪冷眼旁觀。

她本來心中非常惱火的——她不高興柳花花在自己面前對別的女人那麼好。

尤其是對一個赤裸裸、纖毫畢露的女人，南宮雪心中更加不是味道。

可是當她發現柳花花眼中毫無慾念，相反的還有濃深的痛苦時，她不禁疑惑了——他看來一點也不像好色的花花公子。

「看來，她是自願加入蝶戀花的，」南宮雪緩緩透了一口氣：「像她這種女人，值得你救她，值得你對她這麼好嗎？」

柳花花默默的扣上她的衣扣，輕歎了一口氣：「她本是極爲單純的女孩……」

「事實證明，」南宮雪說：「正如紀小翠所說的，她只怕是世上最成熟而又最開放的女人，如果照世俗的說法，她實際上已是淫蕩下賤的女人，不是嗎？」

「不只是如此，」不知什麼時候，紀小翠已款款走進來，淡淡道：「如果妳知道她師兄『病刀』楊雄潛進本教，是她告的密，只怕妳還會說她是個惡毒的女人哪。」

「是她害死楊雄？」柳花花震驚。

「她不殺伯仁，伯仁却因她而死，」紀小翠蓬頭散髮，一副「酣戰方歇」的模樣，她倒了一杯酒：「楊雄不知怎樣查到薛靈芸在這裏，於是隻身潛進本教，一心以爲可以救走薛靈芸，孰知薛靈芸非但不領情，反而大聲呼叫，以致楊雄被本教韋香主追殺而死。」

「她居然沈淪到這種地步！」柳花花難以置信的搖了搖頭，隨即憤怒的瞪住紀小翠：「妳別騙我，一定是妳用什麼鬼域技倆控制了她，她本是個非常善良而單純的女人，單純得像一張白紙……」

「任何人一生下來都像一張白紙，」紀小翠冷冷的打斷他的話，「但是，任何人也都不可能永遠是一張白紙，不是嗎？」

柳花花啞然。

——白紙有可能變黑、變紅、變黃、變綠……甚至變得不黃不黑，光怪陸離，令你分不清那是什麼顏色，人豈非也如此？

「是的，在世俗的眼中本教是邪惡之教，」紀小翠大口的喝了一口酒，冷冷的嗤聲道：「但是本教的所有成員都是自願加入的，本教絕無外傳所說的用鬼域技倆控制教徒……」

「你們騙財騙色，妳能否認？」南宮雪冷冷截斷她的話。

「騙財？」紀小翠滿目譏誚：「請問，當今天下，那一個宗教不是靠教徒奉獻金錢的？」

南宮雪沒有回答。

她答不出話來——當今天下之廟宇神殿，即連抽張籤、問個卦都非得錢不可，至於吃個齋，做場法事那更不用說了。

「直截了當的說，羊毛出在羊身上，世上不管是大教小教、正教邪教，所有經費都是出自教徒捐獻，絕不是神佛上帝撒下來的，」紀小翠冷冷一笑：「如果妳肯費心去注意、調查的話，妳會發現世上有很多教會廟宇之物業財產，往往多過地方商門，儼然巨亨富商，所以有人曾諷刺說，當今世上最賺錢的行業便是搞教會、建廟堂，妳能否認？」

南宮雪想否認。

但她卻無法否認，只因為她知道當今世上，如果要募捐建學堂或是造橋舖路什麼的，往往募得之款項不夠建一座大廟神殿的一根柱子。

「但，」南宮雪還是不服氣，她抓住紀小翠的「痛腳」：「你們邪教荒淫無道，視男女苟合如蝶戀花，一點羞恥道德觀念都沒有，請問，你們的雜交、亂交和畜牲有什麼不同？」

紀小翠輕蔑的笑了笑：「遠古時候的人類祖先本就和其他野獸動物一樣雜交、亂交、羣交，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何況被尊為『聖人』的大爺也不諱言『食色性也』，佛家也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且還說人體就是一具『臭皮囊』，那麼，男女之交歡就當它是一個『空』字，何必看得如此認眞、嚴重？」

南宮雪氣得俏臉發白。

柳花花則猛搖頭。

「其實，」紀小翠卻怡然自得的接著說：「人活在世上大部份是痛苦多於快樂，既然如此，我們為何不把握有限而短暫的人生盡量追求快樂呢？而男女間之交歡無疑是人生一大快樂之一，不是嗎？」

人生或許有很多痛苦，但肆無忌憚的雜交、亂交是否便可以使人生變得更快樂呢？

南宮雪不知道——到今天為止，她連接吻的滋味都沒嚐過。

她把目光投向柳花花。

柳花花是花花公子，他是否同意紀小翠的觀點？

他沒有說話，他根本就不想說話，他顯得極為厭惡的轉過頭去。

但他隨即又回首道：「紀小翠，我不想跟妳談妳的『人生教義』，我只想問妳，妳肯不肯放薛靈芸走？」

「柳大少，」紀小翠鄙夷的掃了他一眼：「老實告訴你，本教經老教主文鮮明努力不懈的暗中活動，教徒已達千人，到今天為止，從未有過入了教而想退出的，這一點我希望你能明白。」

她放下酒杯，接著冷聲道：「你若不相信，我即刻解開她的穴道，只要她想走我絕不為難她！」

「這可是妳說的？」柳花花瞪視著她：「妳可不能說話不算數！」

「笑話，」紀小翠哼了哼：「你我也不是今天剛認識的，事實上我們也曾經有過一段『裸裎相對』的時光，我幾時說話不算話的？」

這是事實，柳花花承認在與她相處的那段日子裏，紀小翠不但是個說話算話，而且還是個說到做到、敢說敢做的女人——只是，不知她是否變了，人總是會變的，不是嗎？

沒有，紀小翠看來並無任何改變，她已走近床畔伸手解開薛靈芸的穴道，回眸對柳花花道：「咱們可先說清楚，鐘鼎山林，青菜蘿蔔，人各有志，你絕不能用強逼軟迫的手法，懂嗎？」

紀小翠話剛說完，薛靈芸已悠悠轉醒，柳花花立刻走近床沿，溫柔的扶起她：「小芸，教主說要讓妳回家，妳……」

柳花花的話卻只說了一半——薛靈芸倏地緊緊摟抱住他，湊上丁香小咀吻住了柳花花的咀巴，他無論如何已無法開聲說話。

他大感意外，而且也頗覺尷尬，他試圖推開薛靈芸，但薛靈芸卻如一塊軟糖似的黏著不肯放鬆，顯得極為純熟而放浪形骸的把丁香朱唇放在柳花花的咀裏肆意的吸吮、啜吻著……

南宮雪睜大了眼，眼裏有極為明顯的不悅，紀小翠卻望着她笑，她只好厭惡的側過臉去……

好不容易，柳花花總算扳開了薛靈芸如水蛇般的手臂，沉聲道：「小芸，無論妳想做什麼，回家再說好嗎？」

「回家？哼，如果我要回家，當初我又何必離家？」薛靈芸躺回床上，瞇著眼，臉泛桃花，彷彿極為沉醉方才那一吻裏，她長長透了一口氣，然後瞪住柳花花說：「你去過我家的啦，你也知道我爹娘重男輕女，而且古板得像幾千年前的聖人，那個家聽不到任何一絲笑聲，嚴肅得像法場，冷清得像墳場，我老早就呆不下去了，一刻鐘也呆不下，我好不容易逃出生天，你卻要我回去？」

柳花花瞭解她家裏的情形，的確有如薛靈芸所說的是一個「沒有笑聲的家庭」，而且他還看得出她父親之所以把她送進楊家學武，目的無非是想攀親顯貴；他知道「病刀」楊雄非常喜歡自己的女兒，希望有朝一日薛靈芸能成為楊家婦，那麼父因女貴，就像黃袍加身、一登龍門，再好也不過了，遺憾的是，薛靈芸始終不喜歡楊雄，尤其是柳花花介入他們的圈子之後，薛靈芸更覺得楊雄是個外形粗陋的男人，很自然的對柳花花產生了愛慕之情，進而痴戀柳花花——

她本是個頗為單純的女人，也因為這樣，她和世上所有的純情男女一樣喜歡外表帥美的情人，柳花花無疑是她理想的夢中情人。

捫心而論，薛靈芸的確是個十分清秀的女人，若說柳花花不喜歡她未免說不過去，不過當他發現她的觀念是思想過份「理想化」——仍停留在「做夢的階段」之時，他立刻急流勇退，很果斷而清楚的對薛靈芸表示他對她只有「兄妹般的朋友之情」，並決然離去……

「你知道嗎？」薛靈芸明亮的瞳孔裏閃漾著的憤怒多於痛苦：「當你拒絕了我離我而去時，我痛苦得難以自制，終日消沉寡歡，你知道的啦，我父親本希望我能嫁進楊家，及至你的出現，卻又希望我能與你譜一曲戀章，因為你的聲望、財富至少要強過楊家很多……」

薛靈芸因激動而顯得有些語無倫次：「在我的感受，他始終把我當作一棵搖錢樹，我不能留住你，他非但不安慰我，反而對我冷言冷語，極盡所能的侮辱我，並且直截了當的告訴我，無論如何不能失去楊雄，否則便枉費他養了我這麼大……」

她突然吼叫了起來：「他生我，養我的目的，就是要我滿足他的需要願望，他從來不顧及我的內心感受，這種父親，這種家庭，外表嚴肅正經，骨子裏卻齷齪冷酷，你叫我怎能呆得下去？」

南宮雪心靈輕輕悸動。

她從小便缺少父愛，她渴望父愛，她總以為有父親的孩子便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想不到有父親的孩子也未必一定快樂，她終於瞭解一件事實——原來世上的父親並非個個都是「慈父」的。

她强烈的感受到薛靈芸的憤怒與痛苦。

她原先以為她只是為了「失戀」而自甘墮落。看來失戀只是一個導火綫而已，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家庭的冷漠無趣，父母的現實勢利，才是冰山下的眞正主因——什麼竹出什麼筍，什麼家庭出什麼子女，是否就如佛家所說的「因果關係」？

甚至官逼民反、父逼子逆，是否也就是佛門所揭示的「孽因惡果」？

依照「正本清源」的理論，欲消除世上的不良子女，是否首先應該消除「不良家庭」與「不良父母」？

南宮雪困惑。

柳花花苦澀的歎了一口氣，顯得很有耐性的說：「就算妳不想回家，但也不一定要呆在這種地方啊，小芸，妳……」

薛靈芸冷冷打斷他的話：「這個地方有什麼不好？告訴你，這世上再也沒有任何地方比這裏更令人痛快的了。在這裏，我像一隻美麗的蝴蝶，盡情的去愛我喜愛的鮮花，而我也可以像是一朵嬌艷的野花，隨意接受風流的蝴蝶的挑逗、愛憐……啊，多美妙，柳哥哥，請你別說教，你快快變成一隻風流的蝴蝶，盡情的享受奴家這朵香艷嬌美的野花兒，你便會知道人生是多麼有樂趣的了，來啊……」

冷冷的語音越變越軟、越變越熱，而且越變越嗲、越嬌——她居然抓住柳花花的手按在自己的胸脯上，並且引領他的手輕揉慢轉。

南宮雪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

紀小翠卻格格嬌笑。

柳花花忡怔呆楞……

他迅速的抽回手，一時間他眞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他痛苦的奔到窗前去，用力推開窗子，讓冷冽的夜風狠狠吹拂他，迎著風，一顆歉疚的淚水緩緩爬下他蒼白的面頰——他知道他已無法挽救薛靈芸了！

這是誰的錯？

是她父親還是她自己？

柳花花不知道，但他也知道薛靈芸之所以會沉淪墮落到這種地步，無論如何他應該負上相當責任的，是他使她受到失戀的打擊，而引致她自暴自棄——其實柳花花自始至終都不會說過愛她，他無需負上任何責任，那只是薛靈芸一廂情願的單戀而已。

然而，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雖然柳花花實際上不需對薛靈芸歉疚，但內心深處總有一股說不出的難過與自責，畢竟他在楊家做客的時候，與她有過一段相當愉快的時光啊——他雖然不愛她，但他喜歡她，喜歡她的清純可愛，他希望能擁有她，像兄妹般的擁有她。所以，他一聽到楊雄說她身陷邪教魔窟，便不顧一切，寧願撇下「孟東野命案」與「徐天嬌逼婚」之兩樁重要事，先行拯救薛靈芸再說。

從這一點來說，柳花花無疑是個性情中人——他並非是個「見花便採」的花花公子，所以大家都說他是個奇特無雙的花花大少。

更明確的說——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禮教觀念與道德標準，既不從古迂腐，也不標新立異。

他一心要救薛靈芸脫離苦海，誰知殘酷的事實證明她早已「走火入魔」——她不但變得荒淫放蕩，而且居然狠心的害死了一直深愛着她的師兄病刀楊雄！

她已非昔日的薛靈芸！

她不再清純！她已變質！

她不再可愛！她如魔女！

早知如此，柳花花寧可接受她的愛，以挽救她的沉淪墮落，只是……只是不知道現在還來得及嗎？

恐怕來不及了。

因為柳花花翻過身去的時候，一幕令他驚詫瞠目的景象赫然刺入他眼簾——薛靈芸竟然與紀小翠兩人赤裸裸的在床上翻雲覆雨！

天！她們居然到了如此「博愛」的地步。

女人對女人竟也能……

柳花花立刻迴過身去，他只覺得胃在翻滾、抽痛、痙攣！

他捂住咀。

他想嘔吐。

他倏又轉過身來，他想起了另外一個人——南宮雪，那個保守的女人。

她呆呆的站立着。

兩隻美麗的黑眼珠睜得比葡萄大，

那張經常緊抵的櫻桃小唇也忘記應該閉起——她顯然整個人像冰雕般的被驚楞住了。

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也無法接受眼前的事實，在此之前，她那單純而保守的「男女觀」，始終以爲只有男人與女人才能「玉成其事」，原來女人與女人也可以……這，不是眞的吧？

這一刹那，她有一個疑惑——既然如此，世上爲何還要男人呢？豈非多餘？

男人是否已成了多餘？南宮雪不知道，她只知道當柳花花一把拉過她，帶着一股强制的意味，讓她面對窗外時，她竟然覺得體內又燃起了方才那股好不容易才平息下去的慾火——她並不太瞭解那原來就是慾火，她只知道她這時候才注意到柳花花原來是個非常有魅力的男人！

她想投入他懷裏。

甚至想緊緊抱住他——當紀小翠與薛靈芸那似痛苦又像快樂的呻吟聲浪不住傳入她耳膜時。

然而當她接近柳花花時，他卻出其不意的點住了她的穴道！

*　　*　　*

南宮雪很快醒過來。

她發現自己躺在精緻的臥榻上。

她緩緩坐了起來，覺得身子有點輕飄飄，腦中卻昏沉沉的。

她頗爲遲鈍的移動着視綫。

她看到了柳花花與紀小翠。

卻不見薛靈芸。

顯然，她們已結束了令南宮雪驚詫震慄而又異常刺激的「顚鸞倒鳳」——到現在爲止，她還搞不清楚紀小翠與薛靈芸究竟誰是鸞、誰是鳳？誰是蝶、誰是花？

柳花花與紀小翠並沒有發現南宮雪已醒過來——紀小翠正坐在精美的梳粧台上整理著頭髮，身上仍然寸縷不掛，姣美豐滿的胴體在柔和的燈光下散發着強烈的女人魅力，令人覺得發明衣服的人實在是世上第一蠢人；柳花花則立在她身旁，臉上一片冰冷漠然，彷彿對紀小翠那令人足以靈魂出竅的胴體視若無睹，無動於衷，令人十分懷疑他就是當今名動天下的花花公子，甚至令人覺得他根本就是一個「冷感」的男人，要不然大概就是「傳說中的聖人」。

——聖人，其實也就是「冷感的動物」，有人這樣說。

柳花花當然不是冷感的男人，更不是毫無知覺的聖人，他語氣有幾分焦灼與哀求的味道：「紀小翠，我求妳放過錢香兒，我保證絕對遵守諾言……」

「免談！」紀小翠冷冷叱斷他的話：「我手上唯一能使你屈服聽令的皇牌便是錢香兒，你要我放了她，不如我割下我的腦袋給你還來得爽快些。」

紀小翠當然不會放過錢香兒，柳花花的要求其實其笨無比，緊接著，他又說：「那麼請妳放了南宮雪好吧，她本是無辜的……」

「無辜？」紀小翠從鏡子冷睨了柳花花一眼：「是你自己要帶她來的，關我什麼事？眞是可笑，你要我放了她，那麼她如果將本教的秘密告知五大門派或飛鷹堡什麼的，本教豈非要再次面臨被圍剿殲滅的命運？」

「不會的，」柳花花急促的說：「我保證她不會這樣做，我與錢香兒落在你手中，她投鼠忌器，必然不敢告密的……」

紀小翠語氣頗爲疑惑：「你爲什麼要放她走？有她陪在你身邊豈非更好？她是個頗有風味的女人，我看得出來她對你……」

柳花花截口道：「不，她其實是個十分善良保守的女人，我不想見她被你們的環境感染……」

「哦，」紀小翠恍然道：「怪不得方才你要點她穴道，原來是怕她受不了衝擊……咦，如此豈非更好，你可以藉此機會輕而易舉的得到她，難道像她那樣美的女人你看不上眼？」

紀小翠忽然瞇著一雙媚眼，嬌歎一聲，喃喃道：「世上就有你這麼奇怪的男人，明明是個出了名的花花公子，像薛靈芸和南宮雪那種能令男人流出口水的女人，你卻偏偏碰也不碰；柳花花，雖然我閉起眼睛可以說出你身上所有的特徵，但是我有時候卻覺得非常不瞭解你，你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男人？」

「小翠，答應我，」柳花花冷漠的臉上泛起一絲祈求：「妳要的本是我，而我也一定會幫妳站穩教主之職，不如妳就放了南宮雪吧！」

「她知不知道你和錢香兒的關係？」

「不知道，不過我會告訴她，」柳花花忙道：「只要她知道我拚死也絕不讓錢香兒受到一絲傷害，那麼她便不會去告密的了……」

一頓，他補充說：「她其實是個非常講義氣的女人，只要她肯答應保守秘密，那麼天塌下來她也絕不會洩露，這一點請妳相信我……」

「我相信你說的是實話，」紀小翠放下梳子，淡淡道：「其實我也看得出她是個個性强傲之人，這種女人往往比大男人來得瀟洒豪氣，言行不悔……」

「妳肯放她了？」柳花花一臉興奮之色。

「放她並不難，」紀小翠攏了攏一頭烏溜溜的秀髮：「但是你知道我這個人向來是講究實際利益的人，請你先告訴我，如果我放了南宮雪，你柳花花會給我紀小翠什麼好處？」

「妳說。」柳花花心頭泛起一絲悲哀，他知道他已成了她的掌中玩物。

「何必要我說？」紀小翠對著鏡子，輕撫著自己雪白飽滿、充滿彈性的玉乳，一切盡在不言中。

柳花花低下頭：「什麼時候放她走？」

紀小翠氣息忽然加快了起來，媚眼微閉：「只要你能證明你的『功夫』仍和以前那般犀利，我立刻便放她走……」

「妳可是說話算話？」

「我幾時說話不算話？」

「好。」柳花花走前去抱起她滑溜柔美、比雪還白，比玉還美，比花還香的胴體。

紀小翠已迫不及待的把蛇也似的丁香小舌捲入他咀裏，青葱般玉手已滑進他下腰，不住夢囈般的低喃著：「嗯，睽違已久，依然如此雄風……柳花花，你本來就是屬於我的……」

「不！他絕對不屬於妳！」一道極其冰冷的語音像箭般的射入了他們的耳膜。

「南宮雪，妳醒了？」柳花花大爲尷尬。

紀小翠卻只不經意的瞄住她：「他不屬於我紀小翠，難道屬於妳南宮雪？」

南宮雪沒有看她，她瞪住柳花花，冷冷的說：「放開她！」

柳花花想放下紀小翠，卻聽得她冷聲道：「你不想讓她走了？」

柳花花只好抱住她不放。

「柳花花，除非你自己願意跟她上床，否則你馬上放下她！」南宮雪大聲道：「我南宮雪絕不會獨自離開這裏，你犯不著爲我向她求情！」

她立刻又語氣鏗鏘，堅定得有如東嶽泰山般的補上一句：「除非是你跟我一起走，要不然就是殺死我，否則我永遠不會獨自離開這裏！」

柳花花猶疑了一下，終於放下懷中的紀小翠，紀小翠兩隻手臂卻仍如水蛇般的纏住他不肯放……

柳花花用力扳開她，走到南宮雪面前，苦笑道：「妳何苦一定要跟著我留在這裏？」

南宮雪不肯看他，目光投向面有忿色的紀小翠，大聲道：「紀小翠，只要妳不碰他，我南宮雪答應替妳殺人，絕不食言！」

「我不需要妳替我殺人，」紀小翠卻說：「我只要一個柳花花便夠了！」

南宮雪馬上又道：「但是如果妳不答應的話，我便殺出去，然後向五大門派以及兩大堡舉報，將妳這個蝶戀花邪教踏成平地！」

「妳不管錢香兒死活了？」紀小翠一楞。

「我和她毫無關係，我爲什麼要在意她的死活？」南宮雪冷冷一哂。

「但是柳花花可在意哪！」

「那是他的事！」

紀小翠楞住，隨即冷哼一聲：「妳以爲憑妳一人之力殺得出去？」

「我沒有把握，」南宮雪冷然盯住她：「但是我奉勸妳最好不要逼我，告訴妳一件事，自我出江湖以來，我起碼應該死了百次以上，但是最後我都活下來了，我是個很好運的人。」

紀小翠瞇著長長的眼睫，望了一望她，嫣然一笑：「妳看起來的確像是個幸運的人，雖然我不相信幸運之神會經常眷顧妳，不過若妳那麼有信心，我寧可相信妳，我從不跟好運而又有自信之人鬥。」

「妳很聰明。」南宮雪也瞇著眼瞧她：「怪不得妳可以高踞教主之位。」

一頓，她掠了柳花花一眼：「你看來就不怎麼聰明了，甚至有點笨，你明明知道我南宮雪絕不是個棄友不顧之人，卻偏偏笨得要去求她？」

柳花花苦笑。

「好啦。」紀小翠忽然說：「你們兩個聽著，過一會，便要到祭壇上集合了，你們仍然以仇氏兄妹相稱，不可向任何人洩露身份……」

轉了轉水汪汪的眸子，她想了一下又說：「我也不封你們什麼香主堂主的了，你們就取代金童玉女的地位，我露面的時候，你們便緊隨我身後，保護我的安全，並聽我命令行事，懂嗎？」

南宮雪與柳花花互望了一眼，點了點頭。

紀小翠掩咀打了個呵欠，似乎幾度春風過後極度疲倦，而且此刻早已三更半夜，於是便到床上躺了下來，懶洋洋道：「讓我小睡一下，鐘聲響時記得叫醒我。」

她翻了下身，四肢平躺，毫無忌憚的裸睡在床上，令到南宮雪越來越覺得她的胴體眞是上帝之傑作，美得毫無瑕疵，竟目不轉睛的凝注著她……

紀小翠忽又想起什麼，張口道：「對了，趁這段時間，你們不妨先洗個澡，瞧你們身上一團爛泥，髒得像火伕……哦，那邊衣櫃裏，有衣衫鞋襪，你們先挑著合適的替換，明天我會吩咐營務組的裁縫師爲你們縫製幾套衣服……」

說著，掩咀打了個呵欠，細長而美麗的眼角溢出了一滴疲憊的淚水……

紀小翠那堅挺如筍的胸脯，隨著均勻的氣息，有規律的起伏著，她已恬然入夢。

柳花花與南宮雪則退出臥房，兩人心情沉重的坐在廳中的雕花椅上，他們並未依言去洗澡，此時此刻他們只怕連吃飯的心情也沒有了。

特別是柳花花，南宮雪從未見過他那副樣子，臉色蒼白得十分可怕，平時很令她著迷的瀟洒不羈早已不知跑到那去了。

南宮雪能瞭解他心中的感受——他正陷入極度的痛苦、憤怒，以及徘徊於茫然不知所措的猶豫邊緣，他正在抉擇。

南宮雪靜靜的凝視著他，帶著罕有的溫柔與關注眼光。

她同時心底泛起了一團不解與困惑。

「其實，」南宮雪輕握了一下他冰冷的手，打破了靜默：「這件事並不難解決，咱們現在只需想辦法救出被困在地牢裏的錢香兒，事情便可迎刃而解了，不是嗎？」

柳花花微微一笑，卻是艱澀的苦笑，他低啞道：「用什麼辦法救錢香兒？」

「很簡單，」南宮雪說：「解鈴還須繫鈴人，只要制住紀小翠，逼她放出錢香兒，不就得了嗎？」

柳花花的苦笑更濃。

南宮雪疑惑的望住他：「看守錢香兒的醜九怪只聽命於紀小翠一個人，換句話說，只要逼住紀小翠，醜九怪自然會放出錢香兒，這麼簡單的事，你怎麼想不出來？」

柳花花苦笑著搖了搖頭：「如果事情有如妳所說的這麼簡單，我還呆坐在這

裏幹什麼?」

「我就是不明白爲什麼呀，」南宮雪眨著烏溜溜的眸珠子：「你是否認爲我們無法制住紀小翠?」

「要制住紀小翠不是難事……」

「既是如此，你還猶疑什麼?」南宮雪編貝似的牙齒輕咬紅唇：「莫非，莫非……你捨不得對紀小翠下重手?」

柳花花苦澀一歎：「妳以爲像紀小翠那種人可以用强逼的手段迫使她屈服?如果是這樣，她又何必用錢香兒來挾持我?」

「她或許是個不怕死的女人，世上的確存在著不畏死的人，但……她總怕打，怕痛吧!在這種節骨眼，咱們可以用世上最狠毒、最殘酷的拷打威逼手法，不相信她不屈服!」

「是的，怕打畏死本是人類的天性之一，」柳花花沉聲一歎：「問題是，她早已不是人了!」

南宮雪呆住。

她隨即沉聲一歎。她瞭解柳花花的意思。

「是的，她已不是人，」南宮雪喃喃低歎：「一個敢於殺父弑母的人怎還能算是人呢?」

「妳已經看到了，」柳花花星眸泛起一縷哀痛：「她敢當著我們的面與醜九怪、薛靈芸幹那種事，難道妳還認爲她是人?」

「她不是人，她早已不是人了……」

南宮雪喃喃道：「她此刻心中充滿了仇恨怨懟，她痛恨這個世界，她唯恐天下不亂，她想毀滅這個世界……」

「她其實更想毀滅她自己，」柳花花低啞道：「她知道她自己在做什麼，她要報復，向世上所有的人報復……她，根本已是個變態的人!」

他望住南宮雪，舐了一下乾燥的唇角，低沉又道：「變態的人，其實也就是喪失了人性，什麼可怕的事情都做得出來，而且絕對不怕死，當然更不怕所謂的毒刑拷打，妳明白了嗎?」

南宮雪歎息。

她明白柳花花的意思——一個已經變態而喪失人性的人，無論你用什麼方法對付他都是徒勞枉然的。

——世上最可怕的東西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人!特別是受了創傷而喪失理智與人性的「變態人」!

這種人，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衡量，他根本已不能算是一個人，他是魔鬼，不，實際上比魔鬼還要來得可怕百萬倍!

紀小翠無疑是這種人。

——其實，薛靈芸與醜九怪又何嘗不是屬於這類人?

柳花花痛苦的閉下眼：「紀小翠從小生長在陰暗可怕的環境，不只促使她人格產生缺陷，否定了人生的價值觀，而且也養成了她的精明早熟，她若無萬全把握，怎敢留我們在她身邊?」

一頓，他睜開眼，苦澀續道：「因此，我們絕不能輕舉妄動，我們更不能以正常人的眼光去衡量她，否則錢香兒肯定會遭毒手!」

「照妳這麼說，」南宮雪望住她：「難道咱們就這樣乖乖的聽其擺佈?」

「畢竟我們才到這裏，根本還不太瞭解這個組織的實際情況，若冒險行動，一個閃失使錢香兒喪命，那麼我便再無面目見錢來爺了!」柳花花目露祈求之色：「南宮雪，答應我，在還沒找到如何救出錢香兒的辦法之前，千萬別輕率妄動好嗎?」

南宮雪溫柔的點點頭，她隨即眨眸問：「你就是因爲怕我魯莽妄動，所以才要我先走?」

「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柳花花凝聲道：「我怕妳會受了她們的感染。」

「爲什麼你會這樣想?」南宮雪茫然：「你認爲我是個易於受感染的女人?」

話落，她突然紅著臉低下頭去——她很快想到自己曾因紀小翠與醜九怪，以及與薛靈芸的翻雲覆雨，而致使自己春心大動。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本就是環境下的產物之一，」柳花花語氣深沉：「像蝶戀花這種環境，別說是妳，就是我也恐怕會受不了引誘而把持不住的，所以我希望妳最好能先離開這裏，免得……」

「免得怎樣?」南宮雪偷偷用眼角瞄他。

柳花花沒有回答，只是正色問道：「妳既已明白我的意思，那妳肯不肯先離開，讓我一個人在這裏慢慢想辦法。」

「辦不到!」南宮雪用力搖了一下頭，咬着咀唇說：「不管留在這裏會發生如何可怕的事，我絕不會丟下你一個人先走的!」

柳花花張口欲言，南宮雪立刻冷冷又道：「除非我死，否則免談!」

柳花花只好住口不言——他其實非常瞭解南宮雪的個性，她絕不是個棄友不顧的人，他只不過是形式上的試圖說服她吧。

兩人沉默了下來。

鐘聲仍未响，只有窗外的風聲不絕於耳。

還是南宮雪首先打破沉寂：「你方才有沒有問紀小翠是如何把錢香兒抓來這裏的?」

「我問了，」柳花花目光沉重：「她說是從牛頭角把她抓來的……」

「那，」南宮雪緊接著問：「殺孟東野的兇手是誰?是不是宋不輸?」

「她不肯說，她說到時自然就知道是誰了!」柳花花搖了下頭，忽噫聲問：「妳認爲那個內奸兇手是宋總管宋不輸?」

「不是他會是誰?」南宮雪沉吟道：「我們懷疑的四個兇手——宋不輸、毛小東、錢四海與蔣小石；當初我們認定他們是基於對錢香兒的情愛與手足情而殺死孟東野，事實證明這個假設完全錯誤，因爲錢香兒既被蝶戀花抓來，這表示錢四海是她兄長、蔣小石是她姐夫，在情理上來說不可能做這種事……」

「我也這樣認爲，錢四海不可能對自

己的妹子做出綁架之事，而錢香兒是蔣小石的小姨子，自然也不太可能做出這種事……」柳花花微微一頓，接道：「事實很明顯，剩餘的宋不輸與毛小東，其中有一個必是蝶戀花組織的教徒……只是，我不大明白，妳爲何這麼肯定兇手是宋不輸?」

「直覺。」

「直覺?」

「是呀，」南宮雪含笑說：「難道你沒聽說過聰明的女人的直覺往往準過求神問卦?」

「聰明的女人的直覺或許很靈驗，」柳花花望了望她笑：「問題是，妳是不是聰明的女人呢?」

「你!」南宮雪瞪了他一眼，老大不高興：「我知道你瞧不起女人的直覺，好，不用直覺也行，你想想，那天在金財神賭坊與精武門、孟家莊對峙的時候，其他三個都沒開過口，就只宋不輸一人嘩啦嘩啦的叫個不停……」

「錢來爺不說話，宋不輸身爲大總管，他當然有開口的權利，而且他也有責任說話不是嗎?妳總不能因爲他多言而懷疑他吧。」

「這個我知道，並不是因爲他說話多我便懷疑他，」南宮雪說：「最主要的是，他說話的態度與神情，根本不像是息事寧人的樣子，反而咄咄逼人，神態驕傲，顯然巴不得引起火併似的，從這點來看，肯定他居心叵測，包藏禍心!」

「火併對他有什麼好處?」

「爲什麼沒有，他若是兇手，只要火併，那麼金財神賭坊與精武門、孟家莊必有一方會敗，也許是兩敗俱傷，如此一來，仇恨已結，誰還會再去理會兇手是誰?」南宮雪振振有詞。

「不錯，戰火一開，大家只是全力爭贏求勝，自然不再理會兇手之事，就是想理會也沒那份閒工夫了;」柳花花含笑問：「任何人殺人都應該有個動機與目的，妳能說出宋不輸的動機與目的嗎?」

一頓，他補上了一句：「原先我們懷疑他是因愛慕錢香兒而殺死孟東野，但錢香兒既落入蝶戀花手中，這個懷疑已不攻自破，因爲他若愛錢香兒，難道還把她往魔窟淫穴送?」

「那當然因爲他是邪教教徒的緣故啊，他自然是聽命紀小翠的命令行事啦!」

柳花花不以爲然：「誰都知道他身爲當今天下規模最大、財力最雄厚的『金財神賭坊』的大總管，雖算不上大人物，也可不是小人物，他有這個必要加入這種人厭人憎的邪教組織嗎?」

「那就很難說囉，」南宮雪徐徐道：「事實擺在眼前，大凡加入邪教組織的人，十個有九個都是心理有問題，甚至可以說是『變態畸人』，你敢保證宋不輸外表端正，內心不變態嗎?」

柳花花不敢保證。

這年頭，不，自古以來都一樣，知人口面不知心，誰敢保證外表好看好羨的人心理也一定健全呢?畢竟每個人的遭遇，思想都是不同的啊!

見柳花花不開腔，南宮雪不禁有幾分得意：「怎麼樣，沒話說了吧?告訴你，別以爲女人都是沒腦靠直覺的，哼，除非不是內奸所幹，否則必是宋不輸無疑，我敢這樣斷言!」

「嘩，」柳花花見她這副模樣，沉重的心情被她逗了起來，笑道：「原來妳是南宮鐵咀?」

「鐵咀不鐵咀，以後自然知道，」南宮雪心中其實也只不過是猜測而已，只因爲她瞭解柳花花心情惡劣，於是故意激他，希望他能打起精神，嬌嗔道：「喂!死花花，敢不敢跟我打賭?」

見她說得認眞，柳花花不禁笑問：「打賭?怎麼個賭法?」

「隨你說。」

「不，我不賭。」

「你怕輸?」

「願賭服輸，我豈是怕輸之人?」柳花花淡淡道：「只因爲我從不跟女人打賭。」

「爲什麼?」南宮雪怔住。

「因爲女人是世上最賴皮的動物，所以有人說，若想跟女人打賭的男人肯定會輸得沒褲子穿，而且肯定也是世上最笨的男人……」

「你!」南宮雪嬌嗔道：「我可不是賴皮的女人，這樣吧，不管你賭不賭，如果我輸了，那麼我就……我就……」

南宮雪溜轉著眸珠子，輕咬紅唇，想了一下才說：「如果我輸了，那我就從泰山底下背你上泰山山巔!」

「嘩!」柳花花睜大了眼：「妳可知道泰山有多高?」

「多高?總不會高過天吧!」南宮雪淡淡的睨了他一眼：「我說到做到!」

「好!」柳花花豪興大起：「我就破例跟妳賭一次，若兇手是宋不輸，我不但背妳上山，而且還背妳下山!」

「一言爲定!」

「騙人是烏龜王八!」

兩人居然像小孩般的勾了勾小指。

究竟，他們誰會背誰上泰山?

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有無機會上泰山?他們能逃得出蝶戀花的魔掌嗎?

——他們其實只是在自己騙自己，苦中作樂吧了。

苦中作樂的滋味或許並不太好受，不過對柳花花與南宮雪來說，無論如何也是一種樂趣，至少他們此刻的心情或多或少已經好轉過來，人在心情好的時候，話自然也就多了些，南宮雪眨著眼問：「說到泰山，我倒想起紀小翠說過這裏是什麼山來著?雪山?」

「不，是血山，流血的血。」

「爲什麼會有這麼恐怖的名字?」

柳花花沒有回答。因爲窗外已响起悠悠鐘聲。

* * *

朱罔市的腳步和她的心情一樣沉重。

她慢慢穿過迴廊，走向徐天嬌的房間。

她心中其實一點也沒有把握能規勸徐天嬌回頭——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徐天嬌的加入邪教自也非衞道之士所謂的「誤入歧途」那麼單純。

——世上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其中莫過於一些自命「奉天承運」的衞道之士，他們整天高喊頌揚佛門之「因果關係」，可是一旦發現不良子女時，偏是只講「果」，絕口不講「因」，彷彿那些人天生下來便是壞蛋似的！因此，我們天天可以聽到，甚至見到他們怒髮衝冠、痛不欲生的指責不良子女，至於爲何會有不良子女之「因」，卻是一聲不响，置若罔然。

徐東痴就是這種人。

當他知道自己的女兒加入邪教之時，心中除了痛苦外，還有更多的憤怒——依照他的脾氣，極有可能一怒之下「大義滅親」而殺了徐天嬌。（其實「大義滅親」是天曉得，不過是爲了想保存自己的「顏面」吧了——把「面子」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比天塌下來還嚴重，這也是衞道之士的一大特點之一。）

所以，朱罔市一知道徐天嬌加入了邪教之後，便一直不客氣的批評他那已過了時的「嚴父政策」，强行把他心中的怒火壓抑下來，然後把規勸徐天嬌的責任完全承擔起來，爲的就是避免徐東痴在盛怒之下，把悲劇擴大成爲不可挽回的更大悲劇。

她成功的說服了頑固的徐東痴。

然而，徐天嬌呢？她是否也能說服她？她不知道，她毫無把握。

不過有一點她是知道的，不管能否說服徐天嬌，這件事已不能再拖，再拖便會淪爲不可挽回的地步——所以儘管此刻已是深夜，而且她亦已相當疲憊，她還是要趕快進行這份工作。

遠遠的，她便見到徐天嬌房中的燈火仍亮着，所以她只敲了一下門，徐天嬌便來應門了。

「表姑？」徐天嬌對朱罔市的深夜造訪顯得相當詫異。

「我見妳燈亮著，而我又失眠難寢，所以就來找妳聊聊，」朱罔市溫和的微笑著補上一句：「歡不歡迎我進來？」

徐天嬌冷漠的望了望她，不發一言的側身讓朱罔市進房。

朱罔市神態輕鬆的隨便一坐，瀏覽著房間的佈置，淡淡道：「讓我想想，我已經多久沒有到過妳的房間來了……上次，哦，是妳十八歲生辰那次，嘩！到現在已隔好多年啦……」

徐天嬌沒有接腔，她看來一點想說話的樣子也沒有，只是靜靜的望住朱罔市，柔美的燈光照在她那姣美秀麗的臉龐上，讓人覺得她實在是個十分成熟而迷人的女人，只是眉宇間總好像有那麼一撮令人難以察覺的陰霾，特別是她不說話的時候，那種神情彷彿透露著時下年輕人特有的倔强、叛逆、不滿、驕狂、放任、睥睨……綜合種種的意味表情，說不出的意味表情——一顆小小的眼瞳竟然能裝得下那麼多的表情變化。

眼睛，比咀巴更能說話，有人這樣說過。

可惜的是，絕大多數人聽不出，也聽不懂「眼睛語言」，他們早已習慣於一張血盆大口嘩啦嘩啦的叫得震天價响，口沫橫飛，卻往往是言不及意，不知所云！

徐天嬌的眼神欲訴說些什麼？

朱罔市「聽」到了，而且也「聽」得懂——她也正以凝聚而溫和的眼光望住她。

四道目光在空中相遇，不，是在「說話」——

「表姑，我很痛苦，我很空虛……」

徐天嬌的眼睛「說」。

「我知道……」朱罔市的眼瞳「輕聲回答」：「我瞭解妳，因爲我也曾經痛苦過、空虛過；我眞的瞭解妳，因爲我也曾經年輕過……」

「我闖了大禍，我該怎麼辦？」

「誰都會闖禍、誰都會犯錯，這沒什麼了不起，妳在我眼裏一直是最優秀的、最善良的……」

「誰肯原諒我？」

「我！」

「妳不責怪我？」

「我責怪妳，但……」朱罔市眼神柔和而堅定的「補上一句」：「但我更愛妳！」

「……」徐天嬌那美麗的瞳孔已無法「說話」，因爲它已逐漸泛起一層霧，不，是淚光，淺淺的、薄薄的淚光。

她是個從不流淚的人，至少在她七、八歲的時候便沒有人見她掉過淚，即連她父親徐東痴也沒見過——徐向來教育女兒的方式是「英雄不流淚」、「好漢打爛牙和血吞」。

——這種「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打不長進」的教子方式，實際上造就不了幾個「英雄好漢」，倒是造就了一大片的「京城塡鴨」。

——「塡鴨式打罵教育」不知扼殺了多少莘莘學子的思考與創意能力，更不知摧殘了多少純眞孩子的自卑與人格建立。

朱罔市瞭解徐天嬌的感受，因爲她本身就是在那種環境下長大的，她也有一個霸道而嚴厲的「嚴父」，一直到今天，雖然她父親已作古多時，但偶一憶起，她總會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冷噤！

朱罔市的眼睛也紅了。

終於，她哭著對徐天嬌說：「孩子，哭吧，爲什麼不哭？來，到我懷裏痛痛快快哭一場……」

「表姑！」徐天嬌已哇的一聲撲進朱罔市的懷抱裏，放聲痛哭！

她哭得很大聲，她盡情的哭，完全不像是個冷艷嬌俏的大姑娘，彷彿是個受了無限委屈的小女孩，對著慈母悲切哭訴！

這一哭，終於將她心底深處被壓抑已久的苦悶、焦慮、悲愁、恐懼、痛苦、迷茫、徬徨、失落、不滿、怨懟、憤恨……全都哭了出來！

「哭，孩子，大聲哭，盡情的哭，放聲大哭吧……」朱罔市自己也哭了起來。

她緊緊摟抱着徐天嬌，不住輕拍著她的背脊，像極慈愛的母親見到了失落已久的孩子又驟然重回懷抱，抑不住心中那份激動、喜悅而涕淚縱橫。

這一刹，徐天嬌也彷彿見到了她已死去多年的母親一樣，她一接觸到朱罔市那溫暖的懷抱，她整個人便像冰雪見到和煦的陽光而完全被溶化了——

「是我害死了趙管家，我眞的有動用那筆錢……我將那錢捐到教會……我也沒有懷孕，我和柳花花也完全沒有關係……是教會組織要我這麼做的……我徬徨……我痛苦……我知道，爹其實很愛我，他希望我能做到最好，什麼都要第一，希望我成龍成鳳……我也盡力去做，我也希望能滿足他老人家的願望……可是，我，我做不到，雖然我一直努力鞭策自己……」

徐天嬌喃喃哭語，卻語無倫次：

「……我越想做好，越發現自己實在只是一個具有很多缺點的平凡女人……我越想做好，便越覺得壓力越來越大……可是，爹……他，他一點也不瞭解我……他仍然深切的期望我，使我覺得我是個蠢人……我焦慮、我恐懼、我不安、我害怕……我想反抗，但我又不敢……於是我逃避，我陽奉陰違……但，我又不知該往那裏逃避——逃避父親那冷厲的眼光……我無法逃避……我想到信教，神會幫助我，祂是全能的……我需要神的幫助，只有祂才能幫助我……可，可是……我卻發現那些教會裏的神職人員的面孔……比，比我爹的臉孔還要嚴厲……而且他們的教義口口聲聲說『我有罪』，我不明白，我有什麼罪？我爲什麼有罪？我……我只不過是『無法樣樣拿第一』吧，這也有罪嗎？如果人眞是有罪，那也不能怪我，因爲……因爲並不是我自己願意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即使有罪，也應該怪我父母，是他們生我下來的呀……神，原來並不能幫助我，我反而越來越懷疑，越來越不明白我到底是什麼『東西』……我更加徬徨、疑惑、迷茫、空虛……終於，我加入了『蝶戀花』，妳不必告訴我，我比誰都清楚那是邪教……邪教，但是我卻一點也不覺得它邪，那裏的人，全都和我一樣……大家都脫清光，完全沒有束縛，你可以大聲笑，你可以大聲叫，也可以大聲哭……沒有人歧視你……也許它眞的是邪教，但是我在那裏很快樂……眞的，我很快樂……大家肆無忌憚的苟合交配，其實這才令我眞正有犯罪的感覺，但我卻已無法自拔……其實……我也知道不對，我想回頭，但是教會組織已控制了我……如果讓爹知道，他老人家一定會活活打死我……所以，所以我只好越陷越深……表姑，我該怎麼辦……」

朱罔市沒有回答。

她瞇著淚眼望向門扇——徐東痴正緩緩推開門走了進來。

他那張看來已相當蒼白的臉上也掛着兩串淚痕……

徐天嬌沒有發現他進來，她正埋在朱罔市的懷裏哭泣，口裏不住哽咽呢喃著：「爹，我知道你愛我，我也愛你，但是，我也更怕你……甚至，我也恨你……我十七歲那年，我只不過和一個男孩子多講了兩句話，你便暴跳如雷，當場叱罵我，而且還狠狠摑了我一耳光，大罵我是個『壞女孩』……我是壞女孩？既然你認爲是，那我乾脆就壞下去好了……」

徐東痴喉結吞動，似想說話，但只嚅了嚅咀，卻說不出話來，彷彿喉間被硬物哽住……

徐天嬌仍伏在朱罔市懷裏飲泣哭喃著，也許她已疲憊，也或許她能把隱埋在心底深處已久的秘密盡情吐露，整個人刹時輕鬆了下來似的，竟這樣靠在朱罔市懷中睡著了……

朱罔市摟住她不敢動，她怕驚醒她，徐東痴也靜靜的站立一旁，眼裏有濃深的痛苦與自責——他這時候終於明白，原來自己是個失敗的父親。

這一瞬間，他還同時悟出了一個道理：

——偉人，是要別人來稱頌你才算是眞正的偉人，並非靠自己自誇自讚的，同樣的，一個父親的好壞與否，也一定要得到子女心中的由衷推崇認定才能作準，絕非「朕就是眞理」那種「父要子死，子不能不死」的「教條父親」，可以一手遮天，橫行一世的。

* * *

這世上，永遠存在著那種「朕即是眞理」的人物想一手遮天，橫行一世。

紀小翠正好是這種人。

特別是她現在高坐在祭壇上，你更會覺得她實際上比武則天還威——她身後分立著柳花花與南宮雪那對「新金童玉女」，下兩階則見三大護法、四大堂主一字排開，再下兩階則排立著十個香主，最底層便是蝶戀花教的數百名成員列隊而立。

祭壇上火炬林立，通火光明，照亮了紀小翠身後一幅巨大圖案——紅色的蝴蝶與黑色的花。

也照亮了每個人的臉孔，一張張略帶惺忪睡眼，但卻不失肅穆，甚至還滲有幾分驚詫的臉孔——只因爲除了發生重大事故才有可能在如此深夜集合祭壇。

每個人都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當紀小翠在高高的祭壇上坐定之時，底層的人包括三大護法、四大堂主與十位香主，立刻洪聲高呼：

「蝶飛蝶舞蝶滿天！」

「戀情戀物戀紅塵！」

「花香花滿花人間！」

「教天教地教獨尊！」

聲音响徹雲霄。

然後所有的人都跪伏於地，振聲高喊：「教主天威，我武維揚，千秋萬世，青史流芳！」

南宮雪何曾見過此等場面，不禁想起了那個把文人帽子當尿桶的「流氓皇帝」劉邦，當他登上皇帝寶座的第 人，滿朝文武百官跪伏於地高喊「萬歲」之時，他不禁傻眼曰：「原來當皇帝是這麼威，看下去不見人，只見一大堆翹得半天的大屁股在你眼前直晃動，眞過癮！」

——現在，你大概知道爲甚麼自古以來有那麼多人拚死拚活想當皇帝了吧。

「口號」呼叫完畢之後，便見一列人抬著十幾具屍體進來，整整齊齊的排列在祭壇下面。

屍體共有十九具之多——除了「政變」被殺的七個之外，另外十二個便是「病刀」楊雄，以及追殺楊雄卻被南宮雪與柳花花狙殺身亡的韋香主一行人。

當屍體擺放好之時，人羣中立刻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

「肅靜！」蕭護法開聲大喝。

人羣立刻安靜了下來。

但是每個人臉上驚疑之色卻未消失，甚至有部份人一臉悲憤之色！

「各位弟兄！」蕭長滾的聲音渾沉有力：「今天的緊急集合是有兩件重大事情要告知諸位。第一件事是：敵人楊雄已伏誅斃命，韋香主不幸殉難。」

場中一片靜默。

蕭長滾昂立階上，目射精光，洪聲又道：「第二件事，『太湖三狠』三大護法，以及第二堂倪堂主、第三堂孔堂主、第六堂孟堂主、第八堂王堂主等四大堂主，因陰謀刺殺教主……」

話聲未完，底下陡然騷動了起來。

顯然，第二件事是令他們感到相當震驚之事。

「肅靜！」蕭長滾冷喝一聲。

全場立刻鴉雀無聲，顯然蕭護法在教中不僅地位高，而且甚有威嚴。

蕭長滾續道：「教主乃天命所賜，任何人胆敢冒犯天威，必是殺無赦！」

「現在，」他接著沉聲說：「奉教主之意旨，本護法鄭重宣佈本教之人事調動，韋香主之缺由第二十一班班長林建宏遞升，第二堂倪堂主之缺由第五堂香主高向天遞升，第三堂孔堂主之缺由第四堂香主陸九重遞補，第六堂堂主……」

當蕭長滾把人事命令發佈完畢之後，忽見一孔武有力的黑面大漢出列，彎身抱拳道：「屬下第三十七班班長洪平有事啓稟教主！」

「說。」紀小翠淡淡的回了一個字。

洪平人大聲音也大：「啓稟教主，屬下認爲這次人事調動極爲偏頗，有失公平……」

話聲未完，他突悚然變色——一條矯捷的身影帶著一抹冷厲的刀光，自階上疾撲而下！

動手的是蕭護法。

他的個子沒有洪平高大，樣子看起來也沒有他孔武有力，但是他的身手與刀法顯然要比洪平來得快速而高明得多——儘管洪平一見到蕭護法劈刀而來，立刻旋身拔刀，仍然慢了一拍。

他那張黑臉已一分爲二，從腦心到下巴，被蕭長滾無情的劈成了兩半。

腦血激濺，洪平連聲哀號都來不及發出，高大的身子已仆跌於地！

蕭護法看也不看他，高舉著仍沾滿血漬的刀鋒，冷冷喝叫：「從現在開始，若誰敢抗命，或是懷疑命令，格殺勿論，洪平就是個例子！」

人羣中立刻又騷動了起來！

但聽有人高聲喝叫：「第三十七班的弟兄們，我們要爲洪班長報仇！」

立刻又有人應聲：「我們要爲死去的三大護法、四大堂主復仇！」

「不公平！不公平！他們排斥我們，我們要反抗！否則我們遲早會被消滅！」

「弟兄們，上！」

人羣中，已有數十人撲向蕭長滾。但那些人立刻被一大堆人包圍住！

一場內戰，馬上展開！

刀光劍影。

血肉淋漓。

有一小撮人衝出人牆，衝向祭壇，高喊著：「打倒女教主，殺死女暴君！」

可惜的是，沒有一個人能衝到祭壇上面，全都在蕭護法那一關便魂歸離恨天矣；有幾個撲上了石階，但也都被嚴陣以待的堂主與香主們擊殺斃命。

混戰持續了相當時間。

紀小翠高坐金交椅，動也不動，透視黑紗，可以發現她那張姣艷的臉孔上居然還泛起一絲笑意，彷彿在觀賞著一齣精采的武打京戲似的。

南宮雪暗暗佩服她的鎮靜功夫，同時也爲她的冷酷無情感到心寒。

柳花花似是想起什麼，俯身在紀小翠耳邊焦灼道：「小翠，哦，不，啓稟教主，請問薛靈芸她在不在那裏面？」

紀小翠淡淡道：「放心，你沒看到那裏面一個女人也沒有嗎？本教所有的女教徒都是絕對支持我的，這種鬥爭大會我必然不會讓她們出席……」

「爲什麼？」南宮雪身爲女人，頗感好奇，「是不是女教徒的武功都比較差？」

「這倒不是，現在的女人在各方面都不輸男人，武功好的女教徒大有人在：」紀小翠緩緩道：「最主要的是，我認爲女人比男人高貴，女人比男人值錢，所以我不願見到女教徒有所傷亡，男教徒嘛，無所謂，最好全部都死光……噢，不……」

她忽側首向柳花花嫣然一笑，補上一句：「全世界的男人都可以死，唯獨你不能。」

柳花花苦笑。

「爲什麼他不能死？」南宮雪不明白。

紀小翠卻答非所問，說了一句更令南宮雪茫然忡怔的話：「就憑妳這一句話，我已經可以相信他的確沒有跟妳上過床。」

南宮雪紅了一下臉。

紀小翠又說：「如果妳跟他上過床，那麼妳自然會捨不得他死了。」

南宮雪的臉更紅。

她假裝不在意的目視着祭壇下面的格鬥廝殺，眸角卻偷偷的溜向柳花花。

居然，柳花花也滿臉通紅。

——會臉紅的花花公子大概比不吃魚的貓來得更令人驚訝吧。

魚和貓那個厲害？

這是不能比較的問題，因爲一個在水裏，一個在陸上，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環境裏，如何比較？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魚若在水裏，貓肯定是奈何不了魚，但若到了陸地，那就慘啦，不必等貓來吃，魚兒便告一命嗚呼矣——這情景，就和那兩幫人馬一樣。

那幫起哄造反的「失勢派」，平時勢力並不過於「當權派」，只因爲他們的頭兒——太湖三狠和四大堂主被殺，就好像上了陸地的魚兒一樣，很快便潰不成軍，死的死，傷的傷，剩下沒死沒傷的，也都跪地繳械，哀聲求饒了。

一場「狗咬狗骨」的流血鬥爭終於結束。

但，一場殘酷無情、令人髮指、令你頭皮欲炸的屠殺行動才正要開始哩。

眞誠感動　化醜爲姸

「造反派」的人數不少，而實際參予造反行動的絕不會少過兩百人，死或傷的已超過泰半，僅剩的活口降卒約莫仍有六、七十人之多。

他們全都俯跪於祭壇下面。

不久之前，他們個個仍龍精虎猛，氣焰沖天，在「造反有理」的旗幟下，大有今日看我之霸王氣概，但現在個個垂頭喪氣的跪低著，活像離了水面的魚兒，正等著貓老爺前來大享一餐。

那些站立一旁，虎視眈眈的勝利者便是貓老爺，而紀小翠無疑便是「貓王」，很多人以爲貓不同於老虎，是溫良馴善的小動物，其實你只要見過牠戲弄垂垂欲死的老鼠時，或許你會認爲牠實際上是一種極爲殘忍而又「不人道」的動物之一——貓戲老鼠的本領是一等一，不知牠戲弄「魚兒」的本領又如何？

「啓稟教主，」蕭護法躬身抱拳，大聲道：「叛逆已清剿完畢，投降歸順的叛徒請教主發落。」

「很好，」紀小翠目光緩和的望住他：「依蕭護法之見該如何處置他們？」

蕭長滾回道：「依照先教主之慣例，叛徒若能及時回悟，本着上天有好生之德，宜網開一面，給予他們重新做人之機會，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恭候教主聖座降旨懲罰叛逆。」

紀小翠語音冰冷：「叛逆本屬罪大惡極，不可饒恕，只因爲老教主仁慈寬厚，故不能收嚇阻之效，才會發生今天之叛變事件……」

一頓，聲音更冷，更沉：「本座決定不依先教主之慣例，我有我的一套，蕭護法，你即時將那些叛徒排列組合，並予編號。」

「是。」

蕭長滾一聲洪諾，上司管下屬，下屬管畚箕，隨即轉身命令道：「值日堂主何在？」

「屬下第一堂堂主黃百步聽令！」值日堂主是個高而瘦的中年漢子。

蕭長滾發令：「即刻將叛徒集合列隊，並報上編號。」

「是！」

值日堂主黃百步立刻將那些跪伏於地的叛卒整編列隊，不過須臾，便已呈報上來：「啓稟教主，叛徒業已編隊完畢，編號由一至七十二。」

「很好，」紀小翠冷冷道：「立即呈上一個有七十二個編號的籤筒上來。」

「是！」

黃百步旋即轉身，大聲道：「值日堂主立刻呈上內有七十二個號碼的籤筒。」

今天的值日香主是第七堂簡理良，他接令後，隨即又命值日班長蔡豐生取籤筒——教主、護法、堂主、香主、班長，逐級而下，由此看來「蝶戀花教」堪稱組織龐大而嚴密。

任何廟宇神殿都有求神問卦的籤筒，蝶戀花教自然也有，因此籤筒很快便被呈上來——通常籤枝多達一百號以上，目前只需七十二號，因此不須改裝製作，現成便可即用。

南宮雪和柳花花不明白紀小翠究竟要籤筒何用，心中頗感納罕。

他們很快便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紀小翠忽然對蕭長滾問道：「蕭護法，你的流星十字鏢一次可發射幾枚？」

「啓稟教主，五枚。」

「很好，」紀小翠忽對南宮雪道：「仇九，妳抽出十個號碼出來。」

南宮雪呆呆站着——她一時竟忘記「仇九」便是自己。

幸好柳花花猛朝她打眼色，她才會意過來，立刻應了聲「是」，便下階從籤筒中抽出十枝號碼。

「什麼號碼？」紀小翠問。

南宮雪回答：「啓稟教主，是五、九、十八、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六、五十、五十五、六十二以及七十號等十個號碼。」

「好，」紀小翠冷冷道：「被抽中的十個人立即出列，仇九妳數到三，然後那十個人立刻逃跑，蕭護法立即射出流星十字鏢；依照機會，那十個人當中應該至少有五個可以活下來，懂我的意思嗎？」

原來，紀小翠在玩「死亡遊戲」！

——她果然是隻殘忍的「貓」。

其實殘忍的不是她，當她講明「遊戲規則」之後，底下竟然歡聲雷動，大聲叫好！

南宮雪心裏很不是滋味，她不明白紀小翠爲何一定要她來發號數數？她想拒絕，但礙於形勢，也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承接了下來：「準備，一……」

但她只數了一個「一」便數不下去了，因爲她看到那十個不幸中籤的叛徒個個一臉驚惶之色，全神靜待南宮雪的「三」字，那模樣說有多可憐的便有多可憐，簡直比虎口下的羔羊還要令人悲憐！雖然南宮雪與敵交手心狠手辣，殺人像殺豬，但那是搏命，不得不如此，像這樣帶有「變態殺戮」的殘酷屠殺，她心中實在不忍——她本就是個外冷內熱的女人。

所以，她只數了一個「一」字便數不下去了。

全場鴉雀無聲。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她。

南宮雪的喉嚨似被哽住。

她眞的不忍數下去！

但，那十個人突然四散而逃！

顯然，由於南宮雪延誤數數，以致神經質的飛身而逃，其餘九個人自然也成了驚弓之鳥，立刻跟著逃命！

這當中，蕭護法已如鬼魅般的騰身掠起，口中如焦雷般的大喝一聲時，五枚金光閃閃的十字飛鏢，已如流星般的激射而出！

頓見五道血箭伴着五聲厲嗥慘叫激噴而起——蕭護法的流星十字鏢命中率竟達百分之百！

衆人轟然叫好。

「重來！」紀小翠卻極爲不高興，冷聲道：「仇九並未數到三便有人偷步，不算，重來！仇九，妳再抽出五個號碼，重新再來過！」

南宮雪呆了一呆。

如此一來，那僥倖逃過一劫的五個人豈非要再遭受一次慘無人道的「死亡遊戲」？

南宮雪眼中有憤怒。

她瞪視著紀小翠，她幾乎就要衝上去一把捏死她——要不是柳花花猛遞給她祈求的眼色的話。

她長吸了一口氣，又抽出了五個號碼。

這一次，她終於狠下心數到三。

這次也不例外，死五個，活五個，而且歡叫聲也幾乎震破屋頂。

殘酷世界！

——一大堆「不是人」的人正在玩着「不是人的遊戲」！

七十二個人，本該抽七次籤，但一次「補數」，所以總共抽了八次，每抽一次，南宮雪的心裏便哭泣一次，她心中也在吶喊一次：「世上到底有沒有神？如果有，爲什麼要讓這種人活在世上？神？誰說世間有神？就算有，那肯定也不是慈悲的神！」

每抽一次籤，每數一次「一二三」，便見五個人喪命，雖然射鏢的人是蕭護法，但南宮雪總覺得自己是個劊子手，好幾次她幾乎忍不住想摔掉籤筒，然後一劍刺破紀小翠的咽喉！

但，只要她一見到柳花花那哀求的眼神，她只好強自忍了下來，她知道他其實也是非常憤怒，只因爲他投鼠忌器，不忍錢香兒被汚辱而死。

南宮雪非常難過、痛苦，她也知道柳花花一定比她更難過，更痛苦——他本就是個極不喜歡殺人的人，他甚至有點「婦人之仁」。

但是，蝶戀花那些人，除了被當「鏢靶」的可憐蟲之外，其餘卻神情極爲興奮，又吼又叫，每當蕭長滾的流星十字鏢奇準無比的命中目標時，更引起瘋狂喝采，個個興奮亢然。

終於，八次籤抽完，一次死五個，八次共死四十個，一個也不少，仍剩三十二個僥倖不死之叛徒，但紀小翠仍不肯放過他們——她將他們重新整隊編號，然後一次抽出兩個，命他們赤手肉搏，一直到一方斃命之後，勝者方可活命。

標準的狗咬狗骨，自相殘殺！

而且，這種情況下，也最能激發出人類最原始的獸性，爲了生存，他們當然盡力搏殺，雖然在短短之前彼此還是「親密戰友」。

狗咬狗骨一咀毛，人搏人呢？難道會比狗更高級、更斯文？

不會，當然不會！

事實證明，人雖比狗聰明，無疑也比狗殘忍萬倍——其實人本就是世上最殘忍的動物！

至少，就拿蝶戀花這個組織來說，恐怕再也找不出比他們更殘忍的人了！

在搏殺之前，紀小翠不知是認爲「危險期」已過，還是爲了想「共樂」，已命人敲鐘集合組織中所有的女教徒前來觀賞。

當那些女教徒們全都湧到之時，南宮雪和柳花花大吃一驚，他們萬萬想不到女教徒的人數竟然要多過男教徒！放眼一片黑壓壓，鶯鶯燕燕，脂粉紅袖，令人眼花撩亂。特別是她們在觀賞血淋淋的搏殺之時，神情之激奮，吼叫聲之亢揚，無不比男教徒有過之而無不及！

她們，有少有老，有年輕貌美與徐娘半老，盡皆粉拳緊握，杏眼圓睜，拉開喉嚨尖聲大叫：「加油！加油！打死他！打，用力打！打死他！」

居然，還有如此令人不堪入耳的「加油聲」：「喂！矮仔，踢爛那個肥佬的『鳥蛋』，老娘幫你『吹簫』！對！對！抓破它……」

鳥蛋、吹簫，對南宮雪來說，當然是「奇怪而又陌生」的字眼，她自然不懂，但是她見到全場掀起十分淫邪的穢笑聲，她忍不住心中在歎息：原來，世上不僅有壞男人，還有更多的壞女人！

南宮雪心中還泛起一絲哀憐悲憫的痛苦，她實在已看不下去——在這一刻，她委實懷疑做爲一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在那裏？

她憤怒的瞪住紀小翠，她已忍不住想一劍刺穿她那居然還帶著微笑的唇角，幸好柳花花在這時顯然也在壓抑不住心中的憤怒，他俯身在紀小翠耳邊咬耳道：「妳如果不立刻停止這慘無人道的遊戲，我……」

「關你什麼事？」紀小翠冷冷打斷他的話：「愛看的便看，不看便閉上你的眼，而且，最好也閉上你的鳥咀，這裏沒有你說話的餘地，別忘記，你們兩個可是仇氏兄妹，本座的『金童玉女』哪！」

她冷冷的掃視了南宮雪與柳花花一眼，聲冷如刀：「怎麼？你們悲天憫人？那麼便一劍殺了我吧，要不然你們便給老娘乖乖的站在那裏！」

南宮雪只好憤然轉過臉去。

柳花花急忙搖頭！

南宮雪已手按劍柄！

「我警告你，柳花花，」紀小翠似乎也被激怒：「這個世界對我來說，我活不活都不要緊了。死對我來說更是求之不得之事，你最好不要惹惱我，否則我首先命醜九怪先強姦了錢香兒再說，看你拿我怎樣？」

柳花花噤若寒蟬，默不作聲！

此刻全場已進入瘋狂狀態，每個人都在嘶聲大吼，又叫又跳，聲浪震天，也沒有人注意祭壇上紀小翠與柳花花的對話，就算注意，也根本聽不到他們在說什麼。

南宮雪實在已忍耐不住，她瞪視著柳花花，說：「錢香兒究竟和你有什麼關係？爲什麼爲了一個錢香兒，你肯如此的聽她頤指氣使，活像一個龜孫子？」

柳花花痛苦的低下頭。

南宮雪發現自己措詞過於鋒利，連忙低聲道：「對不起，我無意刺傷你，我只是不明白……」

「還是讓我來告訴妳吧，」紀小翠冷笑一聲，截口道：「他之所以這麼關心錢香兒，因爲錢香兒就是錢來爺的女兒，而錢來爺就是他的師父，妳懂了嗎？」

南宮雪驚呆住！

她吃驚的望住柳花花：「她說的可是眞的？」

柳花花苦笑着點了下頭。

「現在妳明白了吧，錢香兒實際上就是他的師妹，爲了不使他那如花似玉的師妹遭到世上最醜怪的男人的蹂躪，他只好像龜孫子般的聽我指使啦！」紀小翠冷冷的掃視著南宮雪：「趁這個機會，我順便警告妳，妳最好別對我橫眉豎目，惹惱了我，老娘乾脆命他剝光妳的衣服，綁在下面，讓大家跟妳銷魂！」

南宮雪咬牙切齒！

「妳不相信還是不服氣？」紀小翠冷睨着她：「不管妳跟他是什麼關係，難道妳認爲妳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會勝過錢香兒？」

南宮雪啞口無言。

紀小翠卻得意的嬌笑起來。

南宮雪這時候終於明白柳花花爲何如此不遺餘力的爲錢來爺偵察「孟東野命案」了，也明白柳花花爲何如此在意錢香兒的生死了，但是她卻不明白柳花花爲何始終不肯透露他與錢來爺之間的關係？師徒關係本就極爲平常而又名正言順之事，有什麼好隱瞞的呢？她更奇怪錢來爺與柳花花之間看起來根本不像師徒的樣子，無論是錢來爺對他說話，或是柳花花對錢來爺說話，都表現令人詫異的「怪且狂」，爲什麼？

南宮雪還想到，江湖中人似乎絕少人知道柳花花的師門來歷，紀小翠爲什麼知道？是不是柳花花告訴她的？他如果肯告訴她，又爲何不肯告訴自己？

她同時覺得很奇怪，錢來爺要柳花花娶錢香兒，柳花花堅持不肯，以世俗的眼光看來，他豈非相當不懂得「尊師重道」？但若說他不尊師，爲什麼錢來爺來找他解決「孟東野命案」時，他跑得像飛的一樣，馬上跟著錢來爺回金財神賭坊？而且，當他碰到關鍵著自己身敗名裂的「徐天嬌逼婚」時，他仍然一心要先幫錢來爺解決「孟東野案件」，把自己切身之事放在其次？

眞奇怪。

南宮雪想不通。

她這時候終於明白柳花花爲何要她先離開這裏了，他除了怕自己被這裏的邪佞環境「汚染」之外，其實更怕自己因一時憤怒而殺死紀小翠，那麼錢香兒便會遭受到悲慘的命運了。

柳花花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南宮雪瞭解他的感受。

她很同情柳花花，因爲他本不是個容易被人要脅的人。

當南宮雪把目光投向他時，她隱隱見到柳花花那雙一直令南宮雪心醉的星眸裏，閃着一層薄薄的淚光。

她忍不住伸過手去握住他冰冷的手掌，低聲道：「我會克制自己。」

柳花花朝她微笑。

紀小翠則嬌聲大笑——她知道她不僅制服了柳花花，而且也成功的制服了南宮雪！

她忽然站了起來，舉起雙手大聲道：「各位親愛的兄弟姊妹！」——居然有如此肉麻的開場白。

全場都安靜了下來。

搏殺打鬥也停止了下來。

紀小翠像女皇般的掃視着衆人，語音忽然變個出奇的溫柔而嬌甜：「本座的『新金童玉女』仇氏兄妹爲助大家之興緻，願意露幾手功夫給諸位瞧瞧！」

全場立刻歡聲雷動。

南宮雪與柳花花驚愕的望住紀小翠——他們再也不敢用憤怒的眼光看她了。

紀小翠嬌聲續道：「叛徒還有二十五個，本座特別給你們一條絕佳的生路，讓你們共同聯手，而且手持兵刃，只要能贏得了他們兩個其中的一個，那麼你們便可以生存下來！」

大家立刻鼓噪了起來——一比二十五，可不是好玩的哪！

紀小翠竟還補上一句：「金童或玉女隨你們挑選，而且他或她是空手對付你們的！」

全場更噪。

但那僅剩的二十五名叛徒則面露喜色——二十五人手持刀劍共同對付一個徒手之人，難道不能取勝？莫非這對「金童玉女」眞是天上觀音菩薩身側的金童玉女不成？

特別是，南宮雪與柳花花經過一場雨淋泥濺，看上去不僅不起眼，而且十分狼狽，因此那二十五名叛徒有一人大聲回道：「啓稟教主，屬下待罪之身，不敢擅自挑選，還請教主明示。」

——其實他們心中認爲無論是「金童」或「玉女」，肯定能把他或她劈成稀爛，因此故作大方，希望能搏取紀小翠之歡心，最終能寬恕他們。

紀小翠很開心的望了望柳花花與南宮雪，淡淡問道：「你們兩個，誰下去？」

柳花花沒有說話。

因爲南宮雪已搶着說：「我去！」

「不，南……九妹，」柳花花立即說：「還是愚兄去吧。」

「八哥，」南宮雪望住他：「放心，那些人還難不倒我……」

「我知道，」柳花花低聲道：「折騰了一整夜，妳只怕已疲憊，還是愚兄……」

柳花花話落一半便倏然住口，因爲南宮雪已飛身躍下祭壇。

南宮雪未沾地，已一腳踢飛了一個撲身而來的持刀大漢！

全場立刻又恢復了聒聲震天！

一場以多欺少，以刀劍欺徒手的廝殺立即展開！

＊　＊　＊

憑心而論，柳花花與紀小翠其實早已心中有數南宮雪必贏，無論如何那班叛徒最終仍難逃一死。

南宮雪與柳花花也相當明瞭紀小翠

的用意——她除了想藉此知道南宮雪與柳花花是否已經完全聽命於她，最重要的她更想趁此向所有教徒展示自己的實力，讓他們瞭解到「新金童玉女」的厲害，因而不敢生異心。

南宮雪沒有讓紀小翠失望。

——她以最詭異的手法、最快速的身形、最短的時間內擺平了那二十五名「亡命之徒」！

用「亡命之徒」來形容那二十五個叛徒再貼切不過了，因爲他們除了擊敗南宮雪之外別無生路，所以他們個個都豁了出去，比亡命之徒還要亡命，結果，他們也都亡了命！

全場鴉雀無聲。

個個都瞪大了眼，彷彿見到了鬼似的，竟全都嚇得說不出話來——他們不敢相信，一個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女人，竟能在不到盞茶工夫徒手擊敗了二十五名如狠似虎的亡命之徒！

這本領可大了！

所以他們都被嚇呆了，包括蕭護法那七個參予狙殺事件的護法、堂主們——他們雖見過南宮雪一口氣殺了「太湖三狠」，但萬萬沒料到她的武功竟高得如此出奇，因爲南宮雪不僅安然無恙，而且還一副游刃有餘、氣定神閒的樣子。

憑心而論，那些亡命之徒的武功或許平凡了些，但也都不弱，而南宮雪被逼上梁山，也只好施出冷酷無情的殺招，她的眞正目的除了自保之外，其實是爲了「取信」於紀小翠。

——當她瞭解柳花花與錢香兒的關係之後，她便同意柳花花的「忍耐策略」。

忍，本就是一件令人極爲難過而痛苦之事，對年輕人來說尤其是，而南宮雪只有二十一歲，是個不折不扣的年輕人，當然忍耐功夫不會太好，她實際上還是個頗爲高傲的女人，但爲想辦法救出柳花花的師妹錢香兒，她只好強迫自己忍了。

她做得相當不錯。

她不僅依照紀小翠的意思，毫不留情的格殺了那二十五名叛徒，而且之後還恭恭敬敬的朝紀小翠躬身抱拳，恭謹道：「啓稟教主，屬下仇九蒙教主天威，業已誅殺叛孽！」

「很好，」紀小翠高興得不得了，笑著招手道：「快回到本座身邊來！」

「遵命。」

南宮雪俯首應了一聲，也不拾級而上，幾丈高的祭壇，竟飄身而上。

這等俊美絕頂的輕功，立刻又震驚全場，全都傻了眼！

南宮雪躍至紀小翠身邊之後，立刻對着下面的教徒們大聲道：「大家聽著，從今以後，若有誰敢生叛逆之心，或是胆敢不服教主聖座之教喻，我仇氏兄妹必然手下不留情，格殺勿論。」

全場教徒立刻伏身跪地，洪聲唱諾：「教主天威，我武維揚，千秋萬世，青史流芳！」

紀小翠開心得不得了，她遞給了南宮雪一個滿意的眼光。

柳花花則有感激之色。

＊　＊　＊

叛徒已全部被誅滅，但「節目」仍未結束。

這時，忽見廣場中燃起一個大火堆，火堆上架上一個奇大無比的大鐵鍋。

然後便見數百名男女教徒手拉手，圍成一層層的好幾十個圈子，繞着大鐵鍋慢慢轉動，一面齊聲唱著——

我是蝶來你是花
是非苦惱擺一邊
蝶兒風流頂瀟洒
戀戀紅塵空餘恨
花蕊嬌心多芬芳
教使我你銷魂共
徒讓神仙歎弗如

歌聲高昂而激奮，響徹雲霄。

這當中，只見有兩個大漢把屍體搬到人圈裏，一具具擺到大鐵鍋旁。

南宮雪大驚失色：「教主，他們幹什麼？」

紀小翠淡淡一笑：「他們在煮『人鞭湯』。」

「人鞭湯？」南宮雪聽不懂，卻見柳花花面色鐵青，眼中幾乎要噴出火來，不禁呆楞住。

「人鞭湯妳不懂？」紀小翠格格嬌笑：「從這點看來，我相信妳絕對不會和男人上過床，否則妳就會知道所謂『鞭』，便是男人那根話兒啦。」

「天！」南宮雪忘記了該臉紅，她猛吸了一口氣，只覺頭皮發炸，胃裏抽搐，顫聲問：「爲甚麼要煮那種湯？」

「湯當然是要來喝的啦，」紀小翠嬌笑着說：「之所以要煮那種湯，自然是『以形補形』啦，無論是男人或女人，喝了那種湯，當然精力大進，勇不可擋，一日玩上幾回不成問題，妳懂了嗎？」

南宮雪沒有回答。

她回答不出來——她早而轉過臉去，用力捂住咀，兩眼露出極其恐怖、驚懼之神色。

柳花花立刻把她攬入懷裏，咬牙道：「紀小翠，妳到底還是不是人？」

「不是，我早就不是人了。」紀小翠卻若無其事道：「人有甚麼了不起？做人又有什麼好？你知不知道，這年頭，有很多人寧願跟狗做朋友，也不願與人打交道，告訴妳，當年梁山泊的強盜土匪還不是做人肉包子？人家還稱他們爲『英雄好漢』，而且還被朝廷招安封官賜爵，爲什麼我不能煮人鞭湯？」

柳花花氣得猛挫牙。

紀小翠冷冷接道：「其實，比起來，我可要比他們仁慈多了，他們是把活人生劏做成肉包，我則是『廢物利用』，不過把佛家所說的『臭皮囊』加以充份利用吧了。再說，現在的人，把活生生的虎啦、鹿啦、蛇啦……硬生生打死，然後取其鞭釀製成上等補酒，比較起來，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吧了，不是嗎？」

南宮雪已蹲下身子，一口一口的把胃裏的所有東西全吐了出來。

柳花花連忙一面輕拍她的背脊，一面掏出手帕替她拭咀……

紀小翠則繼續說：「我們除了煮人鞭湯之外，另外的精肉則灌製成香腸、火腿、蠟肉……骨頭則泡製高粱酒封罎成『人骨大補酒』……」

南宮雪已經哭了起來。

——她好像記得在紀小翠房中有吃過幾塊香腸什麼的，而且喝的酒也好像怪怪的。

連柳花花也蹲下來猛吐了。

「瞧你們這副模樣，」紀小翠似是甚爲惋惜的說：「看樣子喝過人鞭湯之後的『天地大交歡』，可能也會令你們連胆汁都吐得精光。『天地大交歡』你們懂吧？就是本教最出名的集體大交配……」

「教主，」南宮雪雖然又驚又怒，但她還是忍了下來，「屬下不過第一天剛到，一切還不習慣，是否能讓我倆先行退下？」

紀小翠似是見她語氣謙遜，居然點頭道：「好吧，妳方才表現得很不錯，今天就到此爲止，反正日後機會多得很，妳慢慢會習慣的……再說明日午夜還有本教一個月一次的『朝聖大團拜』，各地『外教徒』一早便會絡繹不絕的湧到血山總部來，我今天也累了，應該早些休息，免得明日沒精神……」

南宮雪與柳花花如釋重負。

歌聲卻正嘹亮，鍋裏的湯也正滾着。

＊　＊　＊

徐天嬌醒來的時候，大吃一驚！

她吃驚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她發現她竟睡在她父親懷中。

第二，她發現她父親正注視着她。

第二個原因比第一個原因令她吃驚，因爲她非常清楚的看見她父親的眼神裏，竟然不見平日那抹令她心驚胆顫的冷厲。

相反的，還出奇的和藹慈祥！

不只如此，他那張平日非常嚴肅的臉上居然還浮起一縷令人難以置信的微笑。

徐天嬌以爲自己認錯人了。

眼前的人眞的是自己的父親？

當她確定徐東痴眼中不但毫無冷厲之色，而且還充滿著難以言喻的關注、慈祥、摯愛，甚至還有幾分自責、悔恨與祈求之時，徐天嬌再也忍不住淚如泉湧的撲進他懷裏：「爹！……」

「孩子！」徐東痴老淚縱橫，緊緊摟住愛女，喃喃道：「原諒爹，是爹害了妳……」

「不！」徐天嬌痛哭失聲：「是女兒對不起你老人家，爹，你打我吧，你罵我吧，我不是你的好女兒，我不是……」

「是！妳是爹的好女兒，永遠都是！」徐東痴啞然哭道：「孩子，妳累了，妳睡吧，小時候，妳就是經常在爹懷中睡著的，不是嗎？」

徐天嬌緊緊抱住父親，哭得像個淚人兒：「女兒做出了對不起你老人家的事……」

「過去的讓它過去，」徐東痴扶住她的肩，輕拂着她微亂的鬢髮：「過去的，無論誰對誰錯，都讓它過去，讓我們重新再來，爹保證一定會成爲妳的好父親……」

徐天嬌沒有說話——她的喉嚨早已被過多的激動、喜悅，還有滿滿的懺悔哽住了。

這一刹，她覺得她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父女抱頭痛哭。

一旁的朱罔市與賴不給也滿眶喜悅之淚。

驀然，徐天嬌掙脫徐東痴的懷抱，衝到書桌上取出一把鋒利的匕首，賴不給眼明手快，一把奪下她手中的刀，吃驚道：「天嬌，妳想幹什麼？」

徐天嬌忽然挽起衣袖，赫然露出令人驚心的「蝶戀花」紋刺，她一臉堅毅之色：「爹，我要割去這個標誌！」

徐東痴怔住。

朱罔市上前說：「天嬌，割去這個標誌，豈非要失去一塊皮肉，日後會留下一個疤，而且還十分疼痛哪！」

「我不怕痛！」徐天嬌語氣堅決道：「縱使留下再難看的疤，我也要除去這醜陋的標誌，今日是，昨日非，天嬌從現在起要堂堂正正的做個徐家的好女兒。」

「好！好！妳果然是爹的好女兒！」徐東痴激動道：「孩子，妳忍耐一下，爹幫助妳！」

徐東痴接過賴不給手中的匕首。

徐天嬌平靜的平伸手臂……

＊　＊　＊

當徐東痴滿頭大汗的爲女兒包紮好傷口時，他忍不住喜極而泣：「天嬌，妳永遠是爹的天之驕子！」

徐天嬌腕臂上那個標誌已割除，她也已從歧路上回頭，浪子回頭金不換，但是，「蝶戀花」那個邪教組織肯讓她回頭嗎？

當然不會！

「蝶戀花」控制教徒，手段之嚴密冷酷，二三十年前便已轟動江湖，它怎肯輕易放過徐天嬌？

那，徐天嬌該怎麼辦？

＊　＊　＊

「怎麼辦？」當南宮雪見到紀小翠脫得一絲不掛睡倒床上，嬌鼾大作時，便拉着柳花花到臥室外，面色凝重問道：「死花花，你說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柳花花只是苦澀一笑，並未作答——這個問題關鍵其實很簡單，只要能救出錢香兒，那麼一切問題都不成了問題。

南宮雪其實也知道自己提出的問題誠屬多餘，問了等於沒問。

柳花花腳步沉重的踱到窗口，推開窗外，一股冷風迎面撲來，令他感到一陣寒意，但卻吹不去他胸中的悒鬱陰霾……

南宮雪走到他身邊，用力吸了幾口冷冽而新鮮的空氣，但是祭壇那邊隱隱傳來的歌聲，卻又令她想把剛吸進去的空氣都吐回去……

窗外一片漆黑。

天將亮未亮。

南宮雪輕歎了一口氣：「世上爲何會有這種邪教存在？」

柳花花苦笑：「有白就有黑，有正就有邪，世上既有這麼多的名門正派，當然也就有奇形怪狀的邪教產生，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這麼說，」南宮雪望住他：「如果世上不存在正教，是否便沒有邪教存在？」

「我不知道，」柳花花瞇了瞇眼：「這是個假設問題，只怕誰也不敢作答。」

南宮雪沉默了一下，忽然問：「有人說，宗教是野心家愚民、政爭之工具，也有人說，宗教一直阻礙、拖慢了人類進步的速度，你的看法如何？」

「見仁見智。」柳花花不置可否。

「如果，」南宮雪又問：「這世界沒有宗教存在，那將會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我不知道，」柳花花搖搖頭：「未來的世界，宗教能否繼續存在，誰也不敢預言，但若以現階段來說，如果世上沒有了宗教，只怕將會世界大亂……」

「我不明白的是，」南宮雪面露疑惑：「從前的人心智未開，生存在『與天、與神』爭的困苦環境，迷信宗教情有可原，爲何現在的人文化水平已大大提高，仍然那麼迷信宗教呢？」

「因爲人會空虛、會痛苦、會失敗、會受挫，會有無能爲力的時候，所以他們必須有一個自以爲是的神來安慰、鼓勵、安定、慰藉自己。」柳花花說：「畢竟人不是萬能的，一定會，而且會經常碰到想不通、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人在消極困苦無助之時，自然而然的便會想去藉助神的力量來振作自己。」

「這豈非迷信？」

「是迷信。」柳花花點點頭：「人本就是一種迷信的動物，妳不認爲是？」

「我不太懂。」南宮雪迷惘的搖搖頭。

「譬如，有人迷信鬼神，有人迷信金錢，有人迷信權力，有人迷信禮教……總之，任何人都會挑一種自己崇拜信仰的東西事物來迷而信之的。」柳花花頓了一頓，接着說：「迷信，就和喝酒一樣，過量就不行，適可而止的迷信，就好像適量的酒幫助體內血液循環，適量的迷信，安定人心，這本是好事呀，不是嗎？」

南宮雪沉思。

過了一會，她輕咬紅唇，美眸微凝：「這麼來說，宗教還是有它存在的價值囉？」

「當然有！」柳花花眨眼道：「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正負的價值，宗教或許被野心家利用、操縱，但基本上它是與人爲善、安定人心，當然有它一定程度的價值，甚至可以大胆說，在可預見的將來，宗教還是會一直存在下去的。」

一頓，柳花花頗爲訝異的問：「妳爲什麼想到這些問題？」

南宮雪聳聳肩：「自從碰到忘佛高僧、拉吉夫、六太子後，這些問題便不時縈繞在我心頭，而且現在又碰到了這種邪教組織，讓我更加懷疑宗教究竟是否有存在的價值了。」

「當然有，」柳花花笑了笑說：「打個比方，自古以來，都有男人强姦女人的事，總不能因爲如此而把男人閹成太監，或把所有男人都殺光吧？」

「去你的，」南宮雪紅了一下俏臉，瞪眼道：「爲什麼舉這種例子？」

「直接有力呀。」

南宮雪語塞。

她隨即又說：「對了，有一點我極想不通的，佛家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你同意這句話嗎？」

「爲什麼不同意？」柳花花反問。

「可是，」南宮雪說：「世上有很多善有惡報、惡有善報之事呀，不是嗎？」

「不錯，世上的確有這種事發生。」柳花花淡淡一笑：「但是曾經有人跳樓自殺，結果非但未死，反而非常幸運的撿到了一箱價值連城的珠寶而致富，請問，是否每個人都會跳樓不死而發財的呢？」

「當然不是。」

「同樣道理，我們也不能因爲有人善有惡報、惡有善報，便否定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句話呀。」柳花花含笑道：「人與人相處，妳若想人家對妳好，首先必要妳先對人家好，妳若對人家不好，人家理所當然對妳不好，這不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有力明證嗎？」

南宮雪啞口無言。

柳花花輕拍她的肩，微笑着說：「其實，世上本無顚撲不破放諸四海皆準的眞理，任何事與物，只要它的正面價值多過負面價值，那麼它就是『等於眞理』了。」

南宮雪輕歎一口氣。

柳花花含笑望住她。

「有一句老掉牙的話，你想不想聽？」南宮雪也含着笑望住他。

「老無所謂，只要不掉牙便可以了。」柳花花有趣的等她說。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美眸凝轉，輕咬紅唇：「這句話老不老？」

「是老了一點，」柳花花一本正經，「不過只要換過一個字，便年輕許多了。」

「換那一個字？」南宮雪眼波流轉。

柳花花淡淡道：「只要把勝讀十年書的『十』字，改爲『百』字，不就得了嗎？」

「臭美，」南宮雪嬌嗔：「給你三分顏色，竟要開染房來了。」

南宮雪積鬱心中多日的疑惑，終於一掃而空，她忍不住痴痴的望住柳花花——她覺得自己眞是越來越喜歡他了。

她無意隱藏她心中的情意，她大胆而直率的望住他——她從未嘗試過以這種眼光看男人。

南宮雪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氣露出「示愛眼光」，卻被「將心託明月，明月照溝渠」的柳花花負著手，凝視着窗外怔怔出神，根本沒看她。

南宮雪眞想一腳踢死他。

＊　＊　＊

南宮雪當然沒有踢死柳花花，她才捨不得哩，她其實瞭解他的心境——他正在苦思如何營救錢香兒出險境的方法。

南宮雪不敢打擾他。她也陷入了沉思。

其實，既然已知錢香兒被囚在機關地牢裏，營救她的方法實際上只有一個——破機關地牢，制服監管錢香兒的醜九怪！

問題是：能否無聲無息的破了那鬼斧神工的奧妙複雜機關？最重要的是，能否順利制服醜九怪？

制服醜九怪這個問題尤其重要，因爲他是「先天畸形，後天變態」的世上第一缺殘醜怪之人，這種人對人間紅塵絕對充滿了仇恨，肯定毫無留戀人世之意，視死亡當解脫，若想以死逼他放出錢香兒，只怕比要水牛爬樹還要困難，而且像他這種走到那裏，便被人歧視到那裏的人，紀小翠肯和他巫山雲雨，他肯定對紀小翠耿耿忠心，拚死也不會違背紀小翠。

因此，除非能神不知、鬼不覺的破了機關，而且還要無聲無息的制住醜九怪，否則醜九怪必會發動機關與錢香兒同歸於盡。

因此，營救錢香兒的行動絕不能出任何差錯，這也是柳花花投鼠忌器，不敢妄動，而甘於聽命紀小翠的最大原因。

情勢就是這麼簡單。

也是這麼困難。

有什麼辦法可以一毫不損的救出錢香兒？

柳花花想不出。

南宮雪也想不出。

「放心，吉人自有天相，船到橋頭自然直，」南宮雪見他眉頭蹙得簡直要打了結，心中一陣不忍，安慰著他說：「到時總有辦法救出她的。」

柳花花撇了撇唇角，撇下了一抹濃深的無奈、焦急與徬徨。

「你可以不可以告訴我，」南宮雪趁這機會，提出了她心中疑惑已久之事：「你爲何一直不肯告訴我錢來爺是你師父？」

柳花花沉默，他看來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南宮雪語氣有幾分幽怨：「如果我早知道你們之間的關係，那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收他兩萬兩黃金了，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已無形中傷害了我？」

「傷害了妳？」柳花花詫異的望住她：「爲什麼傷害了妳？」

「你想，」南宮雪眼中有憤怒之色：「憑我們之間的關係，我居然收了你師父的錢，你把我南宮雪當成了什麼人？」

她忽又像是受了無限委屈似的，眼眶倏地一紅，泫然欲淚：「我知道我有很多缺點，但我還不致於到見錢眼開，更不致於到連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的師父的錢也收了，你這樣做豈非陷我於不義之境？你這樣做，豈止是傷了我，簡直是侮辱了我哪！」

說著，一顆晶瑩的淚珠兒直滾下來！

「對不起，」柳花花慌忙攬住她香肩，柔聲道：「我絕無此意，妳在我眼裏是個極爲出色而善良的女人，我怎敢、也不捨得傷害侮辱妳……」

事已至此，柳花花輕歎一聲，只好說了：「其實，認眞說來，錢來爺並未曾正式收我爲徒，我也未正式拜他爲師，但是，在我心目中，我始終認定他是我這一生中最偉大的師父……」

南宮雪美眸微睜，她更加不明瞭他們之間的關係了，她一臉好奇……

「在我心靈受創傷、感情受到挫折之後，那時候正是我一生中最消極、最低潮的時刻，我碰到了他……」柳花花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一雙星也似的眸子閃着光：「那是一個滿天繁星的夜晚，我在一處無人之境勤練武功，我努力想振作自己，希望出人頭地……」

「他見你練武，於是便指指點點，教授武功？」南宮雪聽得津津有味。

「是的，也許我與他投緣，也或許他見我還是塊料子，便每晚來指點傳授我武功，但卻不肯讓我拜他爲師！」柳花花那張俊美的臉上蕩漾着興奮之色：「其實那時候，我的武功已稍有基礎，是我流浪江湖東學一點、西偷一招而來的，只可惜未經名師指點，終始不能入武學之堂奧，不能成氣候……」

「江湖中人都說你的武功已臻出神入化之境，多年來不曾聽過你敗在誰手下，」南宮雪也沾染到了他的喜悅之情，頗爲興奮的說：「明師出高徒，怪不得你會說他是個不知自己武功有多高的絕世高手。」

「說來妳大概不肯相信，」柳花花望住她說：「他除了教授我完整基本功夫之外，所有的武功，無論是劍法、刀法、拳法、腳法、輕功、點穴……等等十八般武藝，全都只教了我一半而已。」

「一半？」南宮雪楞住：「爲什麼只教你一半？他藏私留一手？」

「不，」柳花花眼中忽射出無比尊敬之色：「他不是藏私留一手，他要我自己去悟創其餘的一半，他認爲無論是讀書或練武，都不可靠死背苦練，應該靠自己去思考、摸索，如果完全模仿，學習前人，而不曉得加以變通改進，則很容易走入死巷，其成就了不起只和前人一樣，甚至根本不如前人，勢必一代一代衰弱下去……」

南宮雪肅然起敬。

「其實，到今天爲止，他都不曾教過我一套完整的刀法或拳法，」柳花花眼中那抹興奮、尊敬之光越來越强烈：「但是他啓發了我如何學習思考、如何學習懷疑、如何學習創造、如何學習突破……直截了當的說，他告訴了我人無論怎樣都要保持『創意的活力』，否則即使把天下無敵的武功全都傳給你，到頭來，終究還是要被淘汰的，因爲學無止境，人類的腳步永遠是向前跨走，向前邁進，向前衝刺的！」

南宮雪突然面現慚愧之色——她終於瞭解到柳花花爲何推崇「天下第二劍」西門雨爲「天下第一劍」了。她也終於明白「天下第二劍」那天和柳花花「比武」的招式了。

他在求變、求新、求突破、求進步——而這種過程當中必會遭到無數次失敗，在還未成功之前，它當然看起來

十分「幼稚而可笑」！

——當遠古時候大家都還在披樹葉時，第一個穿「衣服」的人一定被視爲「怪物」，而且也一定遭到了無窮無盡的阻力與失敗，才做成了第一件衣服。

萬里長城不是一天造成的。

南宮雪歎息：「我同意，眞的同意，聽君一席話，勝讀『百』年書。」

一頓，旋又問：「他雖不曾正式收你爲徒，但無異也有師徒之實，我不明白的是，你們爲甚麼要隱瞞你們之間的關係呢？」

「因爲，」柳花花語音低沉：「錢來爺本是某一劍派的傑出弟子，只因爲他當時力主改革、創新本門武功，爲掌門所不容，視爲『蔑視尊長、不敬先師』，因而把他逐出師門。他傷心失望之餘，改名易轍，專心搞賭場生意，從此不問江湖事，而且也發誓絕對不收徒弟，因此他從來也不准我叫他一聲師父，當然更不肯公開我跟他的關係……」

「原來如此，」南宮雪恍然大悟，但隨又大感不解的問：「無論如何你們之間師徒關係是實，爲何你們之間講話總是那麼沒大沒小呢？記得你帶我去跟他要賬本名單時，他第一句話便是咒你死，而你根本就不看他，也不理他，爲什麼？」

柳花花輕笑了起來：「通常，有能力而又有創意的人，十個有九個都是狂且怪之人，說出來妳大概不肯相信，我們曾經因爲爭一個女人陪酒，還差點打起來呢！」

「眞的？」南宮雪睜大了眼，難以置信的說：「世上還有比你們更怪的人嗎？」

「多得很哪，」柳花花淡淡一笑：「當年的莊子老婆死時，敲盆高歌，才氣滿天下的『竹林七賢』之一稽康，父母過世時，還飲酒作樂哪，後人還是十分推崇他們，其實，過份而死板的禮教世俗實在是不必要的，對一個人的尊敬，並不一定要形諸於外，妳說是嗎？」

「不錯，任何人的一言一行都合乎禮教的話，那種人肯定讓人見了吃不下飯。」南宮雪同意他的說法，至少她見到柳花花在錢來爺碰到困擾時，不遺餘力的爲他東奔西跑、出生入死，這豈又是平時外表恭敬、到時打啊哈的「君子」可比擬的？

「那，」南宮雪又想到了一個問題：「當初你帶我去跟他要賬本名單，他爲何不肯給？」

柳花花笑了笑：「如果他不肯給，妳以爲白賊七那麼簡單便可以得到手？」

「原來是他故意讓白賊七去偸名單的？」南宮雪搖搖頭，苦笑道：「有其師必有其徒，怪不得我總覺得你這個人和別人有點不同……」

一頓忽又眨眸問：「既然你們之間的關係對外如此保密，紀小翠爲何知道？是你告訴她的？」

「沒有，我沒有告訴過她，我也不知道她爲何懂得用錢香兒要脅我？」柳花花瞇了瞇眼：「其實世上本無絕對的秘密，特別是一個敵人處心積慮想算計你時，他自然有辦法查出你的底細，甚至一擧一動都瞭如指掌，妳說是嗎？」

「不錯，敵人往往比朋友更瞭解你。」南宮雪點點頭，眼波微凝，又問：「既然你如此尊敬你師父錢來爺，爲何又不肯娶她女兒當老婆呢？」

「尊敬師父是一回事，娶師父的女兒當老婆又是一回事，妳不認爲是？」柳花花望住她笑，似覺得她的問題很有趣。

南宮雪訕訕一笑，她覺得自己問得眞沒學問——這年頭，即使是親生父母，做子女的也不再唯命是從了，何況是徒弟對師父？

閑聊時，好像時間過得特別快，不覺已鷄啼唱曉，天光大白……

放眼望去，整座山頭深紅如火，灩紅似血的楓林隨風偃仰，楓濤如浪，彷彿就是流滿著一天一地的鮮血似的，令人觸目驚心！

血山，原來如此。

＊　＊　＊

折騰了一天，實際上已連接折騰了好幾天，南宮雪與柳花花委實已累了，於是兩人便分別在廳上的錦墊臥榻安歇就寢——紀小翠並未分配房間給他們，她說她的雲紗帳床大得很，「金童玉女」都是陪著她一起睡的。

南宮雪和柳花花當然不會和她一起睡，事實上，他們覺得跟紀小翠那種人相處在一個房間，已是十分令人難受了。

他們難過、痛苦，只覺置身「瘋人院」中，有渡日如年之感。

究竟，他們要在這裏被困多久？

＊　＊　＊

南宮雪是最早醒來的一個。

她一向不慣於大白天睡覺。

她本想叫醒柳花花，見他好睡得很，於是便一個人坐著發呆。

隨即覺得全身髒兮兮、黏膩膩的，便走進臥室望望，見紀小翠玉體橫陳，睡得像死了過去一樣，於是躡手躡腳的走進浴室裏去，發現浴室原來是山中流動的溫泉水，怪不得隨時有熱水可洗，當下便老實不客氣的泡了個舒舒適適的溫泉浴。

這一泡，不僅泡去了她多日的疲勞，而且也讓她腦筋霍然清醒——她決定冒險一試救出錢香兒！

＊　＊　＊

當她搖醒柳花花，咬著他的耳朵說出自己的營救計劃時，柳花花頗爲猶疑的說：「這辦法行得通嗎？」

「不試試怎麼知道呢？」

「會不會弄巧成拙？」柳花花表情愼重：「我是說，別人救不出來，反害了錢香兒喪命，那……」

「不會的，」南宮雪壓着嗓子說：「我保證會小心行事，絕不會使用武力，大不了救不出來，不會令錢香兒喪命的！」

柳花花猶疑。

南宮雪靜靜的望住她。她等他的決定。

柳花花擧棋不定，顯得頗爲躊躇不決，可是當他看到南宮雪眼裏充滿著無比的自信之時，他終於點頭道：「好吧，

姑且一試。但，千萬記住，絕不可勉強，不行便放棄，懂嗎？」

南宮雪用力點了一下頭。

南宮雪的計劃是什麼？能否成功？

＊　＊　＊

柳花花慢慢走進了臥房。

他望了望熟睡中的紀小翠，然後坐在床沿，俯下身子撫吻她那美得令人心顫的胴體。

紀小翠嗯哼着醒過來，發現竟是柳花花「送上床」來，喜出望外的摟住他，嬌嗲道：「我還以爲是做夢哩，怎麼，你怎麼又願意跟我銷魂啦？」

柳花花的回答令紀小翠心花怒放，格格嬌笑，他說：「世上有幾個男人抗拒得了妳的誘惑？」

「我就說，」紀小翠媚眼如絲：「跟你上床最有味道啦。」

柳花花輕吻着她嬌嫩的胸脯，忽抬起頭，嗅了嗅道：「味道？是啊，妳身上怎會有一股味道？」

「香噴噴的味道？」紀小翠把手伸進了他的衣服裏，不住游動著。

「不，是汗臭的味道，」柳花花蹙著眉，忽然說：「啊！原來是我身上的，我已經好幾天沒洗過澡了，怪不得有股異味……」

一頓，抱起紀小翠，微笑著說：「咱們先來個鴛鴦戲水吧。」

＊　＊　＊

當柳花花抱着紀小翠入了浴室，把房門關上之後，南宮雪立刻從臥榻上起來，然後以最靜寂而快速的工夫找到了雕花扶椅上的開關，用力按了一下扶手底下的龍眼睛按鈕，立刻現出一個偌大的地洞……

南宮雪時間拿捏得很好，她縱身躍下之時，地洞口正好復合。

她閉着眼，深呼吸兩下，適應了地牢中的黑暗之後，便在冰冷的石壁上輕敲了幾下，低呼道：「醜九怪，醜九怪……」

寂靜無聲。

「醜九怪，醜九怪，」南宮雪提高了音量，而且手上也加了點勁敲了敲：「醜九怪……」

仍無動靜。

哦，不，南宮雪聽到有人走近來的腳步聲，而且腳步是一重一輕，她連忙張聲道：「醜九怪，是我，南宮雪，你還記得我嗎？」

忽然，石壁緩緩昇了起來。

醜九怪正站在鐵柵外面。

當他看清楚地牢裏的人竟是南宮雪之時，那顆大得可怕的獨眼湧上了一抹十分怪異的眼神……

南宮雪心中那股悲憫哀憐立刻又翻滾了上來。

世上爲什麼有這麼醜怪的人？世上爲什麼有這麼可憐的人？

南宮雪的心中在哭泣，但嬌俏的臉上卻掛着一縷甜甜的笑容——她必須如此，因爲她想說服醜九怪放了錢香兒！

是的，南宮雪是想說服醜九怪，所以她要柳花花把紀小翠引到浴室去洗鴛鴦澡，然後自己趁這個機會來找醜九怪。

柳花花已成功的調走了紀小翠，但是南宮雪能否說服醜九怪呢？

她憑那一點認爲可以說服醜九怪？

憑她的美貌？憑她的友善？憑她的三寸不爛之舌？憑她的機智？不，都不是！

憑人性！

人，不管是再壞、再惡、再醜的人，也都一定有人性。

南宮雪堅信這一點。

在她第一次見到他時，她幾乎被他醜得不能再醜的古怪模樣嚇得哭了出來，但是她沒有，她不但沒有顯示出被驚嚇的樣子，也沒有露出任何嫌憎厭惡的表情，即連同情悲憫的神情都不敢流露出來，她成功的逼使自己若無其事的對他微笑，對他打招呼。

她視他爲平常人。

她不想刺傷他，她認爲一個人先天的醜怪不是罪惡，即使是也應歸諸於造物者，任何人都無權歧視、嘲笑、厭惡，甚至是同情他。

南宮雪不算是個十分有涵養的女人，但是這點平常人很難做到的修養她卻有。

從這點看來，她是個相當善良而奇特的女人。

至少，對醜九怪來說，他認爲是。

所以他一看到南宮雪時，著實楞呆了一會之後，隨即露出一個「笑容」——他不笑還好，一笑臉上的刀疤便像條小蛇般的漾動不已，而且那因兎唇而遮掩不住的焦黃大板牙活像野豬的獠牙那般令人可怖。

笑，應該是最眞、最善、最美的語言，但是對醜九怪來說，他連這點權利也被剝奪了——他的笑，足以把一個大頑童嚇得哭了出來。

南宮雪沒有哭，因爲她能深深體會感受出醜九怪那笑容雖是世上最醜，但卻也是世上最眞、最善的笑容，所以他的笑容也更濃、更甜，她嬌俏的說：「醜九怪，南宮雪來看你。」

醜九怪的笑容更大了，也更醜了。

他的表情很奇怪，一張醜臉忽地紅了起來，不知是興奮，還是害臊，又好像有點侷促不安，喉間咿咿唔唔，不知在說些什麼——他肯定是世上最可憐的啞巴，他連比手語都不能，因爲他只有一隻手。

老天有眼，上蒼公平，誰說的？

南宮雪看他那副有點驚惶失措的樣子，心中著實不忍，不禁把手伸出鐵柵外：「醜九怪，南宮雪跟你做朋友，讓我們握握手。」

醜九怪沒有跟他握手。

他抬動了一下僅有的一隻手，似想握手，卻又縮了回來，用力搖了搖頭，彷彿在說他怕弄髒了南宮雪那潔白如玉的小手兒……

南宮雪心中一陣激動，不禁眼眶一紅：「來，南宮雪喜歡你，喜歡跟你做朋友，喜歡跟你握手，來啊……」

終於，醜九怪慢慢伸出了手。

但他還是沒有握住南宮雪的手，倒是南宮雪握住了他的手，那既粗糙又黑茸的手——握得緊緊的。

這一剎，醜九怪那顆比牛還大的獨眼，忽然泛起了一絲淚光。

南宮雪心中急劇翻滾，波瀾如濤，她強忍住即將奪眶而出的淚水：「醜九怪，不，你不是醜九怪，這不是你的名字，告訴南宮雪，你的名字是什麼？」

醜九怪搖搖頭，搖下了眼中那顆又大又亮的淚水……

「天！」南宮雪終於忍不住伏在鐵柵上哭了起來，喃喃道：「你居然連名字也沒有，上天對你何其不公平，何其殘忍啊！」

當南宮雪慢慢抬起頭來時，她看到了醜九怪眼裏的「聲音」：「南宮雪，謝謝妳來看我，醜九怪喜歡妳……」

「不！」南宮雪淚如狂湧：「你不叫醜九怪，你應該有名字，南宮雪給你取個名字……人，你就叫人，你本來就是人啊！」

醜九怪忽朝她猛力點頭，彷彿在說：「對，我是人，我是人，我不是魔鬼！」

南宮雪緊緊握住他的手不肯放開，含淚微笑道：「人，從現在起你的名字就叫人……」

醜九怪，不，是「人」，他忽然抽回了手，向甬道盡端跑去，然後便聽得一陣軋軋响，隔鄰地牢的石壁已緩緩昇起，赫然便見錢香兒躺在那裏！

南宮雪心中狂喜。

更令她驚喜的是，石壁昇上去時，鐵柵也開始徐徐上昇！

南宮雪呆住——想不到「人」竟然自動把錢香兒交給她！

「人」一跛一跛的走過來、駝著背、仰着臉、微笑著，靜靜的望着南宮雪，彷佛在說：「南宮雪，妳帶她走吧！」

南宮雪含着淚，一字一字的說：「謝謝你，人！」

* * *

當南宮雪背著仍昏睡不醒的錢香兒時，「人」已把地洞口打開，他靜立在鐵柵外，似乎在跟南宮雪說再見……

南宮雪沒有躍上去，她突然想起了一個問題——他私放了錢香兒，如何向紀小翠交待？難道他還能活？

這一剎，南宮雪感覺——她覺得自己欺騙了「人」！

南宮雪轉過身，眼淚一顆一顆的掉了下來，哽咽道：「我走了，你怎麼辦？」

「人」微笑著向她揮手，示意她快走。

南宮雪沒有走，她反而衝向鐵柵，大聲道：「人，我們一起走，南宮雪帶你離開這裏！」

「人」的笑容倏然消失，一顆淚水迅即流了下來，眼中浮現出一抹悲絕悽苦之色！

南宮雪的心在猛然顫慄，她體會得出他的意思——他即使離開這裏，世上有誰肯收容他這種人？

「我會照顧你！」南宮雪淚痕斑斑：「人，你放心，南宮雪會保護你，絕不會讓你受到任何傷害……」

驀然，南宮雪睜大了眼！

她幾乎昏死過去。

因爲，她看到「人」忽然從懷中抽出一把匕首，然後往自己心臟猛力刺下！

他自盡了！

他以死來交南宮雪這個朋友！他同時也以死來抗議他的悲慘人生！

當他那佝僂笨重的軀體緩緩倒在鐵柵外面時，南宮雪跪了下去，用力握住他的手，哭喃道：「人，是南宮雪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人」臉上並沒有痛苦之色，相反的平靜得出奇，他又浮起一絲微笑，眸光在告訴南宮雪說：「妳沒有害我，是妳讓我第一次感到我是『人』的感覺，我其實早就該死，我只是想看看這世上到底有沒有溫情……」

「人」死了。

——帶着南宮雪給他的溫情而去，或許，那份溫情能抵得住九泉下的寂寞冰寒吧？

柳花花使出了渾身解數，把紀小翠弄得死去活來，活來又死去，終於力戰而竭，竟在浴池旁的臥榻上睡著。

柳花花連忙穿好衣服走出浴室，見南宮雪正坐在臥房外發呆，忙不迭奔上前去：「如何？人救出來沒有？」

南宮雪忽然撲進他懷裏，抱着他痛哭失聲：「死花花，『人』死了！」

「死了？」柳花花手腳倏然冰冷。

他忍不住也想哭出來：「人是怎麼死的？」

「自殺。」南宮雪的淚水沾濕了他的胸襟。

「自殺？」柳花花大爲詫異：「錢香兒怎會自殺？」

「不是錢香兒自殺，」南宮雪哭得眼睛浮腫：「是『人』自殺了。」

「究竟是什麼人自殺了？」柳花花成了丈八金剛。

「就是『人』呀，他放出錢香兒，然後便自殺了。」

柳花花恍然大悟，心中放下了一塊大石，但是南宮雪把經過訴說給他聽時，不禁沉歎了一聲道：「其實，你應該高興才對，因爲是妳讓他心甘情願去死，在他來說，他認爲他早死早超生，活，是一件極爲痛苦之事，現在他爲朋友而死，那是他夢寐以求的，因爲他根本就不敢奢望他這輩子會有朋友，妳懂了嗎？」

他一面爲她拭淚，一面安慰她，好不容易南宮雪停止了哭泣，這才問：「錢香兒呢？」

「在床上。」

「床上？」柳花花嚇了一跳：「放到床上被紀小翠看到了怎麼辦？」

「錢香兒仍昏睡不醒，不放床上放那？讓紀小翠看到有什麼關係？現在也不必再怕她了，不是嗎？」

「不，先把錢香兒藏起來，我想辦法要帶薛靈芸走。」柳花花邊說，邊走入臥房，見錢香兒果眞安好無恙的睡在床上，不禁捏了一下南宮雪渾圓的鼻尖：「南

宮雪，還是妳有辦法，我服了妳。」

柳花花抱起錢香兒：「暫時先把她藏在床底下好了。」」

然而正當他抱起錢香兒之時，紀小翠忽然從浴室中走了出來，當她見到錢香兒被救出來之時，立刻嚇得面無人色，但她卻機警異常，等到南宮雪與柳花花見到她時，她已像幽靈般的穿窗而出，然後以最大的音量大聲呼叫：「來人呀，有刺客！仇氏兄妹造反啦！快來人呀！」

霎時，人聲吵雜，喧聲震天！緊接着鐘聲急敲，响遍整個山莊！

* * *

柳花花用床單將錢香兒背在身上，然後跟著南宮雪衝了出去。

他們一衝出去，理所當然碰見了一片海——人海！

黑壓壓的一大片敵人，像鐵桶般的把他們圍困住。

本來，南宮雪和柳花花相當有信心衝出去的，因爲他們的武功無論如何都高過這裏的任何人，然而甫一跟敵人交鋒，他們發現想法錯了——這裏的人武功固然不高，但他們都不怕死。

——變態的人怎會怕死？他們甚至視死爲「刺激而好玩」之遊戲！

南宮雪與柳花花殺得全身都被血噴得像楓葉那般紅了，竟然仍下不了山去。

面對這種將死視爲遊戲的「變態人」，南宮雪與柳花花眞是越打越心寒，終於柳花花對南宮雪說：「南宮雪，妳別管我了，妳先逃吧！」

「笑話！」南宮雪一劍斬掉了兩隻手臂、一條腿、外帶劃破了一個大肚腩：「我南宮雪豈是棄友不顧之人，不如這樣，你把錢香兒交給我，你先逃吧，你輕功比我好，不背錢香兒，你一定逃得了的！」

柳花花沒有回答，他當然也不是棄友不顧之人，他也知道南宮雪不是，他之所以故意說這種「洩氣話」，無非是想敵人誤以爲他們不行了，而生輕敵之心——他永遠記住：與敵人交鋒，除了該懂得用劍之外，還必須懂得用腦。

兵不厭詐。

果然，柳花花看似手將軟，驀然又像猛虎般的大發神威，殺得敵人哀號慘叫，倒下了一大排，南宮雪見狀，立刻手上加勁，打鐵趁熱，像猛獅出柙般，勇不可擋的殺開了一條血路！

他們終於衝出重圍。

但是敵人仍在後面苦追緊咬。

正當南宮雪與柳花花衝到山腳下時，忽見前頭响起一陣滾雷般的急劇蹄聲。

「糟糕，前頭怎還有敵人？」南宮雪與柳花花心情倏沉。

「不！那不是敵人！」當柳花花看清急飄的旗幟之時，不禁大喜道：「南宮雪，看到了沒有？是司馬老鬼他們來了哪！哈哈！」

* * *

日落的時候，血山眞正成了名符其實的血山——一場大廝殺血流成河，屍橫遍野，慘不忍睹。

「蝶戀花教」被殲滅了。

當年，擊潰蝶戀花教的是以五大門派、兩大堡爲主力的聯軍，這次也是，只不過這次並未有其他幫派參予——唯獨有一個早已不過問江湖世事的徐家堡參予。

事後，南宮雪與柳花花才知道，是徐天嬌父女到「飛鷹堡」舉報揭發蝶戀花的。

飛鷹堡堡主司馬如虹根據徐天嬌的描述，認爲這次蝶戀花的實力並不太强，因此立刻連絡五大門派與冷星堡，再加上徐家堡，組成了幫派參予不多，但實力卻非常强勁的聯軍，再次殲剿蝶戀花。

蝶戀花理所當然的潰亡，紀小翠一見大勢不妙，便帶領一班徒衆逃回山上，然後集體服毒自盡。

薛靈芸也是其中之一。

這些都是南宮雪與柳花花事後才知道的——爲什麼當時他們不知道？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柳花花與南宮雪跟著聯軍殺回去，就在勝負已很明顯之時，柳花花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殺死孟東野的兇手仍潛伏在金財神賭坊！

現在的江湖消息傳得尤其快，如果兇手知道錢香兒已被救出，蝶戀花被滅，那麼兇手極可能逃脫，甚至可能對錢來爺不利，於是柳花花便向司馬如虹要了座車，偕同南宮雪、錢香兒先行快馬加鞭趕回金財神賭坊。

他們一定要抓到兇手。

南宮雪認爲兇手是宋不輸？

結果，當他們深夜趕回金財神賭坊時，卻發現宋不輸已死在床上。

他是服毒而死的。

案頭上留有一封墨漬未乾的遺書——大意承認自己是邪教教徒，奉命殺死孟東野等等……

* * *

當柳花花仔細的檢視了命案現場，以及宋不輸的屍身之後，拖着疲憊已極的身子坐在大廳喝酒時，南宮雪很得意的咬住他的耳朵說：「看嘛，我就說兇手是宋不輸，你輸啦，記住，背我上下泰山哪！」

誰知柳花花卻一口咬定兇手不是宋不輸。

南宮雪不服氣：「你憑什麼說兇手不是他？他不是已經自殺而且招供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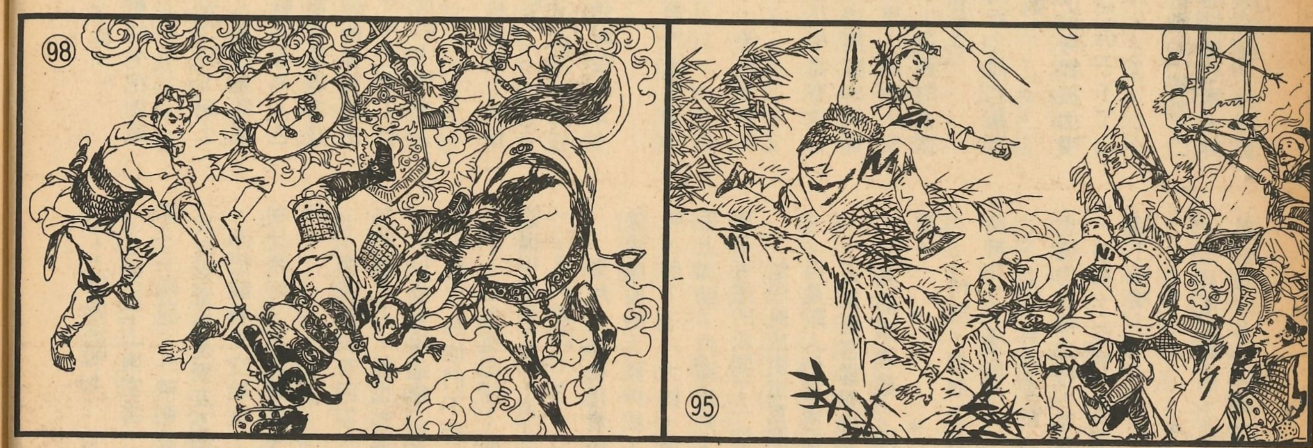
——只要你留意南宮雪傳奇故事集之九「英雄寂寞」，便會知道南宮雪與柳花花誰對誰錯了。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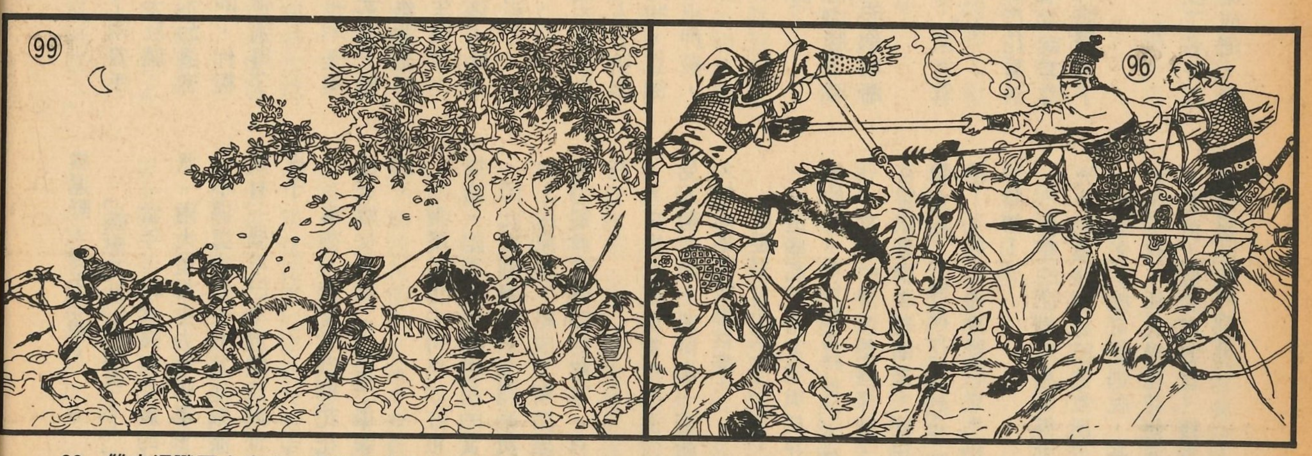
會頭市（三）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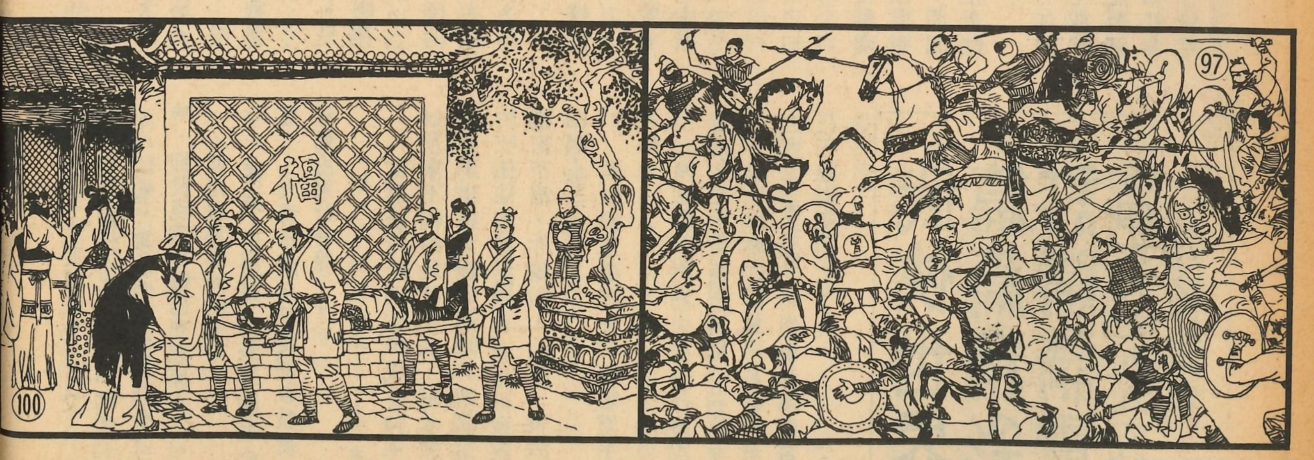
98　曾索被解珍一鋼叉戳死馬下。

95　右邊殺出雙尾蠍解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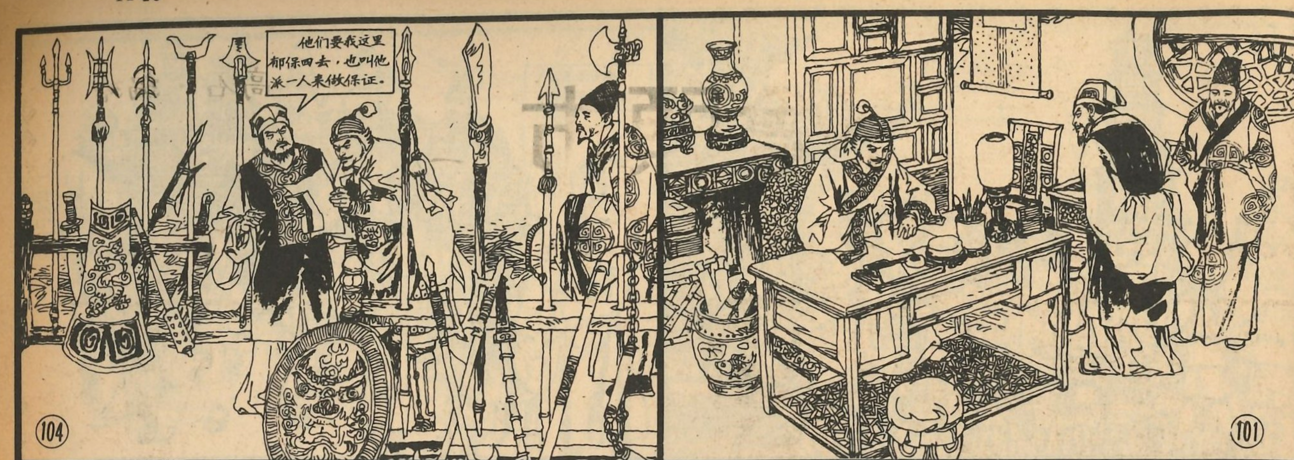
99　雙方混戰了大半夜，曾頭市人馬大敗，奪路逃命。

96　後面又殺出小李廣花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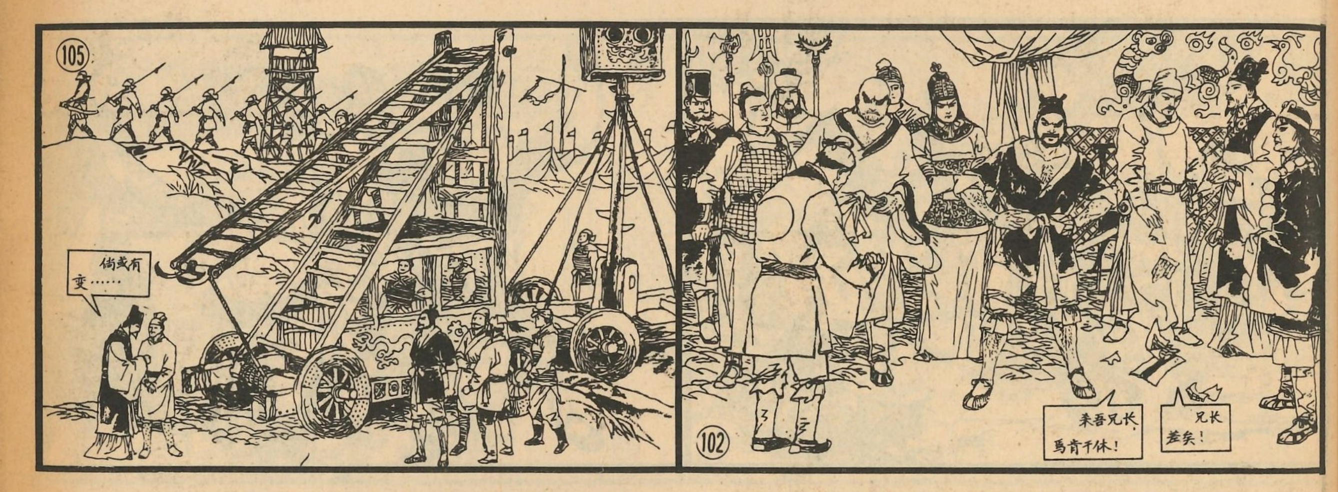
100　曾長官見三子曾索死了，又哭了一場，自知敵不過，怕再吃虧，想跟梁山講和。

97　曾頭市劫營的人馬被包圍住了。黑暗中也不知梁山人馬有多少，只聽得殺聲震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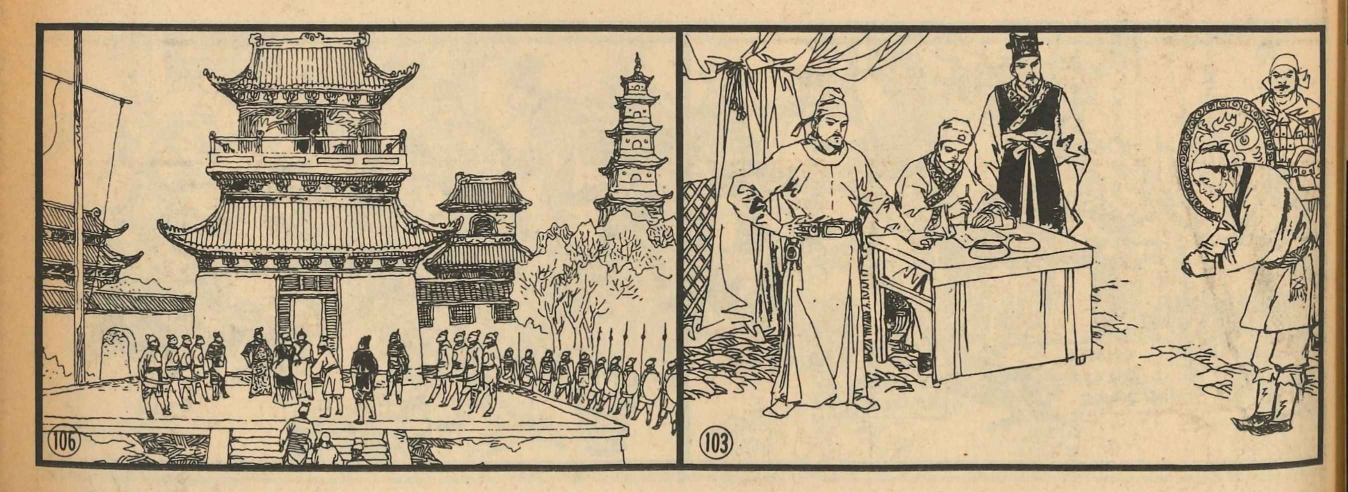
104　曾長官和史文恭看了宋江的回信，既覺害怕，又不放心。

101　史文恭此時也有些膽怯，就寫了求和的信，派人送到梁山大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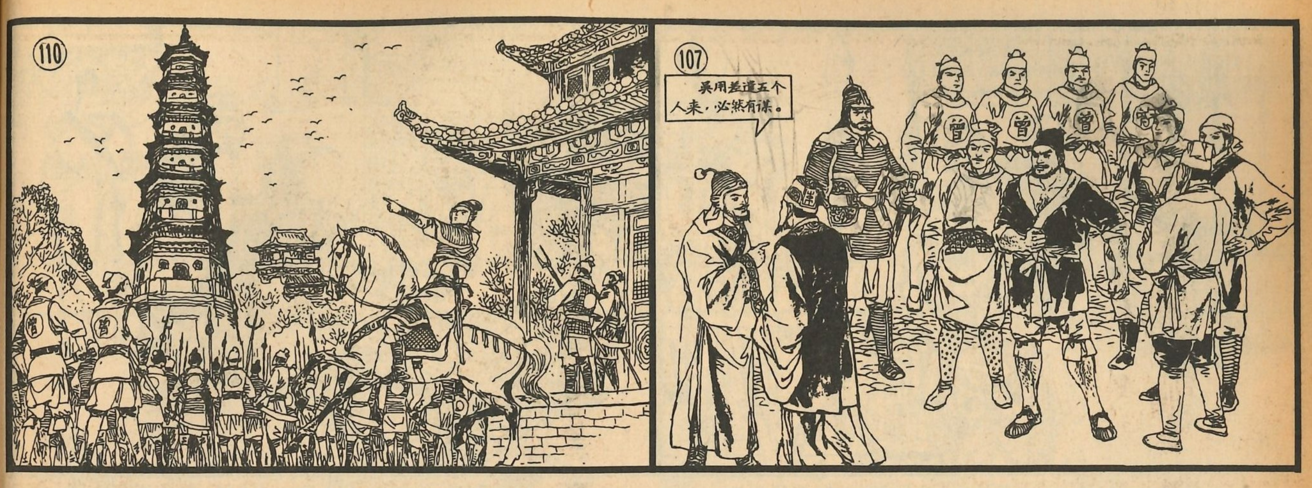
105　宋江、吳用就派時遷帶領李逵、樊瑞、項充、李袞四個人，去到曾頭市講和。臨走時吳用叫過時遷，暗暗囑咐了一番。

102　宋江看完信大怒，不允求和。送信人嚇得只是發抖。吳用却把宋江勸住。



106　時遷領了那四個人，去見曾長官。

103　吳用勸宋江寫回信給曾頭市。信中提出三個條件：一，退回兩次奪去的馬匹；二，把奪馬的郁保四交出；三，犒勞梁山軍士。



107 史文恭見梁山派了五個人來，有些懷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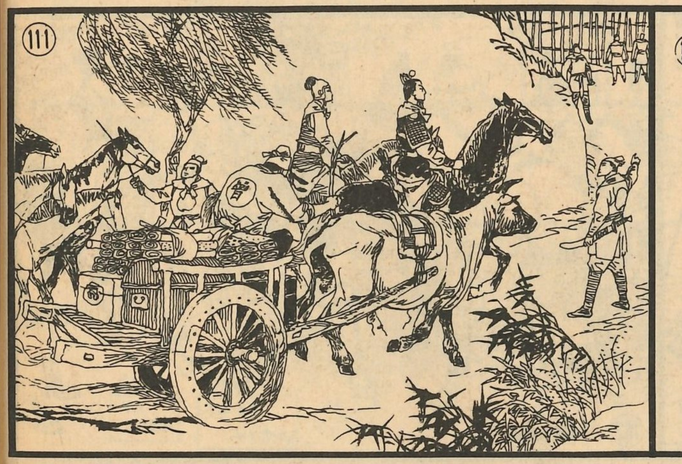


108 李逵大怒，揪住史文恭就打，被曾長官勸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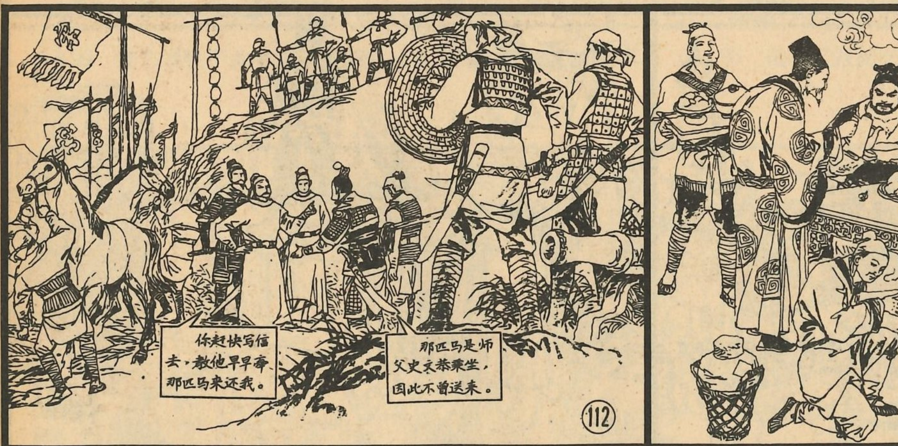


109 曾長官害怕梁山勢大，一心只想講和，不聽史文恭的話，備酒席招待五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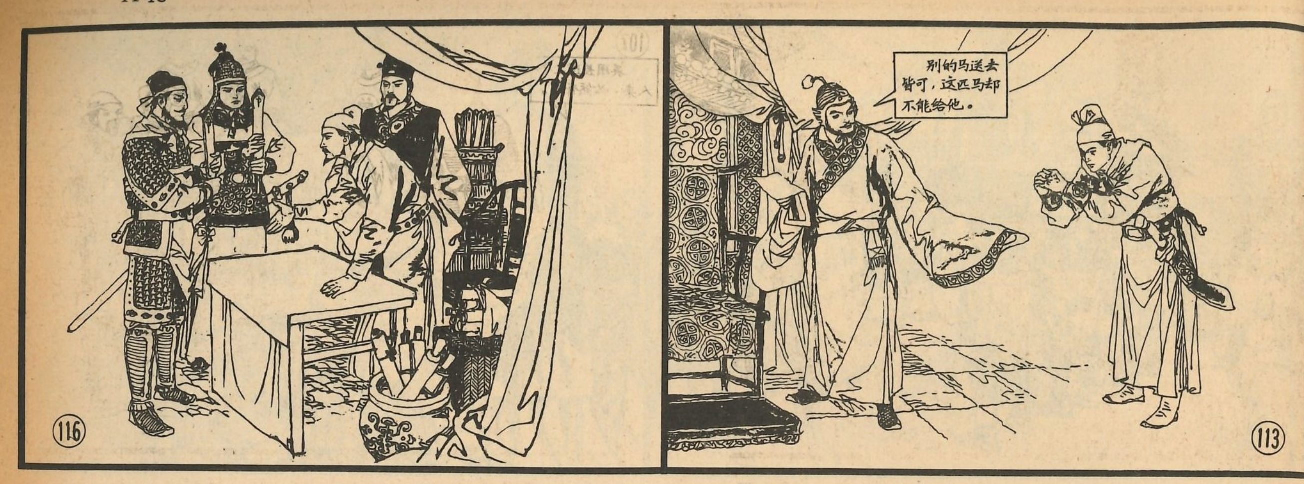
110 曾長官讓梁山五個人住在法華寺寨裡，却派五百兵士，前後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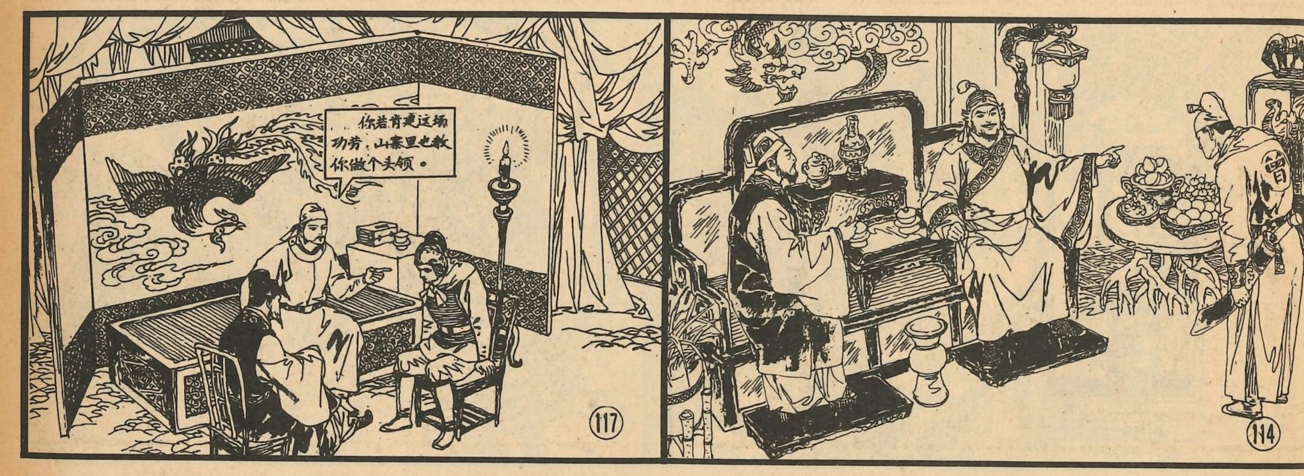
111 曾長官派曾升帶了郁保四，去見宋江講和；並送還了兩次奪去的馬匹，還送了一車金銀綢帛作爲賠情禮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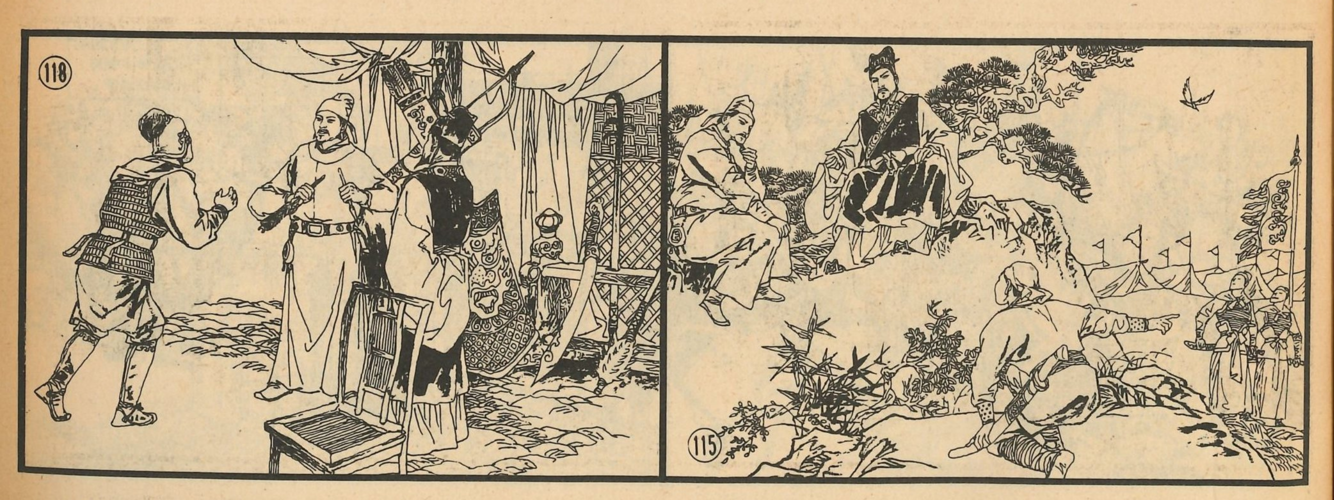
112 宋江看見那些馬匹之中，並沒有“照夜玉獅子”馬，就向曾升追問，並叫曾升寫信回去索討。



113 史文恭起初不肯答應。



114 曾升幾次派人回去，說宋江非要這匹馬不可。史文恭就提出要梁山軍馬撤退，他才送出這匹馬。



115 宋江、吳用正在商量這件事，忽然接到報告：青州、凌州各派了軍馬，前來援助曾頭市。吳用說：“曾頭市得知來了援軍，必然變卦。”二人商議迅速作好準備。

116 宋江暗傳命令，差關勝、單廷珪、魏定國率領人馬，迎出青州援軍；花榮、馬麟、鄧飛率領人馬，迎出凌州援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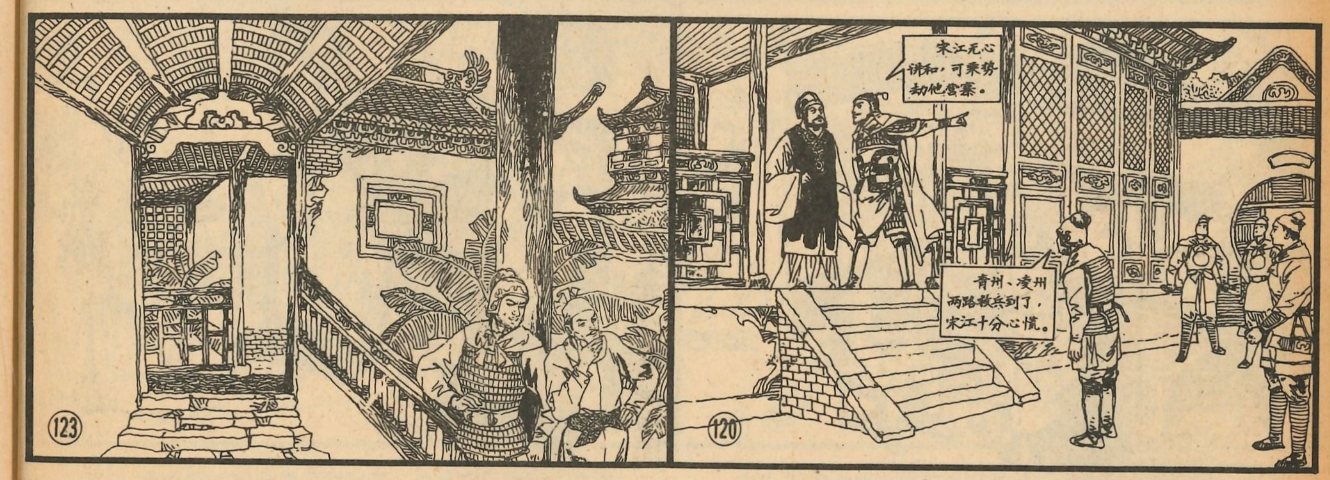
117 宋江、吳用叫出郁保四來，用好言撫慰，勸他歸降，並要郁保四引誘曾頭市人馬出來作戰。

118 宋江又折箭爲誓，說不記他奪馬之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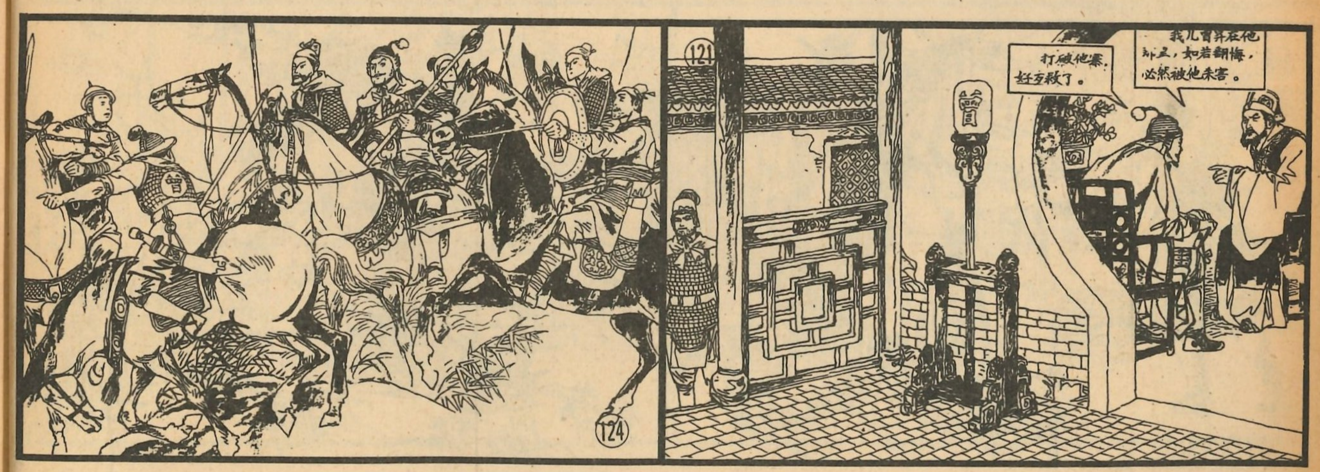
119 郁保四被說服了，願意投降梁山。吳用就授計與他，要他按計行事。

122 史文恭調動北寨蘇定、東寨曾魁、南寨曾密，當天夜裡一齊出動劫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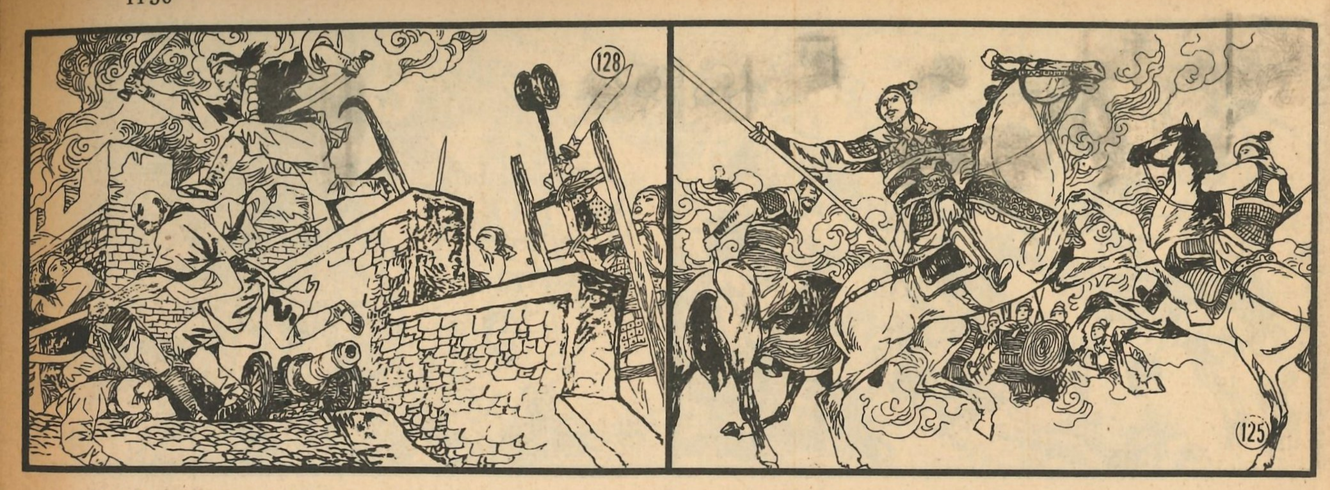
120 郁保四裝做私逃回寨，跑進總寨，去見史文恭。史文恭領郁保四去見曾長官。

123 郁保四等史文恭發佈了命令，就溜到法華寺，把吳用所定的計策，暗暗告訴了時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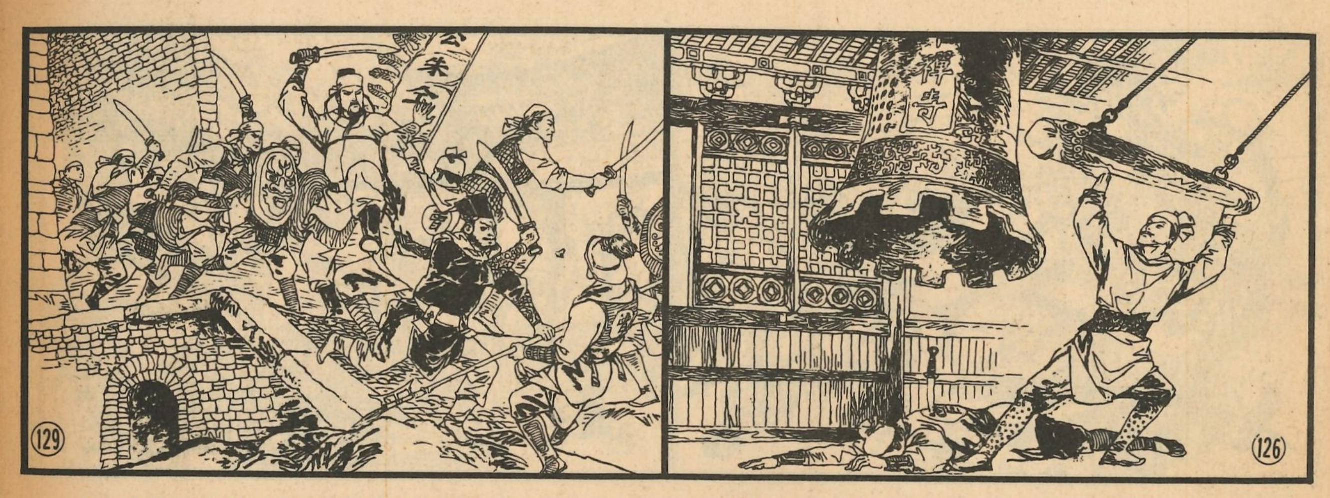
121 曾長官聽說青州、凌州兩路有救兵來到，也就變了卦，和史文恭商量如何去劫寨。但他想到曾升還留在梁山營裡，很不放心。

124 史文恭、蘇定帶領人馬殺進梁山的總寨，誰知又是一座空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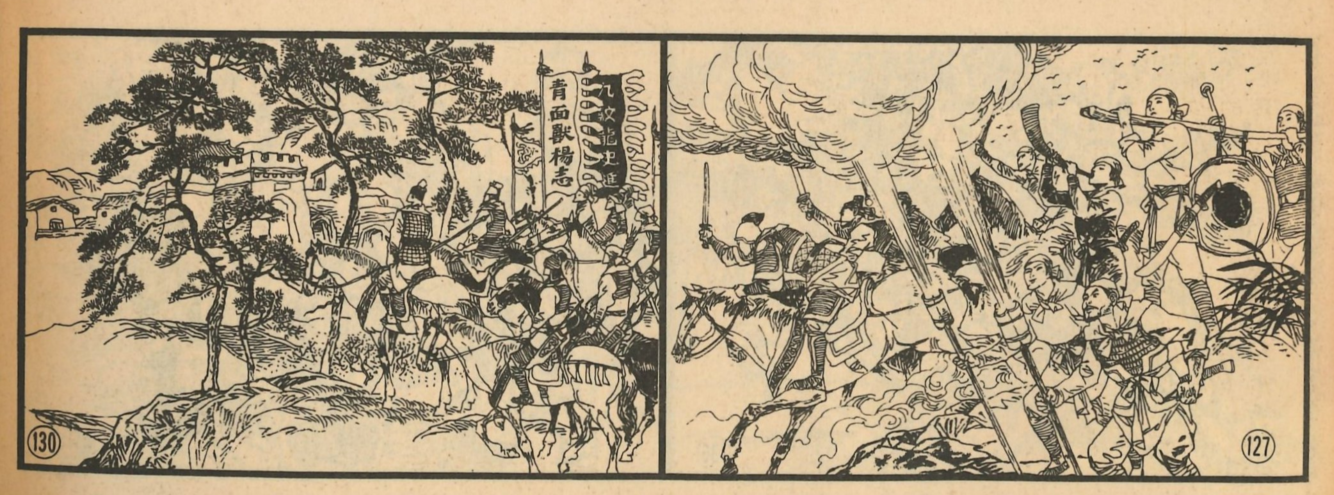
125 史文恭連忙下令撤退。

128 魯智深、武松率領步軍，殺進曾頭市東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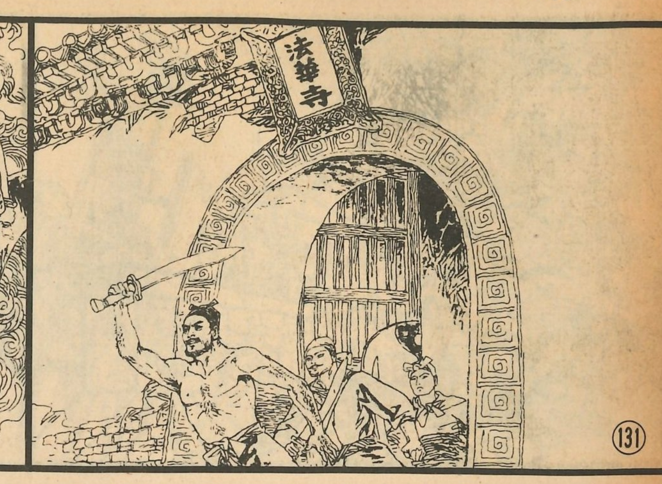
126 這時，時遷爬上了法華寺的鐘樓，敲起鐘來。

129 朱同、雷橫率領步軍，殺進曾頭市西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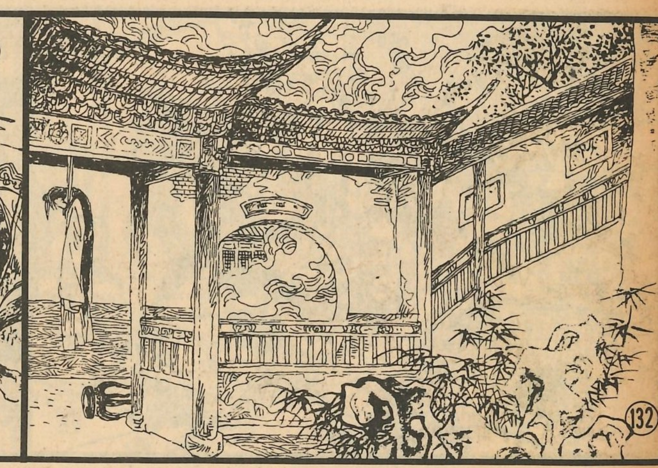


127 梁山人馬，聽見鐘响，四面放號炮、敲鑼响應。

130 楊志、史進率領馬軍，只在曾頭市北寨陷坑外邊，等候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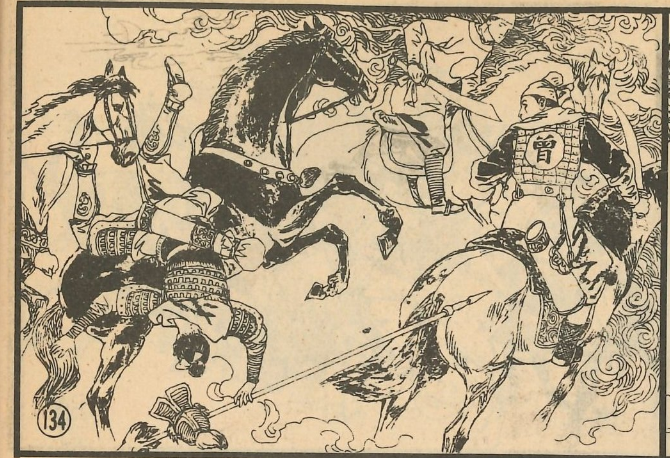
131 李逵、樊瑞、項充、李袞，從法華寺裡殺了出來。



132 曾長官見寨中大亂，又聽說梁山人馬東西兩路殺進曾頭市，知道不好，就在寨裡自縊而死。



133 曾密奔回西寨，被朱同迎着，一刀殺死。



134 曾魁要奔回東寨，亂軍之中，摔下馬來；被許多戰馬踏成肉泥。



135 蘇定拼命逃出北門，背後有魯智深、武松，前面有楊志、史進；陷坑旁伏兵射來一陣亂箭，將蘇定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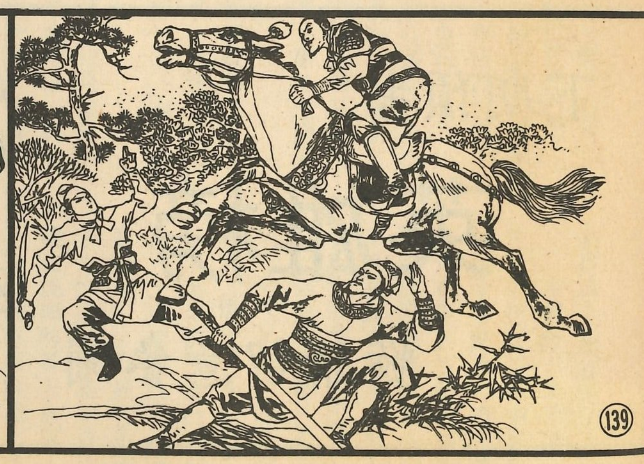
136 後頭撞來的人馬，繞不過陷坑，在梁山軍隊追擊之下，都落下陷坑，重重疊疊，不知其數。



137 史文恭騎了那匹千里馬，跑得快，殺出西門，落荒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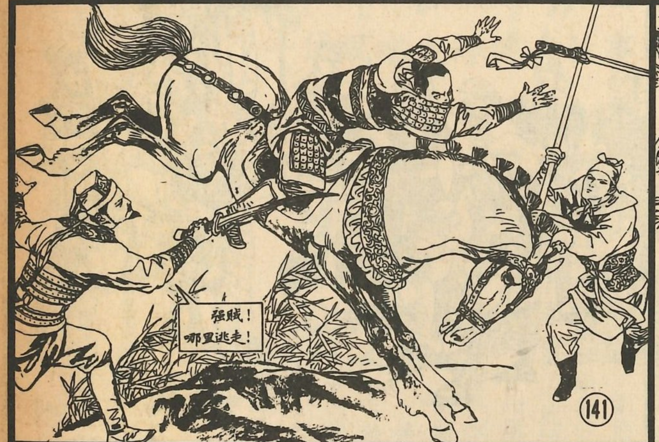
138 此時黑霧遮天，不分南北。史文恭大約走了二十多里，忽聽樹林背後一聲鑼响，衝出四五百梁山軍馬，爲首的是盧俊義。他舉起手中杆棒，朝馬脚就打。



139 那匹馬眞是千里龍馬，一見杆棒打來，就從人頭上跳過去了。



140 史文恭朝前走去，却走錯了路，又轉回到原來的地方。



141 盧俊義和燕青正等在那裡。盧俊義一刀砍去，正中史文恭的右腿，史文恭翻身落馬。



142 盧俊義和燕青，按住史文恭，把他捆綁起來，押送到宋江大寨。

上文提要：賴布衣尋龍脈找到金龍奇穴，按照山川形勢寫成「青烏序」，被白猿搶走，氣憤追趕，見白猿趕走黑蛇滾落潭邊，滾出一顆石晶珠，白猿將珠攫走，原來白猿是南帝的座前使者，暗示一百年後朱元璋由劉伯溫協助，元沒明興，「青烏序」傳授給劉伯溫，石晶珠由朱元璋獲得，朱元璋的祖墳就葬在金龍奇穴……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藏龍臥虎（下）

和尚皇帝登大典　尋龍大俠下粵川

劉伯溫一見，心頭又一震，心道：「這莫非便是青紅遇珠即爲紫之狀麼？」他再無半點猶豫了，連忙接迎朱元璋手中的龍晶珠，用一塊青色布密密包裹，對朱元璋道：「快！帶我去見你二哥！」

朱元璋這時也是福至心靈，馬上招呼常遇春、帶劉伯溫返家去。在朱家，劉伯溫細細問起朱元璋二哥朱興旺，有關他父母、兄弟下葬之事，聽後忙說道：「速帶我去看看！」

朱興旺見劉伯溫瘋瘋癲癲的樣子，心下猶豫，一旁的朱元璋、常遇春見二哥猶豫，不由分說，連忙一左一右挾持着他，朝外就走。

一行四人，出了鄉西，只見這兒四面環山，中有一深潭。峯峯奇雄，勢如奔馬，潭水之上，霧白如雪，盤旋繚繞。劉伯溫深得賴布衣尋龍術精髓，深知眼前此地，正宜於龍脈聚會。便忙問道：「此地可有人築墓？」

朱興旺道：「半年前已有一戶陳姓人下葬其父於此。」

劉伯溫道：「陳姓之人雖智而奸，不足成大業。汝弟元璋，他日前途無可限量，唯缺者，龍脈之氣也。吾贈你百金，速找陳姓人商議，在其墓邊借一席之地，下葬父母兄長！速去，速去，千萬莫超過今午未時！」

朱興旺心下雖然疑惑，但這生面外鄉人竟肯施贈百金，想必定有點好處，於是便依言往找陳姓人商議。陳姓人貪其百金巨財，又心道：「他只在墓邊借一席之地，於我家何損？白得一百金，此樂事也！」便答應了。

朱興旺、朱元璋、常遇春等人，連忙合力把亂葬崗中父兄骸骨，聚合一處，用骨塔置放，捧來潭邊。劉伯溫暗地把青布包裹的龍晶珠放於骨塔之中。然後劉伯溫在陳姓墓邊細察一番，吩咐在陳姓墓靠東南角處掘土下葬，待一切弄妥，恰恰是當午未時。

劉伯溫暗鬆口氣，心道：「好了！好了！七八年後，此子定能承接祖宗龍脈之氣，潛移默化，大事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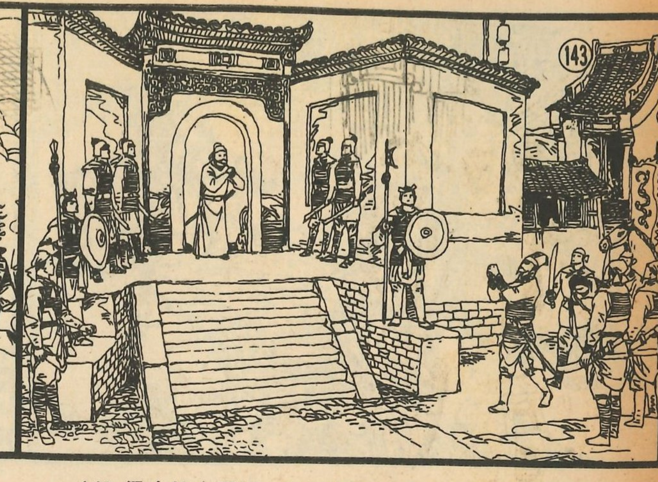
原來劉伯溫已知朱元璋是應天承運之人，但惜其性過於隱忍，怕他日·制君臨天下，一發而爲陰毒，那百姓就慘了。因此把龍晶珠放於其祖身畔，希望藉此能順勢導入龍氣，則將來爲君之道，定能潛移其陰毒之性，而使仁厚寬宏的龍脈存於其中，日後老百姓能有位眞命好皇帝。否則，他把龍晶珠留在朱元璋身邊，一樣可以承受龍氣，且可速成，但已失其潛移默化之功。這是劉伯溫承受了恩師賴布衣濟世救民的品格，費盡心血。可惜冥冥之中，人算不如天算，劉伯溫的一番心血，竟然白費。

過了幾天，劉伯溫與朱元璋、常遇春話別，說是要返浙江青田老家一次，待五年後，再來太平鄉相會。臨走，劉伯溫對朱元璋道：「朱兄弟，你骨格甚佳，他日前程無可限量，只欠修德一條，望在此五年時日，好自爲之，翳子叔叔就此別過，五年後再聚首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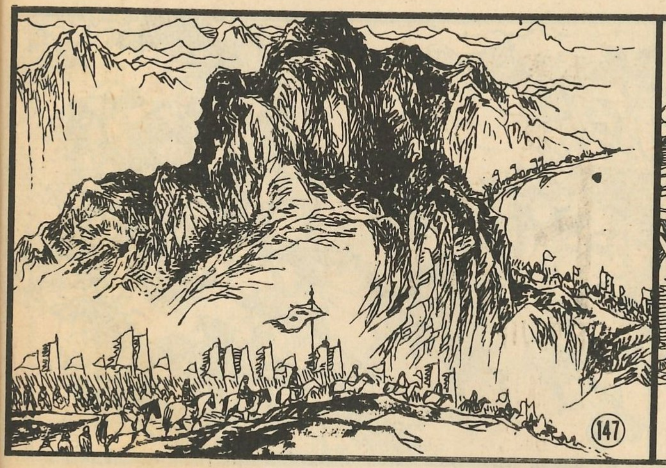
劉伯溫言畢，即飄然而去。朱元璋、常遇春與劉伯溫相處數日，一朝分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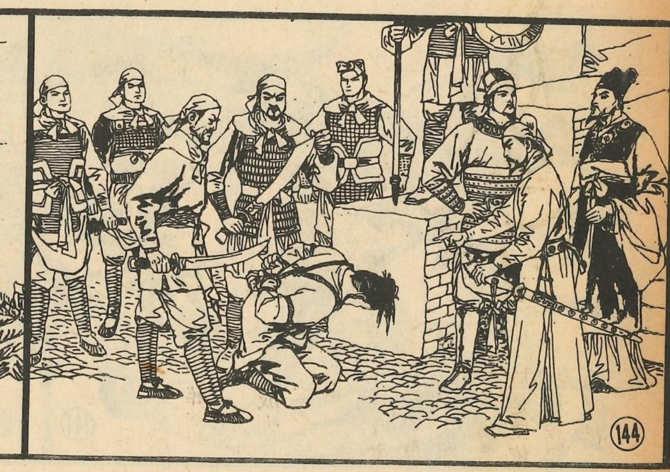
146 關勝、花榮等人，殺退了青州、凌州來援的人馬，回到曾頭市集中。



143 梁山的中軍帳，已經搬到曾頭市裡。宋江見盧俊義活捉了史文恭，心中一喜一怒。



147 梁山人馬，報了大仇，獲得全勝，押着俘虜，整隊回山。　（本段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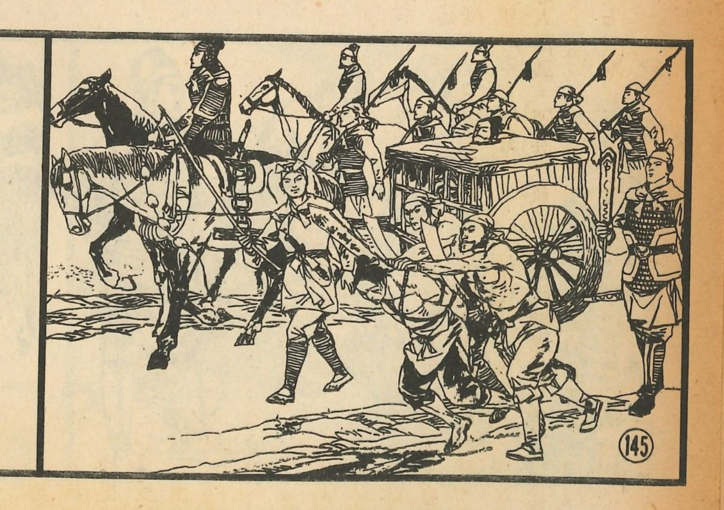


144 喜的是：盧俊義有了這個大功，就可以遵照晁蓋遺囑辦事了；怒的是：史文恭當日射死晁天王，今天仇人見面，份外眼紅。

下期預告

英雄榜

敬請留意參閱



145 宋江下令，當時把曾升斬首；又命把史文恭裝上囚車，押回梁山，要在晁蓋的靈前，殺他祭供。

，均有留戀之意，兩人望着劉伯溫遠去身影，均悵然若失。

說來也奇，自劉伯溫離開後，朱元璋的氣色漸漸的變得更有光澤，二哥朱興旺暗暗稱奇。不過，朱家的家境却越來越艱難，起初尚有草根樹皮可嚼，到後來，連草根樹皮也吃光了，朱元璋的兩個侄兒，不久也餓死了。朱元璋嘗盡人世間的酸苦。

這樣子捱到次年九月，二哥朱興旺把朱元璋送去鍾離縣皇覺寺當了和尚。一來朱元璋是爲了在寺中能有口飯吃賴以活命，二來他記住劉伯溫要他修德之言，因此進了皇覺寺做和尚。

皇覺寺的主持叫高彬法師，在早年，朱家未衰落時，高彬曾受過朱家的一筆施捨，朱元璋來到皇覺寺，高彬不得不念舊情，況且寺中也缺人手，便收留了他，正式受戒。

皇覺寺的主持高彬法師亦是一位江湖異人，精於命理玄機之學。朱元璋幼時，他曾見過元璋一面，初時尚不留意，如今朱元璋一別十年，此番前來皇覺寺投靠，高彬暗吃一驚，心道：「與此子一別十年，爲何竟判若兩人？莫非有甚奇遇？這倒要仔細留意！」

朱元璋其時初入世途，再者他視高彬法師爲父輩好友，自幼便稱他法師叔叔，經不起高彬左探右問，便把劉伯溫入太平鄉之事和盤托出。

高彬聽到龍晶珠之事，又和朱元璋父兄移葬深水潭側陳姓墓旁，心下便暗暗有了計較。當下他也不動聲息，吩咐朱元璋勤修功課，便獨自靜靜的走了出去。

當晚，高彬帶了四名仵作，悄悄摸到太平鄉西側的深水潭，在陳姓墓旁的朱家墳掘了起來。墳是新築，土質鬆軟，用不了三幾個時辰，朱家墓便被掘開。高彬喝退四名仵作，親身上前，輕輕揭開墓中的骨塔，一瞧，只見在三副骨骸中間，伴有一包用青布包裹的物件。他趕緊三扒兩撥，把青布解開，取出裏面的龍晶珠，藏在懷裏，又重新把青布包了一塊石頭，輕輕放回骨塔。然後才把四名仵作叫回，重新修好墳墓，更重酬四名仵作，着他們嚴守秘密。隨後便悄悄返回皇覺寺，此時正是深夜四更時分，夜色沉沉，當眞是神不知鬼不覺。

高彬把龍晶珠偷回後，暗地裡把玩，一看便知是一塊可奪天地造化的不世奇珍。他把龍晶珠放在主持臥室的枕頭裏面，心道：「如此日夜受龍晶珠陶冶，承受這龍脈之聚寶，他日榮華富貴，豈非垂手可得麼！」人逢喜事精神爽，高彬也着實歡喜得意了好一陣子。

但世事偏奇，事有湊巧，高彬的主持臥室下面，是皇覺寺的下人住處，朱元璋是新受戒的小和尚，自然住在這下人房，他的床鋪，恰恰正對着上面的高彬睡床，更妙的是，高彬雖通於命理之機，但却未登大雅之堂，因此連龍晶珠的正反兩面功用亦分不清楚，正反兩面相生相尅，方向反轉則作用相反，高彬這一放，却把龍晶珠的正面向下，無形之中，朱元璋便於每晚均受高彬偷藏於枕內的龍晶珠正面精華所射，而高彬却受了龍晶珠背面的煞氣，誤打誤撞，受益的並非高彬，而是下面的小和尚朱元璋，受害的却是高彬自己，最終慘遭橫死，這當眞是人算不如天算，存心害人終害己！

＊　＊　＊

這樣匆匆五年光景過去。在打木魚唸經聲中，朱元璋在皇覺寺渡過了五個年頭。這時，他經已是一位二十出頭的年輕小子。

這時，各地的反元義軍正鬧得厲害，穎州人劉福通，在家鄉集軍起義，開倉濟貧，連續攻下羅山、上蔡、汝寧、岳州、光州等地，兵力達到十萬人衆。八月間，「芝蔴李」在徐州響應，率彭大、趙君用等七人，八位壯士，於一夜間佔領了徐州城，招兵買馬，打下所有徐州屬縣，兵力亦發展到十萬軍馬。此外，濠州定遠縣人郭子興，亦糾合幾千少壯，襲取濠州，自稱「節制元師」。

劉福通、芝蔴李、郭子興等三支義軍，均用紅布包頭，也都燒香，又同屬「明敎」，因此老百姓稱他們爲「香軍」。

朱元璋少時的兄弟常遇春，這時已參加了香軍，他派人送了一封信與朱元璋，勸他投效香軍。朱元璋趕緊把書信燒了，因爲他緊記劉伯溫說過五年後相見。不過，朱元璋有兄弟從香軍送書信給朱元璋的消息，却被皇覺寺的和尚師兄獲悉，高彬責備朱元璋遺禍本寺。朱元璋不知如何是好，繼續留在寺中，恐防有人向官府告發他通匪，逃走吧，又怕此後再難與劉伯溫相見，因此進退兩難。

就在這時，幾天後，劉伯溫果然重新赴安徽鳳陽而來。他在太平鄉找不着朱元璋、常遇春，朱元璋的二哥朱興旺亦舉家逃荒去了，不知所踪。劉伯溫多方打探之下，才知朱元璋在皇覺寺出家當和尚。

劉伯溫在皇覺寺終於尋着朱元璋，見面之時，劉伯溫又驚又喜，幾乎不敢相認，倒並非朱元璋長得高大了，而是劉伯溫發覺朱元璋的印堂此刻竟然透現紫氣，而左右面頰的青、紅之光，竟已褪而不見！「此是登堂入室之兆，爲何竟如此迅速？」劉伯溫心道。

朱元璋與劉伯溫見面，心內亦十分喜悅，他正爲何去何從憂慮，不料劉伯溫果然依約到來。經過這五年歲月，朱元璋心智亦更成熟，他這時知道「鬍子叔叔」是尋龍堪輿之士，心中有何疑難，盡可向他說知。於是，他便把自己進退兩難的處境向劉伯溫細訴一番。

劉伯溫察音觀色，知眼前此人已得五龍護保之帝皇格局，此後一往向前，定成大業。但令他不解的是，他原來意料朱元璋尚須磨練三年五載方成氣候，但豈料却如此之速！劉伯溫百思不得其因，無奈只好對朱元璋道：「朱兄弟，實不相瞞，吾乃一尋龍士也。吾之恩師即百年前尋龍大俠賴布衣，恩師遺下青烏序，着吾秉承其志，驅除元韃，解救黎民百姓，朱兄弟以爲此事如何？」

朱元璋一聽，擊掌道：「賴先生之名，小弟素仰久矣，先生既是賴大俠傳人，見先生即見賴大俠其人，事可成矣，請先生受小弟一拜！」說罷便要跪下叩頭。

劉伯溫連忙雙手扶起，他自知已乃布衣之命，受納不起眼前此人的禮拜，忙道：「朱兄弟不必多禮，在下且爲朱兄弟試扶一乩，以察此行吉凶禍福，如何？」

朱元璋一聽，喜道：「不知先生請何神祇降兆？」

劉伯溫擺好扶乩沙盤，肅然道：「且隨緣可也！」說罷，他與朱元璋雙雙跪下，禱告一番。

一會後，劉伯溫和朱元璋均猛地打了個寒噤，就在此時，沙盤上乩筆無人自動，如飛盤轉，劉伯溫一見，連忙叩了三個響頭，示意朱元璋祈問。

朱元璋叩頭輕聲道：「請問降乩乃何位尊神？」

乩筆如飛舞動，在沙盤中寫道：「吾非神非聖，乃宋朝賴布衣是也！」

朱元璋、劉伯溫一見，連忙又叩了三個響頭，朱元璋恭聲道：「請問賴先生，未知小子可否逃走？」

沙盤乩筆如飛寫道：「不利！」

朱元璋遲疑了一下，終於又問他道：「可否投效明敎香軍？」

沙盤乩筆忽迎空一抖，龍飛鳳舞的寫道：「大吉！」

朱元璋大喜，叩頭道：「多謝賴先生指點迷津，他日能成大業，必塑金身建廟以報！」

沙盤乩筆忽指向朱元璋點了幾點，作斥責狀，然後又飛快的在沙盤上寫道：「吾雲遊四海，不欲現身，何來塑金身供廟之說？汝他日成大業，望體恤民情，讓百姓過安樂日子，吾願足矣！溫兒乃吾之徒，可助汝共襄大業，汝視溫兒爲師爲兄爲父，見溫兒即見吾也！」完畢，忽聽雲際間似有金鈴之聲響過，再看沙盤，沙平如水，字跡早全數隱去。

若干年後，朱元璋以皇帝身份，寫了一首「皇陵碑」，叙述這次扶乩舉事的經過，其文道：「住皇覺寺方五載，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穎，次及鳳陽之南廂，未幾臨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號命彰彰。友人寄書，雲及趨降。既憂且懼，無可籌詳。夢有覺者，欲將聲揚。當此之際，逼迫而無已，誠與乩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斃，亦奮臂而相戰。知者爲我劃計，且默禱以隱相。如其言，則卜去守之何詳。神乃陰陰中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

文中詳述了此次扶乩卜逃守吉凶之傳說，可見朱元璋皇覺寺扶乩之事確有其事。

當下，朱元璋、劉伯溫兩人更無異議，商定分頭行事。劉伯溫四處遊走，物色有志反元之士，朱元璋西去濠州，投向香軍郭子興帳下。

朱元璋來到濠州城門口，取出藏在懷中的紅巾，把光頭一紮，和尚當即成了香軍，他向守門香軍大兵求見郭元帥，被香軍士兵當作奸細，綁了起來，帶去見節制元帥郭子興。

郭子興見朱元璋雖是和尚，但相貌奇特，便叫人鬆了他的綁，委他當一名統領十名士卒的「十夫長」。

朱元璋作戰甚勇，恍似有神靈祐護，所向披靡，不久便被昇爲郭子興的親兵，後來，又被招爲郭子興養女馬氏之婿。

至正十五年正月，郭子興派人打下長江邊的和州，交朱元璋以「總管」名義留守。從此，朱元璋獨當一面，有了自己的地盤和軍隊。就在此時，劉伯溫帶着常遇春、徐達等人前來與朱元璋相會。朱元璋有了這些文武將材相助，更如虎添翼。

劉伯溫向朱元璋呈上二十條條陳，以爲奪取天下，驅除元韃子的攻守大計。朱元璋一一採納，並尊稱劉伯溫爲「先生」。

徐達、常遇春亦爲朱元璋的左右將材。徐達是濠州人，小時與朱元璋亦有往來，但不及常遇春的親密。這時，他亦隨常遇春來到和州，投到朱元璋帳下，朱元璋曾請劉伯溫相度徐達其人，劉伯溫說徐達此人「只知爲主，不知有已，只知有國，不知有家，一心求勝，不好殺伐」。果然，徐達頒兵英勇善戰，所至之處，攻城不屠平民，凡受命而出，功成班師，沒半點居功自傲。朱元璋觀察徐達兩年，發覺徐達「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命出不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將之材，便委以重任，當諸師之首。歷史上亦稱徐達「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可謂推崇之至。朱元璋當時能識遇徐達，委以重任，也是他有用人之能。

在此後數年間，朱元璋手下將精兵廣，攻無不勝，戰無不克，迅速打下許多州縣。

關鍵一仗，朱元璋與陳友諒決戰鄱陽湖一役，雙方雲集數十萬大軍，成敗得失，在此一戰。劉伯溫夜觀天象，力呈朱元璋移軍鄱陽湖口，以扼陳軍退路，又算準陳友諒生辰八字不利於「金、木」，決計在金木相犯日與陳友諒決戰。果然一舉殲滅了陳友諒的二十萬大軍，從此，十分天下朱元璋已得其半。

此後，劉伯溫、徐達、常遇春等，助朱元璋攻下定遠、滁州、南京。二年後，徐達奉朱元璋之命，揮軍北上，收取淮河南北，攻湖州，破蘇州，長驅北伐，收復元朝大都北京，把元韃子打得一敗塗地，至此，元朝覆滅。這一年正月元旦，朱元璋在應天稱帝，國號明，是爲明朝。

朱元璋登帝位後，想起自己曾在鍾離皇覺寺當過和尚，又記起皇覺寺主持高彬法師收留之恩，便下詔皇覺寺，封高彬爲「大明國師」，御賜袈裟，更賞賜皇覺寺僧衆黃金萬兩，良田千畝。高彬高興極了，心道：「這龍晶珠果然非同小可，自己得此龍脈之氣，果然榮華富貴一朝俱來！」

高彬得意忘形。一次，朱元璋派人前來皇覺寺上香，高彬陪着欽差大臣，

在皇覺寺四週玩賞，他望望自己身穿的御賜袈裟，想想那「大明國師」的封賜，不禁得意的哈哈大笑道：「元璋乃吾侄輩，他有今日，也是靠本國師一臂之助啊！」返到佛堂，他更命人把朱元璋當年用過的尿壺、木魚等物，捧了出來，得意的對欽差大臣道：「這是元璋當年使用之物，不想如今竟成了國寶了！」

欽差大臣回去把高彬之言說出朱元璋聽，朱元璋勃然大怒，拍御案罵道：「高彬這禿驢焉敢如此辱我！」

半個月後，皇覺寺在晚上突然起火，全寺上下，自主持高彬及大小僧衆一百餘人，全數葬身火海。而那顆千年奇珍龍晶珠從此便失了去向。

皇覺寺高彬，雖懂風水龍脈之學，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一時貪念，接近龍晶珠，他富則富了，貴亦貴極，但因根基未穩，終落得橫遭夭折，就連寺內上百僧衆也因此成了慘死的冤魂。尋龍一道，端的令人側目。

反而觀之，朱元璋因其本身根基已備，再獲龍晶珠龍脈之氣，却能一發而成帝皇。再者，因高彬貪盜龍晶珠，使劉伯溫試圖用潛移默化之力化朱元璋陰毒根性，以免心血半途而廢，朱元璋雖亦得近龍珠，但流於熾烈，不及藏於祖墓的潛移默化之力，故朱元璋中、晚年的性子果然陰毒根性大發，亂殺羣臣，落了一個「陰毒帝君」惡名。連劉伯溫本人後來也心灰意冷，披髮遁入深山，從此無人知其所踪。尋龍大俠賴布衣當日在瑤嶺碧水潭畔的預言，百多年後竟一一應驗，史實、天數、運命，奇幻玄虛，令人嗟歎！

* * *

當日，賴布衣南下粵川，登瑤嶺，著尋龍秘笈青烏序，巧獲龍晶珠，引出一段流傳千古的奇事。賴布衣因青烏序及龍晶珠均被白猿帶走，心頭悵然若失，船老大司馬福、李二牛見賴布衣滿懷心事，不敢再細問，一行三人下了瑤嶺，重登泊在山邊的輕舟，一路向粵川名鎭英德方向順流而下。

這一葉輕舟，載着賴布衣三人，沿湞水南下，眞箇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沿途山清水秀，清風撲面，賴布衣的愁懷不禁爲之稍舒。

心曠神怡，自然不覺路遙，三天後，小舟已達英德界面。剛轉過一座小山，英德鎭便歷歷在目，但見諾大一座沿江城鎭，面臨北江，石山環繞，大山如屏障，周圍小山，峯嶺矗立，千峯萬岳，蜿蜒不斷，向下有如陀螺臨水，向上宛然飛鳥騰空，湘江之水，九曲迴環，飛流而下。「好景！好景！」賴布衣不禁仰首歎道。

司馬福在後艙把舵，聞聲忍不住答腔道：「賴兄！如此絕好山水，可有一兩龍脈結穴之所？不如替老夫尋覓三幾處如何？」

賴布衣未及答話，李二牛搶着嚷道：「司馬叔，你老身子硬朗，一時三刻那會死去？尋這龍穴何用？」

賴布衣不禁一笑，大聲對後艙把舵的司馬福道：「二牛所言，雖是玩笑，亦舍玄機，凡事如皆能預謀，世上那來窮困之人？況按吾觀之，司馬兄非富貴格局，三代之中，不出貴人，妄近龍脈，反替子孫輩招禍呢！」

司馬福哈哈大笑，在後艙道：「賴兄見笑了！老夫無兒無女，孑然一身，何來子孫，求什麼龍穴？不外是賴兄少有如此興緻，便來湊興罷了！」

賴布衣甚喜司馬福這般坦率心懷，聞言莞爾一笑。獨二牛不笑，嘴裏嘰嘰咕咕的嘟喃道：「這老艄公！偏喜發大話，準有一次，會闖個大禍！」

司馬福在後面聽不清楚，問道：「二牛，你咕咕嚕嚕的嚷什麼？說什麼大哥的？你這小子，小心老夫把你這條大牛弄到河裏餵王八！」

李二牛一聽慌了，忙道：「非也！非也！二牛並非說你壞話，我是說，你老準長命百歲！」

司馬福在後艙哈哈一笑，喜道：「好好！難得你有這心，祝我長命百歲，這倒不錯，等會入了鎭，司馬叔請你吃燒鷄！」

李二牛悄聲道：「長個屁……」但想起燒鷄的味道，咕嚕的把話連口水舌回肚裏，不再跟司馬福鬥咀了。

賴布衣凝望着英德勝景，聽着這一老一少有趣的鬥咀，心頭甚感暢快。

司馬福靜了一陣，便在後艙喊道：「賴兄！直入鎭中麼？」

賴布衣搖首道：「先別入鎭，素聞英德南山，碧落洞、觀音巖乃英德名勝之地，我等不如先上南山如何？」

司馬福應了一聲，扳船舵，小舟改向南行，繞向英德鎭北江城南面。但見一山瀕江拔地而起，上面分作三峯，是爲英德名勝之地南山。

司馬福把小舟泊於南山邊，三人攀緣而上，仰首一望，只見南山的最高峯有一座石堆而成的「筆嘴」，這是每個剛到英德的遊者均會注意到的標誌。這座筆嘴看起來似在峯尖處又吐出一枝石筍，使山峯更顯其高，其銳，其險。

英德鎭以山、石著名，南山的石則更具特色，南山的巖石，有的堆疊如墻，仿如鋸齒般指向天空。有的石瓣四裂，像千萬朵奇花集聚於一束。石縫間更有松樹的根枝纏繞，蒼翠滿壁。

賴布衣等三人，在石巖間攀籐而上，到達峯尖的筆嘴，俯瞰南岸那座八角九疊的文筆塔，只似幾尺來高的假石山，可知南山的高峻。翁江紆縈而來，與北江滙合。從峯下奔流南去，攔江的浮橋猶如一把鐵索，城北的帕峯有如塔樓，英德鎭全收眼底。四周羣山萬壑，百匝千迴。

賴布衣瞧到此處，不禁仰首吟道：「下臨長川，澄波吐瀾，煙霞夕收，飛鳥不喧。縹緲逶迤，流注其間。西直巨峪，連嶂如屏，林靄朝翠，巖光晝清！」

一旁司馬福歎道：「賴兄此吟，道盡英德之勝景矣！但不知如此勝景，可有風水奇佳之地？」

賴布衣微微一笑，搖頭道：「英德山水名秀，乃遊人勝景，如論風水龍穴，那就適得其反，按吾觀之，英德必多敗

家之人！」

司馬福奇道：「在下曾聽人道，山爲氣，水爲財，如今英德山水交滙，豈非財氣俱佳麼？」

賴布衣微笑道：「司馬兄所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未免流於偏執。吾以爲，山明水秀，尚不足以言福，山朝水聚，才見祥和。何以故？因山之明，水之秀，乃其本身之明秀，如不見龍聚，便爲假象，假象全無靈氣可言，空有其形，蔭生花花公子，浪蕩兒孫，成事不足以言福，敗家有餘，花天酒地，風流浪蕩，不務正業。百萬家財，亦立可化爲烏有。是故山明水秀不足以言福，其因由正在此也。」

一旁李二牛問道：「然則，何者方是有潛龍之山明水秀地？」

賴布衣道：「但凡山朝水聚，龍氣必鍾，必有結穴，此乃天地造化，有穴鍾靈，又得外面山山朝拱，使氣聚不散，凡此地也，必蔭人克勤克儉，喜做事業，好聚財帛，因此福祚立具，其故便在此也。是故龍穴結地，最忌山飛水走，最重山水朝聚，散中一聚，居之則安，丁財兩發，富貴悠長；聚中一散，丁財兩失，居之則危。英德北江圍繞，江岸又有千峯屏嶂，本是一聚，但山石光溜，留不住氣，水繞城而走，留不住財，此一散也，這聚中有散，正是丁財兩失之局。」

司馬福道：「賴兄既如此說，難道不可如南雄鎭一般，由賴兄指點，重佈風水格局麼？」

賴布衣哈哈大笑，道：「司馬兄說笑矣！須知城鎭之局，乃天然而成，非比鎭內小築，人力可成，若求人力改變山水之局，豈非痴人說夢麼？除非英德鎭內別有洞天可藏眞穴，或可稍挽散失之局，不然，便連賴某也無能爲力。」說到此處，賴布衣轉頭對司馬福、李二牛道：「趁天色尚早，我等不如入鎭去也。」

賴布衣既然瞧破英德鎭乃丁財兩失之局，便急於入鎭，實地查探以求其證。

* * *

三人步入英德鎭。這鎭不大，倚山傍水，倒也山明水秀，市面亦甚繁華，是時，午市剛過，人羣擠擁。全鎭東西排向四條大街，中間一條叫大井街，乃全鎭最繁華的地方。

大井街北門處，有一座名震四鄉的場所，叫「翠香樓」。翠香樓共三層，每層佔地近千尺，裏面五光十色，舉凡市面的玩意應有盡有，熱鬧非常。有酒樓飯市，有番攤賭局，有倚欄賣笑的青樓歌女，如客人合眼，可隨時帶歌女上三樓快活。在樓下，更有各色各樣的雜物貨攤，有吹小喇叭，有玩小雜耍。二樓是賭局，全層共擺了幾十張枱，各枱均坐滿人客，賭番攤、玩牌九的，全圍滿了眼紅聲竭的賭客。三樓是名符其實的「翠香樓」，裏面有歌女、妓女，有沉迷流連於此的花花公子，靠東面處，是一排雅緻的客房，客房內陳設豪華，綵綢綾羅，琉璃宮燈，這間、那間，不時傳出「哥呀！妹呀」的淫浪叫。

賴布衣三人信步走上這翠香樓，轉了一會，幾乎弄昏了頭。李二牛平生第一次見着此等人間美景，直瞧得他直瞪眼，發呆的嚷着：「仙景？皇宮？」引得場內的地頭客均定眼瞧着他，彷彿瞧一頭偶然闖進來的怪物。李二牛却毫不爲意，別人瞧他，他反瞪住人家，叫道：「盯看我幹麼？我又不是那會笑的妞兒！」引得衆人哄堂大笑，李二牛自己也笑彎了腰。

一旁急壞了個司馬福！他狠狠的暗中擰了李二牛一把，示意他少開口，免丟人現眼。豈料李二牛反而跳了起來，瞪着司馬福嚷道：「哎唷！你擰我幹麼？我又不是那任人調弄的俏佳人！」

司馬福氣得乾瞪眼，連忙拉着二牛，把他強拖了出來。

三人均鬧得滿頭大汗。司馬福歎口氣道：「賴兄所見果然不差，英德鎭果然是烟花之地！」

賴布衣苦笑道：「果然！果然……只恐尚不止此，按吾推算，就怕連我等也得滯留於此的烟花之地也！」

司馬福慌道：「此話怎講？」

賴布衣指指二牛，道：「此子初入烟花之地，面上突生晦氣，恐怕眼下已遭人暗算矣！」

司馬福定睛瞧了二牛一眼，奇道：「他好好的，遭什麼人暗算？」

賴布衣道：「二牛印堂帶灰，臉上晦氣直犯中宮，當主破財之災……二牛，你快看看懷裏之錢銀可在？」賴布衣原有白銀五十兩，乃南雄鎭周中海所贈的盤川，一向錢銀物事均交由二牛保管。

李二牛嚇了一跳，連忙伸手入內，一探之下，登時目瞪口呆，作聲不得，慌得喃喃道：「怎的了？怎的了？我明明貼身藏好的，怎的竟然不翼而飛……這却如何是好？」

司馬福吃了一驚，嚷道：「眞的不見了？」五十兩白銀可不是小數目，三人的行資便全靠此數，如今一旦失去，在這外鄉地方，缺了銀兩難道去吃西北風？司馬福豈能不急？

李二牛垂頭喪氣的點點頭。司馬福氣道：「哎！你這條笨牛，銀兩失了，那如何打算？可給你害死了！」

李二牛急得流淚，他一跺脚，發狠道：「定是翠香樓那些賭鬼偷的，我去找他們算帳……」話未說完，拔腿便走。

「二牛、回來！」賴布衣連忙喝住二牛，「你瘋了麼？你又不知是誰偷了你的銀兩，你一個外鄉人，上去一鬧，不被人砸斷脚才是怪事呢……司馬兄，別責怪了，也是我等該有此磨劫，不如先到茶莊歇歇，慢慢再商量吧！」

賴布衣說罷，領先就走，司馬福、李二牛無奈只好跟着。一行三人，無精打彩的向大井街南面的一檔茶莊走去。

司馬福用手暗撞李二牛一下，悄聲道：「你有錢麼？我身上並無分文，賴先生連個銅串也沒有！」

李二牛歎口氣，無精打彩的答道：「沒啦，沒啦，那幾錢碎銀，也與那五十兩銀錠一齊被偷了！」司馬福一聽，狠狠的一拍大腿，歎氣道：「罷了，罷了！身無分文，却哪來錢銀買茶水喝？」

這一老一少的悄語，賴布衣聽得一清二楚，但他假做不知，依然施施然的領着兩人向茶莊走去。

「客官！喝茶呀？來個什麼茶？」茶莊老板是個年約五十多的老頭，一見賴布衣三人走近，照例客氣招呼。

賴布衣揀了一桌，穩穩的坐了下來，大聲叫道：「老板！先來三碗上等的英德紅茶，再加四兩白干，五碟大肉飽，一碟炒肉絲，二碟燒鷄！」

「來呀！三碗英紅，四兩白干，五碟大飽，一碟炒肉絲再來二碟燒鷄……」茶莊老板叫道。粵川習俗，通常茶莊兼營小飯市，夫妻檔生意。

這時却急壞了司馬福！他是久跑江湖的人，賴布衣所點之菜式，少說也得五錢白銀，現下三人身上無分文，哪來錢銀付帳？

那一旁却笑跌了個李二牛，他爲丟失銀兩事心頭難受，但此刻他眼見賴布衣明明身無分文，却煞有介事的大叫菜式，不禁失聲笑了起來。

賴布衣詐做瞧不見兩人的怪樣，施施然的穩坐椅上，司馬福出聲不是，不出聲又不是，只恨得他暗暗罵道：「你這條死牛，笑，現下你笑，等會付帳時，拿不出錢，被人當賴帳犯捉去見官，就該哭了！」

這茶莊的招呼倒也快捷，不一會，英德紅茶三大碗先就送上桌來。隨後，四兩白干、五碟大肉飽、一碟炒肉絲、二碟燒鷄，香噴噴的，也端了出來。李二牛餓慌了，揑起一個肉飽，一塊燒鷄伴着就大嚼起來，口裏依依唔唔的嚷道：「司馬叔……好香，這可不是你請的燒鷄，是賴先生請的！唔，好香！」

司馬福恨得牙癢癢的，話衝出口，却又咕嚕的咽了回去，他總不能嚷出「沒錢找帳」這話兒來！他無可奈何，乾脆把心一橫，跟着亦大嚼起來，心道：「天大的事，先塡飽肚皮再說，不然肚餓脚軟想溜也跑不動！」

三人狂吞大嚼，很快把桌上的酒菜吃光，這下子司馬福越發心慌，他偷瞥一眼賴布衣，但見他施施然的捧起紅茶，喝了一口，又伸了個懶腰。司馬福眼見賴布衣這副泰然自若的神氣，心下更慌，心道：「他莫非以爲我這兒有銀？這可就寃哉枉也！」於是他連忙用手臂撞了撞賴布衣，用手指頭沾了茶水，在桌面寫道：「我身上無銀！」賴布衣見了，微微一笑，亦伸出指頭沾水寫道：「放心！有人請客！」司馬福一怔，心道這兒連個相熟的也沒有，誰來請客？

這時，賴布衣却站起來，作出要結賬的樣子，招呼茶莊老板道：「老板……來結個賬！」

「來啦！……」茶莊老板大聲應道，走了過來。這下可嚇壞了司馬福，他以爲賴布衣準是作勢開溜賴賬了，於是他連忙也站起來，心道：「老夫腿子不短，總不會跑到最後被捉去背黑鍋！」

老板走了過來，點着枱上嚼得光溜的碗碟，口中喃喃道：「呀！英德紅茶三碗、燒鷄兩碟……呀，共銀四錢三分七……多謝了，客官！」說罷，向賴布衣伸出手來。

賴布衣一笑，伸手往懷裏一探，作掏錢狀，眼睛却定定的瞧了茶水檔老板一眼，忽發聲道：「啊！老板，請問貴姓？」

茶莊老板一怔，答道：「敝姓張！」

賴布衣又瞧了張老板一眼，道：「張老板！你有傷心事麼？莫非家中兒孫輩欠安？」

茶莊老板嚇了一跳，伸出的手不禁縮了回去，抬手抓抓頭皮，奇道：「正是！正是！在下家中那個小孫兒，患了急症，請了許多郎中看，也瞧不出是什名堂，眼看不對了……你……你是怎地瞧出的？客官並非本地人啊！」

賴布衣微微一笑，輕聲道：「張老板眉間隱有晦氣，直犯田宅宮，當主家中兒孫輩目下有少許災禍也！」

張老板聞言，眼定定的望了賴布衣好一會，突然俯身深深一揖道：「果然！果然！一切正如先生所言。先生既能點破在下疑難之處，尚請先生教我解救之法，在下膝下只此一孫兒，若能救得生命，在下感恩不盡！」

賴布衣這時滿面肅容，凝神目注張老板，見他氣息祥和，尚屬規矩人家，才正容道：「張老板孫兒生於何年何月何日何時？」

張老板道：「小孫生於辛酉年六月十三寅時，現下六歲，自出世後，自幼便多病痛，這小家伙可把人愁壞了！」

賴布衣默默沉思一會，忽仰首說道：「據吾推算，此子年月日皆無大碍，但請教老板，你家在寅時可有甚刑冲之事？」

張老板一聽，想了想，搖頭道：「沒呀，那有刑冲之事？」

賴布衣微笑道：「請張老板再仔細想想看……」

一旁李二牛忍不住嚷道：「我先生是問你，寅時可有什血呀、刀呀的碰撞？」

張老板一聽，又慌道：「什麼血呀刀呀的？沒呀！」

司馬福突然接口問道：「老板，你賣的燒鷄是自家養的麼？還是市集上買回？」

張老板眨了眨眼，道：「是從市集買回家劏的。」

司馬福道：「是什時候劏鷄？」

張老板道：「幹我這行的，不早不行呀，是晨早四點時分吧！」

賴布衣微笑道：「張老板，這就是了！你在晨早四點劏鷄，正是寅時中間時分，你孫兒是寅時出世的，這正是刑冲相撞！你回去，改在六點劏鷄，我保你孫兒從此健康無恙！」

張老板想了想，拍着大腿嚷道：「是極！是極！這麼大的事兒，怎的先前就沒想到呢？」

李二牛嚷道：「你想得到？你知他是誰？說出來準嚇你一大跳……他是我先生賴……唔！沒啦！」二牛突然頓住。原來賴布衣見他衝口要說「賴布衣」三字，連忙狠狠瞪了二牛一眼，二牛連忙收口。

張老板見二牛瘋瘋癲癲，語無倫次

，驚疑道：「先生你是賴……」

司馬福接口道：「這相人查宅之術不外是先生賴以行走江湖的法寶罷了！年輕人語言有失，請張老板莫怪！」

張老板連聲道：「不敢！不敢！」

賴布衣一笑道：「老板，這茶錢？」

張老板一聽連忙擺手搖頭，連聲道：「小意思！小意思……先生幫了我這個大忙，謝還不及，還敢收這區區茶錢麼？免了！免了……日後但憑先生到這茶莊隨便享用，一概免收飯賬！」

賴布衣笑笑，也就作罷。三人告辭走出茶莊，李二牛笑哈哈的取笑司馬福道：「如何？你白操心幹麼？你看，人家說請還來不及呢，他還敢計較這區區錢銀？」

各位：此是賴布衣在銀兩被盜窮愁潦倒之時，略施小技，以報茶莊老板一飯之恩，因此粵川一帶傳說，均說賴布衣從不欠人一飯之恩。這僅是賴布衣初入英德鎮的牛刀小試，略施小技罷了。

司馬福被二牛調笑，氣得低聲罵道：「死二牛！不是你被人扒了銀兩，我等何來到此尷尬地步？都是跟着你倒霉！還笑，虧你還有心思笑！」

李二牛被司馬福罵得半晌作聲不得，他性本憨直，自知今番確是自己被這烟花地弄昏了頭，如今錢銀盡失，雖說免費叨了一頓茶點，但今後却如何打算？在這異鄉地域，終不成伸大手掌，沿街向人求乞麼？想到此，李二牛恨不得平空再變出五十兩銀來。但談何容易，五十兩銀，他上山打三年柴也賺不到，往哪兒找？難道去搶麼？他自言自語的怨道：「老天太不公平，那些賭客，大把大把銀兩擲出去，我等却要爲一兩幾錢米飯錢犯愁！」

賴布衣不忍令二牛過於難堪，便勸慰道：「算了，司馬兄別再責備二牛，此是我等命該滯留此地，原也怪不得二牛。」賴布衣雖這般說，但對目前如何打算，便連他也沒個計較，只好見一步走一步。

賴布衣三人在英德鎮東遊西逛，袋中又無錢銀，在這繁華鬧市中，眞箇是行乞遇上打劫，難上加難。

看看已是晚飯時分，三人肚子餓得咕咕叫，但誰也不說，既然明知彼此都在捱餓，何必再說，說出來反而沒趣。

司馬福見賴布衣默默無言，無精打彩的模樣，便說些民間的閑情逸趣，逗賴布衣開懷，說得開心處，他自己也樂得忘了肚子打響鼓。

三人無精打彩的沿街逛着，突然，賴布衣回頭不見了李二牛。他忙問司馬福道：「二牛不是一直跟在後面麼？」司馬福正咕咕嚕嚕的說着閑話，經賴布衣一問，嚇了一跳，忙回頭一看，李二牛果然失了踪影。賴布衣皺眉道：「二牛初入鬧市，人生路陌，這英德鎮煞氣重重，二牛晦星未退，莫要闖出大禍來也！」司馬福一聽慌了手脚，叫道：「那我等快去四周找找！」

賴布衣、司馬福二人，頂着餓肚子，在英德鎮跌跌撞撞的四周尋二牛去了。

* * *

李二牛這憨小子去了何處？原來，他一直爲失銀之事耿耿於懷，左思右想，終於被他想起那賭場，想起這賭場，李二牛就暗地咬牙恨道：「不知那個短命鬼，乞兒肚裏挖米飯！若被我捉住，非揍他一頓不可！」他越想越氣，趁賴布衣、司馬福二人不留意，便偷偷溜走了。

英德鎮「翠香樓」每到入夜時分便格外熱鬧。李二牛走到這裏時，翠香樓門前的八隻琉璃宮燈早已燃亮，赤、橙、黃、綠、青、藍、紫的七彩艷光在門前晃盪，樓前樓下，人來人往，公子哥兒穿綢套緞，嬌姐兒披紅掛綠，你抱着我肩，我摟着你腰，打情罵俏，軟玉溫香，未曾眞箇已銷魂。二樓賭場，所有賭局已齊齊開全，幾十張賭桌，全圍滿了人，「開三！」「買白！」「天皇！」「至尊！」吆喝聲此起彼伏。

再次上翠香樓，李二牛這次可學乖了，他先不上樓，站在樓下大門的一個角落，回憶着第一次進來時曾走近自己身邊的面孔，圓睜雙目，盯着每一個上樓下樓的人客。李二牛有股牛勁，這麼一站，就是大半天，但總未捉到他心目中那「偷銀賊」的面孔。

這時，月色已向東偏斜，是二更時分了。李二牛一整天就是在茶水檔吃過一頓茶點，這時他早餓得肚皮貼上脊背。他站在樓下守候了這大半天，不禁有點心灰意冷，他想離開先弄點東西塡飽肚皮再作打算，但錢銀沒了，沒錢銀，誰給你吃？李二牛終於又呆呆的站住，絕望的歎了口氣，心道：「不料今番賊人抓不着，自己却先變了餓鬼！」

就這時，從二樓走下一位哥兒，他興高彩烈的搖擺着身子迎面向李二牛站之處走來，見二牛愁眉苦臉的站在這角落，却瞪大眼，憤憤的盯着每一位從樓上走落的人客，便走近來，好奇的招呼道：「你是外鄉人麼？賭輸了錢？不服氣麼？」

李二牛氣道：「輸？輸你個大頭鬼！我的錢被人偷了，活該我倒霉，果眞拿去賭，少說也贏它三五百兩啦！」

李二牛這吹牛大話，把哥兒笑彎了腰，他大概是剛剛贏了錢，因此興緻特別好，人高興時，性子似乎也變得爽快大方，這哥兒笑笑，掏出五錢碎銀，遞給二牛道：「好！好！說的好！既然如此，我就借你五錢銀，你拿去賭，贏了歸你，輸了，便替我做一件事，如何？」

李二牛走頭無路之際，聽這哥兒一說，正欲搏一搏，那有不答應之理？他接過五錢碎銀，便興沖沖的跑上二樓賭場。那哥兒笑笑，跟在他後面。

李二牛站定在番攤檔前，瞧着別人買，一連開了四次，都是開「四」，買「四」的人，都贏了大錢。李二牛心動，他咬咬牙，便把五錢碎銀[illegible]的一聲押在「四」位上，雙眼圓睜，瞧着賭桌上的「番攤骨子」。

「買啦！買啦！買定離手！」掌櫃在大聲吆喝。李二牛定眼盯着這掌櫃皮包骨的手，倒似這骨手牽着他的肺腑，稍一移動，便令他心震眉皺。

「開!」掌櫃尖細的嘶叫一聲,手一掀,蓋盤掀起,骨撥開始劃撥,隨着骨撥的移動,李二牛的心肺也被扯得東歪西倒。

「啊!是剩三,贏了!」骨子還未撥完,眼尖的老賭客便尖叫道,李二牛嚇了一跳,連忙定睛一瞧,當眞是開「三」,他買的是「四」,全軍盡墨!李二牛目瞪口呆的瞧着掌櫃把他那五錢碎銀撥走,他差點哭了起來。

「喂!外鄉人,怎的了?又輸掉了麼?」有人在背後拍了李二牛一下。李二牛轉頭一瞧,原來是借錢給他的那位公子哥兒,李二牛這時除了苦笑,也不知還能說什麼。哥兒一笑,道:「不打緊,不打緊,輸掉就算了!你替我做一件事,當作還債,事後我再賞你五錢銀再翻本如何?」

這哥兒的爽快,令李二牛更不好意思,便忙問道:「你說,你說,是什事兒?二牛照做便是!」

哥兒道:「其實也沒什麼大事,只要你去鎮西一處松林,在一座寫着方姓的墓地上撒一把尿,這事就成了!」

在別人墳上撒一把尿,這是有辱祖宗風水之事,非同小可,讓人知道,會動刀槍的!李二牛跟了賴布衣這段時日,隱約知道不妥,便心頭犯難,默不作聲。

哥兒見狀,緊逼一步道:「這事簡單之至,夜深人靜,神不知鬼不覺,白賺這一兩銀子,若你不肯,便先還我五錢,我另外找人便是!」說罷作勢欲走。

李二牛心道:「眼下別說還債,就連弄點吃的塡肚皮也沒着落!眼看便只好先賺了這五錢銀,好教賴先生等吃一頓再作計算矣!」這心下計較,無奈只好發聲把哥兒留住道:「好好好!二牛答允這宗生意便是!」

哥兒一笑,道:「如此甚好,你只要在那墳上拔一根方姓墳上獨有的鳳尾草回來,我立即付你五錢銀酬勞!你此刻便前去,我在翠香樓二樓等你好了!」

李二牛咬咬牙,終於硬着頭皮,趁着夜深人靜,摸去鎮西松林,幹這宗生意去了。

賴布衣、司馬福二人,在英德鎮大街小巷東鑽西鑽,四處尋找二牛。大半個晚上,幾乎踏遍了英德鎮。他倆亦曾上過翠香樓,但此時二牛恰恰擠在番攤檔中賭錢,人頭湧湧,兩人自然尋他不見。後來賴布衣不服氣,再次尋上翠香樓二樓賭場,逐桌細瞧,這時二牛却賭輸了錢,逼着要去踐約還債,又尋他不見。這是命該賴布衣等三人滯留英德鎮一段時日,引出一段千古奇事。

司馬福跑了大半個晚上,周身臭汗,肚子也空空如也,到這時再支持不住了,一屁股坐在鎮北的空地上,歎氣道:「這死二牛,你看他鑽到何處?莫不是讓狐狸精把他扯往溫柔窩吧!」

賴布衣這時亦饑疲難忍,也坐了下來,兩人捱饑抵餓,默默無言。月色這時却偏份外的明媚姣潔,賴布衣思前想後,又擔心二牛的安危,默對嫵媚明月不禁苦笑。

突然間,司馬福歎了口氣,道:「來呀!伙記!……先上個上湯肉絲,四碗白米飯!再加二隻燒鷄,一隻白切鷄,半斤二曲白乾!」賴布衣給嚇了一跳,看了司馬福一眼,只見他坐在地上,望着夜空,口裏喃喃有辭。賴布衣心道:「這老兒莫非瘋了?看是餓瘋了!」賴布衣忙道:「司馬兄,別嚇人,你這是怎的了?」

司馬福彷彿聽不到賴布衣發話,又自嚷道:「快呀!老子餓急矣……唔,好!好!來了,放下,放下,放下!啊!好香!先吃隻白切鷄,再扒它三碗白米飯!再喝二兩二曲白乾……來呀!賴兄,請用!請!請!」說着,司馬福打虛空往口裏扒撥着,口動着,彷彿眞箇吃得津津有味。

賴布衣被他弄得哭笑不得,急道:「司馬老兄!你瘋了麼?」司馬福不理,末了,他往肚子裏猛咽口水,良久,果眞打了個噎,伸腰舒臂叫道:「哎!飽了!飽了!好舒服!」

賴布衣可急得跳舞,他忍不住了,一把扯起司馬福,叫道:「瘋了!瘋了!你是瘋了!」

司馬福這時却哈哈一笑,連聲道:「賴兄,老夫沒瘋,沒瘋!」

賴布衣道:「那你是怎的了?」

司馬福道:「古語有道:畫餅充饑,我這是喊飯塡肚嘛!」

司馬福一本正經的板着面孔道。賴布衣被這風趣的老兒逗得不禁哈哈一笑。

說來也怪,經這一鬧,肚子果眞就舒服了點。於是,倆人又跌跌撞撞的沿街尋找二牛。突然,迎面急衝衝的跑來一個毛頭小子,司馬福沒來得及閃開,被這毛頭小子撞得差點跌倒。司馬福本就憋着一肚子氣兒,他抓着毛頭小子的手臂,叫道:「你趕着去給你老子送終麼!」

這毛頭小子的手臂被司馬福鉗住,想掙開,但司馬福臂力甚好,毛頭小子左掙右扎,終是紋風不動。這毛頭小子急了,叫道:「你執住我幹嘛?」司馬福不答亦不放,這毛頭小子更急,又有點慌,驚狠道:「你再不放手,斷了我的財路,我要你賠!」

賴布衣見這毛頭小子有趣,便走過來搭腔道:「你有什財路?說出來,我或許可勸他放你走路。」這毛頭小子本不願說,恐怕人家搶了他的財路,但又掙扎不開,想了想,眼珠一轉道:「說出來,這財路各分其半,如何?」賴布衣道:「你說!你說!」

毛頭小子道:「好教你等知道!這鎮有二家大戶,一戶姓徐,一戶姓方,徐、方兩家世代不和,鬥了三代。到這一代依然鬥得你死我活。近日,徐家請了個風水先生回來,改建過徐家祖墳,自此之後,方家就處處落了下風。今兒晚上,有一外鄉人,偷偷跑去方家祖墳撒了把尿,被方家守墳人捉住,給押了起來。方家不知是誰指使這外鄉人出此毒招,便千方百計想套出這外鄉人的來歷,但這外鄉人堅口不吐,只說是自己不

愼幹的。方家有人提議動刑,但被方家一位丫頭小姐勸住,說這人如死不吐實,打死了也沒用,不如放出消息,有人認出這人來歷,便賞銀十兩。這消息是我最先聽到的,因此才急着趕去,僥倖認了出來,便是一筆錢財也!如今既告訴你等,你等就算認出,亦得分一半賞銀於我,如此我就帶你等前去可也!」

賴布衣聽說方家捉住的是一位外鄉人,與司馬福面面相覷,均心頭一震,心道:「這外鄉人會不會就是二牛?」司馬福鬆了手,連聲道:「好!好!老夫答應你便是!你快快帶路!」

毛頭小子在前面帶路。說來奇怪,先前他急如流星趕路,這時却慢吞吞的,司馬福在一旁急道:「喂!小子!你走快兩步行麼?」

毛頭小子嘻嘻笑道:「方才急,現下可不急了!」

司馬福道:「怎麼說?」

毛頭小子道:「方才我急,是恐怕被你等搶先知道,搶了我的財路,現下你我既然平分秋色,還急什麼?」

司馬福氣得罵道:「這小子!活該你一輩子長不高!」

一行三人,趕到方家時,已是黎明時分,東面一陣紅光斜斜射出,晨風輕吹,令人精神一振。

「喏!前面便是方家莊了!」毛頭小子指着眼前一座偌大莊園,滿面希冀的叫道。

這方家莊端的是有錢人家,甚有場面氣派,但見這整座莊園方圓近二里,裏面紅牆綠瓦,樹木青葱,相映成趣。正中兩幢主樓,座西朝東,迎正朝陽,一抹紅光照在頂端的屋脊,屋脊左有座龜,右有飛魚,相望相陪;屋檐先是斜下,到邊緣則向上兜捲,端的是一盤水聚財豐之局。

賴布衣瞧得直點頭,暗地對司馬福道:「看此莊佈局,甚爲得體,主持建宅者,必是我輩中人,既有此機緣,不知爲何却敗在徐家手上?當眞奇怪!」

各位:就因賴布衣心中這一疑念,遂引出英德鎮一段流傳千古的尋龍趣事。

請留意本故事之三「龍穴風雲」繼續刋出。

(全文完)



科幻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太空新娘

調查目的各異　雙方瞭解一人

夜已深，我從路易的別墅走了出來。

打了十二小時橋牌，荷包輕了，但脚步却比來的時候沉重得多。

我和路易都是大輸家，在牌局還沒有開始之前，我們都信心十足，以爲一定可以大勝對手，贏錢是小事，最重要的還是要大殺對手威風，將來兒孫長大了，也可以自吹自擂一番，就算不把自己封爲「橋牌大王」，最少也是「橋牌高手」、「橋牌長勝將軍」云云。

可是，我們輸了，而且輸得很慘很慘。

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好叫我們以後別再夜郎自大。

經此一役，我和路易是決不會自認爲橋牌高手了，但路易却又約了另外一個人，在下星期六比劍。

路易十年前在日本留學，他練的是東洋劍，而且還曾在武伊館劍道場連敗三名「頂尖高手」，並獲贈銀劍一把，金牌一面，據說是該館所能頒贈之最高榮譽獎狀。

路易曾力邀我在下星期六觀戰，但却給我一口拒絕了，我拒絕的理由是：「沒有空！」

路易熟悉我的脾氣，知道再說也是多餘的，所以，他決不會問我：「下星期六你有什麼事？」

他沒有問，我自然無須回答，反正沒有空就是沒有空，用不着諸多解釋，多費唇舌。

我和路易，彼此都很欣賞對方爽朗的性格，我們都不是婆婆媽媽的人。

說沒空就是沒空，無論是眞的也好，假的也好，總之不必多說，更無須討價還價，有如街市買菜。

路易的別墅在近郊，但我來的時候，並沒有駕駛車子，因爲我要養精蓄銳，務求在牌局上大獲全勝。

但養精蓄銳的結果，乃是變成了赤壁之戰的曹操，滑鐵盧之役的拿破崙。早知如此，我應該駕駛一輛坦克車來，最少可以大收先聲奪人之效。

唉，算了，技不如人，就算能夠把一艘航空母艦駛到路易的別墅又怎樣？到頭來還不是同樣輸得頭崩額裂嗎？

男人大丈夫，輸了就是輸了，決不能諸多抵賴，怨天尤人。

一想到這裏，忽覺心情大佳，居然輕鬆地吹起口哨來。

我伸手截了一輛的士，正想向司機說出我家的地址，這司機說：「可以陪我打兩局桌球嗎？」

我怔住了。

這司機是誰？我從側面看他，覺得此人很陌生，我應該是不認識他的。

既然素未謀面，何以他一開口就邀請我打桌球？難道這司機工作得太沉悶，一時興之所至隨便說說，當作是和乘客開個玩笑嗎？

於是，我笑了笑，說：「你準是認錯人了，我可不是戴維斯，也不是韋夫。」

這司機却搖搖頭：「我沒有認錯人，你當然不是戴維斯或者是韋夫，你是龍乘風先生，對不？」

我又怔住了，而且這一次怔呆程度更甚。這司機居然是認識我的，那麼，我從路易的別墅一出來就截到了這輛的士，當然不是運氣特別好的緣故。

「你在這附近等我很久了？」我單刀直入問司機。

司機直認不諱：「不錯，我已等了整整十二小時。」

這時候，他已把的士駛離路易的別墅。

我看看腕錶，已經是凌晨一點，這司機是有謀而來的，但我卻不曉得他是何方神聖，也不知道他究竟爲何而來。

我不排除他是個劫匪甚至是綁匪的可能性，但這只是有此可能而已，在事情還沒有摸清楚底細之前，我暫時只適宜做一個沉靜的聽衆。

我不再說什麼，只是聽這司機說話。

不久，他又再繼續說：「我並不是一個眞正的的士司機，但這輛的士也並不是偷回來的，而是向一個朋友借來用的。」

我還是沉默着，只是「唔」了一聲，表示我還沒有在車廂裏睡着了覺。

司機忽然嘆了口氣：「路易是一個聰明人，但有時候却會因爲好勝而變成笨蛋。」

我輕輕吸一口氣，這傢伙不但知道我是誰，也認識路易，而且好像很了解路易的爲人。

我忍不住問：「你是什麼人？」

「我姓唐，唐漢明。」

「令尊是研究中國歷史學的專家嗎？」我故意打探一下對方的背景。

唐漢明却苦笑了一下，道：「我的姓和名加起來，雖然包括了三個中國大朝代的稱號，但家父却是個目不識丁的泥水工匠。」

我繼續試探對方：「你可曾繼承父業？」

唐漢明搖搖頭：「我對泥水工程毫無認識，也不感興趣，我是個律師。」他一面說，一面把一張設計和印刷都很精美的名片遞給我。

我接過名片看了一會，不禁爲之詫異莫名。

一個具有高知識水準的執業律師，何以會在馬路旁邊等候龍乘風整整十二小時？而且，他在開始等我的時候是星期五下午，到現在則是週末的凌晨一點鐘，這律師週末是否全天放假我可不曉得，但總不成連星期五也可以做一些如此無聊的事情罷？

所以，我立即作出了兩種假設。第一種假設是：唐漢明並不是律師，甚至此人根本並非唐漢明，他只是拿着唐漢明律師的名片在招搖撞騙而已。

而第二種假設則是：唐漢明律師恭候在下十二小時，決非無聊之舉，而是有着某種極重大的原因。

但那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我現在却是一無所知。

反正我已登上了這輛的士，就算他是賊車也好，現在只好聽其自然，總不成大驚小怪，跳車逃走去也。

唐漢明把的士駛向市區，而且在一間桌球室門前把車子停下。

我微微一笑：「你眞的有興趣打桌球嗎？」

唐漢明道：「我的偶像是戴維斯，但球技却連我的妹妹也比不上。」

雖然他這樣說，但我不敢小覷他，誰曉得他的妹妹是何方神聖？說不定他妹妹的桌球技術只比戴維斯、韋夫之流差一點點，那麼唐漢明就算比不上自己的妹妹，面對着自己也夠贏有餘了。

進入桌球室之後，他帶我來到一間貴賓房，可是，他沒有把桌球放在桌上，而是將之放在地氈之上。

我靜靜的看着他，越來越覺得這個人雖然並不可怕，但却有着無限的神秘。

我忍不住用調侃的口吻問：「你習慣在地氈上打桌球嗎？」

唐漢明搖搖頭，道：「不，打桌球當然是要在球桌上進行的，但我有一個朋友，他的確是在地上打桌球的。」

我揚了揚眉：「這人神經肯定有毛病。」

唐漢明道：「但他在劍道上的功夫很高明。」

「劍道？你不是說路易罷？」我一怔。

唐漢明搖了搖頭：「路易不是我的朋友，他只是一個不自量力的傻瓜。」

「你是說，在地上打桌球的，就是將會和路易比劍的……劍道高手？」我恍然大悟地說。

唐漢明神態悠閒地點了點頭：「你猜對了，他叫莊强，是個讀書不成，但卻家財億萬的藝術家。」

藝術家這個名詞，往往令人帶來散慢、不羈，甚至是清貧的聯想。

但事實並非如此，人有很多種，藝術家亦然，就以莊强來說，這個藝術家便富有之極。

可是，莊强眞的是個藝術家嗎？

我忍不住問：「莊强最擅長的藝術是那一種？」

唐漢明道：「是雕刻，尤其是對象牙雕刻，簡直功力直逼安東尼。」

「安東尼，是那一位人兄？」我眉頭一皺。

「正是區區。」唐漢明得意洋洋地一笑，「我在五歲開始學習怎樣雕刻象牙，但卻也浪費了不少上佳的材料，有一次，父親禁止我接觸任何大大小小的象牙，以免暴殄天物，結果——」他說到這裏，語音停頓了一下似是要賣弄一下關子。

他準是說故事的能手，對付這種人，最聰明的做法就是靜靜等待，決不可露出急不及待想知道答案的神情。

他若要說，遲早會和盤托出，他若就此打住，就算有人用槍管指着他的腦袋，也不一定能夠保証逼供成功。

所以，與其着急，不如氣定神閒等一等。

何況，他說的陳年舊事，而且此事根本無關宏旨，他就算眞的不說，我也不見得會三晚睡不着覺。

遇上我這樣的人，唐漢明似乎開始感到有點乏味了，但不要緊，我並不是個娛樂大衆的藝人，而且，就算是藝人，到了私人時間之際，他也有權緊繃着臉，甚至可以把別人罵個狗血淋頭的。

幸好我沒有每天都要把別人罵個狗血淋頭的習慣。

這倒不是我的幸運，而是唐漢明有福得很。

隔了好一會，他才發出一下幽默的笑容，說道：「我把自己的乳牙拔出來，雕成了一個小花球送給女朋友，她才只有三歲半。」

他笑，但我不笑。

我不笑，是因爲我不想笑，也沒有什麼值得好笑的，現在這個時間，我應該正在和夢中仙子幽會，但卻給這個神秘兮兮的仁兄拉到這裏來，聽他訴說幾十年前的乳牙故事。

請恕我實在無法陪他一起幽默。我只是問：「莊强爲什麼要在地上打桌球？」

唐漢明卻嘆了一口氣，說道：「我不曉得，但他是我的好朋友。」

這又是什麼說話了？我開始懷疑他的眞正身份。

一個具有高水平知識的執業律師，怎會如此語無倫次？究竟是莊强神經有毛病，還是唐漢明才是個瘋子？

我盯住這人的臉，看了大半天才道：「你不是準備向我介紹地上打桌球的特種技術罷？」

我也有我的幽默，而且這種幽默是有刺的。

這人無緣無故把我拉到這裏來，雖然不是綁票，但也是可惡之極的。

我並不是一個太有耐性的人，所以甚少撰寫長篇小說。

但我最長的一套小說，卻也寫了一百八十萬字，完稿之後，連我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

我不打算繼續和唐漢明磨菇下去，因爲我自問神經正常，但卻又不是精神病醫生，就算一直陪他談到天亮，也是多餘之至的。

但就在這時候，唐漢明突然從衣袋裡取出一個透明的膠袋。

這膠袋裏裝着的東西，發出了晶瑩燦爛，十分奪目的光芒，也正由於這種光芒太奪目了，所以在那霎眼間，我根本無法可以看清楚，在膠袋裏裝着的究竟是甚麼東西。

過了好幾秒之後，我才能略爲定一定神，隨即眉頭一皺，問：「是眞的還是假的？」

唐漢明沒有開口回答，只是把膠袋遞給我。

好傢伙，他分明是要考一考我的眼光。

我瞪着他：「你不怕我捧着這一袋東西溜之大吉嗎？」

唐漢明道：「你還沒看清楚是眞是假，又怎會這樣作賤自己？倘若你捧着一袋玻璃碎狂奔出去，龍乘風這張臉以後還能擱到甚麼地方？」

「你不但知道我這個人，也知道我愛面子，這是誰給你提供的情報？」我一面說，一面在研究着那一袋東西。

「儒慶齋的王老闆。」

「是王余？」我跳了起來。

唐漢明一愕，雙目逼視着我：「你不是和這個人有讎罷？」

我乾咳一聲，隔了片刻才說：「我不喜歡這個人的名片，因爲他的名片印製得太妙，從而使我覺得自己的名片既簡單又乏味。」

唐漢明立刻哂然一笑：「王余是個妙人，妙人妙事，自然該配上一張妙不可言的名片。」

他顯然也擁有王余的名片。

王余的名片，設計古雅，頗饒品味，其中一面寫道：「王余──閩泉州府人氏以西門丁筆名煮字。」

王余是武俠小說名家，筆名是西門丁，著名的「雙鷹神捕」故事集便是出於此人之手，（全部都在武俠世界刊登），我和他是文友，也是釣友，無論碰頭見面或者是千里傳音通電話，話題多半不離武俠小說和釣魚這兩件事。

他是「煮字高手」，至於「煮魚」功夫如何，待考。

但現在，我要弄清楚的，卻是西門丁何以把本人的來龍去脈，告訴這位姓唐的律師。

西門丁不喜歡玩弄陰謀（也許他根本不懂），所以，我絕不擔心他會利用別人來對我怎樣怎樣，但事情忽然扯到我這個老友身上，我就不能不打破砂鍋問到底了。

我問唐漢明：「是不是西門丁要你來找我？」

唐漢明搖搖頭：「不，是因爲我想找一個人，而那個人卻是你的好朋友，所以，西門丁便叫我來找你──」

我嘆一口氣：「太複雜了，我現在正式宣佈吃不消，你到底想找甚麼人？」

唐漢明道：「那個人，也許只有你才可以找得到他，而且也希望你能夠儘早找到他，因爲除了他之外，恐怕沒有人能夠幫得了莊强，而且──」

我越聽越是冒火，忍不住把透明膠袋用力一揮：「你要找的這個人，是不是叫上帝？」

就在我這麼一揮膠袋的時候，膠袋裏的東西有如一大羣飛動的螢火蟲，不但燦爛奪目，甚是可以說足以令人驚心動魄，連大氣也透不過來。

眞正的螢火蟲當然不會令人有這種感覺。

這透明膠袋裏的全是鑽石！

常聽人說：「揮金如土。」我若眞的把這袋東西一手揮掉棄如敝屣，倒不知道該用甚麼字句來形容才算恰當了。

我並不是沒有見過鑽石的土人，也曾經擁有過一些足以令大多數太太小姐們衷心欣賞、甚至是目爲之眩的全美鑽石，但那畢竟只是很少的數量而已。

但現在，在我手裏揮來揮去的鑽石，卻最少超過一百顆以上。

憑我的眼光估計，這些鑽石，最細小的一顆，它的價值也在一萬元美金之上。

我只是個凡夫俗子，當我驟然想到這袋鑽石的價值是如此驚人之際，不禁有着手軟心驚的感覺。因爲這透明膠袋若是隨着我這一揮之力同時爆烈，那麼這逾百顆鑽石，就會立即四處飛濺，蔚爲奇觀之至。

這些鑽石，任何一顆都足以「吃掉」我幾個月以上的稿費！

倘若整袋鑽石都飛了出去，而且飛得無影無踪的話，那麼，我非要一輩子成爲唐漢明的奴隸不可了。

就只怕賣了身還賠不起這袋見鬼的東西。

幸好這一個透明膠袋很賞臉，雖然看來比炸春卷皮還脆，但卻仍然經受得我這一揮之力，並沒有爆烈開來。

我的媽，眞是傲天之幸！

我驚魂甫定，立刻向現實投降，首先把東西「完璧歸趙」，然後對唐漢明說：「希望閣下要找的那個人，並非姓洛。」

但唐漢明卻立即說：「我要找的那個人，偏偏就是姓洛的。」

我呆住了，繼而拍了拍額角：「我的天，你要找洛雲？」

唐漢明望住我，半晌才眨眨眼：「除了驚奇俱樂部的創辦人兼會長，我還能找誰來幫莊强？」

我皺了皺眉：「到底是誰有事？是閣下還是那位莊强先生？」我越弄越糊塗，彷似進入迷宮之中。

唐漢明道：「我和莊强是老友，他的事，也就是我的事。」

我冷笑一下：「那麼，莊强患上傷風的時候，你是否可以替他吃葯？」

唐漢明聳了聳肩：「傷風不必吃葯，只要過幾天就會自動痊癒。」

他並不糊塗，反擊本能猶勝壯年的美洲虎。

我凝視着他，心想：「莊强和唐漢明有甚麼遭遇，非要找洛雲幫忙不行？」

我心念電轉，但轉來轉去，還是轉不出這個撲朔迷離的迷宮。

最後，我答應去找洛雲，但卻不敢保証一定可以找到這個英俊瀟洒的混蛋。

＊　＊　＊

回到家裏，第一件十萬火急的事情就是要上床睡覺。

早睡早起身子好，天剛亮我就已經上床睡覺了，算不算是早睡？

唉，管他是早是遲，總之，這時候千萬不要有人騷擾，否則我會揮拳踢脚大發神經，演出第一滴血史泰龍式的狂野大抗議。

那知我才睡了三分鐘，就有人直闖進來。

這個並不是我的家人，也不是我的情人，他是個男人。

他沒有我家的鑰匙，但在他眼中，一般的門鎖簡直和豆腐沒有分別，既是豆腐，又怎能把門戶鎖得牢牢固固？

這男人英俊不凡，連醉倒在溝渠邊的時候，樣子都是蠻可愛的，如斯人也，自然是許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但我不是女人，而且現在只想好好睡一覺，所以，這個白馬王子進來，我立即便一脚蹬向他的小腹！

我這一脚去勢極快，我敢保証，在一百個人之中，最少有九十九個閃不開。

這個女人的白馬王子也同樣閃避不開，因爲他根本不打算閃避，而且反應快絕無倫的一把抓住我的足踝。

我心中一凜，這混蛋是練過大力鷹爪功的，雖然我知道他火候普通，甚至可說練得有點不倫不類，但他若要捏碎我的足踝，還是易如反掌的事。

這倒不是我身嬌肉貴，而是他的指力是自出娘胎與生俱來的。

幸好他雖然膽大包天，但畢竟能分善惡，明辨是非，我的足踝他是萬萬不敢加以傷害的。

如斯人也，不是洛會長又還會是誰？

＊　＊　＊

該睡覺的時候，我不在床上，等到不該睡覺的時候，我仍然不在床上。

我開始同情全世界每一個失眠的人士。

人就是這樣自私的動物，沒有身受其苦，就很難了解或者是同情別人。

這是一個現實的社會，連做夢也比起數百年前現實得多。

很久沒有看過電視台的早晨節目了，那並不是因爲我平時太遲起床，而是因爲電視台的「早晨節目」太早收檔。

但我才扭開電視，洛雲就在那邊把插蘇拔掉。

我沒有抗議。

有時候，抗議行動是很刺激的，甚至是很有趣的，但在這一刻，我如抗議這個，抗議那個，勢必會疲累得有如耕了八百畝瘦田的公牛。

所以，我只是消極地打了一個呵欠，然後打開了冰箱，把一罐啤酒抛給洛雲。

洛雲開了啤酒，望住我問：「你呢？你喝甚麼？」

我淡然回答：「除了你的血，我現在什麼都不想喝。」

洛雲大笑，笑聲宏亮，表情可愛有如十一歲半的頑童。

他若眞的只有十一歲半，我就不會給他啤酒，而是給他狠狠的打一頓屁股。

當然，他將來一定會報仇的，但那是將來的事。

將來！

又有誰能預計將來的事？

看見洛雲喝啤酒的樣子，我眞的想把他一脚踢出門外，他太得意洋洋了，完全沒有半點謙虛，根本沒有把我放在眼內。

但他又爲什麼要把我放在眼內？我又不是驚奇俱樂部的會員，若論到古古怪怪的經歷，我是及不上他千分之一的。

「我若是他，也會這樣驕傲。」我心裏這樣說。

但其實，我這種想法未免是太偏激

了，洛雲並不是一個驕傲的人，他只是太豪放不羈罷了。

一個典型的浪子！

他喝完了啤酒之後，就笑笑說：「昨晚打橋牌的成績怎樣？」

我聳聳肩：「贏家不是我和路易。」

洛雲道：「果然一如局前所料。」

我瞪視着他：「你怎曉得我昨晚打橋牌？」

洛雲道：「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我哼一聲：「打橋牌不犯法，又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虧心事，你知道又怎樣？」

洛雲道：「打完橋牌之後，你和唐漢明怎樣了？」

我怔住，過了很久才說道：「你怎知道我會經見過唐漢明？」

洛雲淡淡一笑，道：「你可曾聽過，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兩句話嗎？我的跟踪術是一流的。」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你也知道唐漢明這個人？你爲什麼要跟踪他？」

洛雲道：「我知道他手上有一袋很值錢的東西，而且你已經見過了，對不？」

我又是爲之一呆：「洛雲，你不是改行去做劫匪罷？」

洛雲微微一笑，道：「我若是劫匪，早已在你還沒有和唐漢明碰頭之前就已經動手了。」

我吸了一口氣，兩眼直看着他：「別再轉彎抹角，你爲甚麼要跟踪唐漢明？」

洛雲道：「是受人之托。」

「受人之托？是誰給你的差事？」我冷冷一笑。

洛雲道：「蟒蛇。」

「蟒蛇？」我臉色陡地一變：「你是說蟒蛇高亨利？」

洛雲點了點頭，道：「不錯，正是這個老江湖。」

我道：「高亨利爲人狡智百出，你怎麼會和這種黑社會流氓打交道的？」

洛雲道：「高亨利曾經是黑社會的老大哥，但自從十年前給一個警長打斷一條腿之後，他已不再經營任何非法生意。」

我眉頭一皺，「你相信這個人眞的已經改邪歸正？」

洛雲道：「這世間上無數人變壞，但也總有些人會改邪歸正，浪子回頭的。」

我不禁莞爾一笑：「你打算怎麼時候回頭？」

洛雲道：「當前無去路的時候，我一定會回頭是岸的。」

我盯着他的臉：「高亨利爲甚麼要你跟踪唐漢明？是不是因爲那一袋鑽石？」

洛雲道：「要是爲了鑽石，蟒蛇又何必找我這個外人來幫忙？最少，我不會是一個劫匪。」

我嘆了一口氣：「但你若要去打劫的話，只怕許多職業慣匪也及不上你千份之一。」

洛雲道：「但我和蟒蛇現在都有一個共通點，我們並不需要錢。」

我冷笑一下：「並不是急於要用錢的人才去做賊的，例如——」

「少廢話，你老是把話題扯到不切實際的地方去，算是幹甚麼的？」洛雲也很不客氣：「你難道不想知道，蟒蛇爲甚麼要我跟踪唐漢明嗎？」

「請說，在下洗耳恭聽便是。」我眨眨眼。

洛雲伸手抹了抹自己的臉，才緩緩地說道：「蟒蛇有數之不盡的家財，但只有極少部份，是經營不法生意得回來的，並不如局外人想像一般，他是個靠撈偏門生意才起家的富豪人物。」

我揚了揚眉：「你這算是爲高亨利伸寃嗎？」

洛雲臉色一沉：「我說的是事實，高亨利雖然曾經是黑社會的老大，但實際上只是掛名性質。」

我看着他，有點嘲諷地一笑：「這麼說，他是黑社會的名譽會長了？」

洛雲卻點了點頭：「你這樣形容，倒是很恰當的，高亨利之所以會和黑社會掛鈎，全是給他的叔父所累，基本上，高家很富有，完全用不着靠非法生意來賺錢。」

我聽到這裏，不禁眉頭一皺：「你已查得很清楚？」

洛雲道：「你應該相信我的辦事能力，更應該相信，在這種事情上，我會保持最客觀的態度來作出審判。」

我莞爾一笑：「你應該去當法官才對。」

洛雲道：「若我當法官，我寧願做囚犯。」

我大奇：「做囚犯比做法官更有前途嗎？」

洛雲搖搖頭：「前途是很難逆料的，但最少，給人在法庭擲臭鞋的，永遠不會是囚犯，而是法官。」

我笑了起來：「別害怕，你若是眞的去做法官，我還會送你一面特大的擋箭牌。」

洛雲道：「高亨利本來曾經要是坐牢的，但其後卻化險爲夷。」

「因爲他太富有，他的財力足以在那個時代妨碍司法公正？」我毫不客氣地提出質問。

「不，他打了一場官司，只付了一杯啤酒的代價。」

「是誰喝了這杯啤酒？是法官還是陪審員？」

「都不是，是唐敦敬，也就是唐漢明的父親，唐家父子同科，都是很出色的律師。」

我聽到這裏，似乎開始有點眉目了，但也只是「有一點點」而已，至於高家和唐家有甚麼恩怨糾葛，我還是一無所知的。

我沉默着，任由洛雲繼續說下去。

只聽洛雲繼續說道：「高亨利只有一個女兒，她叫芳節，是劍橋理科高材生，正是秀外慧中，極受高亨利寵愛。」

我雖然開始聽得有點入味，但由於實在相當疲倦，所以還是忍不住打的一個呵欠，才問：「高亨利要你跟踪唐漢明，就是爲了這個寶貝獨生女兒？」

洛雲緩緩地點了點頭：「不錯，因爲高芳節愛上了莊强。」

我越聽越奇，「高芳節愛上了莊强，跟唐漢明又有什麼相干？」

洛雲道：「莊强近來對高芳節很冷淡，但卻經常和唐漢明到酒吧裏喝得天昏地暗。」

「莊强是個藝術家，他怎樣過日子都是可以的，但唐漢明是律師，又怎能老是陪着莊强胡胡混混？」我忍不住問。

洛雲淡然一笑：「這正是高亨利最想不通的地方，所以，他懷疑莊强和唐漢明之間，會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存在。」

我吸一口氣，道：「例如同性戀？」

洛雲道：「這是其中的一個可能性，除此之外，高亨利又懷疑莊强愛上了白薔薇。」

我一怔：「白薔薇又是誰？」

洛雲道：「白薔薇就是唐漢明的妻子，但他倆已經分了居。」

我皺皺眉：「朋友妻，不可戲，雖然他倆已經離婚，但莊强似乎還是不該插足其間的。」

洛雲有點詫異地望住我：「想不到你的思想還是那麼守舊。」

我不禁恚怒起來，立即揮臂抗議：「這並不是封建守舊，而是交朋友的道義！」

「算你有理，我投降便是。」洛雲不再和我爭辯：「反正我們現在並不是在研究道德經。」

我這才放他一馬：「高亨利懷疑這個懷疑那個，你到底查到了線索沒有？」

洛雲聳了聳肩：「目前還在追查之中。」

我道：「這並不是湊巧，而是足証洛會長異常能幹，黑白兩道英雄好漢，一概唯閣下馬首是瞻。」

洛雲不由苦笑一下：「幸好我並不是受薪的。」

我眨眨眼：「正因爲你不收任何費用，所以更加其門如市，客似雲來。」

洛雲道：「你不是也想委託我去辦甚麼事情罷？」

「正有此意，」我說：「我要委托閣下調查唐漢明那一袋鑽石，到底是從什麼地方弄回來的？」

洛雲望住我：「你何以不直接問他？」

我沉着臉：「我要得到的，是眞正的答案。」

洛雲道：「你怎曉得唐漢明一定會不老實？」

我道：「他不竟是個陌生人。」

洛雲「嘖嘖」連聲：「你這種想法眞是荒謬兼愚蠢，陌生人不可靠，難道老朋友就最可靠了？」

我道：「最少，自己認爲算是老朋友的人，都是有往績可以稽考的。」

洛雲道：「你把我當作一匹競賽的馬？」

我笑笑：「我沒有把你當作一匹馬，但卻經常幻想自己是個練馬師。」

洛雲也笑了：「你談話的藝術頗有進步，可喜可賀。」

我問：「你既已插手這一件事，最少有三個人都可以放心了。」

「三個人？是那三位？」

「高亨利、唐漢明和我。」

「你打算甚麼時候正式介紹唐漢明給我認識？」

「你了解唐漢明這個人比我還早，卻要我來從中介紹，豈非笑話？」

「這本來就是一個笑話多多的世界。」

* * *

我沒有直接把洛雲介紹給唐漢明認識，因爲根本沒有這個需要。

我只把唐漢明的名片交給洛雲。有了名片，洛雲就算要去謁見美國總統，也會順順利利的。

至於以後的事，就讓洛雲去幹好了，我雖然也是個頗有好奇心的人，但還是及不上洛雲十分之一。

而且，他既已插了手，我也不便和他「爭飯碗」。

反正我現在甚麼都不想，只想好好休息一下，然後繼續本人的煮字生涯。

一想到要趕稿這種事，龍乘風又還能有甚麼好奇心？別人的事，就讓別的人去浪費時間調查個飽好了。

以後的事情，也就是洛雲的事情，我是後來才知道箇中一切的。

唐漢明是在律師樓裏遇上洛雲的，洛雲一看見了他，就把一張名片遞了過去。

但這並不是洛雲的名片。

洛雲的名片，已經在上星期週末，給一個脾氣有如野貓的女郎全部「劫走」。

那是「名片的洗劫」，據說，那個女郎要把洛雲介紹給她所有的女同學、女朋友和表姊、表妹們。

所以，洛雲現在遞給唐漢明的，並不是他自己的名片，而是唐漢明的！

這本是一件古怪之極的事，但唐漢明接到他自己的名片之後，臉上的表情並不是詫異，而是說不出的喜悅。

「是洛會長？」他伸出了手。

洛雲和他握了握手，微笑着說：「是一個汽車製造商叫我來見閣下的。」

「汽車製造商？」唐漢明一愕。

「是龍乘風，」洛雲淡淡一笑，「他是個寫小說的混蛋，喜歡閉門造車，唯恐天下不亂。」

唐漢明笑了：「你似乎不太尊重自己的朋友。」

洛雲道：「不，正因爲我太尊重這個小說家，所以才這樣形容他，我和他的作風，經常都是彼此彼此的。」

「你的說話很有趣。」

「出色的混蛋，通常都是很有趣的。」洛雲一面說，一面拍拍衣領。

唐漢明看看腕表：「現在是吃中午飯的時候了，我們去吃燒物、煮物和蒸物如何？」

洛雲道：「日本料理烹調技術別創一格，但今天我卻想吃鹽焗雞。」

「東江鹽焗雞？」

「不錯，很久沒吃過客家菜了，除了鹽焗雞之外，我還喜歡梅菜扣肉和糟汁炒玄光。」

「很好，我們去旺角日章居怎樣？」

「贊成，我們邊走邊談好了。」

上文提要：夏侯長纓被顧盼之要脅去殺熊天開，伺機和熊天開比武，但雙方勢均力敵，無法下手，打個平局而散。顧盼之認爲他未盡全力，限三天內要殺掉熊天開，夏侯長纓迫得無法應付，只好轉和熊天開商量，坦誠相告，原來熊天開來黑風口，是跟踪顧盼之而來，因妹妹被顧盼之誘姦自殺，要替妹妹復仇……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金槍無敵

殺淫徒雪妹恥　愛風流情不專

「妾身與他住在一座小宅院內。」雲姬道：「就在鎭北頭那座前面有一棵大樹的小宅院，那老鬼說，住在那裏，比較安全。」

「他現在在宅院麼？」夏侯長纓心中暗喜。

「他剛出外去了，所以，妾身才偷偷溜出來走一下，整天呆在那小宅院內，悶死了！」雲姬的眼中忽然射出敎人心跳的異光來。「夏侯公子，乘他不在，你跟我回去……坐……坐好麼？」

夏侯長纓被她的眼光弄得心頭「怦怦」直跳，——他從雲姬的眼神及說話，意會到她要他回去坐一坐，是怎麼回事，那怎不教他意馬心猿？

吸口氣，他按捺一下心頭那股升起的慾火，說道：「雲姬，我約了一個朋友在清風樓……正要趕去，這麼吧，今晚我去找妳，好麼？」

「那老鬼一到晚上，便纏着我。」雲姬露出討厭的神色。「這麼吧，他要到傍晚才回來，你在黃昏前來找妾身，好麼？」

「好吧。」夏侯長纓只想快些脫身，一口答應她。

「你一定要來啊。」雲姬咬咬咀唇，臉上露出誘人的媚笑。「妾身等着你。」

「我一定來。」夏侯長纓幾乎忍不住在她的粉頰上親一下。

——才壓下去的那一點慾火，又升起來了。

他不敢再停留下去，以免自已按捺不住，又做出糊塗事來，那就太對不起蕭雅韻了。

他急急說了一聲：「雲姬，我先走了。」話未說完，便拔脚往鎭南大街走去。

雲姬直等到看不見夏侯長纓的身影，才轉過身，蹒蹒而去。

＊　＊　＊

夏侯長纓在清風樓找到熊天開。

熊天開一個人坐在二樓靠窗的一付座頭上，憑窗獨酌，意頗悠閒。

夏侯長纓遲疑了一下，才走前去，招呼一聲：「熊大俠，原來你在這裏喝酒。」

熊天開回過頭來，看了夏侯長纓一眼，冷冷地道：「夏侯長纓，你不是又來找熊某比鬥高低吧？」

夏侯長纓忙道：「在下與熊大俠昨日既已比試過，分不出勝負，在下又怎會不自量力，再來找你比試高低。」

熊天開聽他這麼說，臉色稍緩。「那你有何貴幹？」

夏侯長纓道：「有一事特來相告。」

熊天開瞧了夏侯長纓一眼，說道：「請坐下再說。」

夏侯長纓客氣一句，才坐下來。

熊天開招呼一個店伙送上一付杯筷，替夏侯長纓斟了一杯酒，才說道：「請。」

夏侯長纓舉杯，說聲：「熊大俠請。」跟着喝了一口酒。

熊天開這才說道：「有何事相告，請說。」

「熊大俠，聽說你一直追查顧盼之的

＊　＊　＊

點菜的時候，洛雲叫的並不是鹽焗雞，而是霸王雞。

唐漢明問侍應部長：「鹽焗雞和霸王雞有甚麼分別？」

侍應部長禮貌地微笑，並加以解釋：「霸王雞本身也就是鹽焗雞，只不過加上一大撮薑葱絲，如此而已。」

唐漢明「哦」的一聲，笑道：「我還以爲吃霸王雞等於吃霸王飯，吃完之後拍拍屁股便走毋須付帳。」

洛雲道：「你要吃霸王飯，那是容易得很，而且吃了霸王飯之後，接着還可以去吃皇家飯，一舉兩得，上算之至。」

唐漢明悠然一笑：「我是律師，想控告我吃霸王飯，可不容易。」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做律師的更加要自我檢點，否則，便連律師公會也不肯饒你。」洛雲漸漸把話題轉到唐漢明身上。

唐漢明並不是個笨人，當然明白洛雲的意思，不由嘆一口氣，道：「昨晚我深夜打擾龍乘風，那是逼不得已的，我——」

「你的事，最好長話短說，別浪費彼此寶貴的時間。」洛雲的說話忽然變得鋒利如刀，「白薔薇近來怎樣了？」

唐漢明一愕，半晌才笑笑說道：「你果然比私家偵探還更厲害。」

洛雲傲然地揚了揚眉：「要是一般的私家偵探可以幫你的忙，你又何必找我這個放肆的浪子？」

唐漢明嘆息一聲：「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訴你，整件事情，跟白薔薇是完全沒有半點關係的。」

洛雲目注着他：「這是你的看法？」

唐漢明道：「也許外面有人會胡思亂想，以爲莊强和薔薇會有些甚麼曖昧的關係，但這種想法是毫無根據的，薇雖然曾經有點喜歡莊强，但也只是有點喜歡而已，絕不可能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洛雲道：「你相信自己的眼光一定不會看錯？」

唐漢明嘆了一口氣：「我寧願莊强喜歡的女人是白薔薇，那麼事情還更簡單得多。」

洛雲道：「這是甚麼道理？」

唐漢明道：「因爲白薔薇只是一個簡單的女人。」

洛雲道：「難道現在莊强纏上了一個身世很複雜的女人嗎？」

唐漢明道：「我不知道，甚至不知道他現在有沒有女朋友，可是，我知道他惹上了痲煩。」

洛雲道：「莊强有甚麼痲煩？」

唐漢明道：「他在忽然間擁有大批完美無瑕的鑽石，而且數量之多，足以令人爲之咋舌。」

洛雲道：「他本來就是個富家子弟。」

唐漢明搖搖頭：「但那些鑽石，並不是屬於他家族的。」

洛雲道：「那麼，鑽石來歷到底是怎樣的？」

唐漢明道：「莊强說，那些鑽石，其實不是鑽石，而是『自由的油』。」

洛雲聽得莫名其妙，唐漢明接着解釋：「自由，是自由神像的自由，至於『的油』的那個油字，就是生油的油，也是醬油的那個油字，你明白嗎？」

他只是解釋「字面」。

但單是「字面」的解釋，就已經說不出的蹩脚。洛雲不由聳了聳肩：「好古怪的鑽石，好古怪的油。」

唐漢明卻苦笑着：「但你可以解釋，鑽石和油，這兩者之間有甚麼關係嗎？」

洛雲道：「若是用『鑽石和油』這幾個字來造句，那該是：『本人若擁有一座石油礦，就可以搜購許多名貴的鑽石了。』」

唐漢明啼笑皆非：「但現在並不是小學生造句，我想知道莊强爲甚麼會把鑽石和油扯上關係。」

洛雲道：「你認爲莊强現在的精神有沒有問題。」

唐漢明道：「肯定有問題，但卻不是個瘋子，只是受到太大的壓力所致。」

洛雲道：「何謂之太大壓力？」

唐漢明道：「我也很想弄個明白，可惜我現在甚麼都不清楚。」

洛雲道：「據說，莊强曾經在地上打桌球，那到底是甚麼把戲？」

唐漢明道：「不曉得，但每當我想起那種情景，就會爲之毛骨悚然。」

洛雲道：「你擔心莊强眞的瘋了？」

唐漢明道：「我已說過，莊强並沒有神經不正常，難道你一點也不相信我的眼光嗎？」

洛雲道：「我相信，你會是一個十分精明的人，唯一的缺點就是過份擔心莊强這個老朋友！」

唐漢明道：「除了酒肉朋友之外，爲朋友之憂而憂，那是很正常的事，而且我覺得自己的擔憂並不是多餘的，莊强變了，他彷佛已變成了一個消沉的人。」

洛雲道：「但據我所知，這個消沉的人在下個星期還約了路易比劍。」

唐漢明道：「也許，他正在找尋發洩苦悶的方法。」

洛雲道：「你是他的老朋友，爲甚麼不直接一點問問，他近來發生了甚麼事？」

唐漢明道：「我當然問過了，而且還用了十幾種方法，幾百種語氣，但我現在所能知道的一切，就只有這麼一點點。」

洛雲道：「連你這個老朋友，對莊强的事情也只是像霧又像花，我這個局外人又還能幹得了些甚麼？」他這樣說，是想看看唐漢明的反應。

唐漢明立刻搖頭不迭，道：「不！你是個冒險專家，有足夠的應變能力來處理莊强的事，但我只能扮演一個紙上談兵的角色。」

（未完・一）

下落，是麼？」

熊天開雙眼倏睜，緊盯着夏侯長纓，思疑地道：「你聽誰說的？」

「顧盼之親口對我說的。」夏侯長纓直說道。

熊天開眼角肌肉跳動了一下，疾聲道：「你與顧盼之是甚麼關係？」

夏侯長纓神色不動地道：「昨天才認識他。」

「他怎會對你說那番話的？」熊天開目光炯炯，似乎要看穿夏侯長纓的心肺。

「因爲他想我替他幹掉你。」夏侯長纓道：「他願出一萬兩黃金！」

「原來他想請你殺熊某，這就怪不得了。」熊天開喝口酒，神色比剛才緩和了一點。「想不到熊某這條命，居然值一萬兩黃金。」

一頓，目注夏侯長纓，道：「你接下了他這宗生意？」

夏侯長纓搖搖頭。「在下雖然出道不久，也不富有，但還不屑幹這種爲錢殺人的勾當！」

「你爲甚麼要告訴熊某？」

「顧盼之的所作所爲，在下也曾聽聞一二，像他這種邪道人物，可說死有餘辜，在下這麼做，只是基於武林道義！」夏侯長纓口裏說得好聽，心裏却大感慚愧。

「你在甚麼地方遇到他？」

「就在鎭北大街口。」

「他就在這鎭上？」熊天開幾乎跳起身來。

「是。」夏侯長纓點點頭，「在下還查到，他落脚在鎭南頭一處地方！」

「嗯，我總算沒有追錯方向。」熊天開自語一句，右手不由自主地緊握起來。

跟着吸口氣，說道：「姓顧的在鎭上那一處落脚？」

夏侯長纓道：「就在鎭北頭一座前面有一棵大樹的小宅院內。」

熊天開幾乎一拳擂在枱面上，幸好他省覺極得快，改爲擊在掌上。「怪不得我找遍了鎭上的客棧，也沒有他的踪影，原來他藏匿在民居內。」

頓一下，看着夏侯長纓，衷心地道：「夏侯閣下，謝謝你告訴熊某這個消息，你可說幫了熊某一個大忙，熊某欠你一個情！」

夏侯長纓聽熊天開那麼說，心中一陣慚愧，忙說道：「熊大俠，千萬別這麼說，在下應該的。」

「來，爲了表示熊某對你的謝意，熊某敬你一杯。」熊天開說着拿起杯子。

夏侯長纓邊拿起酒杯，邊說道：「熊大俠太客氣了。在下不敢當。」

兩人碰杯，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夏侯長纓搶着拿起酒壺，先替熊天開斟滿了酒，才替自己斟酒，接着拿起酒杯，說道：「熊大俠，在下借花敬佛，敬你一杯。」

熊天開拿起酒杯，與他一飲而盡。

放下酒杯，夏侯長纓猶豫了一下，終於還是忍不住說道：「熊大俠，請恕在下冒昧相問，你爲何一直追顧盼之的下落，不肯放過他？」

熊天開眼角的肌肉不住地搐動起來，雙手也不由自主地力握起來，緊抿着咀唇，沉默了好一會，才沉重地說道：「夏侯閣下，熊某永遠也不會忘記，熊某那唯一的親妹子懸樑自盡時的情形。」他的牙齒咬得格格作响，額上青筋暴現，可以看出，他心中是多麼憤恨沉痛。

夏侯長纓看到熊天開那沉痛的樣子，心中有點不安，忙說道：「熊大俠，在下不該問……」

熊天開搖搖手，說道：「這不關你的事，這件仇恨，熊某無時無刻不像毒蛇噬心般痛苦，除非殺了顧盼之，否則，熊某的心會像被利刀刺戳般痛的。」

夏侯長纓咀唇嗡動了一下，却欲言又止。

熊天開沉重地吐了口氣，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酒，才說道：「夏侯閣下，熊某知道你極想知道我妹子爲何會懸樑自盡的，是吧？」

夏侯長纓點點頭。

熊天開又喝了口酒，才說道：「熊某的妹子是因爲被顧盼之騙了……並且有了身孕，羞憤悔恨之下，懸樑自盡的。」

頓一下，用手大力地抹一下額，沉痛地道：「我永遠也忘不了她吊死時的樣子，可憐她肚內還有一個孩子！」

夏侯長纓聽得心頭一陣沉重。「熊大俠，姓顧的眞不是人！難怪當年有那麼多武林同道要對付他！」

「熊某在妹子的屍體前曾起誓，就算上天入地，也要手刃那淫徒，替她報仇！」熊天開緊握着雙拳，眼中閃射出懾人的光芒。

夏侯長纓替熊天開斟滿杯中的酒，然後說道：「熊大俠，祝你這一次能手刃姓顧的，替你妹子報仇！」

熊天開拿起酒杯，一飲而盡。

夏侯長纓也一口喝乾那杯酒。

「熊大俠，你準備甚麼時候去找姓顧的？」

「待會熊某就去。」熊天開道。

「熊大俠，在下差點忘了告訴你，姓顧的在午前離開了那座小宅院，在下隱約偷聽到，他要到傍黑時份才能夠趕回去，你還是傍黑時才去找他吧，免得白走一趟，甚至打草驚蛇，被他溜了。」

「夏侯老弟，幸得你相告，你這份情，熊某不知如何報答。」熊天開誠心地道。

夏侯長纓心中有愧，忙說道：「熊大俠，在下應該的，你別再那麼說。」

跟着，他起身抱拳道：「熊大俠，在下還有點事要辦，失陪了。」

熊天開忙站起來，抱拳還禮，道：「閣下既然有事，熊某也不留你了，日後有機會，再與你痛飲一番。」

「告辭。」夏侯長纓跟着下樓而去。

＊　＊　＊

走出清風樓，夏侯長纓拿不定主意是否去赴約。

自己想，還是不要去。

但情慾却在他的心裏翻騰着——極之想去赴約。

他忘不了那一次的美妙感受。

因之，他無法抗拒雲姬那充滿誘惑的邀約。

他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儘管自己想不要去，但他的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往鎭北大街那邊走去。

他這時的情形，就像一頭初嚐魚腥的猫兒那樣，極之想再嚐到魚腥。

他無法壓得下心中的那股慾念。

何況，他有幾分酒意。

那簡直像是火上加油一樣。

不知不覺間走到鎭北頭，他才發覺到，自己已走到這裏來。

他想掉頭便走，但雙脚不聽話，繼續往前走，終於看到一座小宅院的前面，有一棵大楡樹。

這時，他簡直像被鬼迷了一樣，不能自已地加快脚步向那座小宅院走去。

走到小宅院的門前，他猶豫了一下，終於擧手敲門。

那知道他的手還未敲在門上，兩扇門忽然打開了，現出一人來。

夏侯長纓一眼看到那人，丹田內即時一熱，那人朝他媚笑道：「夏侯公子，你來了。」一手將他拉入門內，接將門關上。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顧盼之的愛妾，令到夏侯長纓不能自已的雲姬！

夏侯長纓才走入門內，雲姬已偎在他的懷中。

夏侯長纓那刹那彷似抱住了一團火那樣，渾身火熱，情不自禁地將懷中的雲姬摟得緊緊的。

雲姬仰起臉，嚶嚀一聲，極富挑逗與誘惑。

夏侯長纓那裏禁受得住，頭一低，吻在她那兩片誘人的櫻唇上。

＊　＊　＊

傍黑之前，夏侯長纓離開了那座小宅院。

才走出小宅院，他便後悔不迭，不斷地自責，怎會如此荒唐，居然去與雲姬鬼混。

他心中又悔又疚，深感對不起蕭雅韻。

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舒暢無比，脚步也輕鬆起來。

走出一段路，他驀地想起，既然顧盼之要傍黑時分才回來，而熊天開亦知道這一點，那何不在小宅院附近藏匿起來看一下，熊天開是否會在天黑後，去找顧盼之算賬。

——嗯，一定要看到熊天開殺死顧盼之，我才能安心。夏侯長纓在心裏這麼說。

於是，他馬上回去，看看四下無人，便掠上那棵大楡樹上面躲起來。

躲藏在大楡樹上，對於小宅院內及附近的地方，看得一淸二楚。

天色說黑便黑，一下子便黑下來了。

小宅院內有燈光亮起，夏侯長纓甚至還窺望到雲姬倚在一扇窗前，玩弄着髮絲，似乎在等待着顧盼之回來。

他心中頓時既愛又妒。

而他的腦海中，也不自禁映現出先前與雲姬癲狂時的情形。

直到小宅院的大門「呀」地一聲打開來，他才從那一陣綺思中回過神來，急忙收攝心神，往下窺望。

原來是顧盼之回來了。

雲姬從屋內急速出去。

顧盼之張臂將小鳥依人般投入他懷中的雲姬摟住，在她的臉上親了一下，一雙手也在她的身上游動起來。

樹上的夏侯長纓看着，心裏滿不是滋味，幾乎忍不住掠下去，一槍將顧盼之殺死。

他別轉臉，不想再看下去。

驀地，他聽到下面响起「砰」的一聲大响。

夏侯長纓急忙轉過臉，往下窺望。

原來有一條身形壯碩的漢子，一脚將兩扇大門踹開。

夏侯長纓認出那條漢子正是熊天開。

顧盼之與雲姬吃驚之下，慌不迭分開來。

熊天開一步踏入門內，目注顧盼之，一字字地道：「顧盼之，熊某終於找到你！」

顧盼之這時的模樣完全改變，扮成一個員外模樣的中年人，因此，他馬上搖手道：「大爺，你……是誰？……你認錯人了……我……不是你……說的甚麼……姓顧的……我姓焦。」

熊天開不由愕了一下，雙眼細細地打量顧盼之。

雲姬驚得臉無人色，瑟縮在一旁。

顧盼之抖着聲道：「大爺，你……看清楚……了吧？我……不是你要找的人啊。」

熊天開忽然冷笑兩聲，說道：「顧盼之，任你千變萬化，也瞞不過熊某這雙眼，你就是顧盼之！」

「大爺……你憑甚麼說……我是……你要找的那一個人啊？」顧盼之焦急地叫起來。

「別再裝了！」熊天開叱道：「你雖然精於易容之術，但你却無法可以改變耳垂下的那顆黑痣。你知道麼？這個秘密，乃是我妹子告訴我的！」

顧盼之頓時臉色大變，不自覺伸手去摸左邊耳垂。

由於天已黑，又在樹上，因此，夏侯長纓看不到顧盼之的耳垂上是否有一顆痣。

「顧盼之，大概是你氣數已盡，又或是我妹子顯靈，終於教我找到你！」熊天開悽然笑道：「今日，我要取你狗命，替我那可憐的妹子報仇，也替江湖除去你這淫徒！」

嗆然一聲，拔出背上的大刀，以雙手握刀，大刀斜擧，擺出一個法場斬首的架式！

顧盼之畏縮地退了一步。

樹上的夏侯長纓頓時感到下面的院子內瀰佈起一層凜烈的殺氣。

至此，他不得不在心裏承認熊天開那套刀法的剛猛霸道！

「嗨」地一聲，熊天開一步欺前，斬向顧盼之！

顧盼之驚叫一聲，身形暴閃——閃

向雲姬那邊。

熊天開身形再進，刀勢一改，反手一刀橫斬過去。

但他的刀才斬出一半，却倏地窒住了。

原來，顧盼之伸手一把抓住雲姬，一帶一送，將之推向熊天開橫斬過來的刀鋒上！

熊天開雖然恨透了顧盼之，却不想濫殺無辜，因此，他急忙收住刀勢！

顧盼之却在這刹那從袖中射出一柄短刀。

那柄短刀颼地一聲，從雲姬的脅下穿射出來，疾射向熊天開的胸腹要害！

樹上的夏侯長纓幾乎忍不住發出驚叫。

他第一次見識到顧盼之的陰險手段！

熊天開已來不及回刀封擋，亦無法可以避開，他只好盡量將身子偏轉。

「噗」地一聲，那把短刀刺入他的腰脅上。

熊天開痛得哼了一聲，身形忽然就像狂飈般疾旋開去，厲亮如駭電裂空的刀光一閃，就連樹上的夏侯長纓也無法可以看清楚他那一刀是如何發出的，只聽顧盼之發出一聲慘嚎，一顆頭顱帶着半片肩頭，飛了起來。

雲姬發出一聲驚叫，跌倒在地上，暈過去。

刀光倏斂，樹上的夏侯長纓看到熊天開的身形歪晃了一下，才穩住，而顧盼之那具無頭的身體才跌倒落地上。

熊天開剛才怒斬顧盼之的那一招刀法，原來就叫怒斬鬼神！

夏侯長纓也沒有信心可以應付得了那一招怒斬鬼神刀法，是以，他忍不住倒抽一口寒氣。

熊天開以刀拄地，仰天禱告道：「妹子，愚兄終於替你手刃那淫徒，你在天之靈可以安息了！」

接着從身上掏出一瓶金創藥，倒了些在手掌上，然後猛地一把將插在腰脅上的短刀拔出來，血光隨射，他馬上一掌按落那傷口上。

一會，他蹲下來，撕下顧盼之身上的一片衣衫，將傷口包紮起來，吐了口長氣，然後還刀入鞘，大步走出門外。

夏侯長纓直到熊天開走得不見了，才從樹上掠下來，走進宅院內，蹲下來，看看雲姬是否死了。

還好，雲姬只是暈了過去。

夏侯長纓頓時鬆了口氣，將雲姬抱起來，向屋內走去。

一會，他又從屋內走出來，將大門關上，却不理會倒在院子地上的顧盼之的屍首，走回屋內。

——顧盼之一死，他從此便不用再受其脅迫，他不但渾身輕鬆，也暗自替自己想出來的這一招借刀殺人之計，感到得意不已。

＊　＊　＊

雲姬醒過來之後，一眼看到夏侯長纓就坐在身邊，馬上挺起身，撲入他的懷中。

夏侯長纓忙摟住她，溫聲道：「雲姬，沒事了。」

雲姬緊偎夏侯長纓的懷中，驚怕地道：「他……怎麼……」

夏侯長纓輕撫着她的肩背，說道：「不用怕，他已被姓熊的斬殺了！」

「眞的？」雲姬楚楚可憐地仰起頭。

夏侯長纓瞧得心頭一蕩，摟着她的手不由緊了緊。

「眞的！」他放輕聲音道。

「長纓……你眞好。」雲姬輕輕吐出一口氣，臉上泛起一抹笑意：「妾身以後總可以永遠與你在一起了。」

夏侯長纓頓時心頭一沉。

——他猛然想起了蕭雅韻。

他不能失去蕭雅韻。

——因爲他深愛着她。

但眼前懷中的人，却能滿足他的慾念，一時間，他難於捨棄，因此，他不知如何是好。

「長纓，你是否不願意與妾身在一起？」雲姬看到他默然不語，幽幽地道。

「不是……」夏侯長纓忙定定心神，不忍心傷害雲姬這個教他嚐到人生「眞諦」的尤物。

「不騙我？」雲姬伸起一條粉嫩白膩的玉臂，勾住了夏侯長纓的頸脖。

夏侯長纓不由自主地道：「當然是眞的！」

「長纓，你眞好。」雲姬仰起頸脖，吻住夏侯長纓的咀唇。

夏侯長纓頓時感到體內如熊熊地烈火升騰，手臂一緊，將雲姬緊緊摟抱住，跟着身子一傾，將她壓倒在床上……

＊　＊　＊

一連數日，夏侯長纓都與雲姬在一起。

而事實上，夏侯長纓他這幾日窩在溫柔鄉中，被雲姬迷住了。

這幾日，兩人住在鎭上另一間屋子內，那是向鎭上的人租賃的。

兩人是在熊天開殺死顧盼之的當晚，離開了那座小宅院的。

直到這一日，他驀然省起，距秦白玉挑戰之日，只有七日。

從黑風口到玉石堡，只要走五天，換言之，他若不在這一兩天之內起程趕去玉石堡，便趕不及了。

若他趕不及去應戰，那就表示他自認武功不及秦白玉，是個浪得虛名的縮頭烏龜，以後，他也沒有臉在江湖上走動了。

這可是他無法忍受的，自小到大，他的好勝心就很强，要不，他也不會一出道便不斷地向那些武林人物挑戰。

每打敗一個武林人物，他便有一份滿足感，並且感到很自豪。

他喜歡聽別人的喝采歡呼聲，那簡直比喝了醇醪還要舒暢，他也喜歡被人簇擁抬捧起來的時候，那種高高在上，如在雲端的飄然感受。

他不喜歡寂寞。

他在未出道時，已嚐透了寂寞的苦味。

原來，他的師父爲了他能夠心無旁騖地專心練武，將他帶到神農架的一座深山密林中，教授他武功槍法。

而他在心無旁騖的情形下，武功與槍法皆突飛猛進，因而，他練十年槍法，比得上別人練槍二三十年，這就是他爲何年紀這麼輕，却能打敗槍神董舒舞的原因。

但那一段日子，却寂寞得令他幾乎發瘋，要不是畏於師傅之威嚴，他早已偷偷逃下山去了。

也因此，他甫出道，便暗自發誓，以後無論如何，也要過風光的日子，他不想做一個被人遺忘的小人物。

＊　＊　＊

想到要趕緊去玉石堡應戰，不由令他想起了蕭雅韻。

原來，他曾相約蕭雅韻於黑風口相見的。

而日子就是這一日！

這時候已快近正午了，大概蕭雅韻已來到黑風口。

他忙向雲姬撒個謊。「雲姬，我要到清風樓去走一趟，妳一個人乖乖地留在屋內，我很快便回來的了。」

雲姬噘着咀撒嬌地道：「我要跟你去，一個人留在屋內，很悶的。」

夏侯長纓忙道：「雲姬，別這樣，我要見的那個人，乃是家師的一位朋友……那不大好的。」

「那有甚麼關係？」雲姬擰擰腰，道：「你不是約了蕭一針的寶貝女兒吧？」目光狡黠地瞧着夏侯長纓。

夏侯長纓心頭突地跳了一下，慌忙加以否認：「別胡猜亂想，我怎會約她到這裏相見？她根本就不知黑風口在甚麼地方！」

「那你爲甚麼不肯帶我去？」雲姬不依地道。

「我不想讓家師那位朋友看到你，說給尊師知道。」夏侯長纓只好撒謊下去。「家師曾嚴命我在未到三十歲之時，不准我與女孩子……親熱的，否則，會嚴厲地教訓我！」

「你師父很兇的麼？」雲姬吐了吐舌頭，似乎相信了他的說話。

「很兇！」夏侯長纓做了個兇惡的樣子。

雲姬嚶嚀一聲，乘機偎入他的懷中。

結果，兩人溫存了一會，夏侯長纓才能脫身趕往清風樓。

＊　＊　＊

本來，夏侯長纓是相約蕭雅韻在黑風口最有名的酒樓相見，而不是指定清風樓的。

——夏侯長纓在未到黑風口之前，根本不知道黑風口有一座最有名氣的清風樓，因此，他不可能相約蕭雅韻在清風樓相會的。

既然清風樓是鎭上最有名氣的酒樓，他當然往清風樓去找尋或是等待蕭雅韻了。

走在路上，他很後悔相約蕭雅韻在黑風口相見。

他很怕被蕭雅韻知道他與雲姬的事。

而他與雲姬的關係發展到這個地步，却是他意想不到的。

他開始感到頭痛。

來到清風樓，找遍了，也找不到蕭雅韻，他猜她大概還未趕到來，便在二樓找了一付座頭，要了一壺酒，兩樣下酒菜，喝着等蕭雅韻到來。

他喝得很慢。

但無論他喝得怎麼慢，也總會喝完那壺酒的，不一會終於喝完那壺酒。

原來，他已坐了有大半個時辰左右。

他只好再要了一壺酒，但已開始感到不耐煩及有點躭心起來。

慢慢的，第二壺酒也快喝光了，樓上的座位也漸多空着的。

夏侯長纓開始有點坐不安了。

終於，樓上的客人幾乎只剩下他一個人。

夏侯長纓再也坐不下去，忍不住站起身來，欲走到梯口往樓下張望一下。

一個店伙以爲他離去，忙趨上前去，有禮地道：「這位公子，可是要……」

夏侯長纓搖搖頭道：「我在等人，還未走。」

那店伙聽他這麼說，連聲說對不起，退下去。

夏侯長纓也坐回椅子上。

——蕭雅韻若是來，一定會找到他的，若是還未趕到黑風口，就算他走遍全鎭，也找不到她，那何必多此一舉——到樓梯口往下張望。

他才坐下來，樓梯一陣响聲，忙又往梯口那邊望去。

他馬上看到一個人從樓梯口走上來。

他喜得差點從椅子上跳起來，歡喜得脫口叫一聲：「雅韻，妳始終來了！」

「長纓！」走上樓來的，正是蕭雅韻。

看到蕭雅韻，夏侯長纓將甚麼也忘記了，急迎上去。

蕭雅韻道：「長纓，你在這裏等了很久？」

夏侯長纓笑說道：「我也是剛來不久，雅韻，你一定累了，快坐下來歇一下。」邊說邊替她拉開一張椅子，好讓她坐下。

蕭雅韻一眼看到桌上剩菜殘酒，馬上知道夏侯長纓在此等了她很久，心裏不由充滿了愛意，柔聲道：「長纓，別騙我了，你等了我很久。」

「雅韻，爲了見到妳，等多久我也甘願。」夏侯長纓情不自禁地執住蕭雅韻的手，拉她坐下來。

蕭雅韻滿含情意地瞧了夏侯長纓一眼，說道：「長纓，你眞好。」

夏侯長纓此刻眼中心裏只有蕭雅韻。「雅韻，我不對妳好，還對誰好？」

蕭雅韻聽得心裏甜蜜蜜的，臉上飛上兩片紅暈，羞赧難禁地低聲道：「長纓，這裏還有別的人啊。」

夏侯長纓聽她那麼說，這才省覺到，這裏是清風樓，忙扭頭瞥一眼，看到那幾個店伙食客都在瞧着他們，不由一陣難爲情，慌不迭放開執住蕭雅韻的手，坐下來，臉上一陣發熱。

兩人默然了一會，夏侯長纓才沒有

那麼尷尬，輕聲對低下頭的蕭雅韻道：「雅韻，妳一定餓了，要吃些甚麼?」

蕭雅韻抬抬眼，瞟了夏侯長纓一眼，說道：「你也餓了，隨便叫些吃的吧。」

夏侯長纓愛惜地道：「不，我要叫些最好吃的。」

跟着招呼一個店伙過來，吩咐他叫大師傅弄些最好吃的菜餚送上來。

那店伙連聲答應着退下去，跟着另一個店伙送上一壺上好的龍井茶，夏侯長纓替蕭雅韻斟了一杯，細心地道：「雅韻，妳一定口渴了，先喝杯茶解解渴。」

蕭雅韻甜甜地看了夏侯長纓一眼，才拿起杯子，輕輕地喝了一口。

待她喝了半杯茶，夏侯長纓才說道：「雅韻，剛才我找妳……不見妳來，還以爲妳出了甚麼事，幾乎想走出鎭外去找妳，路上不是出了甚麼事吧?」

蕭雅韻道：「路上確是出點事……」

夏侯長纓一聽，驚急得脫口疾聲道：「發生了甚麼事?」

蕭雅韻看到夏侯長纓一付緊張的樣子，不禁失笑出聲：「長纓，瞧你緊張的樣子，你別緊張，載我來的那輛馬車不巧斷了一根軸，害得在路上躭擱了近一個時辰，不然，只怕在午前已來到鎭上，以致害得你在此等了那麼久。」

「嗨，原來是在路上斷了一根車軸，嚇得我瞎緊張一場。」夏侯長纓長長地舒了口氣。

「長纓，你辦完事了麼?」蕭雅韻關切地道。

「辦完了。」夏侯長纓道：「明天，我送你上路後，還要去找一個朋友。」

「你不是說，辦完這件事後，與我到黃山一遊的麼?」蕭雅韻有點不悅。

「雅韻，對不起，本來我確是打算陪妳到黃山遊玩的，但那位朋友有急事要我去幫忙一下，我不好推却，只好答應他。」

頓一下，陪着小心道：「雅韻，我答應，待我幫忙完那位朋友，一定陪妳到黃山一趟。」

「嗯。」蕭雅韻這才回嗔作喜。

夏侯長纓鬆了口氣，笑說道：「雅韻，妳眞的不惱我麼?」

蕭雅韻白了他一眼，嗤笑道：「長纓，你就是小心眼!」

夏侯長纓扮作鬼臉，正想說甚麼，一眼瞥到一個店伙捧着菜餚走過來，忙端正臉容，却引得蕭雅韻忍不住噗嗤一聲，失笑出聲。

＊　＊　＊

那些菜餚色、香、味俱全，兩人也眞的餓了，不再說話，吃起來。

才吃了一半，樓下走上一個人來。

由於夏侯長纓是面對着梯口的，因此，樓梯聲響，他便不自禁拿眼往樓梯口瞥了一眼，待到那人剛走上來，他一眼便看到那個人是誰!

那一刹那，他震驚得幾乎被一口飯菜嗆得窒息過去!

他恨不得地上有一個洞，可以立刻一頭鑽進去。

你道走上樓上來的人是誰?

原來是雲姬!

雲姬一眼看到夏侯長纓，頓時臉現喜色，歡叫一聲：「長纓!」

歡叫聲才出口，她才驟然發覺到，夏侯長纓的對面，坐着一個女子。

蕭雅韻由於背對着梯口，所以看不到登上樓來的雲姬，直到聽到雲姬叫一聲「長纓」，她才驚覺地扭頭瞧着。

正好與雲姬打了個照面!

四目相接之下，兩個女子都怔怔地注視着對方。

夏侯長纓此刻心裏叫苦不迭，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呆愣住了。

兩個女孩子都是美人，只不過雲姬美中帶有一份「妖冶」之意，而蕭雅韻的美是「清純」的，這是最大的分別!

蕭雅韻此刻是震驚多於怔愣。

她從剛才雲姬叫的那一聲「長纓」，聽得出叫得非常親熱，換言之，那雲姬與夏侯長纓的關係一定很親密，這可是她意想不到的，如今驟然驚急之下，教她怎不震驚異常。

她幾乎以爲這不是眞的，只是一場噩夢。

但雲姬的一聲尖叫，却殘酷地令她知道，這是眞實的，根本不是噩夢!

雲姬顯然也料不到，夏侯長纓會與一個這麼美麗的女孩子在一起，呆愣了一下，頓時妒火中燒，尖叫道：「長纓，她是誰?你說!」

夏侯長纓一時間不知怎樣說才好，因此，他張了張咀，却說不出話來。

「長纓，你騙我說與一個朋友在此相見，原來見的就是這個……小妖精……」雲姬看到夏侯長纓張口結舌的，妒火更熾。

「住口!」夏侯長纓聽到雲姬叫蕭雅韻做小妖精，怒喝一聲。

雲姬看到夏侯長纓居然偏幫着那女子，禁不住又妒又氣，尖聲叫道：「夏侯長纓，你這個沒心肝的，居然貪新忘舊，你這幾日對我說的話，這麼快便忘得一乾二淨了麼?」

「長纓，她是誰?」蕭雅韻忽然開口問，語聲出奇地平靜。

夏侯長纓不敢瞧她，吶吶地道：「雅韻，她叫雲姬，妳聽我說……」

「哼哼，她原來就是蕭一針的女兒蕭雅韻，這就怪不得你與她在一起了!」雲姬冷哼兩聲。「這倒好，長纓，你是要她，還是要我?」

「長纓，我料不到你會背着我……與她……在一起。」蕭雅韻顫聲道：「我……看錯了你……」倏地一轉身，向樓下奔去。

「雅韻!」夏侯長纓急叫一聲，欲追下去，却被雲姬一橫身，將他擋住，嬌聲道：「長纓，她走了不是很好麼?省得你不知要那一個而頭痛，你不是說，愛我入心入肺的麼，那你還追她幹麼?就算你追上她，她也不會理睬你的了!」

那些店伙與食客看到有好戲可看，自然滿懷興趣地往夏侯長纓這邊瞧看着。

在他們來說，這確是一齣好戲。

雲姬見夏侯長纓不說話，跺脚道：

「長纓，你要她還是要我?說啊!」

夏侯長纓却忽然一手將雲姬撥開，衝下樓。

雲姬先是呆了一下——她想不到夏侯長纓會這樣對她，繼之哭叫一聲，追下樓去。

但她追到樓下的時候，已不見了夏侯長纓的影踪。

＊　＊　＊

夏侯長纓好不容易在鎭口外頭追上蕭雅韻。

蕭雅韻雖然沒有哭，但臉上滿是淚痕，夏侯長纓實在太傷她的心了。

在乍然知道夏侯長纓原來與一個女子在此鬼混，簡直就像晴天打了個霹靂，她幾乎受不了。

幸好，她是一個外表純柔，內裏性子堅强的女孩子，要不，只怕早已在清風樓上，傷心得痛哭流涕了。

她沒有理會夏侯長纓。

她的心已碎。

「雅韻，妳聽我說，好麼?」夏侯長纓哀求道。

蕭雅韻咬着咀唇，冷然道：「還有甚麼好說?你走吧，回到那個女子的身邊，我不想再見到你。」

「雅韻，妳眞的不肯原諒我?」夏侯長纓痛苦地道。

「長纓，這種事情，相信天下間任何一個女孩子，也不會原諒的!」蕭雅韻淚水往肚裏流。

「雅韻，我知道我做錯了，但我是被迫與她在一起的!」夏侯長纓半眞半假地說道：「這件事，當從白馬鎭說起……相信妳也聽過顧盼之這個江湖淫徒，就是他乘我喝醉的時候，將我弄回他的住宅，然後在一碗解酒湯下了春藥，再以那女子來引誘我……至今我墮入他的彀中……」他將整件事眞中有假地向蕭雅韻說出來。「我看到她一個人孤零零的，便陪着她兩日，她却死纏着我，我對她討厭極了，也看出她不是一個好女子，打從昨日起，我已不再理會她……那知道，她……居然找到來胡鬧一番!」

頓一下，又道：「雅韻，我這一生一世，心裏只愛妳一個，難道妳還不明白我的心麼?」

蕭雅韻不吭聲，但心却有點軟了。

畢竟，她也是深愛着夏侯長纓的。

並且，夏侯長纓還是第一個闖進她心扉的男子。

夏侯長纓看到蕭雅韻不吭聲，痛苦地道：「雅韻!妳眞的不肯原諒我?那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爲了表白我的心跡，我就死在你的面前!」說着「刷」地一聲，抽出半截槍來。

蕭雅韻聞言大吃一驚，心更軟了。

「你說的都是眞的?」

夏侯長纓一聽，知道已有轉機，心中大喜，忙道：「雅韻，如有一字半句是假的，教我不得……」

「別說了!」蕭雅韻忙打斷他的話，轉過身來。

「雅韻。」夏侯長纓喜極地伸手執住蕭雅韻的一隻手。「妳原諒我吧。」

蕭雅韻白了他一眼，咬咬咀唇，說道：「只這一次!」

「雅韻，妳眞好!」夏侯長纓歡叫一聲，將她擁入懷中。一眼看到她面上猶有淚痕，忙細心地用袖子替她輕輕抹去。

「長纓，我們馬上離開黑風口。」雅韻微仰起臉道。

夏侯長纓迭聲答應。「好啊，我們馬上去。」

跟着又道：「我知道這附近有一處地方風景很美，明日我陪妳去那裏遊玩，好麼?」

「明天你不是要趕去找一個朋友麼?」蕭雅韻的記性很好，而且，也不是一個自私的人。

「爲了妳，我可以遲一天才趕去。」

「那你豈不是不能依時趕到去?」

「妳放心吧，只要妳開心，我趕一夜路，又何妨。」

「那你會很辛苦的。」蕭雅韻心痛地道：「你還是明天趕去吧，不要陪我去玩了。」

「雅韻，妳對我眞好，令我對做了那件糊塗事更加愧疚，也因此，我一定要陪妳去玩一日，以補償我的過錯。」夏侯長纓這句話是衷心說出來的。

「長纓，別再提那回事了。」

「那妳要答應讓我明日陪妳去遊玩。」夏侯長纓說道。

「好吧。」蕭雅韻心裏甜甜的。

女孩子就是心軟。她已完全原諒了夏侯長纓。

「雅韻，我們走吧。」

蕭雅韻點點頭，與夏侯長纓手拉手，離開了黑風口。

＊　＊　＊

距黑風口約三十里外，有一座小小的墟集，叫桃花集。

在桃花集約三里外，有一個桃花源。

桃花源其實是一個小山谷。

谷內遍植桃花，在谷的當中，有一個畝許大小的水潭，潭水澄清，可見游魚，而潭水乃是從一處山壁上滾下來的瀑布注入去的。

最奇妙的是，谷內四季如春，因而花草不枯。附近的百姓都視之爲一處奇異的地方。

居住在附近的人，沒有人不知道桃花源這個地方的。

夏侯長纓是從黑風口鎭上的居民口中，知道有桃花源這個地方的。

他與蕭雅韻在昨天黃昏時，已來到桃花集。在一家客棧內過了一夜，翌日一大早便起了床，吃過早飯後，便前往桃花源。

兩人來到桃花源，發覺有不少遊人比他倆還要早，兩人不禁啞然一笑。

桃花源確是一處仙境，蕭雅韻走在其中，歡喜不已。不時發出讚嘆聲。

夏侯長纓也感到賞心悅目，世俗煩惱盡去。

這裏的蝴蝶也特別斑爛美麗，引得蕭雅韻忍不住去捉牠們。

站在潭邊，看着水中的游魚，同時也看到水中自己的倒影，水波盪漾時，

兩人的倒影擴張開來，交溶在一起。

夏侯長纓禁不住看了蕭雅韻一眼。恰好，蕭雅韻也扭頭瞧他一眼，四目交接，她沒有避開，反而向他嫣然一笑。

夏侯長纓忍不住伸手執住她的一隻手，低聲道：「雅韻，妳瞧，我們的影子交疊在一起。」

「那又怎麼樣？」蕭雅韻嬌羞地道。

「那表示我們會永遠在一起，不會分開！」夏侯長纓心中一陣衝動，忙將之按捺下去。

「胡說八道。」蕭雅韻笑嗔道。

「難道妳不想我們永遠在一起麼？」夏侯長纓裝出焦急的樣子。

「我……沒有那麼……說啊！」蕭雅韻嬌靨一紅。

「這麼說，妳是……願意永遠與我在一起了！」夏侯長纓喜得差點放聲大叫起來。

蕭雅韻抿嘴一笑，沒有說話，腰肢一擰，離開潭邊。

夏侯長纓不是個蠢人，蕭雅韻雖然沒有說話，但他已猜到，她是羞於說出來，他頓時心花怒放，差點手舞足蹈起來。忙追上她，情不自禁地道：「雅韻，我會盡快向蕭前輩提親的！」

「誰說嫁給你啊！」蕭雅韻羞臊得連頸脖也紅了，頭一低，向桃花林深處快步走去。

夏侯長纓再也按捺不住，手舞足蹈地緊跟着走入桃樹林中。

在林深處，他終於追上蕭雅韻，將她摟在懷中。

蕭雅韻羞臊難抑，將頭深埋在夏侯長纓的懷中。

夏侯長纓雖然看不到蕭雅韻的臉孔，但却清楚地聽到她的心跳聲。

他一陣陶醉。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蕭雅韻才從夏侯長纓的懷中抬起頭來，眼中滿是情意。

夏侯長纓忍不住吻落她的咀臉上。

「雅韻，妳答應嫁給我麼？」

蕭雅韻臉上漾着幸福的光彩，點點頭。

夏侯長纓大喜若狂，凝視着蕭雅韻的嬌靨，說道：「雅韻，我要聽到妳親口說出來！」

蕭雅韻羞不可仰地道：「那……多難爲……情啊！」

「不，我一定要聽到妳親口說出來，我才相信！」夏侯長纓固執地道。

蕭雅韻嬌嗔一聲，將頭埋入他的懷中。

夏侯長纓却堅持道：「雅韻，妳若不親口說出來，便是不願意！」

這句話奏效了，蕭雅韻馬上抬起頭來，咬咬咀唇，鼓起勇氣說道：「我願……意……羞死人了！」又一頭埋入夏侯長纓的懷中。

夏侯長纓心滿意足地笑了，輕輕撫着蕭雅韻的秀髮。

好一會，蕭雅韻才抬起頭來，臉上紅彤彤的，輕聲說道：「長纓，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未完·四）

護花門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禪房打手語　機密可溝通

上文提要： 艾氏酒店艾大娘和柳青青離去後，來了張老爹、石頭接管酒店，其實是柯大成、拜天賜勾結天南莊派來的人，等候丐幫幫主李鐵崖、花字門總監易天心和門王李飛虹，想在酒中下毒，被孫不二、丁少秋預先佈置，撤去毒酒，將他們一網成擒，艾大娘、柳青青被困在打狗陣內，亦被孫不二全部收拾，劉源長也被擒……

柳青青適時趕到，嬌聲道：「娘，讓女兒來對付他！」聲到人到，兩點寒芒一閃而至，朝柯大發刺去。

艾大娘一退即上，雙劍飛舞，隨着攻到。

柯大發眼看給她們母女纏上，脫身不得，厲笑一聲喝道：「就憑妳們兩個，又能把老子怎樣？」

他急於脫身，自然全力施爲，一柄厚背金刀使得虎虎生風，劃起一片耀目刀光，森森刀鋒，逼人生寒！

艾大娘展開「亂披風劍法」，兀是在他刀光以外，翻騰作勢，無法近身。

柳青青接連十幾劍，同樣無法逼近，這時剛使完第十三劍，突然身向左轉，左劍倏收，右劍微昂，朝前點出！這一劍正是她新學的「畫龍點睛」，劍勢堪堪點出，正是柯大發刀招中的破綻所在，劍光一閃，乘隙而入！

柯大發做夢也想不到她這一劍來得如此突兀，幾乎連看也沒有看清，劍尖已經刺到離咽喉不過五寸光景，心頭一驚，千鈞一髮之際，只得猛吸一口眞氣，身形往後一仰，疾退兩步，才算避開，但劍鋒從肩頭劃過，已經劃破三寸長一條傷口，皮破血流，隱隱感到刺痛。

這是柳青青第一次使出，手法並不十分熟練，居然一舉就把老賊逼得仰身後退，（她還不知道劃破了柯大發的左肩）一擊得手，不由得信心大增，跟踪追擊，雙劍如風吹柳絲，飛捲過去。

艾大娘更不怠慢，急急欺入，雙劍飛刺，化作十幾縷精芒，朝柯大發飛洒而出。

柯大發怒氣迸發，厲吼一聲，金刀如輪，連磕帶砍，和艾大娘母女四柄短劍記記硬拚，響起一陣陣金鐵交鳴，也逼得兩人連連後退。

柳青青剛好使到三十五招，她緊記着小哥哥的話，身形倏然斜欺而上，左劍後縮，右腕向前，劍尖一昂，急如星火直點出去。

這一招她奮不顧身，根本不管柯大發刀勢如何劈來，就刺了過去。

艾大娘不知女兒這一劍是小哥哥教她的奇招，只當女兒情急拚命，毫無章法的亂刺，心頭大吃一驚，不敢出聲，急忙揮劍直上，迎着柯大發金刀絞去，她怕女兒受傷，這一招自然也用上了全力。

三方動作快如閃電，柳青青身隨劍上，柯大發連轉個念頭的工夫都沒有，只覺眼前寒星一閃，一支劍尖已從他眉心直刺而入，口中剛發出一聲驚啊，緊接着「噹」的一聲，手中金刀已被艾大娘雙劍絞住，脫手飛出。

柳青青喜叫道：「娘，我得手了！」飛起一脚，朝柯大發當胸蹬出，砰的一聲，把柯大發一個人蹬得往後飛起，仰面跌下。

艾大娘絞落柯大發金刀，聽女兒說已經得手，心中還不敢相信，一個箭步掠了上去，手起劍落，朝柯大發當胸插下，眼中淚水盈眶，說道：「乖女兒，妳總算給妳爹報了大仇啦！」

母女兩個回進蘆棚，李玉虹剛給丁少

秋介紹完畢，丁少秋含笑道：「現在該由我來給大家引見了，他指指艾大娘母女說道：「這位是艾大娘，峨嵋派的高人，這位是艾大娘的令嬡柳青青姑娘……」

「咳！」老哥哥把手中雞腿骨朝棚外一拋，一手提着酒壺趕了過來，嘻的笑道：「還是老哥哥來介紹的好，這位艾大娘是小老兒老兒弟峨嵋派半路出家的浮塵道人的徒弟柳子明的妻子，算起來還是小老兒的師姪媳婦，但她女兒柳青青却叫我老哥哥，也是小老兒的小妹子。」

李玉虹道：「老哥哥，你這筆帳怎麼算的？」

「嘻嘻，帳不要算得太清。」老哥哥聳聳肩，笑道：「妳不是叫我老哥哥嗎？妳問問妳爹，妳爹的師父不是也叫我老哥哥？將來妳有了丈夫，生了兒子，妳兒子也一樣叫我老哥哥！」

李玉虹被他說得粉臉驀地紅了起來，頓頓脚，啐道：「我不叫你老哥哥，你老是狗咀吐不出象牙來。」

李鐵崖喝道：「虹兒，妳怎麼可以對孫老人家這樣說話？」

「沒關係，嘻嘻！」老哥哥道：「你不要把我當老前輩，我是她老哥哥，本來就和她同輩的，小妹子罵老哥哥，就沒什麼關係了。」

丁少秋道：「老哥哥，你一來，就把話題弄得纏夾不清，我還沒介紹完呢？」

老哥哥朝李鐵崖聳聳肩道：「你看，剛才挨了小妹子的罵，現在又碰了小兄弟一鼻子灰，看來小老兒還是回到座上喝酒去。」說完，果然提着酒壺回到原來的桌上去了。

丁少秋繼續給艾大娘母女介紹了李鐵崖父女，以及丐幫長老和花字門的易天心等人。

大家自有一番寒暄，李玉虹把柳青青拉到自己一桌去，除了易天心年紀較大，其餘的都是女孩子家，很快就談得十分投機。

李鐵崖站起身，舉杯道：「艾大娘苦心孤詣，十年如一日，終於替丈夫報雪血仇，手刃仇人，不愧爲女中丈夫，巾幗英雄，咱們應該敬她一杯，以表敬意。」

話聲一落，大家都站了起來舉杯乾了。

艾大娘連忙乾了一杯道：「不敢當，我敬各位。」

老哥哥也走了過來，說道：「妳是小老兒的師姪媳婦，這不會錯吧？現在丐幫和花字門的人都決定前去江南，參加黃山萬家莊的邀請，妳是峨嵋派的人，就代表峨嵋派出席，也可以壯壯各大門派的聲勢。」

艾大娘道：「孫老人家吩咐，晚輩自當參加，只是代表峨嵋派，只怕不太好吧？」

「這有什麼不好？」老哥哥道：「妳師父長年閉關，不問世事，小老兒替他作一次主，他知道了也決不會怪妳的。」

艾大娘躬身道：「既然孫老人家這麼說了，晚輩遵命就是。」

老哥哥忽然回過頭去，朝柳青青擠着眼，嘻的笑道：「小妹子，妳不是想和大夥一起下江南去嗎？現在老哥哥已經和妳娘說好了。」

柳青青要和大夥一起到江南去，可不是爲了湊熱鬧，主要還不是爲了小哥哥？老哥哥幫着說話，讓娘答應一起到江南去，自是喜不自勝，但老哥哥這擠擠眼睛，却擠到姑娘家的心坎裏去了，一張粉臉不由得驟然紅了起來！

大家酒喝得差不多了，就由兩名丐幫弟子分別端上麵來。

執法長老古如松匆匆把一碗麵吃完，就站起身朝李鐵崖抱抱拳道：「幫主可有什麼吩咐嗎？」

李鐵崖自然知道他的心意，左手抬了一下，說道：「古長老按幫規處置就好，不過弟兄們也許是無辜的，最好從輕發落。」

古如松抱拳道：「屬下遵命。」

轉過身，大步走出蘆棚，右手朝前揮了一下，一路當先朝垂柳夾道的小徑上行去。

二十名丐帮弟子不敢怠慢，立即押着柯大成、劉源長、和十八名丐帮弟子，(結打狗陣的十八人)緊跟古如松身後而去。

易天心朝李玉虹含笑道：「門主，咱們也應該把叛徒處決了才行。」

李玉虹道：「易總監是說拜天賜？咱們要不要問問清楚？」

易天心笑了笑道：「拜天賜身爲本門副總監，地位不可謂不高，中途變節，不出利誘，這種人還有什麼好問的？」

李玉虹道：「那就由總監作主好了。」

易天心躬身道：「屬下尊命。」站起身，朝右衞白靈仙道：「白右衞，妳帶四名弟子，押着拜天賜，隨我來。」

白靈仙答應一聲，帶着四名女弟子迅快走出蘆棚，把丐帮弟子看守中的拜天賜接過手來，隨着易天心身後走去。

不多一回，易天心、白靈仙率同四名女弟子回入蘆棚。易天心朝李玉虹抱拳道：「四門主，叛門逆徒拜天賜已經處決了，屬下特回門主覆命。」

李玉虹點頭道：「辛苦總監了，大家請坐。」

又過了一回，丐幫執法長老古如松率同十八名結打狗陣的弟子走了進來，朝李鐵崖抱拳行禮，說道：「屬下奉命已把叛幫長老柯大成、副長老劉源長，按幫規處死，原屬柯大成手下的十八名弟子，經屬下詳細問話，他們確不知情，請幫主准予隨行，繼續爲本幫效力。」

李鐵崖頷首道：「如此甚好。」

十八名弟子既感激又興奮，一齊躬下身去，說道：「多謝幫主不殺之恩，屬下今後定當粉身碎骨，爲本幫效力。」

李鐵崖揮了下手，說道：「你們退下去！」

向鳳亭道：「幫主，這裡離柯家莊不遠，咱們有不少人，不如到柯家莊去落脚，較爲方便。」

李鐵崖點頭道：「也好，柯家兄弟已死，偌大一片莊院已成無主之物，咱們可以派人在這裡立個分舵，艾大娘母女大仇已報，當然不會再躭在這裡了，這間酒店，正好成爲咱們的一個招待站，

不知艾大娘的意下如何？」

艾大娘忙道：「李幫主不用客氣，賤妾母女早就離開，這裡任憑李幫主作主。」

李鐵崖含笑道：「如此甚好，那就謝謝艾大娘了。」

老哥哥嘻嘻的笑道：「你們到柯家莊過夜去，我老哥哥一個人留在這裡。」

一行人來到柯家莊，由執法長老古如松艾大娘向莊丁們宣佈柯大成、柯大發勾結外人，背叛丐幫，業已按幫規處死，這裡所有的人，一律遣散，明天可向賬房領取銀子，從此要安安份份做人。

大家聽得面面相覷，只得轟聲應「是」。

大家安頓好住處，丁少秋找上李玉虹，悄聲道：「妹子，愚兄有一件事，想和妳談談。」

李玉虹道：「什麼事？」

丁少秋道：「妳跟我來。」

李玉虹道：「這裡不能說嗎？」

丁少秋舉步往外便走，李玉虹只得跟着走出，兩人默默的走了一段路，李玉虹道：「你現在可以說了。」

丁少秋雙目望着她，鄭重的道：「我是來找妳來的，我想，妳對我有很大的誤會，那天……」

李玉虹臉上神色一變，咬着嘴唇，冷聲道：「不用說了，我對你並沒有誤會。」

說完，轉身要走。

丁少秋一下攔在她前面，說道：「妳聽我說。」

李玉虹看着他，冷冷的道：「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我們之間並沒有誤會。」

丁少秋急道：「那天是秋霜被毒蛇咬了，人已昏迷過去，我身邊有太乙解毒丹，所以把她抱到我房裡，替她吸出毒血，正好妳進來，我還想叫妳幫忙，妳却負氣走了……」

李玉虹道：「我沒有負氣，你救她，我有什麼好負氣的？」

口中雖然這樣說着，心裡却暗暗忖道：「聽他這麼說來，是我太多心了。」但她是個倔强的人，那肯認錯？

丁少秋看她一副冷冷的模樣，任自己如何解釋，依然如此，心中不禁有氣，一張俊臉漸漸紅了起來，說道：「我丁少秋不遠千里追踪而來，向妳解釋因妳多心而引起的誤會，是爲了珍惜我們的友情，其實這場誤會，錯不在我，我已經一再向妳解說了，朋友貴在知心，妳誤會我，就是對我的人格的侮辱，妳既然不珍惜我們之間的友情，我就無話可說了。」

說完，突然轉身疾奔而去。

這下，當眞大出李玉虹意外，她怔怔的望着他離去，張了張口，想叫他停步，但丁少秋去勢極快，只不過眨眼工夫，就已飛掠出數十丈外，人影迅速在夜影中消失了！

她眼眶中已經包滿了淚水，心裡仔細的思索着丁少秋方才說過的每一句話，她後悔自己不該對他如此負氣！

他說得不錯，朋友貴在知心，自己對他誤會，確實是侮辱了他的人格，何況他不遠千里追來向自己解釋誤會，自己還對他不理不睬，難怪他會生這麼大的氣了！

想着想着，不覺哇的一聲哭出聲來！

這時正有一條纖影，悄悄的行來，走近李玉虹身邊，舉手輕輕搭在她肩頭，叫道：「門主。」

不用看，就知是花字門總監易天心了，李玉虹忽然轉身來，叫了聲：「易大姐……」

忽然撲在她的肩頭，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

易天心柔聲道：「門主，妳先冷靜一些，有什麼話慢慢的說。」

李玉虹果然慢慢的收住抽噎，用手絹拭着淚水。

易天心道：「妳有什麼委屈，現在可以說給我聽了。」

李玉虹含淚道：「大哥走了……」

易天心問道：「你們剛才拌了咀？」

李玉虹點點頭，就把在護花門時看到大哥把秋霜按在床上的一幕說了出來。

易天心攢攢眉，沉吟道：「少俠人品如光風霽月，應該不會做出這種事來的，他這次從老遠趕來，就是找妳來的？他怎麼說？」

李玉虹就把方才兩人說的話，對她說了一遍。

易天心輕嘆一聲道：「我的大小姐，這就是妳不對了，秋霜被蛇咬傷，人已昏迷，丁少俠身邊有療毒靈丹，自然先救人要緊，妳誤會了他，只是怨恨他用情不專罷了，他却不遠千里的趕來找妳，向妳解釋，可見你在他心裡所佔的地位有多重要了，妳依然不理不睬，難怪他要說妳侮辱他人格，一怒而去了……」

李玉虹聽得又流下淚來，說道：「他一怒而去，就讓他一怒而去，以後再也不要理我。」

易天心笑道：「那妳爲什麼還要哭呢？」

李玉虹道：「我氣不過他……」

易天心柔聲道：「我的大小姐，好了，妳別再任性說氣話了，朋友嘛，要互相信任，互相忍讓，本來只是小小的誤會，說開了就沒事了，但兩人如果互相堅持下去，就會愈鬧愈僵，最後弄得不可收拾。」

李玉虹心頭一急，問道：「那怎麼辦？」

易天心含笑道：「門主不用焦急，咱們此去黃山，自然會和丁少俠見面，那時妳只要隨和些，我保証丁少俠不會再計較的，好了，時間不早，還是進去休息吧！」

李玉虹點點頭，兩人並肩朝屋中走去。

* * *

丁少秋奔出柯家莊，依然一路疾奔，不肯稍息。他是藉着一路奔行飛掠，來發洩心頭的氣憤，是以飛掠得快速驚人，一路簡直像引滿弓弦發出的箭一般

，只是貼地低飛！

東方漸漸吐出魚白，前面不遠，已經出現了一座城垣。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來到了什麼地方，既有城垣，就進城休息一會再說。

這時城門剛開啓不久，進出的行人只是疏疏落落的，丁少秋進了城，就在路旁一處豆漿攤上坐下，吃了幾個燒餅，一碗豆漿，才朝大街上走去，終於給他找到了一家客店，要了一間上房，就脫下長衫，上床睡覺。

下午出城垣東門，渡過黃河，一路東行，第二天下午趕到虞城，這座小城就因爲地處冀、魯、蘇、皖、豫五省夾縫之間，山高皇帝遠，成了江湖上人的避難所。

這一來各行各業也就跟着繁榮起來，特別是酒館、茶肆、賭坊、艷窟，都脫不了黑道關係的行業，更是生意鼎盛。

丁少秋從北門進城，這時已是申牌光景，當下就朝北門一家叫做興隆的客店走去，跨進門口，朝坐在櫃枱上的掌櫃問道：「老闆，有沒有上房？」

那掌櫃的用手推了一下老花鏡，朝丁少秋手中長形青布囊看了一眼，站起身，陪着笑道：「有，有，客官高姓大名？小老兒好塡寫到簿子上。」

丁少秋因自己已戴了面具，隨口說道：「我叫季少游。」

他二伯丁仲謀在護花門自稱姓仲，爹丁季友在護花門也化名姓季，因此他就跟着也姓了季，少游，就是少友的諧音，自從戴上面具，這季少游的化名早就想好了的。

掌櫃的提筆在簿上寫好了名字，抬起頭，又道：「客官這青布囊中可是刀劍一類的兵器？」

丁少秋道：「你也要寫上嗎？」

「啊，對不起。」掌櫃的陪笑道：「因爲附近幾個縣時常鬧土匪，縣老爺就下了告示，凡是過路的客官，如果隨身攜帶自衞兵器，都得在簿子上註上一筆備查。」

「不要緊。」丁少秋一舉長形的青布囊，說道：「我這是隨身的長劍。」

「是、是。」掌櫃的就在「季少游」姓名下註上「長劍一支」四個小字，就抬着手道：「客官是後進第五號上房。」

一面大聲叫道：「伙計，領這位客官到後進五號上房去。」

只見一名伙計連聲應着走出，朝丁少秋躬躬身道：「客官請隨小的來。」

說完，就領先往後進走去。

五號房面積不大，還算乾淨，丁少秋表示可以，店伙退出去不久，就送來洗臉水和一壺茶。

丁少秋洗了把臉，正待出去，忽聽隔壁房中有人大聲笑道：「二叔，你老人家是明白人，繼承華山派掌門人的該是小侄，不知是你意下如何？」

丁少秋聽得一怔，暗道：「這人口音，極像是聞汝賢！」

急忙以耳貼壁，凝神聽去。

接着只聽聞九章的聲音說道：「不錯，依照本派的規矩，歷來都是由下一代的大弟子繼任掌門，大哥（指聞汝賢之父聞九皋）昔年就是以二十四代的大弟子繼承掌門，自從大哥過世之後，你是第二十五代的大弟子，所以照理應該由你繼任才是。但二師兄藉口你年紀還小，暫時由他代理，愚叔目前也只是代理而已，等咱們回轉華山，愚叔自會正式宣佈，由你繼承第二十五代掌門，那時愚叔就可以卸去仔肩了。」

聞汝賢道：「這話，二叔確曾當着三師叔、四師叔這樣說過，但人死了，就死無對証，（他只當齊逸雲、夏天放已中毒身死）二師叔去見聖母之時，並沒說小侄是華山派第二十五代的繼承人，姬夫人派咱們到這裡來，大家也只知道二叔是華山派代掌門人，這對小侄來說，似乎不很公平……」

丁少秋心中暗暗奇怪，聞汝賢那來的胆子，敢跟他二叔聞九章這樣說話，哦，說不定有什麼人在暗中給他撐腰！

只聞聞九章沉哼一聲道：「汝賢，你要愚叔如何呢？」

聞汝賢道：「二叔如肯退任長老，當衆宣佈，由小侄繼承掌門人，小侄年輕識淺，一切還不是聽你老人家的？」

聞九章呵呵一笑道：「汝賢，你在愚叔身上下了什麼毒？」

丁少秋聽得不禁一怔，聞汝賢居然會在聞九章身上下毒，這眞是出人意料之外！

聞汝賢道：「二叔放心，小侄還要你老人家的支持，自然不會下得太重，而且每半個月，小侄自會奉上一粒解藥，決不會讓你老人家毒性發作，有半點不舒服的感覺。」

丁少秋暗暗惱怒，好個喪心病狂的人！

聞九章又道：「汝清呢？你也在他身上下了毒？」

聞汝賢道：「這個二叔更可以放心，小侄這也是權宜之計，只要回轉華山，即可替你老人家和汝清弟完全解去劇毒，不會有事的……」

丁少秋剛聽到這裡，只聽有人拍着房門說道：「客官，請開門，公爺來查房間了。」

公爺來查房間，這倒是少有的事！

丁少秋打開房門，果然看到店伙陪着兩個身穿藍布衣袴，腰佩刀鞘的漢子站在門口，這兩人藍布衣衫不扣扣子，敞開了胸襟，一副地痞模樣，那像公門中人？

丁少秋問道：「什麼事？」

店伙連忙陪笑道：「客官，這兩位是公爺，來查房間的，這是例行公事，沒什麼的。」

丁少秋退後了兩步，說道：「好，他們進來查好了。」

兩個漢子舉步走入，左首一個一腳踏着椅子上，半俯着身子，側臉朝丁少秋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丁少秋看得心頭不禁有氣，正容道：「這椅子是坐人的，你把脚踏在上面髒不髒？請你先把脚放下去。」

「哈！」左首漢子似乎很出意外，口中嘿了一聲，輕蔑的道：「你小子居然敢

這樣對我說話，我問你叫什麼名字！」

丁少秋道：「我要你把脚放下來再說話。」

左手輕輕朝椅子背上搭了上去。

左首漢子瞪着丁少秋，怒聲道：「你小子居然發橫到這裡來了……」

話聲未落，突覺椅子一震，脚底劇烈一痳，一個人身不由己仰跌出去，砰然一聲，背脊着地，幾乎連自己也不明白怎麼會仰跌出去的。

雙脚在地上一用力，上身一仰，跳了起來，一張臉脹得色如猪肝，喝道：「好小子，是你使的促狹？」揮手一拳，迎面擊去。

丁少秋臉色一沉，喝道：「不長眼睛的東西，你咀裡一直不乾不淨，誰是小子？自己不小心摔了跤，誣賴別人，還敢動手！」

說話聲中，一伸手把對方擊來的一拳握個正着。

左首漢子拳頭被人握住，頓覺像放進炭火爐中一般，熾熱如同火燒，而且對方拳頭好像鐵箍般一下揑緊，自己手骨互擠，幾乎快要碎裂，痛徹心肺，口中殺猪般大叫一聲，彎腰屈膝，蹲了下去，滿頭像黃豆大的汗水，一粒粒綻了出來。

右首漢子看出情形不對，一聲不作，刷的掣出單刀，就朝丁少秋右腕劈下。

丁少秋哼道：「你居然動起傢伙來了。」

右手伸出三個指頭，一下撮住對方刀尖，一記「太阿倒持」，順勢朝前送去。

右首漢子那有躱閃的餘地，刀柄噗的一聲，不偏不倚撞在他的右胸的「將台穴」上，那漢子立時動彈不得！

丁少秋左手稍稍放鬆了些，問道：「你想不想老子高抬貴手，放開拳頭？」

左首漢子痛得汗流浹背，連眼淚都流了出來，聞言連連點頭道：「大……爺饒命，小……的有眼無珠，請大爺高抬貴手，放了小的吧！」

「好！」丁少秋問道：「你們是什麼衙門出來的？」

左首漢子張張咀，哭喪着臉，囁嚅道：「是……縣衙門……」

丁少秋道：「是嗎？」

手上稍微一緊，那左首漢子口中「啊」了一聲，叫道：「大爺饒命，小的說了……」

丁少秋哼道：「說！」

左首漢子道：「小的兩人是……是從咒鉢寺來的。」

「咒鉢寺？」丁少秋道：「那就不是公差了？」

左首漢子連聲道：「是、是。」

丁少秋道：「咒鉢寺爲什麼要來查房間？」

左首漢子道：「因爲……因爲大爺你携帶隨身兵器入城，所以他們要小的兩人來看看……」

丁少秋哦了一聲道：「原來咒鉢寺還是這裡的一座山頭！」

「是、是。」左首漢子連連點頭道：「大爺知道就好。」

丁少秋道：「咒鉢寺聽起來像是一座禪院，住持是什麼人？」

左首漢子道：「是金鉢禪師。」

丁少秋左手一放，說道：「你右手從此不能再用力氣，記住今天的教訓，也未嘗不是好事。」

右手一揮，一掌拍在右首漢子的肩上，喝道：「你持刀行兇，足見你平日狐假虎威，作惡不在少數，廢你右臂，只是從此不能再持刀行兇，不碍吃飯穿衣，你們可以去了。」

左首漢子試一握拳，果然五指酸軟無力。右首漢子聽說自己右臂被廢，還不相信，再低頭一試，五指伸屈自如，俯身從地上拾起單刀，剛五指一攏，握住刀柄，陡覺整條手臂痠軟無力，那還握得住刀，噹的一聲，跌落地上，心頭又驚又怒，但又不敢發作，急忙用手拾起單刀納入刀鞘，兩人誰也不敢吭上一聲，匆匆退出房去。

那店伙站在門外，早已嚇白了臉，這時跟在兩人身後送了出去，口中說道：「二位大爺好走。」

這一陣工夫，已是傍晚時光，丁少秋取過茶壺，倒了一盅茶，喝了，就隨手取起劍囊，朝外走去。

出了客店，街上商肆林立，此刻華燈初上，一片燈火，行人如織，比白天熱鬧得多，信步走到一家酒樓門前，一排五間，十分氣派，抬頭看去，一方朱紅牌匾上寫着「菡萏居大酒樓」，六個金字，心想這名稱倒是幽雅得很。

舉步跨進大門，中間是一道寬敞的樓梯，黃漆光可鑑人，迎面有四個大字：「高昇雅座」，可見樓下就不是「雅座」了。丁少秋登上樓梯，才知這樓上「雅座」，果然不同，每張桌椅都是黃漆雕刻，光亮無比，而且桌與桌之間，走道寬敞，跑堂的伙計，一律穿着淡青夏布衣衫，看去使人有清爽之感！

整座樓宇壁間，柱上點燃的是蓮花燈，一盞盞的白瓷蓮花，花蕊即是燈蕊，燈光柔和，如同白晝！

想不到偏僻的小縣，居然有裝潢得如此考究的酒樓！

這原是丁少秋上得樓來目光一瞥之間的事，立時有一名伙計迎了過來，含笑問道：「貴客有幾位？」

丁少秋道：「我只是一個人。」

那伙計忙道：「貴客請隨小的來。」

他把丁少秋領到靠街的一張桌上，陪笑道：「這張桌子靠近大街，貴客只有一個人，沒人聊天，就可以看看街景，也頗有意思。」

丁少秋點點頭，笑道：「你倒替客人設想得很週到。」

那伙計躬躬身道：「貴客滿意，就是小店的光榮。」

丁少秋暗道：「眞想不到連這家酒樓的伙計都好像經過特別訓練的一般！」

伙計送上一壺香茗，放好筷碟，才道：「貴客要些什麼？」

丁少秋道：「隨便，你要廚下做幾個可口的菜來就好。」

伙計又道：「貴客喝什麼酒？」

丁少秋隨口道：「花雕。」

伙計退去之後。

丁少秋倒了一盅茶，喝了一口，才擧目朝樓上四周打量了一眼。五間樓面，約有五分之二，分隔了三間貴賓室，整座大廳，只放了三十幾張桌子，因此走道寬敞，桌與桌之間，並不擠擁，自然就顯得有獨立之感，不妨碍鄰桌了。

這時已有六七成座頭，但食客們都是些衣冠楚楚的人士，也顯得這家酒樓的高尚了。

不多一回，伙計送來酒菜，丁少秋斟了一杯酒，擧筷吃着菜餚，果然極爲可口，手藝不輸大城鎭大酒樓！

心中却忽然想起聞九章、聞汝賢叔姪爲了互爭華山派掌門，不知下文如何？接着想到聞九章帶着聞汝賢、聞汝清去投靠天南莊，晋見姬七姑，可見聞汝賢、聞汝清被自己點廢的右臂，已經復原了，他們到這裡來，不知又有什麼事情？

正在思忖之下，發覺正有一個人朝自己桌子走來，抬目看去，那是一個身穿青紗長衫的中年人，中等身材，臉上膚色黃中泛白，連眼白也微帶黃色，這時離自己的桌子不過三數尺光景。

丁少秋抬眼之間，也發現了在客店盤問自己的兩個漢子，他們登上樓梯，就站在那裡，並沒走過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丁少秋心裡已經明白，但他只作不看不見，擧筷夾起菜餚，送入口中，慢慢吃着。

那中年人這時已經走到桌子橫頭，抱抱拳道：「這位兄台……」

丁少秋沒待他說下去，就含笑點頭道：「沒關係，在下只是一個人，閣下只管請坐。」

中年人陪笑道：「兄弟那就告坐了。」

他移開椅子，就在橫頭上坐了下來，接着說道：「兄弟其實是專程來拜會季大俠的。」

直到此時丁少秋才哦了一聲，目光朝中年人投去，故作詫異的道：「在下……和閣下素未謀面，拜會不敢，不知閣下有何見教？」

他這一次抬眼，方才站在樓梯的兩個漢子業已不見，敢情把中年人領來之後，已經下樓去了。

中年人抱抱拳，含笑道：「季大俠莅臨敝地，兄弟手下不識泰山，多有冒犯之處，還望季大俠多多海涵。」

「不敢當。」丁少秋望着對方說道：「在下還沒請教……」

中年人忙道：「兄弟祁士杰，是咒鉢寺護法會的副總管事。」

接着他又補充說道：「咒鉢寺是一座大叢林，住持金鉢禪師是一位有道高僧，從不過問俗務，由居士們組成的護法會管理。」

丁少秋道：「原來是祁士杰副總管事，在下失敬了，方才之事，在下事前並不知道，還當是當地的混混，出手就動刀子，在下一時憤怒，才廢了他們的一處穴道，此事既經祁副總管事出面，說過也就算了，閣下不用放在心上。」

祁士杰哦了一聲，忙道：「不，不，兄弟此來，一來向季大俠深致歉意，二來是奉朱總管之命，想請季大俠屈駕咒鉢寺一敍。」

「朱總管事雅愛，在下自當趨訪。」丁少秋含笑道：「只是今晚爲時不早，諸多不便，明日一朝再去寶寺。」

祁士杰看他一口答應，心頭十分高興，連連點頭道：「如此也好，一言爲定，明日早晨，就在敝寺恭候俠駕，兄弟先行告退。」

說罷站起身來，拱手告辭。丁少秋也跟着站起，拱手道：「恕在下不送。」

丁少秋回身坐下，擧壺斟酒。

伙計已端上一碗麵來，說道：「這是小店最有名的雞湯麵，麵是鷄蛋麵，湯是純鷄湯，是小的特地要廚下給貴客下的，你老吃過就知道了。」

丁少秋含笑道：「多謝你了。」

伙計退去之後，丁少秋吃了一碗，這麵果然與衆不同，鮮美無比。

吃喝完畢，丁少秋取起劍囊，來至樓下櫃前，說道：「掌櫃，結賬。」

掌櫃慌忙站起身，陪笑道：「季大俠的賬，方才祁副總管事已經算過了，季大俠不用結賬，歡迎季大俠再來光顧。」

丁少秋心知是祁士杰付的賬，也就不再多說，飄然出門，回到客店，店伙巴結的送來臉水。

丁少秋問道：「伙計，咒鉢寺如何走法？」

伙計聽得臉色一變，望着丁少秋口中啊了一聲？

丁少秋立時明白，咒鉢寺在此勢力極大，店伙才會如此，不敢實說，這就不待他說話，含笑道：「事情就是如此，方才我在菡萏居喝酒，遇上咒鉢寺護法會的祁副總管事，他約我去咒鉢寺一敍，我因今晚時間已晚，所以答應他明天一早再去，先問問怎麼走法，你不知道就算了！」

店伙鬆了口氣，陪笑道：「原來如此，咒鉢寺就在南門外，很好找。」

丁少秋道：「謝謝你。」

「不用謝。」店伙又道：「客官還有什麼吩咐？」

丁少秋道：「沒什麼了。」

店伙躬躬身，退出房去，丁少秋過去門上了門，洗過臉就在桌旁一張桌子上坐下，倒了盅茶，慢慢喝着。

一面留神傾聽隔壁房中，似乎毫無動靜，不知聞九章叔侄後來如何，自己既然担任了華山派第二十五代掌門人，他們叔侄之事，自己不能不管，但自己又如何管呢？

他站起，開門出去，走到隔壁房門口，擧手在門上輕輕叩了兩下，沒聽到有人答應，再用手一推，房門竟然只是虛掩着，呀然一聲，應手開啓！

丁少秋藝高胆大，昂然擧步走入，這是一間較大的客房，上首和左首靠壁，各有一張木床，但此刻却半個人影也沒有。

心頭不禁暗暗嘀咕，看來他們出去了。

回身退出，回到自己房中，計算天

時，此刻才不過初更光景，這就脫下長衫，就在床上盤膝坐好，運氣行功，直到二更時分，才起身下床，穿好長衫，一手從青布囊中取出長劍，開門走出，回身掩上房門，縱身掠起，躍登風火牆，再一長身，宛如天馬行空，起落之間，已飛射出去十數丈外，一路施展輕功，掠着民房屋脊飛行，不大工夫，已來至南門，四顧無人，點足躍上城垣，再飄然飛落城外。

他只是聽店伙說過咒鉢寺在南門外，很好找，但却不曾聽清楚，夜色迷濛，自己到那裡去找呢？心中想着，脚下略作趦趄，目光四顧之際，瞥見西首城牆出現了兩條人影，瀉落城外，立即朝前飛奔而去。

丁少秋心中不覺一動，暗想道：「這兩人莫非也是到咒鉢寺去的？」

一念及此，就遠遠的尾隨兩人身後，跟了下去。

前面兩人奔行極快，不過兩盞茶的工夫，便已奔到一片古柏拱衞的一座寺宇前面，那兩人同時探手入懷，不知取出什麼東西，隨手一揚，朝寺宇屋簷上打去。

丁少秋目光何等敏銳，凝目看去，只見屋脊上正有一個人以收暗器的方法，把兩人打出的東西接了過去，人影一閃，便自隱去。

心中暗哦一聲，忖道：「這兩人是他們的同黨，屋簷上那人，可能是驗看証物的，原來咒鉢寺戒備森嚴，沒有他們証物，很難進得去。」

丁少秋藝高人胆大，他在遠處突然吸了一口眞氣，雙臂一划，長身掠起，疾如夜鳥投林，劃空朝咒鉢寺投去，他爲了不使對方監視的人發現，稍稍偏向左側，這一下用足了十成功力，去勢如電，只一閃就已隱入寺中暗處，就算屋簷上有人，也是高處掠過，決難發現。

他在屋脊陰處稍一住足，目光凝處，就發現方才進入寺中的前面兩人，就在第二進屋脊一閃而沒，可見他們到了第二進才飛身落地。

當下立即再一吸眞氣，點足飛起，飛越殿脊，撲到前面兩人現身之處，這一下來得十分快速，但兩人飛身落地之後，就已不見踪影！

丁少秋心中暗暗着急，偌大的一座寺院，自己又到那裡去找人？正在猶疑之際，看到了殿宇右首一道角門邊，黑暗之中站着兩個藍衣的漢子，腰掛刀鞘，靜立不動，兩扇角門却深掩着，心中不禁一動，忖道：「這兩人守在門口，裡面可能有什麼集會，前面兩人到此忽然不見，準是從這道門進去了？」

前面兩人要在此處飛身落地，就是因爲這道角門有人守着，他們必須從這道門進去，但丁少秋不是來參加集會的，用不着非從這道門進去不可，他足尖一點，身形再次掠起，越過一道風火牆，這裡是一座自成院落的屋宇，屋中也有了燈光！

丁少秋倒也不敢大意，身形一蹲，一下隱入了暗處，立即凝足目力看去，好在天氣燠熱，斜對面中間的一間寬敞的堂屋中，四扇雕花長門全部開着，連屛後的四扇長門也全開了，前後院貫通了，自然可以引進涼風。

燈光並不很亮，却很柔和。屋中圍坐着八個人，中正間的是一個狹長臉的老者，年約五旬以上，個子瘦小，雙目閃爍有神，一看就知他是個心機極深的人。

他右首的是兩個灰衲和尚，也都是五十左右的人，再下去則是兩個身穿藍布長衫的人，年在四旬以上，其中一個正是在酒樓上見過的祁副總管事祁士杰。

左首三人，則是聞九章和聞汝賢、聞汝清三人。不，從他們的坐位看去，聞汝賢坐在聞九章之上，就可知道他在聞九章身上下毒之後，已取得了華山派掌門人的地位，頗有意氣飛揚之感！

這時一名青衣漢子給每人面前送上一盞香茗。

狹長臉老者雙手捧起茶盞，含笑道：「諸位居士請用茶。」

說完，右手揭了下碗蓋，輕輕喝了口茶。

丁少秋心中暗道：「此人可能是護法會的朱總管事了！」

在座衆人也各自捧起茶盞，喝了一口。

狹長臉老者緩緩回過頭來，朝坐在左上首的聞汝賢擧了一下茶盞，說道：「聞掌門人遠道光臨，兄弟謹代表護法會以水茶代酒向聞掌門人致敬。」

說完，喝了一口茶。

聞汝賢連忙擧起茶盞，說道：「不敢，在下該敬總管事才是。」掀蓋喝了一口。

狹長臉老者放下茶盞，狹長臉老者笑容漸漸歛去，望着聞汝賢說道：「聞掌門人遠來咒鉢寺，不知有何指教？」

聞汝賢聽得不禁一怔，忙道：「在下和二叔只是順道路過此地，特來拜會。」

「哈哈！」狹長臉老者忽然大笑一聲，朝聞九章抱抱拳道：「聞大俠此次前來敝會，應該不是代理華山派掌門人的身份吧？」

聞汝賢聽得又是一怔！

聞九章站起身來，雙手互握，兩個大拇指併在一起，向空連拱了三拱，含笑道：「兄弟奉命確有一件要事，要向朱總管事當面奉告。」

就在他雙手互握，向空連拱了三拱之際，狹長臉老者和在座諸人紛紛起立，狹長臉老者也同樣雙手互握，拇指相併，連拱了三拱，肅然起敬道：「原來聞大俠竟是使者身份，兄弟失敬了。」

這一來，聞汝賢自然十分尷尬，沉聲道：「二叔怎麼沒跟小侄提過呢？」

聞九章嘿然道：「這是極機密之事，愚叔豈能徇私洩密？」

一面連連抬手道：「總管事，諸位道兄，快請坐下！」

狹長臉老者含笑道：「聞使者方才交代的事，兄弟已經辦妥了。」

聞九章抱抱拳道：「如此多謝總管事了。」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 余青玉自蓋天幫一干人手中救出了日夕思念的麗萍與小紅，余青玉先將麗萍安頓在一張姓富戶門頂的牌匾後，再與小紅逃至時因未及躲避蓋天幫等人的追查，被迫躍下一口井內……豈料巧遇雲開與母親崔翠，劫後重逢，彷如隔世，崔翠驟見兩位媳婦，快慰不已……桐城啓光寺慘遭祝融光顧，余青玉在現場視察時，不想竟與其姐青秀遇上了……



爭霸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父先來發難　子後至遭殃

郝龍威立即臉現難色，原來郝不滅剛愎自用，在武林中不得人緣，由他聯絡各派聯合對付蓋天帮，實非好人選。當下郝龍威道：「這個晚輩不敢作主，待見了家父之後，再與他商量，不過無論如何咱們必與帥英傑周旋到底！」

雙方閑話一番，郝氏兄弟長身告辭，崔翠和賀同安夫婦極力挽留，郝氏兄弟却不允，崔翠只好道：「大公子，待過一段日子安全下來之後，老身必派人到趙家莊拜訪令尊！」郝龍威知她已改變初衷，肯將女兒許配與自己，臉上發熱，偸眼望一望余青秀，只見她亦正紅着臉斜看自己，又驚又喜之下，忙將目光挪開，一時間竟忘了答話。

郝虎威在旁輕輕拉一拉乃兄衣袖，郝虎威才瞿然而醒，道：「貴我兩門，往日交情不淺，理該保持聯系！」賀同安又請耿殷送他們回城，崔翠率子女親自送他們下舟，又叮嚀了一番方告別。

余青玉回地道，賀同安親自帶他到各處參觀，此處原來規模並不大，如今正在進行擴建工程，余青玉想起昔日魯義在鄱陽湖的居所，便建議鑿一條暗道直通湖面，可容小舟出入。賀同安聽後大喜，連忙令妻子設計，原來戚淑英其父善於機關消息之製造，有個外號叫「鬼斧神工」，她家學淵源，頗得眞傳。

余青玉在地道內住了幾天，每日除了與母親閑談之外，便是聽雲開說些武林掌故，晚上則自己練武，凌水雲的許多武功他都未曾學過，即使連「無爲簫」亦未學全，頗覺遺憾，不期然又想起師父來。遂去雲開臥室請辭。

誰知雲開已先開口，「三公子已有何打算？」

余青玉一怔，愕然問道：「雲叔叔指那一方面？」

雲開道：「愚意認爲此處十分隱蔽，可以從長計議，作爲一個秘密巢穴，召集一些志同道合之士，準備日後與蓋天帮周旋。」

余青玉想了一下，道：「此處雖然秘密，却只宜藏身，要招兵買馬，不夠氣派，亦看不出咱們的決心，無以招攬人材，小侄認爲須慢慢進行，先到各處聯絡志士，時機成熟方舉義旗，否則根基未穩，便有被撲滅之憂！」

雲開想了一下，問道：「這是你自己的意見？」

余青玉反問：「雲叔叔反對麼？」

雲開哈哈笑道：「雲某是故意試探你的，事實上憑你如今之武功尚未足以與帥英傑爭雄，幸好你如今已長大了，各方面都能考慮周詳，雲某替令尊賣力不少年，就再替你賣幾年力吧！待雲某傷勢痊癒，便與你到各處走走，聯絡一些人！」

「雲叔叔請安心養傷，日後的事慢慢再計議，小侄想向你告辭，去找尋師父。」

雲開正容道：「路上凡事小心，不能輕擧妄動，小不忍則亂大謀，復興流星門的重擔已落在你身上，珍重珍重！」

余青玉辭了雲開又向母親辭行，崔翠道：「玉兒，爲娘已着人去準備婚禮諸事，你再出去萬一誤了佳期……」

余青玉忙表示半個月之內必回來，崔翠方允他上岸。

＊　＊　＊

余青玉到張家換衣取馬，又去桐城，他恐凌水雲避過風頭之後，重回桐城等他，一個人上路，甚爲寂寥，余青玉放馬急行，次日黃昏便到達啓光寺遺址，又在那裏找了一陣，入黑之後才進城。

連日吃乾糧，余青玉嗅到酒樓裏的菜香，更加飢腸轆轆，余青玉找了一家比較似樣的酒樓，吩咐小二照料馬匹，便走了進去。

甫一進門便聽見一個小二對食客道：「客官，您一個人點這麼多菜，這個……」

那食客道：「什麼？你是怕我吃不下，還是怕大爺沒錢付賬？老子已三天沒吃過東西，再多也吃得下！」說着將一錠銀子放在桌上，以示不是來白吃的。

那小二連忙哈腰道：「對不起客官，小的這就去替您準備！」余青玉見那食客頭上戴着冠，雖只能見到其背，但聞聲耳熟，便繞了過去一看，原來竟是卓成雙。

卓成雙一見到他，也是一愣，隨即驚喜地道：「三公子，某正四處找您，請坐下……嗯，您的銀子，某還沒辦法還……不過這算我的，小二，再添一壺酒！」

余青玉在他對面坐下，道：「銀子的事，小弟已忘記了，你亦不用放在心上！你來此地已經很多天了？」

「三天，喂，你說的那家和尚廟，已經變成一堆……咳咳，你知道不？」

余青玉壓低聲音道：「輕聲一點，你住在何處？」

卓成雙紅着臉道：「反正天氣熱，某每天晚上就躺在人家屋頂上睡覺！」余青玉暗覺好笑，但回心一想，知道他是怕花光銀子，又得想辦法白吃，覺得此人品質頗有可取之處，當下又取出一錠銀子來，表示要做東。

卓成雙紅着臉道：「三公子，您這是看不起某？」

余青玉連忙表示不是，正在推讓間，兩條漢子匆匆走進店裏，正好與取酒來的小二撞了個滿懷，酒壺落地，雖然銅壺不會碎，但酒却潑了一地。

余青玉和卓成雙不由自主轉頭望過來，猛見那兩條漢子正是「羅漢雙義」林楓紅和關學祖！余青玉喜道：「兩位正所謂相逢不如偶遇，請入席同膳！」

卓成雙一見他倆，立即跳了起來，余青玉一把將他拉住，道：「兩位兄台已答允既往不究，坐下坐下！」林楓紅和關學祖相繼入席，林楓紅倒也沒什麼，關學祖却狠狠地瞪了卓成雙一眼。

卓成雙道：「三公子，這次你就不用跟我爭了，這一頓算向兩位大俠賠罪，小二再來幾個可口的小菜！」

余青玉一笑應允，道：「不打不相識，待小弟來做個調停人！」他替他們介紹完畢又道：「林兄不是要去揚州麼？怎地又折回來！」

林楓紅道：「咱們折回來正想找你，此處不是談話之所，待到客棧之後再詳談！」余青玉心頭焦急，却也不便再問，幸而小二已將酒菜送上來，卓成雙消了與「羅漢雙義」之間的嫌隙，最是高興，酒到杯乾，四人喝了幾斤酒，飽餐之後，方結賬去找客棧。

桐城只有兩間像樣一點的客棧，四人隨便找了一家，入店開兩間房，掌櫃道：「客官來得巧，如今小店就只剩下兩間空房，小石子，快引客官進房。」一個小二提着燈籠在前引路，走廊上有人在偷窺，四人只顧談笑，毫無所覺。小二引林楓紅進房，再引余青玉和卓成雙到後堂去。

四人進房洗臉、燙脚、更衣，余青玉想起林楓紅的話，正要去請他過來，誰知房門已被敲響，原來林、關先來找他了，余青玉引他們進內，便忙不迭地問道：「林大俠剛才說特意來此找小弟，未知是否爲了何事？」

林楓紅道：「咱倆去揚州探親，只知敝親一家被蓋天幫的人殺光了，後來想北上河北，誰知却聽到一個有關令尊的消息……」說至此忽然頓住，似乎有點難言之隱。

余青玉澀聲問道：「未知大俠聽到什麼有關家父的消息？」

關學祖問道：「難道三公子不知道令尊要續絃？」

余青玉霍地站了起來，高聲道：「胡說！家母尚健在，家父續什麼絃？」

關學祖道：「但咱們聽了不少人說過，而且蓋天幫已發了請帖，爲令尊再婚之喜而大宴羣雄，且新娘更是……帥英傑的小星……」

余青玉脫口道：「是星星？」

林楓紅頷首道：「正是！」

關學祖搖頭喃喃地道：「令尊眞不是東西，這父子同科，算是什麼玩意呢？」

余青玉一張臉漲得通紅，正容道：「余三要鄭重聲明，余三與星星並無任何瓜葛，關二俠的話實在過份，其實這乃是帥英傑的一項陰謀，帥英傑你心腸好歹毒呀！」他恐他們不信，又將帥英傑巧施移花接木之計的陰謀仔細說了一遍。

林楓紅失聲道：「好一個帥英傑，果然厲害！」話音剛落，房門突然被人拍響，林楓紅道：「大爺沒事吩咐，別來打擾！」

外面有人道：「咱不是小二，是一位故友來找三公子！」

余青玉暗吃一驚，心想自己易容來此，有誰認得，更想不到有什麼故友在附近，當下道：「閣下找錯了，這裏沒有什麼三公子四公子的。」

外面那人又道：「是余三公子，請別担心，在下確是故人，速速開門！」余青玉沉吟一下，向房內諸人打個眼色，示意他們小心戒備，然後方去開門。只見外面那人年紀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甚是清秀，頭上戴冠，一時間認不出那人是誰，正想喝問，那人已一閃而進。

關學祖撲前一步，一刀架在他脖子上，喝道：「你不說清楚，老子便一刀送你上西天！」

那人悲聲道：「三公子，你認不出貧僧了麼？」言畢摘下頭上之冠，露出一顆光禿禿的腦袋來。

余青玉又驚又喜地道：「你是一鳴！」稍頓又接問：「你怎會在此？令師與家師如今安在？」

一鳴放聲哭道：「家師與師叔堅持與寺共存亡，結果……而令師亦不甘受辱而自盡了！」

余青玉大叫一聲：「率人來燒寺的是那一位？」

「便是東郭西城那魔頭！」

「好一個東郭西城，我余三與你勢不兩立！」余青玉一頓又問：「未知魯義又如何？」

「他實是位忠心的老僕，令師自盡之後，也隨他去了，家師及令師不許貧僧留下來枉自送命，也想爲本派留一點武功，故此着貧僧帶了幾位師弟離開，後來貧僧遣散了師弟，以免人多引人注目，便獨自來此，想三公子必會來城內打探消息，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

余青玉唏噓了一番，道：「魯大叔對家師的確忠心耿耿！令師及家師遺體未知葬於何處？」

「事後敝師兄悄悄折回來，運走家師、令師及魯施主的遺體火化，再着敝師弟悄悄帶回小孤山安葬。三公子，貧僧在此已候你半個多月了！」一鳴說着自懷內取出一本薄冊子，道：「這是令師託貧僧交給你的！」

余青玉接來一看，原來是本武功的口訣要旨，余青玉想起師恩，不覺潸然淚下。

一鳴又道：「三公子，貧僧知你必要報仇，貧僧決定與你一起，彼此合力剷掉帥英傑爲千萬人報仇！」

余青玉緊緊握住他的手，道：「一言爲定，不殺此獠，誓不爲人！」

不料卓成雙、林楓紅和關學祖亦同時伸出手來，道：「還有咱們三個！」五隻手緊緊握住，如同一條鐵鍊。

當下五個人心頭都如通過一道暖流，彼此信心大增，一鳴道：「三公子，如今你在何處安身？要與蓋天幫爲敵，可不能沒有一個根基！」

余青玉便將平南寨的情況說了一遍，然後道：「那裏十分隱蔽，不虞被人發現，不過憑咱們如今的力量，實在太單薄，必須再招攬些人材方能成事，因此待雲堂主傷好之後，便會與在下到處物色適當的人選，到時機成熟方舉起義旗！」

林楓紅道：「林某亦贊成，咱們也有些朋友，明天咱們便分手，待林某與表弟找了人之後，再去平南寨找你，只不知該如何聯絡！」

余青玉道：「這個……明天諸位還是先跟在下走一趟吧？招攬人材的事，可稍緩才進行。」

關學祖素來性急，聞言即道：「天下人無不希望早日除掉蓋天幫，三公子爲何不着急？」

余青玉紅着臉道：「因爲小弟不日便要成親，想請諸位喝幾杯喜酒！」

卓成雙首先叫起來：「喝酒的機會，某絕不放過，何況是三公子的喜酒，只是你爲何不早說，新娘子是那一位？」

「便是小紅和麗萍，只因去年在下中了帥英傑的毒計，與小紅種下孽緣，如今她已腹大便便，雖非成家立室之時，却也拖延不得！」

卓成雙哈哈笑道：「這帥英傑總算也做了件好事，要不咱們那來的喜酒喝！」這話說得衆人都笑起來。

林楓紅道：「既然是三公子的大喜，咱自然要去叨擾幾杯。先到那裏看看情況，再訂計劃也好，明早便起程吧，今晚也該歇息了，有話留在路上再說吧！」

* * *

余青玉的婚禮雖然因陋就簡，但仍十分隆重，女方請雲開做主婚人，男方則請賀同安爲証婚人，戚淑英爲媒人。余青玉不敢將父親再婚之事告訴乃母及姐姐，是故一家人都與高采烈辦喜事。

雖說小紅與麗萍不分大小，但仍分先後，余青玉先到小紅房內宿一宵，次日再與麗萍洞房，成親之後，他便開始與雲開、林楓紅等人計劃報仇。

* * *

三九嚴寒，天上飄着鵝毛雪，極目望去都是一片白茫茫。地上之積雪已經盈尺，郊野裡，草木枯黃，即使是參天大樹，亦只剩光禿禿的樹枝，只有幾株臘梅，在寒風中盛開，帶來幾分生氣。

提起梅花，不由人不想起座落桐柏山下的梅花莊來。梅花莊不但是武林中之「一幫二教三門四寨五莊」之一，而且主人嗜愛梅花，一座莊院，前後左右共植了二千株各種梅花，故以梅花爲莊名。梅花本以江南最多，但梅花莊主人梅飛雪自其祖父起即研究江北種植梅花之道，經數十年之培植，得以成功，而且品種繁多，不但有常見的紅、白兩色花朵，還雜交成功出淡紅色、深紅色，尚有一種綠色的，則天下只有梅花莊方可一見。

梅花一般在立春之後才開放，只有少數在臘月開，故稱之臘梅，但今日是梅飛雪六十大壽，爲了讓賓客能一睹千梅盛開的情況，一早已令莊丁用烟薰法催促，如今一座莊院已掩沒在花海中。

梅花莊雖是武林五大莊院之一，但與其他四莊不同之處，歷年較少參與武林大事，主人都好恬靜，故此於今風雨飄零之際，梅花莊仍不受影响，話雖如此，梅飛雪的一手梅花劍法和落英掌法，獨步武林，連昔年的武林絕頂高手「瀟湘子」凌水雲，在看過之後讚譽有加。有人說凌水雲所創的「千樹落英掌」是在看了梅家的落英掌之後，才觸動靈機的，不管如何，梅飛雪此人武功之高，可想而知，不過武林中，知道其眞正實力者，並不多見。

由昨日起，已有不少賓客絡繹於途，今日到賀之賓客就更加源源不絕，梅飛雪喜氣洋洋，整日周旋於賓客間，忽然管家梅飛雨高聲道：「河北趙家莊莊主駕到！」

梅飛雪聽了堂弟的通報之後，立即携子傲華、女兒傲霜、女婿龍家樓出門迎接。河北趙家莊亦爲武林五莊之一，只是梅飛雪爲人澹泊，趙北坤却爲人剛烈，性不同而少來往，不過今日是梅飛雪六十大壽，趙北坤大駕光臨，梅飛雪仍然深感榮幸。

只見趙北坤帶了好些人來，他年過五旬，但身材魁梧，聲如宏鐘，龍行虎步，與梅飛雪之飄逸，異然相反。「趙莊

主大駕光臨，蓬蓽生輝，請恕梅某不知，未克遠迎。」

趙北坤哈哈笑道：「莊主寶刀未老，身子硬朗更勝七年前洛河之會，趙某好生欣羨！嘿，趙某沒有來遲吧？」

梅飛雪忙道：「趙莊主此話當如夫子自道，比起七年前，益發健壯，梅某疏於練功，這幾年身子已大不如前！莊主來得正好，離吉時尚有一個時辰！請進內用茶再叙！」兩人寒暄了一陣，携手進莊。

大廳內的羣豪，認識趙北坤的不少，慕名的就更多了，梅飛雪首先爲大家介紹了趙氏父子三人：趙北坤、趙長烈、趙長雄。趙北坤又爲大家介紹他帶來的人：郝虎威、郝彪威以及荀先慧。

一個臉目消瘦的老者長身問道：「荀賢侄，你還認得老朽否？」

荀先慧定睛一望，道：「前輩可是蔣白濤蔣老英雄？」

「正是老朽！」蔣白濤嘆了一口氣，道：「老朽聞說貴莊被蓋天幫……咳咳，令尊一生英雄不想落至此地步，盼賢侄早日報却大仇！」原來荀先慧是江南杏花莊莊主荀卓君之幼子，三年前蓋天幫攻破杏花莊，荀卓君與四個兒子全戰死，只走脫了一個幼子！

當下荀先慧臉上立即現出悲憤之色，道：「蓋天幫殺我父母兄長，仇比天高，只是此仇恐怕難報了！」

另一位滿面紅光的壯漢道：「那又未必，從來邪不勝正，即使邪魔能得一時之利，終須會被撲滅，問題是大家是否有與之周旋到底的決心！」

趙北坤道：「蓋天幫欠下纍纍血債，誰不想與之周旋，只是如今他將席捲天下，勢力之强一時無二，武林中獨善其身者又多，要與之周旋，談何容易！」

蔣白濤道：「從長遠來看，蓋天幫越凶殘，距離滅亡之期便越短。他如今只對付二教三門四寨五莊之人，日後要對付的人範圍越來越廣，屆時人人均知不能獨善其身，自然會聯合起來，依老朽之愚見，不管蓋天幫勢力如何强盛，終不能與天下人作對！」

荀先慧又嘆了一聲，道：「話雖如此，却不知要等到何時何日！」

另一穿文士服的道：「據區區所知，蓋天幫能人頗多，他們懂得樹敵太多，即爲自己掘墳墓之理，因此目前只求對付二教三門等勢力，對於個人完全不管，所以……」

滿面紅光壯漢截口道：「所以他便不會滅亡？」

文士服的忙道：「鄒兄誤會了，區區是說蓋天幫用硬軟兩套手法，對他們極之有利，白道這方要想消滅他，就困難得多了！」

趙北坤喟然道：「正是如此！起初趙某還充滿信心，可以拉攏同道聯合反抗，但到底除了受害人外，世人均顯得十分冷淡。」

文士服的冷笑道：「說不定人家見二教三門四寨五莊被……咳咳，心中還暗暗高興哩！」

一個頭顱半禿，鬍子花白的忙道：「今日是梅莊主的六十大壽，這種聽了使人喪氣的話，還是少說爲佳！」此言一出，衆人都臉現赧色，梅飛雪忙表示不打緊。

此刻到賀的賓客已漸稀，梅飛雨走過來低聲道：「大哥，吉時將至。」

「吩咐奏樂！」梅飛雪長身向正中那張太師椅走去。

梅飛雨高聲唱道：「吉時至，奏樂！」禮樂聲中，首先由梅傲華向父親拜壽，接着是梅傲霜偕夫婿龍家樓上前。就在此刻，莊外忽然傳來一道凌厲的嘯聲，梅飛雪臉色一變，忙向堂弟打了一個眼色，梅飛雨急忙率了幾位莊丁出門察看，廳內羣豪臉上亦都變色，未知來者是敵是友！

梅飛雨大步流星走出莊門，那道嘯聲仍未止，但見莊外梅林落英紛紛，顯然是爲內家眞氣所激，來人內功之深，由此可見一斑！梅飛雨臉色大變，沉聲道：「誰來梅花莊放肆，何不現身亮號！」

話音剛落，但聞梅林內有個聲音傳出：「梅花莊接令！」

梅飛雨道：「本莊與世無爭，任何令也不接！閣下若是來賀壽的，歡迎進莊喝杯水酒，若是另懷目的者，則請速去，否則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好一句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嘿嘿，原來今天是梅莊主的壽辰麼？請恕本幫不知，未有帶賀禮來，嘿，且慢，本幫賀禮即送至！」

說着梅飛雪在莊內聽見，亦趕了出來，急忙道：「閣下既然光臨，因何緣慳一見，教梅某好生失望！」可是梅林內人聲已渺，梅飛雪向堂弟打了個眼色，兩人分左右向梅林走去。梅傲華恐老父有失，也忙跟上去。

梅林內並無其他人，只見花瓣落了一地，鋪在白皚皚的積雪上，好看煞人，正合了盧梅坡「雪梅」之詩句：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却輸梅一段香！

雪地上留下一道淺淺的脚印，脚印與脚印之間，相距兩丈七八，梅飛雪臉色不由再變，須知若在實地上，一躍能達兩丈七八，對梅飛雪這等高手來說，並非難處，但在雪地上只留下如此淺的脚印，又能躍出這個距離，則此人之內功以及輕功，都非臻爐火純青之境不可，起碼梅飛雪便認出莊內賓主無一人有此功力！

梅飛雨道：「大哥，待小弟去看看！」他一口氣馳出梅林，極目望去，都不見有人影，只好頹然回去。梅飛雪不想讓賓客久候，急道：「回去再說！」

梅飛雨道：「大哥，只怕是蓋天幫的人，你看要不要先準備一下？」

梅飛雪道：「不可大驚小怪，今日莊內有這許多好手，料蓋天幫不敢下手，待賓客散了之後再說！」

他倆返回大廳，羣豪都問：「莊主，是誰來？」

梅飛雪淡淡地道：「大概是什麼大煞風景的跳樑小醜吧，不必管他！二弟吩咐擺宴！」

蔣白濤忙道：「請慢，莊主請上座，

咱們尚未向你祝壽！」衆人不由分說，將梅飛雪按在太師椅上，依次上前祝壽，只樂得梅飛雪哈哈大笑，不斷回禮，忘了剛才不愉快的事。

梅飛雨道：「外面雪已霽，不如將宴會設在後院，一邊飲酒，一邊賞梅如何？」衆皆曰善，當下梅飛雨吩咐下人將酒席擺到後院，共開二十餘席。若非事值非常，只恐要加倍不可。

俄頃，梅飛雪引衆賓客到後院，但見千梅盛放，惹來一片讚嘆聲，羣豪依次入席，梅飛雨連忙吩咐先上酒，不料莊丁道：「剛才方找到擺酒的地方，尚未溫好！」

梅飛雪沉聲道：「豈有此理，連酒放在何處也不知道，是誰負責的？」

莊丁道：「是糜二哥負責的！」

糜二是梅飛雪的內侄，早幾天說家裡有事，告假離莊，梅飛雪沒奈何，只好着莊丁盡速準備，就在此刻，莊外忽傳來了一道宏亮的聲音：「蓋天幫賀禮到！」

聲音宏亮，直達後院，羣豪心頭均是一跳。想不到蓋天幫經三年多的經營，已在江南打穩基礎，開始侵吞江北地盤，更不知今日有什麼手段！梅飛雪臉色一變，隨即鎮定下來，道：「本莊與蓋天幫素無來往，今日來送禮，料沒安好心，稍候若勢色不對，諸位請由後頭走吧！」

那穿文士服的外號「金扇書生」名俞秀，當下道：「莊主此言差矣，咱們豈是貪生怕死之輩？今日蓋天幫若敢不利於貴莊，咱們必與貴莊共進退！」當下席上大部分人表示贊同。

梅飛雪知道這些人之中，有一部份只是激於一時之義憤，一部分可能因臉子關係，不得不表示一下，眞正廝殺起來，這些人未必肯賣命，當下連忙婉拒。

誰知那個宏亮的聲音又傳來：「蓋天幫好意送禮，難道偌大的梅花莊竟無一人敢接？」

梅飛雪氣納丹田，亦使出「千里傳音」之術，高聲道：「閣下來得不合時，請稍候！」言畢向羣豪拱拱手，快步而去，梅飛雨及梅飛雪子女亦都隨後而去。

趙北坤道：「際此時節，彼此應該守望相助，俞金扇，咱們一同隨去看看如何？」

俞秀「刷」地一聲，張開描金摺扇，輕搧一下，道：「區區正有此意，有何不可？」當下又有七八人隨他們去前堂。

梅飛雪到前院，只見莊外立着一位青袍客，太陽穴高高鼓起，雙眼開闔之間，精光四射，年紀雖大，但腰板比槍桿還直。梅飛雪心頭登時一沉，那青袍客未待梅飛雪開腔，已先道：「閣下便是梅莊主？東郭某僅代表敝幫上下，恭祝莊主壽比南山！」

梅飛雪暗道：「原來此人便是東郭西城，難怪有此功力！」當下道：「多謝東郭先生好意，敝莊與貴幫素無來往，不敢當之至！」

東郭西城長笑一聲，道：「凡事皆有第一次，梅莊主無須奇怪，且同屬武林一脈，莊主六十大壽，敝幫遣東郭某來祝壽，亦屬應份！」

梅飛雨冷笑道：「只怕閣下今日不是來拜壽的吧？有什麼手段趕快使出！」

東郭西城也不生氣，抬頭望一望天，道：「此是貴莊待客之道？」

梅傲華道：「你不說清楚來意，休想咱們會招呼你！」

「哈哈，梅花莊上下一共一百三十四人，外加衆賓客，難道還會害怕東郭某一個人？」

梅飛雪一拂袖，沉聲道：「請進！」

東郭西城又哈哈一笑，轉頭對外揚聲道：「副幫主、牛鼻子，老朽早說過，梅莊主是位好客的人，斷不會讓老朽在外面喝西北風，你們偏不信，如今無話可說了吧！」

但聞梅林內一聲輕笑：「算你贏了，今晚便由本座作個東！」

梅飛雪抱拳納氣道：「梅林內的朋友，若有雅興，何不同進莊喝杯水酒？」

那人長笑道：「只怕本座一出現，你的壽宴便擺不成了！」言畢又是一聲長笑，笑聲由近而遠。

郝彪威忽然大聲道：「小侄認得此人的聲音，他便是流星門的余修竹！」

「郝四俠果然聰明！不過流星門早已在武林中除名！」東郭西城故意跟外面的人打招呼，唬住對方，然後坦然上階進廳。

趙北坤向兒子打了個眼色，趙長烈和趙長雄立即向梅林飛去，東郭西城只當作沒看見，施施然座下。梅飛雪沉不住氣，問道：「東郭先生今日何事大駕光臨？」

「哎呀，老朽近來記性不好，竟然給忘記了！」東郭西城長身解下背上的包袱，自內取出一隻長形的錦盒奉上。「此乃本幫的賀禮，尚盼莊主笑納！」

「多謝了，二弟收下！」

東郭西城又道：「莊主不看看敝幫送的是什麼禮？」

梅飛雪示意堂弟開盒，梅飛雨將盒蓋打開，只見盒內有一尊翠綠晶透玉觀音，即使是市井之徒亦知此物價值連城，趙北坤等人登時愕然。不料梅飛雪臉色大變，沉聲道：「此分明是柴員外的傳家之寶，梅某不收賊贓，請東郭先生收回去！」

東郭西城臉色稍變，即恢復常態，笑道：「老朽來得匆促，只好借花敬佛，且此物本幫已付錢給那姓柴的，是購來之物，不是賊贓！」

「不管如何都請東郭先生帶回去，免梅某被人嫌疑！」

東郭西城不慌不忙又奉上一隻四方形的錦盒。「料此物莊主必會笑納！」

「禮無好禮，梅某敬謝不敏了！東郭先生，今日敝莊不設閣下席位，請吧！」梅飛雪佛然下逐客令。

東郭西城怪笑一聲，問道：「莊主可知老夫因何知道貴莊的人數？而且還知道有一條地道通至河邊，一個出口在山上岩石後！」

梅飛雪父子臉色大變，東郭西城得意洋洋地道：「莊主不必詫異，只須打開

錦盒，一切謎團自解！」梅飛雪立即示意堂弟打開錦盒，梅飛雨打開盒蓋，失聲大叫。

梅飛雪探頭望去，只見盒裝着一顆血淋淋的首級，依稀是自己內侄糜二的六陽魁首！當下立即勃然變色，正要翻臉，東郭西城已先道：「且慢！莊主，你也許不知道，糜二早存心要奪你這座梅花莊，故此悄悄與敝幫暗通款曲，欲帶路引本幫人馬由地道攻入，不過敝幫幫主只敬硬骨頭的漢子，對這種賣友求榮的小人，不感興趣，故而殺了他以獻莊主，由此可見敝幫對貴莊，並無惡意！」

梅飛雪修養再好，這時候一張臉亦說不出的難看，梅傲華大聲道：「你們蓋天幫殺了人，還來反咬一口，這種話只能騙騙小孩！」

東郭西城哈哈笑道：「老夫早料到你們不會相信了，故此將他寫給本幫的信也帶來了！少莊主請過目！」他又自懷內取出一封信來，遞與梅傲華。

梅傲華將信交給父親，梅飛雪打開展閱，信上的字跡果然是糜二的，內容將梅花莊的情況詳列，並提出用梅家父子生命，換取一座梅花莊，梅飛雪閱後大怒，一把將信撕個粉碎。

東郭西城臉不變色，笑道：「敝幫這份禮不小吧？」信被撕掉，有何要緊？梅花莊的內情，他已熟記在胸，落得故作大方。

梅飛雪沉着臉道：「姓東郭的，梅花莊雖不是什麼龍潭虎穴，但假如你敢在此放肆，梅某拚着玉石俱焚，也不會讓你得意！你今日來此，到底有何用意，速速明言，否則莫怪梅某再要下逐客令了！」

趙北坤接道：「趙家莊與梅花莊共同進退，今日你敢破壞梅莊主壽宴，咱們絕不會坐視！大丈夫敢作敢爲，明明懷着鬼胎，又不敢明言，藏頭縮尾，算什麼人物？」

「諸位與敝幫及老朽誤會已深，老夫亦無話好說！」

梅飛雪道：「既然如此，閣下請便吧！回去請代梅某向帥幫主致謝，就說梅花莊多謝幫主厚賜肥料！」東郭西城昔年縱橫江湖時，已不將四寨五莊的人看在眼內，如今貴爲蓋天幫的總管，氣燄更盛，見梅飛雪不留情面，不由臉上變了顏色，正要發作，只聽梅飛雪道：「來人，把這盒肥料拿去掩至後莊梅樹之下！」

一個莊丁上前雙手接過糜二的首級而去，東郭西城這才知道梅飛雪口中的肥料之意，心中更怒，忽見他拂袖轉身，也不見他作勢，袖管內飛出一根金澄澄的東西，直奔梅飛雪的臉門，他人則如離弦之矢般射出廳外。

梅飛雪冷不及防，眼前一花，一根金光閃閃的物件已近身，他不敢貿貿然伸手去接，百忙中使了一招「鐵板橋」，那物件貼臉越過，「篤」的一聲，釘在牆上！梅飛雪一回頭，見一根箭形令牌，射在紅幔上的壽字當中！

趙北坤見東郭西城出去，立即追趕，東郭西城去勢不止，幾個起落已射進梅林中，他聲音却源源不絕送到大廳內。「梅飛雪，今日是你六十壽辰，本幫網開一面，金龍令到處，三日之內如不投降，大軍壓境，雞犬不留！如肯投降，本幫決不虧待你！」言畢身影已逝。

趙北坤見追不上，只好頹然而返，只見梅飛雪臉色十分難看。他低聲道：「莊主，只要衆賀客肯與貴莊同進退，尚堪與對方一戰！」

梅飛雪忙道：「梅某豈可連累諸好友？此事不提也罷！」

趙北坤又問：「如此莊主有何打算？」

梅飛雪强笑道：「三日後之事，如今何須担心？」他提高聲音道：「諸位，酒菜已準備好，請大家重新入席！」衆人本來都想讓東郭西城丟個臉，替梅飛雪挽回一點面子，誰知連個東郭西城也留不住，讓人家單槍匹馬，來去自如，均覺面上無光，一言不發隨梅飛雪到後院。

羣豪入席之後，梅飛雨立即吩咐下人上菜，桌上早已放了幾隻小火爐，菜捧上來，都放在爐上溫着。梅飛雪力持鎮定，舉杯敬酒，羣豪紛紛回敬。就在此刻，一個莊丁匆匆進來稟報：「啓稟莊主，昔日流星門余三公子與雲開到賀，現在莊外！」

趙北坤一拍桌子，怒道：「他老子剛走，你竟敢來！」

在場之人都知道昔年「流星門」門主余修竹，當年在蓋天幫强攻之下，率子及「流星門」之精銳，投降了蓋天幫，開了白道投降之先河。事後，蓋天幫幫主立他爲副幫主，協助他完成統一武林的野心。

余修竹兩子當時留在風雷鎮上，協助父親主持「流星門」，事發後隨父而降；而余修竹三子余青玉，在蓋天幫作質子，後來雖然逃出了魔窟，却不在風雷鎮，因此免於難。更因爲在余修竹降敵之前，父子曾爲了投降一事起衝突，以至父子決裂，只是這件事，武林中知道者並不多。

梅飛雨道：「大哥，這余三公子是否來做說客？」

郝虎威忙道：「余青玉決不是這種人，當年他跟余修竹已脫離父子關係，原因便是反對余修竹投降，今日又怎會爲蓋天幫作說客！」

俞秀道：「如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郝少俠又怎知那是不是他父子倆合演的一齣好戲，好以此欺騙世人，一個白臉，一個紅臉，配搭巧妙極了！」

郝虎威道：「在下與余青玉有八拜之交，對他爲人知之甚詳，他是位性情中人，決不是俞秀才所形容的人！」

俞秀道：「戲要演得巧妙，就得連義兄也瞞上了，這才是本事！」

郝虎威脾氣本不好，聞言不由怒道：「閣下口口聲聲說余青玉此來是爲蓋天幫做說客的，到底有何憑據？」

梅飛雪忙道：「是否如此，見面即知。諸位請多喝幾杯，恕梅某失陪片刻。」

郝虎威道：「晚輩陪莊主走一趟！」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大笨牛、阿嬌與芝蔴公主先後離開天神廟；阿郎、多多，另兩個是老蓋仙、三絕婆婆先後來到天神廟，跟着臭小子自大也來了，雙方見面，大打出手，自大佔了便宜離去……天魔女秋水寒趕回天魔山莊，知道發生變故，師父陶子厚被師弟姚壽囚禁，見到師父知道金劍藏在他肚裡，姚壽乘機襲擊師父……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好馬不吃回頭草

臨死方知錯　懺悔還及時

多多童心未泯，十分好奇的道：「透露一點點嘛。」

三絕婆婆肅容滿面的道：「事關他人名節，在尚未証實之前，一點也說不得。」

越是不肯說，越加重了事情的神秘性，越是想追根究底，阿郎欲待打破砂鍋問到底，五爺搶先道：「老弟，算啦，問也是白搭，老哥哥已經問過八百次，還是沒有問出個所以然來，總而言之，這小子必然大有來歷，別磨蹭，是咱們該說再見的時候了。」

立與三絕婆婆揮手離去。

阿郎與多多也奔向往天魔山莊的方向。途中，多多忽道：「小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來。」

「什麼事？」

「對翁明珠眞的毫無眷戀？」

「哼，我恨她入骨。」

「我的意思是說，翁明珠一直記掛心頭，難以釋懷，你會無動於衷？」

「坦白說，那是一個奇妙的經驗，如果是我們兩個，我會牢記於心，永不忘懷，是她則令人感到厭惡、骯髒，我恨她奪走了本來應該是屬於我們兩個人的美好時刻。」

「其實，我覺得，翁明珠也好可憐好可憐啊。」

「多多，別濫用同情心，她咎由自取，怨不得誰！」

多多聽在耳中，也不知是憂？是喜？是惆悵？還是迷惘？情緒顯得甚是複雜，默默的奔出里許地之後，方始再度開口：「還有一件事，一直令我想不通，那天在紅中賭坊你是怎麼贏的？」

阿郎沒有開腔，拿出一張牌來，一張賭單雙專用的那種牌，一面一點，另一面兩點。

多多好聰明，馬上就明白了，道：「原來你在胡滿貫蓋碗的那一瞬間偷偷的換了牌，然後又將他的牌從桌下弄到手下，難怪會那麼篤定，那麼有把握。」

「當然，開賭坊的賺的是黑心錢，不贏白不贏。」

「可是，畢竟還是詐術，並非眞本事。」

「十賭九詐，賭場中憑的都是詐術，技術高的贏錢當爺爺，技術差的只好輸錢當孫子。」

* * *

天魔教。

天魔山莊。

聽濤軒內。

神劍手姚壽的身手迅速絕倫，就在苗疆大俠陶子厚氣絕身亡，天魔女秋水寒跪倒在地的那一刹那，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掠至床前。

噗！的一聲，劍光一閃，血如泉湧，神劍手姚壽的確夠夭壽，好殘忍的手段，竟將他師父陶子厚當場開膛破肚。

不顧鮮血、腸肚、屎尿，姚壽將手伸進腹腔去。

秋水寒大叫：「姚壽，你想做什麼？」

追風劍范魁道：「住手，不要動！」

索魂劍田進道：「不要動，住手！」

一切都是狂想，姚壽的速度之快，快到毫巔，秋水寒正值傷慟之時，抗爭的念頭甫生，姚壽已從胃中將陶子厚吞下去的金劍弄到手。

不長，僅五寸，小巧別緻，却是天魔教至高無尚的權威象徵。

有金劍在手，誰也不敢再輕舉妄動。

就在苗疆大俠的身上，將劍的血污，穢物擦乾淨，馬上冷射出璀燦奪目的光采，神劍手姚壽高舉過頭，朗聲道：「有神劍在此，還不快來拜見本掌門！」

「參見掌門人。」

「掌門人千歲千千歲！」

天魔教主好大的派頭，也好威風，眞不愧爲苗疆的土皇帝。

天魔女秋水寒、六名金劍使者、六名銀劍使者、四名轎伕、以及其他被綑綁的教徒，凡是能跪的皆一齊跪倒在地。

追風劍范魁、索魂劍田進，是被綁在柱子上，自然無法下跪，但也垂下了頭，以示敬意。

取得金劍，等於已經取得合法地位，姚壽再也無須顧忌任何人，當即下令將禁閉在此的人全部釋放。

此擧大出衆人意料之外，正自議論紛紛，猜不透姚壽在搞什麼鬼，神劍手又開口了，語冷如冰：「你們最好不要高興的太早，鬆開你們的手脚，是爲了工作上的方便，從明天起要開始勞動服務。」

* * *

所謂勞動服務，就是在天魔宮與聽濤軒的中間，靠近山邊的地方，挖掘一個巨大的坑。

尊貴如秋水寒、范魁、田進，照樣一視同仁，得與他們的弟子、手下，一起流汗、一起做苦工，倘有怠惰，馬上就會招來姚壽親信的一頓毒打。

挖的挖，挑的挑，挖出來的土，就在四週築起一道土堤來。

秋水寒是何等樣人，從來也沒有做過這樣粗的活兒，第一天手上便起了水泡，第二天肩膊也腫起來了，但是，她不會叫苦，不會抗爭，甚至連眉頭也不曾皺一下，咬緊牙關，撐到了第三天。

憑她的身手，她有信心制服姚壽，起碼可以一決高下，然而，她沒有這樣做，因爲握有金劍者就是掌門人，她不能做欺師滅祖的叛徒。

更不願一走了之，她認爲，對師父、對師弟、對天魔教所有的弟兄，她都有不可推御的責任，她才是眞正的掌門人。

她在等，等待機會，等待緩兵。

別人却忍受不住這種煎熬、折騰，第一天臨收工前，田進便說過：「師姐，我受不了啦，他這是存心羞辱咱們，合我們數人之力，一定可以把他解決掉。」

秋水寒不以爲然，訓誡道：「不可以，不能以下犯上，掌門人的令諭必須服從，不能壞了天魔教的規矩。」

第二天，范魁也開始發牢騷：「師姐，妳有沒有想過，這個坑說不定就是爲我們自己挖的？」

「有可能。」

「我們猝然施襲，應該可以將金劍奪下。」

「這是叛逆的行爲，絕對不可以！」

「難不成要等着被他活埋？」

「現在還沒有。」

「等到開始活埋時就太晚了。」

「要忍，能忍則忍。」

「我已經忍無可忍。」

「要等。」

「等援兵？等大笨牛賢姪？等阿郎教主他們？」

「照眼前的情況，援兵可能也救不了咱們。」

「這是爲何？」

「姚壽的惡勢力太大，恐有外力支援，白吃教也無能爲力。」

「那師姐在等甚麼？」

「等機會。」

「什麼機會？」

「現在還不知道。」

追風劍范魁沒再追問下去，沉重的嘆息一聲，挑起一担沉重的土來，邁開沉重的步伐，向大土坑的外面走去。

天魔女秋水寒則仍揮舞着鋤頭，繼續在坑底挖土。

索魂劍田進正在上面築堤，眼見師姐師兄平日何等風光，如今竟淪爲苦工，神情懊喪，不禁悲從中來，滾下來兩滴英雄淚。那還有心情再工作下去，將工具往地上一拋，嘟嘟喃喃的駡起來：「哼，這是什麼世界嘛，簡直拿人不當人，當作牛，當作馬，我——」

話說一半，便被一陣刺耳的皮鞭聲打斷，長而細的皮鞭，猛往田進身上抽，一霎時便告皮開肉綻，血流如注，整個人都變了樣兒。

打人的人是神劍手姚壽，一邊猛抽猛打，一邊還在破口大駡：「你們本來就是馬，本來就是牛，受不了可以去一頭撞死，只要有一口氣在，就必須工作，不許偷懶，天魔教不養吃閒飯的人！」

田進猛然醒悟，姚壽是存心折騰人，想將自己師姐師弟往死路上逼，想一想，咬一咬牙，終於强自忍下來。

* * *

忍又如何？現實並無絲毫改變。

又等了一天，亦未等到半個援兵。

也不曾出現任何可以旋乾倒坤的機會。

反倒是又多了一個剋星，一個惡煞，黑旋風黑皮回來了。

這小子比他師父還要兇殘惡毒，專門找秋水寒、范魁、田進的痲煩，尤其是他們的嫡傳弟子，更是被黑皮視作眼中釘、肉中刺，在極短的時間內，便已被打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

追風劍范魁實在忍無可忍，倏地奪下了黑皮手中的皮鞭，惡狠狠的抽了他兩鞭，聲嘶力竭的吼道：「我受不了啦，我不能再忍受，我要跟他們拚。」

舞着皮鞭，沒頭沒腦的攻向姚壽的心腹爪牙。

姚壽就在附近不遠，睹狀一掠而至，拔出金劍，在他面前一晃，厲聲道：「范師弟，你打算跟誰拚？」

金劍乃是天魔教的掌門信物，有至高無尚的權威，就好像是皇帝的玉璽，大將軍的兵符一樣，范魁心頭一震，揮出去的皮鞭馬上軟下來，改口說道：「沒有什麼，只是想請教掌門人一句話。」

姚壽冷森森的吐出來一個字：

「說！」

「請問掌門師兄，挖這麼大的一個坑做什麼？」

「如果你們表現很好，準備養魚。」

「什麼叫做表現很好？」

「衷心擁護，絕對服從本掌門，叫你們往東，不會往西，叫你們吃湯，不會吃肉，叫你們趴下，不會跪着。」

「假如不能盡如人意呢？」

「那就會移作埋葬你們的墳墓！」

「你——簡直毫無人性，我反對，反對到底！」

「媽的，你找死！」

姚壽心狠手辣，動作又快，死字出口，金劍已送進范魁腹中。

「老子跟你拚啦！」慘叫聲中，范魁欲作最後掙扎，秋水寒、田進也火速趕來馳援，不幸，為時已晚，大錯已成，范魁的瞳孔業已放大，黑暗舖天蓋地而來，姚壽拔劍的同時，舉脚一踩，噗通！一聲！立告倒地身亡。

白劍進，紅劍出，神劍手姚壽高舉着血淋淋的金劍，威風八面的道：「還有沒有反對的人！」

天魔女秋水寒，索魂劍田進本已攻至切近，聞言俱都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倒退三步，垂手不語。

黑旋風黑皮可沒閒着，拾起皮鞭來猛往范魁的屍體上抽。

驀然，有一個憤怒的聲音劃破長空：「我反對！」

是大笨牛！

還有小和尚空空，與玉羅剎冷霜霜、鬼見愁徐雪梅。

話落時，人已近在咫尺。

秋水寒睹狀，非但沒有絲毫喜悅，反而心頭大駭，暗道：「天亡我也，天亡我也！」

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大笨牛一照面就跟神劍手姚壽幹上了，口中還不乾不淨的臭罵道：「你娘，姓姚的，說你夭壽你真夭壽，竟敢以這種殘酷的手段對付我娘他們，你還有沒有人性？算不算人？」

姚壽好厲害，環攻一掌，便將大笨牛的攻勢封住，揚着金劍道：「傻小子，這一把劍你認識吧？」

大笨牛一怔神，沒好氣的道：「你這是明知故問。」

「是什麼劍？」

「金劍。」

「有何功力？」

「是天魔教主的掌門信物。」

「你小子是不是天魔教的人？」

「廢話。」

「要不要服從本教主的令諭？」

「這——」大笨牛傻眼了，不是他不知道答案，而是不敢說出來。

神劍手姚壽却主動的說了出來：「金劍乃本教掌門信物，手握金劍者就是天魔教主，還不快以大禮拜見本掌門。」

「參見掌門人！」

「掌門人千歲，千千歲！」

金劍法力無邊，無可抗拒，大笨牛、冷霜霜、徐雪梅雖心有不甘，却不得不跪下來。

小和尚空空則是唯一例外，他並非天魔教的人，可以不受約束，乍然虎吼一聲：「我操你親娘祖奶奶！」施展出渾身解數，欲搶奪姚壽手中的金劍。

勇氣可嘉，功力不足，被姚壽一記劈空掌便震退三四步。

黑皮也沒閒着，先抽了大笨牛一皮鞭，趾高氣揚的道：「笨牛，既然承認是天魔教的弟子，就別再充少爺，跟妳娘一起做苦工，為你們自己去挖墳墓吧！」

天魔女秋水寒耳聞目見，痛徹心脾，暗中心一橫，道：「大笨牛，經多方查証，你並非本宮主親生之子，從此刻起，你我母子關係已斷，也不再是天魔教的弟子，你走吧。」

兩道冷電似的眸光罩在冷霜霜、徐雪梅的臉上，又道：「冷姑娘、徐姑娘，妳我主僕的關係也到此為止，妳們另投明主去吧。」

大笨牛、冷霜霜、徐雪梅當然明白天魔女的用意所在，但却說什麼也不忍心就此一走了之，三人已站起身來，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其實，想走也走不了，神劍手姚壽冷聲道：「秋水寒，我現在是天魔教的教主，不論如何，凡是未經本掌門批准的，一概無效！」

冷厲的眸光從大笨牛、冷霜霜、徐雪梅的臉上一掃而過，繼又說道：「換句話說，你們現在仍在本掌門的管轄之下，未經許可，不得自由行動。」

給黑旋風黑皮使一個眼色，語氣益趨冷硬，「皮兒！先請他們吃一頓『牛皮炒肉絲』，再強迫工作，倘有不從，殺無赦！」

「是，師父！」

這下黑皮可神氣了，打了兩個清脆悅耳的鞭花，耀武揚威的道：「媽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叫你們回洛陽去吃香的，喝辣的，偏不聽，偏要來苗疆送死，真是超級大傻瓜，頭號大蠻牛，吃完『牛皮炒肉絲』後，下一道菜就是『烤全牛』！」

黑皮長鞭猛一抽一送，照準大笨牛的腦袋掃過去。

好快好準，也好狠，眼看腦不開花，也會生出無數「水煎包」來，大笨牛又不能還手，只好閉目等死，暗道：「完啦，完啦，我大笨牛這一次死定啦，非得去摸閻王的鼻子不可，阿嬌、玉蓮花，妳們準備改嫁吧，咱們來生再見！」

奇哉怪也，鞭子並未落下，在半空中就被人抓住了。

是阿郎，人還在空中，有如天兵天將。

「放！」

「放！」

與黑皮較上了勁，各人拉住皮鞭的一端，互不相讓。

膠着的時間很短，張小仙隨機應變，馬上使出了連環妙計，鬆手的同時，將鞭梢猛一帶，掃向神劍手姚壽。

黑皮用力過猛，拿不穩馬步，身子疾速後仰，連帶的皮鞭也反抽回來，啪！的一聲，不偏不倚的打中姚壽的額頭，現出一條血紅的鞭痕來。

啪！啪！連續兩聲響，錢多多也不講客氣，上去給了黑旋風兩個耳光，黑皮再也支持不住，立告仰面栽倒，接連表演了兩個元寶翻身才停下來。

阿郎往姚壽的面前一站，譏諷挖苦的道：「怎麼樣？『牛皮炒肉絲』的滋味不錯吧？」

多多也對剛剛才爬起來的黑皮道：「『鍋貼』的味道如何？要不要再來一碗『酸辣湯』？」

最高興的是大笨牛，驚喜莫名的道：「阿郎、多多，你們可來了，好棒啊，我以為今生今世再也見不到你們了。」

阿郎向秋水寒打了一個招呼，呼了一聲：「秋阿姨！」以下的話還沒有來得及說，便被神劍手姚壽的吼聲打斷，「那來的無名狂徒，竟敢來我天魔教撒野？」

大笨牛搶先道：「掌門人，他們可不是狂徒，是名人，江湖上鼎鼎大名，大名鼎鼎的知名人物。」

小和尚空空道：「也是被武林同道一致公認的一對金童玉女。」

冷霜霜指着阿郎道：「這位金童是白吃教教主張小仙。」

徐雪梅指着多多道：「這位玉女是副教主錢多多。」

大笨牛補充道：「他們還有很多很多足可嚇死人的兼差，為免鬧出人命來，我就略去不說啦。」

小和尚空空亦道：「他們還有很多很多能夠嚇死人的外號，我佛慈悲，小僧也就省去不說啦。」

神劍手姚壽嘿嘿冷笑道：「噢，在中原武林到處煽風點火，惹事生非的兩個娃兒，原來就是你們兩個。」

黑旋風黑皮冷笑道：「可惜已是末路窮途，踏進天魔山莊，就等於進了鬼門關。」

張小仙端起了架子，道：「大笨牛堂主，本教主的掌下從來不殺無名小卒，介紹介紹吧。」

大笨牛道：「這個老頭是——是天魔教新上任的教主神劍手姚壽。」

阿郎嘻嘻一笑，戲謔道：「夭壽？是個短命鬼嘛，活不久的。」

小和尚空空道：「那個黑小子是夭壽的徒弟黑旋風黑皮，請教主瞧清楚，黑手黑脚黑臉黑嘴，連心腸都是黑的，這一路上他一直在偷襲暗算放黑箭。」

多多道：「黑心腸的事做多了，他總會有一天遇上鬼。」

大笨牛道：「把他們幹掉！」

小和尚道：「把他們幹掉！」

還是秋水寒老謀深算：「集中全力，把他的金劍奪下來！」

可是，姚壽根本不給他們任何機會，高舉金劍下令道：「秋水寒、田進何在？」

「秋水寒在！」

「田進在！」

「將這兩個娃兒給本掌門斃掉！」

「是！」

「是！」

軍令如山，秋水寒、田進別無選擇，只得跟阿郎、多多拚，而且還是全力以赴的拚。

硬碰硬的拚了三十餘合，阿郎與天魔女不約而同的偏離了現場，秋水寒這才有機會將天魔教的真實情況原原本本的說出來。

「秋阿姨，這個姓姚的這麼夭壽，為了取得金劍，竟將自己的師父開腸破肚？」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他目前是否已將天魔教確實掌握？」

「反對者全部在此，事實上經過他多年的暗中經營，羽毛已豐，先師被他制住之後，天魔教就已落入他的掌中。」

「此人功力如何？」

「與阿姨相差無幾。」

「我認為，秋阿姨的功力至少勝他一籌。」

「就怕他另外練有歹毒的邪門功夫。」

「依秋阿姨看，我阿郎有沒有獲勝機會？」

「你乃天縱奇才，有。」

「那就請讓開，容本教主與他放手一搏。」

「這恐怕有困難。」

「有甚麼困難？」

「阿姨奉命與你交手，必須竭盡所能。」

「哎呀，蠢呀，笨呀，妳不會放水？」

「不可以，陽奉陰違，就是對天魔教不忠。」

「死腦筋，甚麼時候了，還講忠孝仁義。」

「阿郎，你不懂，這是原則問題。」

「秋阿姨，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秋水寒道：「為今之計，只有一個法子。」

「請明示。」

「先殺掉阿姨，然後再去對付姚壽。」

「我狠不下這個心來。」

「一定要狠下心來，成大事者不拘小節。」

「這不是小節，而且也沒有這個本事。」

「你有，波羅玄功再加上大悲三絕招，就有成功的可能。」

「不要，不要，看有無更好的兩全之策？」

天魔女攻出兩劍一掌，道：「另一個法子就是火速退走，去搬救兵。」

「去找誰？」

「找老蓋仙、三絕婆婆。」

「他們能幫得上忙？」

「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希望。」

「可是，他們正在追捕一個人，不知能否找得到。」

「追捕誰？」

「魔鬼博士雷破天。」

「是他？」

「據說這個老魔頭也是天魔教的人？」

「不錯，他是阿姨的師叔，已被逐出門牆。」

張小仙道：「老哥哥判斷，此魔與天魔教的災變密不可分？」

「五爺之言不差，姚壽暗算先師的一招『剉骨分筋手』，就是得自他的妻子十惡妖婆紅笑的傳授。」

「不知雌雄雙魔是否潛伏在此？」

「阿姨初返山莊不久，便落在姚壽手中，不知道。」

「會否公開露面？」

「到目前還沒有。」

三人邊談邊打，久久勝負難分，神劍手姚壽大爲光火，衝過來說道：「秋水寒，妳好大的胆子，竟敢陽奉陰違，虛應故事，跟這個小子混蛋泡蘑菇，可是有意怠忽本掌門的號令？」

秋水寒望一下圍攏上來的愛子大笨牛與冷霜霜，徐雪梅、小和尚空空等人，沉聲道：「水寒豈敢怠忽號令，已經盡了全力。」

姚壽陰沉着一張臉，道：「既已盡力，爲何尚未將目標消滅？」

「是張教主技深若海，水寒無能爲力。」

「本掌門不信。」

「掌門人不信，可以親自出馬。」

「哼！」

姚壽精得很，怎會上秋水寒的當，轉對大笨牛道：「上，合你們母子二人之力，若是再殺不了張小仙，休怪本掌門要以門規制裁。」

「是，掌門人！」

大笨牛口裡應是，心裡却急得要發瘋，暗想：「慘啦，慘啦，夭壽啊，這個傢伙眞不是東西，强迫我們窩裡反，兄弟相殘，有朝一日，非要從他身上加倍討回來不可。」

儘管心不甘，情不願，但金劍無可抗拒，還是不得不跟阿郎動上手。

這是姚壽的得意傑他，看得他眉開眼笑，又以同樣的方法對冷霜霜、徐雪梅道：「妳們兩個也別閑着，上去幫幫田進的忙，若在三十回合內解決不掉錢多多，就飲劍自殺好啦。」

「遵命！」

「遵命！」

二女有苦無處訴，只有服從的份兒，身爲天魔教的一份子，別無選擇，刷！刷！拔劍而出，立即加入戰圈，與索魂劍田進聯成一氣，合攻多多。

强弱之勢發生極大的變化，阿郎、多多皆感受到極沉重的壓力。

小和尚空空急得直跳脚，拉開嗓門嚷嚷道：「傻瓜！白痴！糊塗蛋！你們統統都是二百五，爲甚麼不聯合起來，把夭壽砸成肉泥包包子吃？」

眼睛裡幾乎要噴出火來，話語比機關槍還要快，又道：「最低限度，也可以放放水，取取巧，偷工減料，爲甚麼要甘心受人驅使，跟自己人過不去？」

惹惱了黑皮，揚鞭攻來，喝道：「死小禿，我看你是活膩了。」

「媽的，你才想死！」

「少廢話，接招！」

「打就打，誰怕誰呀！」

兩個人話不投機，隨即捉對幹上了。

情勢委實萬分危急，就算彼此手下留情，不會立即鬧出人命來，長此下去，也必然會被活活的累死，秋水寒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腦中靈光一閃，以「蟻語傳音」之道：「阿郎、多多、小和尚，還有牛兒、霜霜、雪梅，本宮主突然想起一個兩全其美的絕妙良策來。」

阿郎亦以「蟻語傳音」之法道：「請秋阿姨明示。」

「你們三位可將牛兒、霜霜，雪梅『綁架』，離開天魔山莊。」

「這事不難，但不知離開以後，又當如何？」

「可找洪五爺、三絕婆婆共商大計。」

「秋阿姨，我們也同時將妳『綁架』如何？」

「不可以，本宮主不能離開天魔山莊。」

「別固執，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這是一種責任，也是原則問題，我不能將苦難中的弟兄棄之不顧。」

大笨牛道：「媽，要走我們一起走，要死我們一起死。」

冷霜霜、徐雪梅亦同聲道：「宮主如果不走，我們也決心留下來。」

秋水寒聲沉語重的道：「事關天魔教的存亡，咱們每一個人的生死，豈可婆婆媽媽，兒女情長，快走，一旦姚壽發動全面攻擊就來不及了。」

事實確是如此，神劍手姚壽已在調兵遣將，準備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阿郎眼見時機稍縱即逝，那還有思前想後的工夫，猛然一拉大笨牛，道了一聲：「走！」接連三個縱躍，已竄出去十來丈。

多多、空空如法泡製，也拉着冷霜霜、徐雪梅如飛而去。

阿郎大言不慚的鄭重宣佈：「這是『綁架』！」

大笨牛隨聲附和道：「一點不錯，是『綁架』，本公子的『鬼胎穴』已經被人點住，身不由己。」

多多嬌聲道：「冷霜霜的武功已經被本姑娘廢了，毫無反抗能力。」

小和尚空空也跟着瞎起鬨，胡言亂語道：「徐雪梅的情況最糟，被小僧點了睡穴，已去夢遊太虛，三天三夜也醒不來。」

「再見！」

「後會有期！」

「下次見面，要你好看！」

鬼話連篇，無非是强調一件事，大笨牛、冷霜霜、徐雪梅是被人强行綁架，並非自行脫逃，話落處，已身在三十餘丈外。

「站住！」

「不要跑！」

神劍手姚壽與黑旋風黑牛師徒，當然不相信他們的連篇鬼話，吼聲中，人已彈身而起追下去。

同時對其他的門下弟子道：「攔住他們，截住他們，可就地正法，格殺毋論！」

散立各處的天魔教徒，聞言齊聲響應，立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湧上去。

天魔女秋水寒大吃一驚，猛一式「天馬行空」，從姚壽的頭頂一掠而過，就落在他的面前，道：「掌門人，要不要秋水寒將他們抓回來？」

她眞正的意圖自然不是要幫姚壽的忙，是想藉此堵塞住他的去路，好讓阿郎、大笨牛他們從容逃走。

「不必！」

姚壽心裡明白得很，一口回絕，從秋水寒的身旁一閃而過。

秋水寒不肯就此罷手，繼續和他糾纏，彼此互有超越。

「大胆！」

激怒了姚壽，回過頭來，刷！刷！刷！連攻三劍。

三劍都不是天魔劍法，出手怪異，攻擊的部位也很怪異，秋水寒心頭震駭，被迫揮劍自衛。

總算有驚無險，被秋水寒化解。

姚壽則沒有再進招，猛一個急轉身，掉頭而去，仍自猛追不捨。

僅僅跨出一步半，猛可馬步一停，頭也不回的揮劍從腋下往後刺出去。

又是一着怪招，神仙也想不到，秋水寒就緊跟在他身後，當場一劍穿心而亡，連半聲慘叫，一句遺言都來不及留。

黑旋風黑皮看得雙眼發直的道：「讚，這一招好棒啊！」

神劍手姚壽志得意滿的道：「當然棒，爲師的能夠接掌天魔教，最大的憑藉就是這一招。」

「這一招叫甚麼？」

「偷天換日。」

「好名字，好名字。」

名字是不錯，招式很怪異，秋水寒也已一命歸陰，然而，她的生命並未白白犧牲，經過這一陣躭擱，阿郎、大笨牛等六人已順利的衝出天魔山莊。

* * *

大笨牛並不知曉母親業已身亡，一路上還在爲這一場「綁架」的妙戲引以爲豪，道：「好好玩啊，下一次再演一場戲就要他的老命。」

阿郎啐道：「大笨牛，秋阿姨尚在姚壽掌握之中，現在還不是高興的時候，且先說說看，下一場戲到底該如何來演？」

這一問，可把大笨牛給難住了，傻呼呼的道：「我不知道，我現在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憨態可掬，引得冷霜霜、徐雪梅竊笑不已，多多及時一本正經的道：「別開玩笑，眼前最重要的課題是，如何化解天魔教的厄難？」

張小仙道：「苗疆地處偏僻，返中原調兵遣將，在時間上根本不可能，只能照着秋阿姨的意思，去尋五爺與三絕婆婆，然後再作從長計議。」

大笨牛道：「你們去找老的，俺要去找小的。」

多多一楞，道：「找甚麼小的？」

大笨牛道：「找我的兩個老婆去。」

通！阿郎給了他一個爆栗子，罵道：「死大笨牛，臭大笨牛，甚麼時候了還想去找女人，你又從那裡冒出來的兩個老婆？」

大笨牛忙將阿嬌舊情復燃，死纏不放，水塘中巧「趴」芝蔴公主玉蓮花，以及骷髏鎮、天神廟所遇之事說了個大概，最後聲宏氣壯的道：「寃枉，寃枉，天大地大的寃枉，俺大笨牛的本意不是找女人，而是去搬救兵。」

多多道：「阿嬌的花拳繡腿，能發生甚麼作用？」

大笨牛道：「她有錢，有錢能使鬼推磨，可以招兵買馬，請殺手，雇刺客。」

阿郎道：「嗯，看起來你已經不笨了，很會利用關係，問題是，人家阿嬌是不是眞的愛你，肯不肯爲你花大把大把的銀子？」

大笨牛神氣八啦的道：「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問，阿嬌愛我愛得要死要活，要她的命都可以，不信可以問一下小空空。」

小和尚空空不待阿郎開口，便自動的說：「大概八九不離十，阿嬌小姐的確對大笨牛堂主很痴。」

這一來，大笨牛更得意了，神采飛揚的道：「就是嘛，本公子說的都是實話，你們總以爲是在吹牛皮，簡直狗眼看人低。」

阿郎冷哼一聲，道：「好啦，別順着桿兒往上爬，小心太高摔死人，快說玉蓮花的情形怎麼樣？」

大笨牛道：「甚麼怎麼樣？」

「她愛不愛你？」

「廢話，愛得發瘋發狂。」

「老酋長對你的印象如何？」

「好得不得了，把我當作貴賓，還請俺吃人心吔。」

「食人族的勇士能請得動嗎？」

「沒問題，只要丈人爸一句話，就萬事如意。」

「大笨牛，不要想得太美，最好是送一份厚禮去。」

「叫阿嬌拔一根毛，就可以樂死那個老苗子。」

多多笑盈盈的道：「恭喜你，一箭雙鵰，眞是傻人有福。」

大笨牛好像喝醉酒似的，暈暈呼呼的道：「沒有辦法，長得帥嘛，人在走運的時候連城牆也擋不住。」

阿郎尋思少頃，已作成決定，指一下附近的一棵參天老樹，道：「大笨牛，這樣吧，你們去尋阿嬌和玉蓮花，我與多多去找老蓋仙，三絕婆婆，然後在這棵老樹下會合，不見不散。」

「好，不見不散！」

「再見！」

「再見！」

* * *

羊腸小徑。

是通往天神廟、骷髏鎮的一條羊腸小徑，距離天魔山莊並不很遠。

小徑的右方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

塊平整、光滑、而又高大的大青石。

大青石上站着一個人，一動不動，遠遠望去，彷若一尊雕像，一座天神。

不是雕像，也不是天神，確確實實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是一個獨臂人——魔鬼博士雷破天。

他在等人。

等神劍手姚壽。

姚壽已到，在大青石下，猛地一躍而上，畢恭畢敬的叫了一聲：「師叔！」

雷破天的反應很冷漠，臉色冷，聲音更冷：「你遲到了。」

「天魔敎百廢待舉，小侄實在抽身不易，請師叔見諒。」

「事情辦好了吧？」

「你老人家是指那一方面？」

「是否已將陶子厚那個老狗幹掉？」

「托師叔的福，幸不辱命。」

「已經接掌門戶？」

「只是暫時代理。」

「哼，這句話很中聽，拿來。」

「拿甚麼？」

「金劍。」

「是！」

金劍就插在姚壽外衣裡面的腰帶上，聞言立即拔出，恭恭敬敬的雙手呈上，道：「請師叔過目。」

陡然間，魔鬼博士死灰也似的臉色變了，驚喜、激動、亢奮、昂揚、傷感、悲憤、欣慰、惱恨……各式各樣的表情皆可在他的臉上找到痕跡，情緒顯得極端複雜而多變，令人無法捉摸，也不知道他是喜？是怒？是哀？還是樂？

久久，久久，始將他的獨臂伸出來，手在顫抖，將金劍取在手中後顫抖得更厲害。

雷破天將金劍高高舉起，望着劍，也是望着天，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是大笑，是狂笑，甚至有點像是瘋笑。

給人的感覺却不像是笑，比哭還難聽，難看。

將積壓心頭的複雜情緒宣洩得差不多時，方始喃喃自語道：「天魔神君呀天魔神君呀，陶子厚呀陶子厚，你們師徒一再排斥於我，將老夫逐出門牆，結果天算不如人算，金劍還是落在我手，你們慘淡經營的天魔敎，馬上就是我雷破天的了。」

神劍手姚壽眨一下三角眼，猛拍馬屁：「事實上天魔敎現在就已經是你老人家的了，只差尚未正式走馬上任。」

雷破天收回劍，收回眼神，落在姚壽身上，道：「甚麼時候才可以正式走馬上任？老夫已經等得太久，等了二十年了。」

「隨時都可以走馬上任，只是尚有一些小障碍未曾全部排除。」

「甚麼小障碍？是不是秋水寒他們尚未亡魂授首？」

「是的，田進未死，」姚壽撒下彌天大謊：「秋水寒仍未喪命亡魂。」

「姚壽，」雷破天的臉色變了，變得極端憤怒：「可是師叔傳給你的那一招『偷天換日』不管用？」

「管用，應該管用才對。」

「聽你的口氣似乎還沒有用？」

「事實確是如此。」

「爲何不用？」

「時機未到。」

「何謂時機未到？難道殺人還要看天氣？看情緒？」

「主要是怕激起公憤，引起譁變，須稍作忍耐、等待。」

「要等到甚麼時候？」

「快了，快了，小侄正在利用挖掘墳墓的工作，來折磨他們的身心，一旦墳墓掘成，就是埋葬他們的最後限期。」

「還要多久？」

「頂多十天。」

「好，你去吧，去準備一下，十天之後老夫會親往天魔山莊，走馬上任。」

「是，師叔，不，是掌門人！」

這個老小子有演戲的天才，說謊話面不改色，而且，自始至終，一直恭謹有禮，話完深施一禮，馬上跳下大青石，走了。

* * *

沒有走，走出去三四步，便又折轉回來，登上大青石。

魔鬼博士雷破天愕然一楞，道：「姚壽，你還有事？」

「是的，小侄是想請師叔你老人家再指點一下。」

「指點甚麼？」

「關于那一招『偷天換日』。」

「你沒有信心？」

「多一次實際演練的機會，應可更加盡善盡美。」

「好，難得你如此虛心，就拿老夫當靶子，拔劍吧。」

雷破天卓立原地未動，姚壽緩緩的拔出了自己的劍。

進招的速度也不是頂快，存心要雷破天加以指點。

招式怪異，攻擊的部位也怪異，魔鬼博士一面騰挪閃避，一面頷首稱善，三劍攻完，姚壽閃電轉身，速度陡然加快一倍。

不按招式出招，本來應該從右腋下往後刺，姚壽却突然改從左腋下刺出去。

出奇致勝，雷破天絕沒有想到姚壽對他下殺手，猝然無防之下，一劍穿心而過。

雷破天的名頭太大，武功太高，這一點姚壽比誰都清楚，他幾乎連回頭看一眼的勇氣都沒有，奪過金劍，拔腿就跑，眨眼便消失不見。

* * *

雷破天並沒有死。也不曾將劍拔出。

仍然站立在原來的地方。凝視着姚壽逸去的方向。

雷破天自責道：「該死，該死，天天打雁，結果却被雁兒啄瞎了眼，是老夫自己犯了錯誤，嚴重的錯誤！」

是的，他是犯了嚴重的錯誤，他應該想到，他嚮往天魔敎主的寶座，神劍手姚壽又何嘗不想。

姚壽不可能將自己打下來的江山，

拱手讓人。

他此來赴約，惟一的目的就是殺人。

這就是人，是人性，也是人心！

想到這裡，雷破天居然自顧自的笑了。

只不過，笑得很淒涼，很悲哀。

沒有拔劍，地上亦未見半滴血，這個老小子的命眞韌，一劍穿心而過，竟然還能夠走得動，下得青石，跟蹌而去。

他自己心裡比誰都明白，生命將要到終點站。

只要一拔出劍來，馬上就會死。

即使不拔，也很難再活過一個時辰。

然而，在有限的一個時辰之內，他還是可以做很多事。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想找到一個親近的人，說出仇人是誰，好爲他報仇雪恨。

他不甘心不明不白的死去。

更不甘心暴屍荒野，無人收埋。

可是，命運作弄人，他並沒有找到他想要找的人；臭小子自大，翁明山或翁明珠。

無巧不巧的，却與大笨牛、小和尚空空，玉羅刹冷霜霜、鬼見愁徐雪梅那一夥人不期而遇。

雷破天的時間已經不多，他沒有選擇的餘地，僅僅看了大笨牛一眼，便道：「就是你！」

這話太突然了，尤其他的心口上還插着一把劍，大笨牛嚇一跳，道：「甚麼就是我？」

魔鬼博士直接了當的道：「老夫要傳你一招劍法。」

「哼，神經病。」

「這一招劍法保証可以叫你名揚天下。」

「吹牛皮，說大話。」

「這一招劍法叫『翻天覆地』，是專門爲了對付『偷天換日』而創。」

「俺聽不懂，不要學，要趕路。」

「你非學不可！」

「娘哩，你太不講理了，爲甚麼非學不可？」

「因爲我老人家快要死啦。」

小和尚空空插嘴道：「這個小僧倒看得出來，差不多快要摸閻王爺的鼻子去了。」

魔鬼博士雷破天怒道：「少打岔，一邊涼快去，別耽誤了老夫的大事。」

目注大笨牛，說出了他自己的理由：「老夫尚有大仇未報，死不瞑目！」

大笨牛道：「說出你的仇人是誰？假如是大奸大惡的傢伙，本公子願意拔刀相助，做一次好人，做一件好事。」

「老夫畢生睚眥必報，恩怨分明，不欠人家一分恩，也不許別人欠我一分仇。」

「別浪費時間，你的仇人究竟是誰？」

「神劍手姚壽！」

此話一出，大笨牛、小和尚、冷霜霜、徐雪梅，差點驚得跳起來，四人相顧愕然，一臉詫異。

大笨牛不遑多想，立道：「也不早說，這個大壞蛋人人得而誅之，你安心的去死吧，姚壽的這一條命包在本公子身上啦。」

雷破天很固執，道：「老夫說過，這一招『翻天覆地』你非學不可，否則，你不僅殺不了姚壽，還會將小命賠進去。」

「噢，你的爛劍法這麼神？」

「獨一無二，天下無雙。」

「常聽人說，拒絕一個死人的要求，是最殘忍的事，好吧，馬馬虎虎，學就學吧。」

死神已經在向他招手，雷破天的時間已所剩無幾，不敢多說一句話，不敢多浪費一秒鐘，當即取出一根枯枝，馬上將「偷天換日」的招式演了出來。

由慢而快，一共演練了三遍，直至大笨牛心領神會，熟記爲止。

先熟悉了「偷天換日」的路數，接下來才傳授破解此招的「翻天覆地」。

這一招本來就是爲了殺神劍手姚壽而創，雷破天的計劃是等大局底定，登上天魔敎主的寶座後，便殺之滅口，以杜後患。

不料，姚壽比他更狠更毒，先下手爲強，令他噬臍莫及，必將含恨而終。

學會了這兩招怪異的劍法，大笨牛他們才感覺出「偷天換日」、「翻天覆地」，果然奇詭絕倫，奧妙無窮，從而也才想到，此人必定大有來頭。

大笨牛道：「唔，老頭，你這兩招劍法果然有點名堂，想必在武林中也是有頭有臉的人，還沒有請教尊姓大名？」

死神的脚步，正一步一步的向他逼近，雷破天那有時間通名道姓，往地上盤膝一坐，道：「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小子快坐下來，老夫要傳功給你。」

「傳功？」

「不錯，老夫要將潛修一甲子這內功眞元，以『移宮過穴』之法傳入你的體內。」

「你——你不要命啦？」

「老夫死期在即，將這些『寶貝』帶走多可惜。」

「老頭，你是說這是『廢物利用』？」

「本來就是『廢物利用』嘛，同時——」

「怎樣？」

「以你小子此時的功力，也殺不了姚壽那個混蛋。」

「得到你的『寶貝』後，就可以殺得他屁滾尿流，趴在地上喊爺爺？」

「喊祖宗都可以，保証天下無敵，絕不作第二人想。」

「但是，無功不受祿，這——」

「這是交易，你幫老夫殺掉夭壽，就是報答。」

「老頭，起碼你該知道俺是誰吧？」

「這不重要，快，快坐下，老夫的大限將至。」

雷破天的額頭已經滲出冷汗，臉白如紙，氣息微弱，的確沒有多少時間了。

「快！快！快！」

「來啦！來啦！」

（未完·十四）



千門奇術之五／江隱・文
可飛・圖

骰子

骰子老千　收穫最多

伍：骰子

在中國的賭具中，骰子可能是最早出現的賭具，傳說，韓信點兵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骰子賭單雙，維繫着軍心不散，利用軍士們互賭，坐收盈利，才發出了龐大的軍餉。

骰子是所有賭具中，最簡單易學，最不需要技術的賭具，一個骰子可以賭，兩個、三個、四個、六個，都可以組合成一種賭法，所以，它能廣爲流傳在大江南北。

骰子也是麻將，牌九的賭局中不可缺少的輔助賭具，現在，連「梭哈」的賭局中，也用上了骰子打點子，決定發牌的順序，以防作弊。

如果，你在仔細的想一下，中國所有的賭，都和骰子有關，都要借重骰子，連小孩子玩的狀元籌、大富翁，也都要骰子幫忙。

可是，目前的骰子，正是科技賭術中最大的詐騙工具，在台灣地區的骰子老千，是所有老千行業中，收穫最多的老千。

如何控制骰子，用它作賭，我們下文也會詳爲記述、分析，現在，我們先來談一談，各地流行的骰子賭法。

就筆者所知，在大陸北方，賭骰子，有六顆骰子的賭法，而且是非常流行的正宗賭法，也有三顆骰子的賭法，但大都是家庭消遣，賭場中很少用。

六顆骰子的賭法是，順子是1、2、3、4、5、6，排列下去，六顆骰子，各以不同的一面組合而成，比起以三個骰子組合成的順子（456），應該是困難多了。

六個1、或六個6，組成的六同，亦稱謂豹子，這一點，好像南、北相同，我想大約是可以先吃的意思，用不着再等別人趕點子了。

山東、河南一帶民間流行三顆骰子的賭法，台灣地區，也很盛行，事實上，三顆骰子的賭法，就骰子的衆多賭法中，是最簡單、明瞭的一種賭法。

但流行在台灣的正宗賭法，却是用四顆骰子來賭，

用骰子擺場子的，雖非沒有，但却不多，但它的輸贏却是台灣所有賭博中最巨大的數字。

一般的骰子老千，不用像其他的老千一樣，終年在賭場中博殺，他們只要能善於利用春節期間初二日到十五，短短十餘天的時間，有計劃的撈它一筆，這一年的開銷就足足有餘了。

在台灣流行的骰子賭博中，參與的賭友有選擇的機會，例如你的手氣不好，但你覺得張先生的手氣不錯，你可以在張先生出手時，合作出錢，另外一批賭友認爲李先生的手氣好，也作了大力投資。這就形成一種張、李對抗的決戰。

這一把骰子的輸贏，可能累積到數百萬元的巨款，也可能滙集了數十個人的賭注資金。

這種對抗的宏大規模，常常會在一場賭博中形成數次之多，它集結了數十個賭友的財力。

筆者看到一次大規模的對抗，雙方雖是同一個鎭上的居民，但却屬於不同的政治派系，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也可能是因爲雙方面的主要首腦也在場中。

雙方各支持一個認爲手氣好的人，形成對抗，原本是以輸贏爲主的賭博，這一下，混入了一些莫可言喩的政治氣氛，雙方的主腦，又都擁有很大的企業，也就是有很多錢的人。

在他們意氣用事下，雙方的人跟着起哄，你加叁萬，他加伍萬，形成了一次近五千萬的賭注對抗，現場也集聚了近一百人的賭徒。

請讀者先生們注意，那些賭注，都是現金，分堆在兩處，壁壘分明，看起來，像小山一樣。

賭徒的鈔票，不像是銀行中鈔票，整理得很整齊，而是鬆鬆散散，有一千元、五百元的大鈔，也有一百元、五十元的小張，你算算看，這麼一個情景下，五千萬現金堆起來，是不是非常的嚇人。

老實說，筆者也是第一次看到那種對抗的規模，心中也不禁怦然跳動。

台灣眞的是很富有的社會，只是年節中一個小鎭上的娛樂小賭，能滙聚成如此大的賭博對抗，四個骰子一把丟下去，就決定了五千萬誰屬的權利。

我看到抓起骰子的朋友，手在顫抖，不但是手，全身似是都在抖動，我相信他從來沒有在一把骰子中，關係到如此龐大的金錢輸贏，此後，也不可能再有這種機會。

我暗中觀察那些投資賭注的人，一個個神情冷肅，和一般賭徒那種期待結果的情景，完全不同。他們的神情很嚴肅，似乎是輸贏之中，除了金錢之外，還有一些其他的什麼。

雙方的首腦一位是縣副議長，一位是省議員，當然，桌子上堆積的賭注中，也以兩個人的投資最多。

雙方的首腦却沒有親自出手，負責擲骰子的，是雙方推舉出來的人，也是今天手氣最好的人。

副議長方面先擲，第一、二次都未成點，第三把擲出了兩個三，一個五一個么，算是六點。

點子是不大不小，但那位負責擲骰子的人，却懊惱得很，一看擲出了六點，就自己打了兩個耳括子，打得清脆響亮，臉頰上立刻浮現出幾條紅色的指痕。

沒有人說句安慰他的話，那位副議長，也只是抬起頭來，看他一眼。

全場中一百多人，靜得聽不到一點聲音。

擲出的六點，放在一隻大瓷碗裏，足足過了三分鐘，沒有人去動碗中的骰子。

當然，擲骰子的人，早已推舉了出來，但看到那麼龐大的賭注，想想自己責任的重大，竟然不敢去抓骰子，竟然也沒有人催他。

坐在一側的省議員，抬起頭來，看看那位推舉出來的林先生，笑一笑，道：「擲啊！六點還趕不上嗎？」

林先生看看碗裏四顆骰子，低聲說：「我的手腕都軟了，還是議員來擲吧！」

省議員笑一笑，抓起骰子擲下去，一把成點，擲出兩個么(1)一個四一個三、是七點，贏了這一把，但他未等收錢，站起來走了。

副議長未講話，也起身離去，屬於他那一邊的人也跟着走了。

人散去了一半，但錢仍推在桌子上未動。

這筆錢，如何處置，筆者不知道，也許大家分了，也可能留作競賽費用，不過，雙方表演的風度，都還不錯，沒有聽到一聲歎息，也沒有聽到一句抱怨的話。

這是筆者親眼看到的最大一把現金的賭注，一擲分輸贏。

但如仔細想一想，不論如何富裕社會，賺錢也是件很辛苦的事，那麼多錢，投注在一把骰子中，眞要有一點豪壯之氣，因爲，可能有人在那一把投資中，輸了他一年的收入。

眞是錢到賭場如糞土，眼看他們大把大把的鈔票掏出來，乾坤一擲，毫不吝惜，但平常時，吃一碗牛肉麵，還要算計一下，人！眞是一個奇怪的動物，常常會在某一種的環境中，失去理性，也淹沒了智慧。

賭場，就是最容易使人淹沒了智慧的地方，盡管事後痛悔莫名，但在賭場上，還是賭得豪氣千丈，揮手千金，毫不在乎。

（一）：骰子的出千方法

完全用手上的功夫，操縱骰子的變化，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骰子的千術，要仰仗作假。

早年，科技不夠進步，作假骰子的辦法，只有灌鉛一種手法，使用之前，還要用力把骰子在桌面上敲一下，才能使骰子保持穩定。

在大陸時代，也有苦練以手上力勁操縱骰子點數的千法，但成功機率很小，操縱兩個骰子的手法，還可以練點心得出來，但一下子操縱四顆或六顆骰子，完全是沒有辦法的事。

但老千出術，要十拿九穩，不能仰仗全無把握的手法。

所以，沒有以手法出術的骰子老千。

骰子老千的出術技巧，全在骰子上，骰子是假的。

合成化學品作成的骰子，本身的質料，就可以控制，使它擲出那一種點子來，它也可以作成各種不同的大小，顏色，便於你在骰子的賭場中隨時更換，以替他原有的骰子。

因此，骰子老千，必備的道具，是帶了很多種類型不同的骰子。

只不過他們收藏得十分小心，很難被你發現。

如果你眞的留心觀察，發現骰子老千，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因爲，他們要便於取出動過手脚的假骰子，以替代現場用品，所以收藏骰子的地方，以

一定是便於取到的地方。

如果，你非常留心觀察，一定可以看出毛病。

只可惜，愛賭骰子的人，大都是不太留心小節的人。

骰子賭場如果沒有和老千勾結，賭枱上沒有操縱骰子的電波、磁場，只要注意到骰子不要被老千調換，老千就無法出術了。

二：遙控骰子和磁場賭枱

利用電磁來控制骰子，是近幾年中的事，但科技的進步，用於賭上的變化，也隨着日新月異。

過去，用磁場控制的賭枱，是特製的賭枱中，接上電線，利用產生的磁場，以控制骰子的點數。

骰子中間灌鉛，以受磁場操縱。

但這種設計，最大的缺點是，接連的電線很難掩護得天衣無縫，對方如果同樣使用灌鉛的骰子時，一樣可以擲出豹子等的六點。

而且，電流强大，會給太接近電流的人，有一種感覺。

第二代的磁場賭枱設計，已經有了一些變化，把電流集中一堆設計鉄板上，那塊鉄板，在整個的賭枱的面積上，只佔了十二分之一，或是更小一些，老千出千時候，只要把擲骰子的瓷碗移動在鉄板上，骰子就受操縱，出現了理想的點數。

所以，你在賭骰子時，看到常常把瓷碗移動到一定的位置上，要特別的小心了。

有一點，必須要特別說明，現在的化學合成骰子，已經進步到沒有磁波操縱時，和平常骰子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它不會出很大的點子，總是在五、六、七點上轉動，你根本就看不出可疑的地方。

如果你擲出的是個五點，老千用不着動用磁波控制，也可以和你玩一下，最小是五點嘛！不會輸給你！

這些合成骰子，價格很貴，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買到的。

一般老千用的，還是灌鉛的骰子。

不過，現在灌鉛骰子，也很進步了！它也十分靈巧，沒有磁場操縱時，它也可擲出不同的點數，不像過去的灌鉛骰子，六點就是六點，永遠不變。

我想，那是灌入骰子中的鉛粉，已經有了改變！它混入了其他的合金，對磁場的感應更靈敏，但本身的重量，却大為減輕，你擲骰子的高度和距離，也會出現不同的點數。

以這樣子的骰子出千，你還用過去老辦法觀察，那就很難發覺出千了。

第三代的賭枱設計，又有了更大的進步，整個賭枱磁波，完全在一具可以藏在口袋的遙控裝置所控制，一切設計的靈敏度，都非常的高，所以，賭枱中可以藏放電池，利用電池產生磁場，以控制骰子。

這就沒有接連電線的痕跡可尋了。

遙控器，藏在一個和賭博完全無關的人的身上。遙控的能力，也不至限於出大點子，也可以控制出現小點子。

這種隨心所欲的賭具，又由非參與賭博的人來控制。

你想想看，你要如何去防止。

除非，你有能力把賭枱拆了，那當然，可以找出各種証據。

問題，你有這種能力嗎？

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你發覺了問題，必須立刻行動，只要你離開十分鐘，他們就會換了一張賭枱進來。

兩張賭枱，外型看起來完全一樣，區別在，一個有內部電路設計，可以產生磁場。

另一部則是個眞眞正正的木桌子，找不出一點毛病。

在製造那張賭枱時，已經有了這張設計，所以，你只要給他們一點時間，你就無法找到他出千的証據了。

所以，避免被人出千，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完全防止。

那就是戒「賭」。

（三）：無法防止的骰子千術

你已經瞭解到骰子的出千術和人的關係不大，也就是說用不着老千自己出手，只要他佈置了賭枱：骰子，不論什麼人，都能擲出他要的點子來。

所以，骰子千術，完全在設計佈局上，有時，連擲骰子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被老千利用了。

這樣的老千，你又如何去防止呢？

但不論設計如何精巧的賭枱，總會被人發覺的，老千的佈局雖然越來越精密，但賭徒也有着很大的進步，警覺性越來越高。

所以，玩假骰子的老千，很少會擺一個固定的賭場，而是利用春節假期，賭禁不嚴的一段日子，大撈一筆，就夠一年化用不盡了。

擲骰子在春節假期裏，是台灣最流行的賭博，也是個舊歷年的賭博主力，因參與的人數衆多，又很容易形成賭注集中的對抗，資金充裕的老千，一場會戰賭下來，撈上三五百萬元，是很平常的事情。

算算看吧！以五個人組成一個老千集團計算，他們只要在一年中，賭上十次，每個人，都可以分到近千萬元的利益。

愛賭的朋友們，也該想想看，你把一年的辛苦所得，奉獻給詐賭的老千們，讓他們吃喝玩樂去化用，是一件多蠢的事。

在所有的賭具中，骰子是最簡單的賭博工具，只要是頭腦清楚的人，一分鐘，大概就可以學會了。

它也不需要手法、技巧，如果骰子賭枱上沒有弊病，倒是全憑運氣的賭博。

有些電影、小說中，把玩骰子的手法，形容得出神入化，完全憑手上的勁道，去操縱骰子的變化。筆者曾經很虔誠去拜訪一位洪門前輩請教，連去三次，才蒙他接見。

漢時，劉備三顧茅廬請出了孔明先生，使天下三足鼎立，筆者三叩別墅，只為想瞭解心中一些疑問，能向讀者們作最忠誠的報導。

洪門中人，尤其早一代，目前已經退休的人，對誠意是非常重視的。

因為，在他們縱橫賭國的時候，江湖上還講道義，賭國中亦講規戒，所以，我第一次，第二次登門拜訪，他明明在家，却借故拒見，直到第三次，才在客廳中接見我。

我沒有問他年齡，但看他老態龍鍾，行動不便的樣子，至少也有八十幾歲了。

他並不是眞正的老千，但却是洪門中輩份很高的一位長老，年輕時在大陸開設賭場，對老千的認識很徹底，當然，也結交了不少千門高人、好友……

他說了很多清帮、洪門、為國效力的故事！但筆者眞正要求証的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賭國中，究竟有沒有以手法操縱骰子的老千。

我提出這個問題時，他沉吟了良久，答覆却令我有些失望。

他說，他不敢說沒有能用手法控制骰子點數的高手千術，但就他的記憶中，却沒有見過這種高人，也沒有聽說過，有人用手法控制骰子，贏過大錢，大陸上的骰子老千，全都用灌鉛的假骰子詐賭，他們練習的只是換骰子的快速手法，譬如說，他們抓起碗裏的骰子，放在嘴邊哈一口氣，已經完全把骰子換了，厲害的地方是，他們在贏過這一把之後，又把原來的骰子換回去，大陸上的骰子老千，主要練的功夫，就是換骰子的手法，要快得目不暇接，快得不着痕跡。

當然，專以骰子出術的老千，不會是一個人，他們大都以三至五人組成一個詐賭的團體，大陸上，以三個人組成的最多。

他們進入骰子賭場時，有時以賭友身份同行，有時却各自為政，在賭枱前面會合，裝作互不相識，為了挑起賭友間的彼此火併，有時，雙方也會形成對賭的局面，至於那一個贏，他們會在現場以手勢聯絡決定。

這位洪門長老，說了一個劉瞎子的故事，非常具有傳奇性，也証明了，用聽覺去分辨骰子的轉動聲，似乎是有可能，但不是每一次都會很準。

他在青島經營賭場的時候，開了骰子寶這一門賭法，那就是用三個骰子，搖出單、雙，大小，可以賭大小，也可以賭單雙，也可以賭六門。

劉瞎子是一個雙目失明的人，但他具有敏銳的聽覺。

一個瞎子進入賭場，只會引起人的好奇，却不會引起人的注意。

他進入賭場之後，就在角落坐下，抽著烟，喝着茶，一語不發，靜靜的等待，他能一下子坐上四五個小時不動聲色。

等到一有機會，就從腰囊取出一個小布袋子，丢在賭桌上，然後叫押大或叫押小。

小袋子裏是二兩重的小金塊，可以用當時的市價計算折成紙幣付款。

劉瞎子每晚只下注一次，贏了拏到錢，就起身離去，輸了也一樣離去，一夜中只賭一把，絕不賭第二次。

但他猜得很準，下十次倒有九次會贏。

當年大陸上的黃金價值，和台灣的情形不同，我知道一錢重的金戒指，可以扭成兩段，拏一段，到老鳳祥金店去換成鈔票，可以請三四個人到大館子吃一頓，再到澡堂去洗個澡、搥背、捏脚全套下來，錢好像還沒有用完。

如果以台灣目前的黃金市價計算，一錢飾金的一半，是五分，合台幣不到一千元，就算一千元吧！連請三個朋友吃個像樣的館子都有問題，不要說再去洗澡堂子了。

劉瞎子每個晚上贏了二兩黃金的錢，那是一份不得了的收入，所以，他住在青島很好一家旅館裏，每天吃喝之外，就是泡在澡堂裏養精神！怎麼化，也不過化個一錢，兩錢黃金的價值，也就是他每天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二兩黃金市面價值很高，但在賭場裏，却不算什麼！

但劉瞎子連贏了一個月，就引起賭場的注意了，伙計們核算一下，劉瞎子賭了三十次，只輸過兩次，贏了二十八次，扣除二次折賬，他一個月靜贏了二十六次，五十二兩黃金的市價幣值。

但他很有節制，賭場中雖然不歡迎他，但還可以容忍。

可是賭徒也發覺了劉瞎子有賭大小的特別能力，一些聰明的賭徒，不動聲色，看劉瞎子一下注，跟着大量下注，一連三天下來，賭場吃不消了，據那位洪門長老告訴我，那三天晚上，他們賠了五百多兩黃金。

所謂三天，實際上就是三注，三把賭大小的賭注。

三天中以第三天的損傷最大！前兩天，大家還有一點觀望，兩天下來，賭徒也準備好了，第三天一下子都集中在一注上，所謂的五百多兩黃金虧損，第三天這一注，大概佔了四百五十兩。

這件事，當夜就報告到老闆那裏，也就是這位洪門長老那裏，他到賭場看了一下，但劉瞎子已經離去。他大概也感覺到闖下了大禍。

第二天，他派人找到了劉瞎子，請他吃飯，問他如何能猜到大小？

劉瞎子告訴他是憑藉聽覺，先天的敏銳聽覺，再加上後天的練習。

當面試驗的結果，劉瞎子猜中的是五五波，連猜十把，猜中了五次。

劉瞎子十戰九贏的要訣是，有懷疑時，就不賭，所以，他能一坐四個小時，決定下注時，一定是十拿九穩。

他是瞎子，看不到點子，但賭場堂倌會報出來，例如么、二、三小，四、五、六、大。劉瞎子就憑藉這些報出的點數，判斷骰子的轉動變化。他心中有一個計算概念，一定要連續猜中三次之後，第四注才肯下注。

他還告訴賭場老闆，那兩次輸錢，也是故意輸的。

兩人這番談話之後，他沒有為難劉瞎子，但却要劉瞎子帮他找回來賭出的

虧損。

劉瞎子當然答應了，果然一連兩次故意錯下，害了近百名賭客跟着輸了大錢，賭場不但撈回了損失，還大賺了一票。

但劉瞎子失踪了，不知是被偵知內情的賭客打死棄屍？還是自動隱退，離開了青島，但那位長老再三保証，他們沒動劉瞎子，而且，還有點想念他，在中國的賭場中，劉瞎子算得上是一位傳奇人物。

筆者告辭時，作了一個結論，擲骰子，不太可能憑藉功夫出千，憑聽覺判斷骰子的大小，單雙，機率也非常之低，而且，像劉瞎子那種人才，是半由天賦半由人的，不可能創造一個出來。

骰子的眞正千術，就是作假。

現在的科技，對骰子的控制，已到了隨心所欲的境界，實也用不着再下工夫去練習出千手法了。

縱然你練習成了骰子出千的手法，也鬥不過目前利用科技控制骰子的老千。

（四）：電子反制器。

磁場賭枱和遙控骰子、聯合施田，已是骰子出千術中的利器，它已達到了絕對有效，百分之百的成功控制境界，但近年中，更進步的電子反制器，却成功的破解了遙控骰子的賭術。

在一場千對千的決鬥中，遙控骰子突然失靈，一把輸去了數千萬元的巨款，這件事會經鬧到法庭，但却查不出什麼証據，原告老千，反而受到了六個月徒刑的處罰。

有關這件事情的詳細情形，我們留待幾場骰子豪賭的傳說中，再作說明，現在，我們先來說說電子反制器這件骰子千術中的最新機具。

筆者見到那種機具，它的大小很像一包香烟，上面有三個按扭，一個是開關，另兩個大概是控制電流的按扭了，它的電源來自在內部四個特製的强力蓄電池中。

所以，它不用借助於交流電，沒有電線的拖累，裝在ロ袋，很難看出痕跡。

但要反制遙控的磁場骰子時，必需要以身體某部接觸賭枱，傳出反制器中的電波，使造成磁場和控制骰子的電流，受到截擊，使得被控制的骰子失去控制。

那只有一秒鐘的時間，在骰子接觸到瓷碗仍在跳動時，這種反制才有效，超過了這個時間，反制的能力，就失去作用。

他雖然讓筆者看到了那個反制器，但他却不許我仔細的察看，他說的很有道理，他肯把這個秘密公開，只是爲了讓我完成一個心願，把十賭九千的事公諸社會，他不想培養一個高級骰子老千。

原來，他對筆者也抱着懷疑心理，但據筆者猜想，那個電子反制器，是他化了不少心血研究成功的，他還不願意把整個的秘密洩漏出去。

事實上，在電子科技的領域裏，這些遙控和人造磁場，都只是雕蟲小技了，用電子反制遙控骰子，也是很普通的技術，只是把這些運用在賭骰子上，似乎是比較新奇一些。

筆者對電子學，研究不深，也不想在這裏討論電子賭具，我要奉獻給讀者的，是防千的知識，並不希望由這些文字著作中提供你作老千的資料。

骰子，本來是一種完全靠運氣，最少技術性的賭具，現在，却是出千花樣最多的賭具，朋友們，你如果還不覺悟到千術的可怕，筆者眞是欲哭無淚了。

五：有關幾場骰子豪賭的傳說。

說是傳說，其實，應該說是「社會傳眞」，那些相當規模的企業，確實易主了。

但却沒有人出來証實，也沒有新聞報導評它的內情，所以，不管傳言如何確鑿，它還是一種傳說。

正因爲它是傳說，才能流傳於某一些特定圈子裏，仍具有報導的價值，因爲，知道的人，是屬於極少數的一部分。

筆者答應了，把當事人的姓名，作若干保留，所以，有些姓名，只用了代表的符號，但事實很清楚，你只要是留心時事的人，一看就會明白。

①：工業小鎮上一家大工廠易主的內情。

距台北一個多小時車程，有一個以窰業著名的小鎮，它也有一個很美麗的名字叫作鶯歌。

鶯歌以燒製陶瓷著名，全鎮工廠林立，小型工廠，和住家建在一起，家屬中人，父母、妻子、兒女、兄弟，都是工廠中的成員。

在鶯歌，你幾乎無法把工廠和住宅分開，它是一個工業化的小鎮。

在那裏，絕大部份的居民，都很富有。

大部份的工廠，都燒天然氣，所以，工廠雖多，空氣汚染還可以容忍。

隨着台灣工業發展，鶯歌以原本具有的基礎，擴展成台灣建材供應的重鎮。

小型的窰業工廠，也逐漸擴展成大規模的燧道窰工廠，生產磁磚、馬賽克、衞生器材等，供應台灣的需要外，還大量外銷。

當然，鶯歌鎮的居民，也更富有了。

民國六十八年（1979年），筆者陪一位新加坡來台採購建材的朋友，到鶯歌去看建材，看見那個工業小鎮上，單是進口的高級轎車，就有七八十輛之多，就一個鄉鎮的規模來說，大概是台灣最富有的小鎮之一了。

一家××隆的建材工廠，以當時工廠規模而言，在鶯歌是屬於一流的工廠，是當時最新穎的半自動化生產設備，其日產價值在四十萬台幣以上。

但却在一個舊曆年假期的豪賭中，輸掉了整座工廠，包括它的地皮、廠房和機械設備。

筆者沒有目睹那場豪賭，但事後聽到傳說，那場豪賭是有計劃的設局，

關鍵性的豪賭，只是兩把骰子，一座很多年辛苦創立的基業，就拱手送人了。

××隆的×老闆，愛擲骰子，鶯歌鎮上，很多人知道，每年春節，他總有幾百萬的輸贏。

除了過春節的假期之外，平常倒是很少聽到他賭博。

他喜歡賭骰子，也有一座生意興隆的大工廠作賭本，但要找一個具有和他對賭能力的人，談何容易！

以當年的估價計算，那座工廠包括所有資產在內，應該有上億的價值，至少也該值七八千萬，和他對賭的人，至少也要有幾千萬的本錢吧？

數千萬的現金，一擲定輸贏，除非是很多賭徒對抗起哄，很難形成這麼大的賭注。

事實上，非職業性的年節娛樂，形成這麼大賭注的情況，也極爲少見。

除非是早有佈局，蓄意算計。

更重要的是，要有那麼一筆龐大的資金下注。

老千集團，一下子籌集那麼大的資金，也不容易，何況，老千集團要贏的是現金或有價証券，要他們去經營一家工廠，就非他們所願了。

經營一家企業，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把一家價值一億元的工廠，落到一個不會經營的人手中，他想賣五千萬，都不太容易，所以，老千不會拏現金去賭一座工廠。

但××隆的工廠確實輸掉了，經營那家工廠的新老闆，是台北某一個大企業集團，這就有些耐人尋味了。

沒有抓到証據的千術，只能歸爲傳說。

但就筆者所知，那時的骰子千術，還沒有進步到施展遙控器操縱的骰子，而且，現場就在鶯歌工廠裏，也不太可能佈置電力控制的磁場賭枱，如果有人出千，那就是用灌鉛的假骰子了。

如此大的賭注，我相信，現場必然有很多人全神貫注，施展千術的人，必是高手，才能在衆目睽睽之下，得心應手。

筆者化了很多的時間，一樣無法找出那擲骰子的高手。

所以，無法把這段精彩的內容，作更詳盡的報導了。

至於那位輸掉工廠的×老闆，此後，未再聽說他創出新的事業。

我想是不太容易了，人生的機會不會太多，也許一生中只有一次、兩次。

賭！能戒就戒，不能戒，也要把它當作娛樂，千萬拚不得命，就算是老千，也不容易以賭發財，所以，千門中有贏錢不存錢的規戒。

我想，以詐術取得的金錢，存下來良心不安，只是道德規範，實質上的原因，可能是會有人來找麻煩，討回公道，包括被詐財的人，和過去合作過的手下、同黨。

如果不存錢，就可能少了這些麻煩。

②：一則無法証實的傳言。

二十幾年前，台北市西門町西瓜大王，一夜賭掉的故事，傳遍了台北市，這件事充滿着悲傷，也成了最好的殷鑒。

數十年辛苦創業的老子，仍然健在，少不更事的兒子，接手事業不到兩年，就把他一擲送掉了。

有人說，西瓜大王是輸在（梭哈）上，也有人說是輸在骰子上。

究竟是輸在甚麼賭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夜之間輸了那座黃金地帶的大樓。

有一段時間，創業有成的人，都以這個故事來告誡兒女，賭錢的可怕。

但這件事流傳了一陣之後，已被拋棄腦後，至少，筆者就沒有記下這個教訓，否則，也不會賭得遍體鱗傷，當然，也不會寫出這篇千門「賭」術了。

事隔二十幾年後，台北又傳出一家著名餅糕店，悄然易主的故事。

這家餅糕店，經營有術，在台北市的重要繁榮大街上，有數家分店之多，傳說，這家餅糕店的資產有四五億台幣之多。

合美金也有一千五百萬了。

聽說是在一夜豪賭中，這家餅糕店作價輸掉了。

輸掉的老闆很豪壯，立刻交出一切資產契約，唯一的要求是，店名不能更改，原有的工作人員不能辭僱。

本來是非常賺錢的組合，新老闆自是求之不得，一口答應。

所以，這家餅糕店一切經營如常，連大部份的員工，都不知道老闆已經換人了。

這件傳聞，如眞似幻，大概是台灣豪賭中，最神秘的一件傳說了，眞是大江東去，浪淘盡風流人物……

不過，就筆者所知消息，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眞的。

那家餅糕店確實換了老闆。

③：老千對老千的一場決戰。

這是一件百分之百的眞實事情，告訴我的人，就是當事人之一，這件事的最後結果，還鬧到了法院。

在中部一家汽車代理商，代理歐洲名貴轎車，如賓士等。

坐得起這種高價名貴轎車的人，當然是有錢的人。

但那家代理商行的老闆王先生，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賣轎車雖然賺錢，但和詐賭比起來，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所以，這家代理名貴轎車的商行，代理只是一種手段，主要的目的，是把這些有錢人誘入店內，以遂詐賭之願。

所以，有很多準備買車子的人，進入店內看貨，結果車子沒有買成，帶來的定金，却在幾把骰子中，完全輸光。

這是個設計非常精密的賭場，有時候，老闆會陪着你輸，輸得比你更慘，但這些只是騙人的障眼法。

他們在商行裏，佈置了磁場賭枱和遙控裝置。

操縱控制機的，就是這家商行的老闆娘，也是這間商行的會計小姐。

很多買汽車的客戶，帶着錢去定車子。結果，車子沒有定成，錢却輸光了。

王先生這家車行，開了不到一年，車子只賣出去兩三部，但却撈了幾千萬新台幣。

王太太是會計出身，對理財很有一套，人也長得很漂亮，對人接物，都有獨到之處，王先生，是玩假骰子的老千，但王太太却是設計開這家代理高級汽車公司的策劃人。

這眞是很絕的一招，每一個進入這家商行的人，都是有錢有身份的人。

看上去，他們不像賭場，只是在停放汽車樣品的庫房旁邊辦公室裏，擺一張綠絨覆蓋的方桌，上面放了一隻大瓷碗，幾個人在擲骰子，你看過汽車後，到辦公室去談生意，小玩兩把，擲擲骰子，是件很自然的事，何況，王太太巧妙安排下，會使你很自然的入了局。

王太太和王先生，雖是夫婦，但在公司裏，王太太只是個會計小姐兼業務經理，很少客人知道他們之間的眞正關係。

這就方便了王太太的工作，對一些喜歡吃豆腐的客人，也開了方便之門。

如果，你知道他是老闆娘，你還敢在老闆面前，找機會碰一下，摸一把，佔點小便宜嗎？

當然，王太太也容忍這些侵犯，碰到太好的客人，她還會主動的給你機會，讓你暈陶陶的參加了擲骰子。

遙控骰子的機具，就在王太太的皮衣裏。

王老闆常常參加賭，有輸有贏，其他的賭徒，有男有女，每次人數不同，也不是同一個人贏錢，自然，這些都是王先生預約好的手下。

所以，很多輸了幾百萬，仍然看不出一點破綻。

因爲，輸錢的，都是有錢人，也不太在乎，也一直平安無事。

一位陸先生兩次帶着定金去買車子，但兩次都把定金給輸了，陸先生也是常在外面跑跑的人，心中覺得奇怪了，也有些不服氣，又帶了一筆錢，去參加賭骰子。

這一次，他非常小心，仔細的觀察，却一直看不出毛病。

當然，他注意的第一對象是公司老闆王先生，發覺了王先生手脚很乾淨。

他擲骰子時，常常移動瓷碗，也未發覺有磁場控制，但就是賭不過人家，小贏大輸，不到兩個鐘頭，又輸光了帶去定轎車的鈔票。

陸先生經濟環境很好，也未把這幾十萬塊錢放在心上，只是心中有些不服罷了，在台北一次朋友的聚會中，把這件事告訴了易先生。

易先生是陸先生的好朋友，也是位高級老千，聽了陸先生的話，立刻下斷語，說陸先生被人家千了。

這以來，陸先生倒是有些不服氣了，反問易先生，人家怎麼騙他的，骰子不假，桌面上沒電磁，難道眞有用手法控制骰子的高人？

易先生笑了一笑，道：「在那樣的環境之下，用的骰子不會是灌鉛骰子，一定是合成骰子，那是打碎也找不出毛病的骰子，其本身受電磁控制，是合成材料的影响，眞要看出毛病，必須到現場看過才能知道。」

於是，陸先生又準備了三十萬台幣，帶着易先生一起去定車子。

當然，又被王太太帶入了辦公室，在王太太輕推巧拉之下，陸先生半推半就的入了局了。

易先生沒有入局，站在陸先生身後看。

大老千就是大老千，不過半個小時，就已經瞧出了奧妙機關所在。

但易先生並沒有阻止陸先生賭下去，他預料陸先生很快會輸掉三十萬元。

果然，不到兩個小時，陸先生輸光了，車子定金又未付出。

兩個人回到了易先生住的飯店，易先生掩上了房門，燃起一根煙，默默的抽着。

原來，易先生有個習慣，就是不喜歡住在別人的家裏，就算是很好的朋友，家裏有很好的客房，也不肯住，一定要住在飯店裏。

陸先生很耐心的等了三分鐘，易先生已經燃起了第二根香煙，陸先生終於忍不住了，大聲說道：「老易，瞧出苗頭沒有，這是怎麼回事？」

「你被設計了……」易先生淡淡說道：「是最高級的骰子千術，控制骰子的機具，就在那位會計小姐身上，他們不是把把出千，所以，你也有贏的機會，但他們會在最重要的時間出千，連住兩三把，就讓你輸得一文不名。」

「你說，那個會計小姐是老千……」陸先生有些不太相信的說：「難道她和老闆早有了一腿，可是，這不太可能啊！」

「噢！什麼事不太可能？」易先生噴出一口煙，望着陸先生。

「她也姓王……」陸先生說：「兩個姓王的人，不太可能在一起，何況，王小姐告訴過我，他們是本家，也許是叔叔和姪女……」

「一廂情願的想法……」易先生笑道：「王老闆粗眉大眼，一口山東音，王小姐國語雖然說的標準，餘音仍帶點上海味道，兩個人除了都姓王之外，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塊去，也許，連姓王都是假的？」

陸先生呆了一陣道：「難道，我眞被騙了？」

「對！你被美色遮住了眼睛，我現在，告訴你一件最具體的証據，賭枱是電磁控制的，高明的地方是在辦公室一張辦公桌下，設了一個開關，關上電流，什麼毛病也沒有，骰子是合成的骰子，電流一關上，和正常骰子一樣，擲出去，全靠運氣，但如打開開關，那骰子就受到磁場的影响，接到賭枱上的電線，也隱藏得很好，但仍然被我發覺了……」易先生吁了一口氣，說：「老千不會賭運氣的，他如沒有絕對的把握，就不會和你賭。」

陸先生道：「這家車行已經開了很久

，那是詐了不少錢啦？」

易先生道：「照今天的情形看，除了你輸了三十萬之外，至少還有一至兩個人上當，估計他開銷之後，一天收入五十萬，應該很正常，一個月算十八天，應該有近千萬元的收入。」

陸先生道：「可惡，可惡，我要揭穿他們，不能讓他們再害人！」

「你輸的錢，不想要回來了？」

陸先生道：「當然想要，不過，怎麼要呢？除了當場揭穿之外，你有什麼辦法能贏回來？他們用遙控賭具控制骰子，隨心所欲，你又如何對付？」

「當然有辦法……」易先生說：「明天，你去告訴他，我也想買部車子，最好把我形容成獃子樣，讓他對我產生興趣！」

「然後呢？」

「我回台北，三天後，我再來，我去調集一部份現金，你也要調集現金，釣魚一定要餌，釣大魚，當然要大餌……」易先生微笑說：「你能調多少，盡你的能力吧！」

陸先生笑道：「開玩笑啊！要我盡能力調錢，一天內我能調集一千萬現金，難道你要一千萬？」

「一千萬不夠，我準備調集五千萬，最好全都是大票，或是銀行本票，要一次把他贏過來，一旦他心生警覺，那就沒有第二次機會了！」

陸先生嚇呆了，搖搖頭，道：「我調集不到五千萬，三天時間也不行！」

「你能調集多少？」

「最多三千萬，還要把不動產拏去抵押……」

易先生笑道：「第三天齊集，當天晚上就還你，你負責三千萬，我回台北，籌集兩千萬，親兄弟明算賬，先把分賬的情形講淸楚，你調三千萬，給你一千萬好處……」

「我最担心的是怕你一把輸了，那眞是要逼我上吊了！」

易先生拍拍陸先生的肩，道：「老陸，對我要有信心，你知道我沒什麼錢，兩千萬，我可能要找兩三個朋友，才能湊集，眞要被人千走了，你還沒有上吊，我已經先要跳樓了。」

* * *

三天後，易先生提了一個小皮箱，帶一位非常漂亮華貴的女朋友，一塊到了中部。

前一天已經有陸先生的推荐，說易先生準備來中部投資，準備一大筆現款資金，看上了你這裏一部樣品車，準備買過去。

王先生當然很高興，冒充會計小姐的王太太對陸先生更是百般招待，還決定車子成交後，給陸先生一成佣金。

陸先生心裏有了數，逮到機會，狠狠的吃了王太太一陣豆腐。

王太太半推半就的，讓陸先生輕鬆了一陣。

當然，兩人躲在經理室中，沒有別人在場，但經理室和大辦公室也只隔一道木板牆，陸先生再胆大，也無法眞個銷魂，所以，王太太也是有恃無恐。

賭和色，從來是一體兩面，用美色誘賭，本就是老千的常用手法。

易先生當然會受到很好的招待，王太太還親自陪着易先生試車，但因爲易先生帶了一個很美的女朋友，王太太有手段，却也無法施展。

試車回來，已經四點多了，在王太太巧妙的安排下，陸先生提議丟兩把骰子，易先生當然同意。

於是，王老闆、陸先生、易先生，和另外一男一女，五個人擲起骰子來。

易先生的女朋友，打開皮箱取錢時，還故意勸告易先生，明天中午要付地價款，留下四千萬不能亂動。

她數了四千萬，收入皮箱裏，乖乖，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那是叁仟萬銀行本票，和一千萬現金。

但留給易先生的賭本，也很可觀，是七百多萬現金。

因爲，易先生已經決定買下那部賓仕，立刻付了現金，叫人去辦過戶手續，車子竟然是買來送給那位小姐的。

這種手筆，實在嚇人，不過，這也保護了易先生的眞實姓名，不用洩露出去。

賭到六點鐘，易先生一個人大輸，不過一個多鐘頭吧！易先生輸了三百多萬。

王太太說話算話，把陸先生叫到房間去，把一成佣金付出來。

當然，王太太最大的目的，是希望陸先生帮忙把易先生留下來，就算箱子裏四千萬不肯拿出來賭，他身上還有四百多萬好贏。

陸先生一口答應，趁機會，又把王太太抱過來，猛吻、瞎摸。

看在錢的份上，王太太只好認了。

晚飯是王太太招待，吃的是最好的酒席。

陸先生借着去洗手間，告訴易先生不能失手，眞要不幸輸了，非傾家蕩產不可。

易先生叫他放心，而且，晚上看他把身上的幾百萬現金輸完，就勸他停賭，兩個人要借故鬧得不愉快，要陸借故先走。

一切安排好，陸先生突然冒出了一句話說易先生不夠意思，那麼漂亮的女朋友，過去爲什麼不肯帶出來見面。

陸先生這個人，眞的好色。

易先生答覆的更是出人意外，說這個美女，本來爲陸選的，今夜十二時後，就移交給陸，易自稱和她雖然相處了一天，但連手也沒有碰過。她是這場豪賭中的道具，代價是一部賓仕汽車。

在陸的提議下，大家又回去賭了起來。

不到十一點，易先生四百萬又輸光了，陸勸易不要再賭了，但易似已賭上了火，不但不肯聽，反而要把箱子中的鈔票一把賭下去。

易先生發了脾氣，女朋友也沒有辦法阻止。

但一把四千萬，誰肯賭呢？

一向脾氣很好的王老闆，竟然也冒了火，幫助陸先生和易先生吵了起來，

他說，台北人好像看不起中部人，賭就賭嘛，誰怕誰呀？當然，雙方面都是借故耍花招。

但王老闆一時間很難湊齊四千萬。

易先生冷笑一聲，道：「湊不齊就是沒有錢，說的什麼大話。」

事實上，王老闆早在陸先生的口中，已經知道了易先生要來，早已有了準備，只是想不到他要一把子分勝負，賭四千萬。

這就是錢博錢了。對方拿出四仟萬，你也要湊足四千萬才能賭。

結果，王先生湊足三千八百萬。

易先生打開皮箱，拿出來兩百萬，交給女朋友，要王先生把湊齊的三千捌百萬，也一起放入皮箱中，他說的很有道理，那個贏了，可以拿起箱子就走人，免得數錢給別人時心中窩囊。

他不說痛苦，說窩囊，那是表示，這些錢還不會使他痛苦。

陸先生很生氣，拍桌子發了兩句脾氣，先行離去。

易先生確實大富豪的派頭，這麼大一把賭注，要女朋友隨手丟出骰子。是一對四和一隻三，一個五，算是八點。

王先生拿起骰子竟也是毫不經意的隨手一丟，口裏還叫道來個十點吧？

當然，王太太已開了電源，按下遙控機具，應該出現十點的。

但易先生却暗中把身子靠在了賭枱上，骰子跳動了一陣，出了一個二，一個三，另外是兩個么點，算是五點。

易先生說了一句我贏了，提起皮箱離去。

王老闆大半年千來的錢，這一把賭了出去。

王太太認爲是遙控器出了毛病，重新試驗一下，一切如常，都在控制之下，王老闆連丟兩次，都是十點。

王太太想到了數年策劃，一年經營，集聚的財富，數分鐘間，完全失去，不禁放聲哭了起來，認爲是神靈的懲罰，才使遙控器突然失靈。

王老闆搖搖頭，道：「遙控器不會失靈，咱們是被人千了。」

「老千……」王太太拭去淚痕，道：「走！咱們找他去。」

兩個人找到了易先生住的飯店，但已不見他帶來的女朋友，連那隻箱子，也不在房間裏。

三個人爭執激烈，竟然動起手來，易先生一個人對付王老闆夫婦兩個。

他學過柔道，把王先生摔得鼻青臉腫，王太太一急，竟然用電話報了案。

這案子審理的結果，王老闆夫婦以假賭詐財，被處徒刑六個月，易先生反而沒有事，因爲，王老闆夫婦舉不出任何不利易先生的証據。

事實上，是易先生也用了電子機具，反千了王先生一把，使他的機具失靈。

老千，不會賭運氣的，沒有把握，他不會和你賭。

這是一場骰子老千的大戰，流傳在台灣的賭博圈子裏。（五）

上文提要：司馬英見天魔傘輾轉落到「滿天星斗」洛華生之手，知道已無希望奪回，遂越牆而去；南宮白與滿天星斗游鬥時，說出地心別府的事來牽制他，却因此而加速他去殲滅其師魔手三星的殺機；南宮白趕至，只見日魔獨自苦戰滿天星斗，其餘二魔皆斃，及至呂逸民、黃哲夫及南宮柳抵達，滿天星斗見勢不對才逸去。南宮白逕往開封城找尋母親，碰巧遇上了……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文．東方白　圖．可飛

魔傘風雲

成親日黯然去　不潔身難匹配

突然，「七嫁寡婦」在「滿天星斗」的小海穴上一戳，順手撤下老魔背上的天魔傘，掠出五六步，格格蕩笑不已。

老魔畢竟是蓋代高手，在她的指力一觸之時，連忙將穴道移開，但也全身痳了一下，因而方君搶傘之時，他無法出手。

兩個魔頭全楞住了，這簡直是三十老娘倒綳孩兒，「滿天星斗」沈聲道：「方君，乖乖地拿過來，妳有此傘也不是老夫的敵手！」

「七嫁寡婦」道：「不信你就試試看！」

「滿天星斗」身形未動，「混沌叟」先撲了上去，方君一掄魔傘，「蓬」地一聲，竟將「混沌叟」打了一個觔斗。

「七嫁寡婦」趁勢飄下水榭，那知她身形剛剛站穩，一條人影疾閃而至，「七嫁寡婦」驚呼一聲，天魔傘已到了來人手中。

南宮白不由大搖其頭，原來此人乃是司馬英，此刻「滿天星斗」和「混沌叟」已下了水榭，「滿天星斗」道：「司馬英，你交出天魔傘，老夫收你作個關門徒弟！」

司馬英冷笑道：「你連天魔傘都保不住，還有臉收徒，眞是皮厚！」

「滿天星斗」老臉一紅，大喝一聲撲了上去，那知「混沌叟」悶聲不響，跟踪而上，「滿天星斗」不知後面是他的師弟，回頭一看，又被司馬英閃了開去。

「滿天星斗」厲聲道：「師弟，你這是幹什麼？」

「混沌叟」道：「小弟想助師兄一臂，須知司馬英這小子鬼玩藝最多，一個不小心，就要上他的當！」

「滿天星斗」冷笑道：「好意心領，你還是……」

就在此時，南宮白快逾電掣，疾抓天魔傘，司馬英掄傘砸下，而兩個老魔却向南宮白背後抓到，他們目前寧願讓司馬英暫時持有天魔傘，也不願落在南宮白手中。

南宮白只得先求自保，疾閃三步，這樣一來，司馬英反而安全了，其他之人不必防範，自有兩個老魔代他攔截，他只要注意兩個老魔就行了。

「刷刷刷」！假山之後掠出四條人影，爲首的是「烏雲追月」黃哲夫，其次是「逍遙先生」呂逸民，後面是「風雷客」南宮柳和孫寒香。

南宮白立即走了過去，就在此時，「刷刷刷」！又是七八條身影電掠而至，爲首的是軒轅斌，其次是「五花肉」黃奮、「厚黑尊者」秦同、「活無常」牛七、「八臂雷公」史不秀、「無雙刀」洪寬、「鐵掃帚」金九、「鐵板櫈」胡不開及「水上飄」馬帝等。

不管軒轅斌能否和南宮柳這邊聯手對付兩個老魔，總是情勢不利，「滿天星斗」沉聲道：「司馬英，你酌量點，當前這些高手，十九都和你勢不兩立，恨不得食汝之肉，寢汝之皮，現在就是讓你跑，你也跑不了！」

司馬英獰笑道：「老魔，你也不必枉費心機，人越多越好，本人更加安全，不信你就等著瞧吧！」

說畢，他席地而坐，取下乾糧袋，咬一口饅頭，啃一塊滷雞，旁若無人，吃得

津津有味。

四週數十高手，都眼睜睜地看著他，誰也不願出手，因爲誰出手必羣起而攻之，根本無法得手。

司馬英哈哈大笑一陣，拿著一半滷雞對「滿天星斗」道：「老魔，這滷雞的味道眞不錯，乃是洛陽聚英樓的拿手名菜，你要不要嚐嚐？」

老魔氣得鬚髮皆張，却也拿他毫無辦法。

司馬英環視一週，對軒轅斌道：「軒轅斌，人家說你的妻子不貞，紅杏出牆，不知你知不知道這件事？看來你的涵養還眞不錯！」

軒轅斌本就一肚子怒火，經他一撩撥，不由冷哼了一聲，瞪了南宮柳一眼，南宮白暗罵一聲「好毒的狗賊」！他深知這賊子想製造糾紛，以便脫身，不由暗暗焦急。

孫寒香氣急敗壞地道：「司馬英，你若是承認你自己是人，就快把天魔傘放下，爲娘保證你能全身而退，別再胡說八道！」

司馬英醜惡的臉上閃過一絲冷笑，道：「如果我不是人，生我者也不是人，妳不是在罵妳的丈夫麼？」

南宮白再也無法忍耐，大步向中央走了幾步，對「滿天星斗」和軒轅斌道：「在下旨在教訓司馬英這畜牲，絕非覬覦天魔傘，各位如不放心，儘管隨時出手！」

軒轅斌沒有任何表示，「滿天星斗」却冷笑道：「現在老夫鄭重聲明，任何人不准接近他，不然的話，該知道後果問題！」

南宮白冷笑道：「老魔，你不必倚老賣老，我南宮白並不怕你，不信咱們先拚上幾百招！」

這時兩女也站在孫寒香身邊，大聲道：「白哥哥，現在不要動手，反正別人能乾耗，我們也能乾耗，看看能耗到幾時？」

「滿天星斗」道：「不錯！老夫十天八天不吃東西，根本不會影響功力，我們就在這裡乾耗吧！」

說畢，一拉「混沌叟」，竟同時坐在地上。

軒轅斌冷笑一陣，沈喝一聲「坐下」！一干魔頭也都隨著軒轅斌坐在地上。

南宮白不由一怔，只聞黃哲夫沈聲道：「咱們也坐下！」

南宮白只得退了回來，坐在父母中間，這些高手正好圍成一個圈子，把司馬英圍在當中。

刹那間蘇家花園中靜了下來，靜得連蚯蚓翻泥及草木生長的聲音都可以聽到。

大家都沈住了氣，圍坐一週，可急壞了心機過人的司馬英，因「滿天星斗」十天八天可以不進飲食，且不會影響功力，而另外兩撥人多勢衆，他們可以隨時派人去取食物，就是坐上三年五載也不會洩氣。

但他自己若六七天不進飲食，不要說和人動手，恐怕走路也有問題了，因此，他眼珠直轉，暗想鬼主意。

一夜過去，天已大亮，誰也沒有動一下，司馬英雖曾挑撥，也沒有人相信他的話，他已計窮了。

南宮白暗想，照目前這種情形，大概在三天之內不會有變化，立即以傳音之術對黃哲夫道：「黃前輩，晚輩認爲三天以內不會有甚變化，三位前輩功力未復，何不趁機靜坐三日？由晚輩護法，諒無危險！」

黃哲夫道：「也好！我們功力恢復之後，你再調息數日，如果六日之內無變化，我們的實力就大大地增加了！」

黃哲夫對呂逸民及南宮柳一說，三人立即運起功來，進入物我兩忘之境。

南宮白這時可不敢大意，暗暗交代兩女，不但要注意場中之人，而且要注意圈外之人。

辰時剛過，圍牆之外掠進數條人影，爲首的是「神手狀元」尚鳳池，繼之爲「絕戶神偸」百里空、「海天雙醜」、樓兩層。

他們四人掠入後都坐在白道諸人左右，衆人一看這個局面，已知是怎麼回事了；「滿天星斗」和「混沌叟」對望一眼，顯然情勢越來越不利，一旦動起手來，他們只有兩個人，實力最單薄。

「七嫁寡婦」並未坐在四週，她自知搶奪天魔傘已經無望，也就悄悄溜了；這時場中又恢復一片沉寂，但每一個人都眼珠直轉，籌謀對策。

雖然，表面上靜寂，却像紙中包著烈火一樣，隨時都會爆炸開來，樓兩層坐在那裡，有如鶴立雞羣，羊欄之驢，比別人高出一尺多，他撤下背上的大布袋，把乾糧拏出來分給衆人果腹。

這邊吃得津津有味，軒轅斌那面一干魔頭直吞唾沫，因爲他們昨夜至此，都沒攜帶乾糧，如果沒有人在面前吃東西還好，如今眼看著他們又吃又喝，不由肚中響了起來。

南宮白抓起一個大饅頭及一塊滷牛肉，對軒轅斌道：「前輩也吃點東西吧！」

說著就擲了過去，軒轅斌接著，却未吃它，因爲他的屬下有十餘人之多，他不能光顧自己不管別人。

司馬英陰笑道：「軒轅斌，朱芳芳雖然未來，姦夫却在這裡，你戴了綠帽子，竟能忍氣吞聲，這份涵養工夫，我司馬英自愧不如！」

軒轅斌的長眉暴挑了一下，却沒有開腔。

司馬英又道：「據傳說你那女兒可能也不是你生的……」

此言一出，軒轅斌陡然一震，向朱麗葉望去，兩道目光有如利刄一般，看得朱麗葉渾身不是勁道。

司馬英陰聲道：「看清了沒有？假如朱麗葉是你生的，她就不會那麼美了，況且她已知你是她老子，却坐在南宮柳身邊，就憑這一點，你心裡也該清楚了！」

朱麗葉倏然抬頭，正色道：「爹爹別聽他的話，這狗賊唯恐天下不亂，女兒因爲很久以前就和白哥哥諸人在一起，而南宮伯伯等人昨天和我等遇上，事實上女兒到現在還沒有和南宮伯伯談一句話呢！」

軒轅斌雖然不信司馬英的話，但他見朱麗葉橫一句南宮伯伯，豎一句南宮伯伯，數十年積壓在心頭的鬱氣，再也無法抑制，不禁哼了一聲，道：「我沒有妳這一個女兒，別再叫我爹爹！」

朱麗葉眼眶一紅，終於淌下淚水，道：「爹爹……你不能信他……的話呀！女兒……沒有……背棄你……也沒有做出……見不得人的事……爹爹你……不能這樣狠心……」

南宮白咬牙切齒地道：「司馬英，俗語說：人要臉樹要皮，我相信不久你就會得到應得的報應，你積點陰德吧！」

司馬英聳聳肩道：「南宮白，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世也有問題？」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狗賊！你又胡說些甚麼？」

司馬英道：「據傳說，南宮柳和孫寒香未結褵之先，孫寒香和軒轅斌也有一段孽緣，誰敢說孫寒香不是奉兒子之命結婚？那麼你……」

南宮白大吼一聲躍了起來，那知尚鳳池一下把他拉住，道：「現在他所希望的就是你們沈不住氣，使局面混亂，他就可以溜走，坐下來，別理他就是了！同時不要把他看成一個人也就是了！」

南宮白忿然坐下，但激動憤怒的心情，一時半刻却無法平息下來，他這時眞有點恨自己了，因爲有幾次可以殺死司馬英的機會，都被他放棄了。

「絕戶神偸」百里空嘻嘻一笑，又啃了一口風雞，對司馬英道：「司馬英，你剛才罵了別人一頓，由於你所說的全是謊言，因此，徒費舌唇，並未收到半點效果，現在老夫也要告訴你，有關你自己的身世……」

孫寒香道：「老偸兒，你留點口德吧！何必和他一般見識，再說他媽媽……」

老偸兒道：「我想告訴他已好久了，免得他還以爲身世淸白呢！」

司馬英冷笑道：「老賊，你不必危言聳聽，我絕不會相信你的話！」

老偸兒道：「你不聽，別人却喜歡聽，你信不信？」

司馬英道：「你老賊的話無人置信，再說我和南宮白同父異母，你編排我，就等於編排南宮白！」

老偸兒「呸」地一聲，向他吐了一口唾沫，道：「你別陶醉了，你乃是最下流的賤種，南宮柳怎會有你這種兒子，坦白地說，事到如今，大家都還以爲你人性未泯，可能有一天能回頭向善，那知你的一言一行，寒透了大家的心，簡直連禽獸都不如！因此，老夫要把這件秘密揭開來！」

此言一出，除了黃哲夫等三人在調息運功外，其餘高手都聚精會神地望著老偸兒。

南宮白道：「岳父，算了！何必……」

老偸兒道：「過去大家所以不敢透露這件事，乃是一份善意，恐怕有傷他的自尊，因爲大家總是希望他能改過向善，現在還顧慮什麼？他的自尊心徹底瓦解，自甘墮落，不但不報養育之恩，竟對父母百般汚蔑，無所不用其極，因此，我正要徹底毀滅他的自尊，使他瘋狂，趨於滅亡！」

老偸兒一生遊戲風塵，從未這樣嚴肅過，他的語氣中蘊藏着無比的殺機，令人不得不相信他的決心。

孫寒香嘆了口氣，却未說話，顯然她已經心灰意冷了，自從在那小廟中，司馬英要姦她的屍體之後，她已徹底失望，母子之情已斷。

老偸兒又嘻嘻一笑，道：「各位，昔年武林中有一個寶貝女人，其風流淫蕩不亞『七嫁寡婦』方君，而武功却又在方君之上，各位一定能猜出她是誰了？」

軒轅斌微微一震，顯然已經想到，但他並未說出，「五花肉」黃奮可不管那一套，冷笑道：「大概是『滿床飛』廖玉鶯！」

老偸兒道：「不錯！大概你這老小子也是她的嫖客之一吧？」

「五花肉」一生就是不近女色，不由大怒道：「老賊！你留點口德，老夫一生不和女人打交道！」

老偸兒道：「各位！這『滿床飛』一生面首之多，無法估計，大概一輩子脫褲子的次數，總在萬次以上——」

孫寒香和兩女同時啐了一口，場子四週立即爆起一陣嘩笑，且一齊向司馬英望去。

老偸兒道：「這臭婊子像一個爛桃，到了三十多歲，突然下起蛋來了，那時她正和『血蝴蝶』司馬超打得火熱，『滿床飛』生下一個男嬰不到一個月，兩人又雙雙在洛陽姦淫殺掠，竟被一位世外奇人遇上，追到邙山之中，打了兩人各一掌後離去——」

「生死簿」道：「老偸兒，『滿床飛』所生的孽種姓甚麼？」

老偸兒瞟了司馬英一眼，道：「當然姓司馬了，你別打岔！兩個淫賊中了一掌，心脈幾被震斷，自知難以活命，就在他們將死之前，準備把孩子扼死，恰巧這時來了兩人！」

「黑心員外」道：「這兩人我能猜出來，必是南宮大俠夫婦！」

老偸兒道：「好小子！你眞聰明，敢情我這爲老子的可以放心了！」

場中又傳來一陣大笑，老偸兒道：「南宮柳和孫寒香適時趕到，爲了救那嬰兒，曾各推出一掌，他們沒有想到兩賊奄奄一息，雖然僅出了三四成力道，兩賊也就活不成了，於是南宮柳夫妻一商量，就收下了那個嬰兒！」

「哈……」

又是一陣幸災樂禍的狂笑，司馬英臉皮再厚，在乍聞自己的身世之下，也不由面色大變。

越是出身微賤之人，越怕別人揭他的瘡疤，這幾乎是一般人的通病，司馬英自也不能例外。

老偸兒面色一肅，冷笑道：「司馬英，你要知道，老夫說出這件事，主要是想叫你檢討一下，像你那寶貝父母的爲人，若換別人，絕不會收留你，因爲俗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有那樣的父母，兒子也就好不了，所以這份恩德，你應該加倍報償，老夫絕不是故意消遣於你，老夫言盡於此，你仔細想想吧！」

司馬英此刻好像被剝光了衣衫，全身隱秘之處都一覽無遺似的，老偸兒語重心長的勸告，非但未收到效果，反而使他恨上心頭。

他現在好像是「除死無大難，討飯不再窮」。假面具已被揭開去，也不必再有

所顧忌，但這賊子眞沈得住氣，悶聲不響，對四週的狂笑置若未聞。

老偷兒以爲這一番話發生效力，也許他已開始懺悔，所以老偷兒也不再講話，繼續啃他的風雞。

其餘三人也都趁機調息，場中又恢復了沈寂。

一天過去，夜又來臨，「滿天星斗」和「混沌叟」始終未說一句話，也看不出他們是在調息抑是靜坐。

朱麗葉低聲道：「白哥哥，待深夜之時，以你的輕功，直竄起七八丈之高，落向場中搶傘，大概不會有問題，再由老偷兒爲你掩護──」

南宮白道：「不行！我一旦搶傘，必定引起一團混戰，三位前輩正在運功緊要關頭，我們不能冒這個險！」

一夜又過去，司馬英幾次企圖開溜，都半途而廢，因爲四週高手太多，且都虎視眈眈不肯放鬆。

三天三夜過去，黃哲夫、南宮柳和呂逸民已經功行圓滿，恢復了原來的功力，立即叫南宮白也開始靜坐調息，以便應付劇變。

孫寒香道：「這恐怕不大妥當吧！如今不可否認的，白兒功力最高，也只有他堪與『滿天星斗』一較短長，萬一這老賊向白兒下手，豈不危險！」

衆人都認爲這話很對，在此調息總是有點冒險，黃哲夫道：「以我們目前的實力，似不必再耗下去，如果軒轅斌不從中搗亂，我等四人擋住那兩個老魔，由白兒搶傘，可有八成希望！」

呂逸民道：「軒轅斌若非爲天魔傘而來，他怎能在此乾耗數天數夜？」

倏地，一道勁風自水榭樓上疾射而下，奔向南宮白，南宮白伸手一按，那小紙團立即減去衝力，落入南宮白手中。

南宮白打開一看，上面寫道：「如此乾耗下去，也不是辦法，在下想助小俠一臂之力，待會如有人自水榭中掠入場中，千萬不要撲上，等待一聲大震之後，再趁機搶傘。」下面署名是「六月雪」唐飛。

南宮白知道唐飛要以「五雷烟火彈」擾亂場中人的視綫，趁烟塵大起之時，叫自己搶傘。

但他仍不明白，爲甚麼唐飛說自水榭中掠下一人呢？難道他不怕「五雷烟火彈」？

南宮白將紙條傳與諸人看了，然後又搓成一團，對軒轅斌道：「軒轅前輩接著──」

話畢擲出，軒轅斌接住看了一遍，正要告訴一干嘍囉，那知水榭上突然大喝一聲，一條人影頭下脚上，以「魚鷲入水」之式，向場中疾掠而下。

南宮白這邊諸人都將身子伏在地上，而軒轅斌那些嘍囉不知厲害，竟同時躍起，向場中奔去。

軒轅斌大吃一驚，大聲道：「快回來！」

本來「滿天星斗」和「混沌叟」兩個老魔見水榭中飛出一個紙團落入南宮白手中，看過之後，又擲與軒轅斌，就犯了疑心，繼聞軒轅斌大呼回來，他們剛剛躍出一丈，兩脚一剪，又掠了回來。

就在此時，那條人影已經掠到司馬英身邊，司馬英一躍而起，向來人劈出一掌，只聞一聲震天價巨震，山搖地動，烟屑四濺。

原來那條掠下的人影乃是「黑燈追魂」冷清秋的屍體，唐飛將「五雷烟火彈」放在他的屍體上，經司馬英的掌力一震，立即爆炸開來。

血肉橫飛，地殼震顫，說時遲那時快，南宮白貼地掠出，撲向司馬英，那知「滿天星斗」和「混沌叟」也不簡單，也同時向場中掠去。

「蓬」地一聲，南宮白倉促接了一掌，立被震退三步，只見烟塵中兩條身影一閃，沖天而起，且傳來一聲悶哼。

司馬英被打了一掌，口吐鮮血，眼見兩個老魔抓著天魔傘上昇數十丈之高，冉冉而去。

就在一干高手昂視之時，司馬英疾掠出圈外，越牆而去，黃塵落定，場中躺著四具屍體，那是「八臂雷公」史不秀、「無雙刀」洪寬、「鐵掃帚」金九、「鐵板櫈」胡不開。

肢殘骨折，血肉模糊，軒轅斌不由面色一黯，對「五花肉」道：「把他們埋在這蘇家花園之中！」

「六月雪」唐飛白忙了一場，由水榭上掠入場中，道：「想不到這兩個老魔心機太快，仍然被他們得手了，在下特向各位致歉！」

軒轅斌厲聲道：「唐飛，你殺死我四個部下，有何話說？」

唐飛道：「在下爲了武林至寶，不得不下殺手，況且這四個人也都是兩手血腥，他們死得並不冤枉！」

軒轅斌冷笑道：「你的口氣可不小，把他拏下！」

「厚黑尊者」一閃而出，逕奔唐飛，南宮白向樓兩層一使眼色，樓兩層大吼一聲，迎頭攔住。

「轟」地一聲，「厚黑尊者」竟被震出五步之遠，樓兩層得理不讓人，又是一掌，將「厚黑尊者」震回原地。

軒轅斌對南宮白沈聲道：「你小子要和我作對？」

南宮白道：「晚輩不敢！不過剛才之事絕不能怪唐兄，他事先已經關照過，只怪前輩的部下未能見風轉舵而已，其實兩個老魔事先也未看到紙條，而他們却能身免，所以只能怪他們的反應太慢！」

軒轅斌冷笑道：「照你的話是死者的不是了？」

南宮白道：「總之，這是意外，而這意外不能怪唐大俠。」

軒轅斌又對南宮柳道：「南宮柳，現在你可以放手一搏了吧？」

南宮柳道：「不錯，本人已經趁機恢復了功力，今天咱們就決一高下，以作了斷！」

南宮柳大步走出，孫寒香一把沒有拉住，也跟了上去。

南宮白沈聲道：「軒轅前輩，可否聽說晚輩一言？」

軒轅斌道：「甚麼話我也不聽，退下去！」

「絕戶神偷」道：「軒轅老雜碎，你老

是沒有完，是何道理？須知昔年都是誤會，而孫寒香早已嫁與南宮柳，孩子都快成家了，難道你還不死心？你就是把南宮柳殺了，孫寒香也不會嫁給你！」

此言一出，一干人反而發出一陣笑聲。

但軒轅斌却更加暴怒道：「老偷兒再胡說，我就劈了你！」

老偷兒道：「老雜碎，你乾脆把我劈了吧！老夫的女兒已經許配了人，無牽無掛，眼一瞪，腿一伸，一點心事也沒有了！」

南宮柳越過老偷兒，道：「百里兄，請你退下去，反正這件事遲早都須作了一斷，你們幫不了忙的！」

兩人相距一丈，怒目相視，像兩頭翎毛倒豎的大公雞，殊死搏鬥即將展開，眞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孫寒香本不願和軒轅斌講話，但此刻不講也不行了，立即款步走近，道：「軒轅斌，你一定要打？」

軒轅斌一見孫寒香出頭，十分不安，道：「不錯，本人隱性埋名數十年，就是爲了今天！」

孫寒香沈聲道：「你到底爲了甚麼？」

軒轅斌道：「在下曾以『綠巾恨叟』爲號，妳是聰明人，想一想也該明白了！」

孫寒香格格嬌笑道：「軒轅斌，我看你活了將近一甲子，仍然不脫孩子氣，任何事我都會袒護南宮柳，只有這件事我不會袒護他，難道你還不相信？」

這一手也很靈，不錯，假如南宮柳昔年和朱芳芳確有不清不白之事，就是孫寒香也不會放過他，怎會爲他說情？

軒轅斌怔了一下，當然也想到這一點，然而，他一肚子悶氣必須發洩一下，這就叫著騎虎難下。

軒轅斌沈聲道：「一面之詞本人無法置信，若朱芳芳那賤人在此，我──」

那知他語音未畢，一條身影一掠入牆，飛落場中，來人正是失踪數天的朱芳芳。

朱麗葉嬌呼一聲，撲了上去，朱芳芳表情木然，大袖一揮，道：「丫頭先退下去！」

她一向剛愎自用，如今這般年紀，仍然未改過去的作風，冷笑連連，向軒轅斌面前走近。

軒轅斌微微一怔，臉色變化萬千，在這剎那之間，他不由暗自嘆了口氣，已經冷靜下來。

然而，朱芳芳却不願甘善罷休，冷峻地道：「你不是要把姦夫淫婦集在一起再動手麼？現在是時候了，你爲甚麼還不快動手？」

軒轅斌厲道：「賤人！我正要找妳──」

朱芳芳冷道：「我知道你要找我，所以我就自動來了，你有什麼話就問吧！」

軒轅斌厲聲道：「昔年妳和南宮柳……」

朱芳芳打斷他的話大聲道：「不錯！你猜對了，昔年我和南宮柳確有夫妻之實，你滿意了吧！」

此言一出，一干白道高手同時一震，尤其是南宮柳夫婦，同時面色大變。

軒轅斌劍眉一挑，發出一串駭人的慘笑，道：「南宮柳，你現在還有何說話？」

南宮柳肅然地道：「不作虧心事，不怕鬼叫門，難道你眞能相信她的話？」

軒轅斌厲聲道：「難道這等事她還能信口開河？」

這時孫寒香的臉色十分難看，身爲一個女人，若一旦發現丈夫不忠而且竟被騙了十年之久，其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朱芳芳冷峻地道：「軒轅斌，我知道你昔年暗戀孫寒香，和我結褵不過是一種負氣的報復行爲，你根本就不喜歡我，當然我昔年喜歡南宮柳，這也是人所共知之事，因此，你把一肚子怒火妒意全發洩在我和南宮柳身上，欲陷我入罪，何患無詞；因此，我就成全你，昧著良心承認這件事，這樣你就知足了吧？」

此言一出，南宮柳夫婦及南宮白同時吁了一口氣，而軒轅斌的臉色却十分難看，眞是進退維谷，無法下台。

朱芳芳心灰意冷之下，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冷峻地道：「軒轅斌，我坦白告訴你，我萬分討厭你，你不配爲人之夫，氣量狹窄，小人行徑！我已經活夠了，你快動手吧！」

軒轅斌冷笑道：「妳以爲我不敢殺妳？」

朱芳芳道：「你當然敢，你是大英雄、大豪傑，爲了考驗自己的老婆，竟創立綠毛幫，達數十年之久，兩手血腥，殺人無算，可算是曠古以來未有之壯舉，我朱芳芳除了欽佩之外，也……」

軒轅斌老臉微紅，厲聲道：「住口！」

朱麗葉悲呼一聲，鑽入朱芳芳懷中，哭道：「媽，妳忍心丟下女兒麼？」

朱芳芳道：「妳不久就是南宮白的人了，他不會虧待妳，我看透了世上的一切，沒有甚麼可留戀的了，妳退下去吧！」

朱麗葉像淚人兒似的，道：「媽，妳如果不打消此念，我要出家！」

朱芳芳陡然一震，道：「胡說！」

立即向南宮白一使眼色，往外一推，朱麗葉就飛入南宮白懷中，朱芳芳厲聲道：「軒轅斌，你動手呀！」

朱芳芳這種得寸進尺的氣燄，誰也無法忍受，本來軒轅斌已經洩了氣，這一下又勾起他的怒火，冷哼一聲，推出一掌。

朱芳芳根本不願抵抗，只聞一聲悶哼，朱芳芳的身子飛出一丈多遠，倒地不起，朱麗葉像瘋了一般，掙開南宮白，撲了過去。

只見朱芳芳七竅流血，已經死了，朱麗葉的哭聲慟人肝胆，在場之人無不潸然淚下。

軒轅斌沒想到她會閉目等死，因爲這和她過去的脾氣完全相反，然而，他怎知她自南宮柳與孫寒香相遇之後，已經有了生不如死的念頭，正好假軒轅斌之手離開人間。

而她爲了表示愛南宮柳，當然也要趁機爲南宮柳洗刷一下，不使他的人格受損，死了才能瞑目。

現在，在場諸人都明白了朱芳芳的用意，以往對她的責難都雲消霧散，而且非常敬佩她。

而軒轅斌這時才知道大家都錯了，這

能怨誰呢？造化弄人，非人所能避免，終於，兩行熱淚奪眶而出。

他撫著朱麗葉的秀髮，喃喃地道：「孩子，原諒爹爹吧！這不是我一個人的錯！」

朱麗葉一甩頭，霍然站起，冷漠地道：「不管我媽媽怎樣，你能親手殺死她，就足證你心腸太毒，我朱麗葉自幼沒受你的養育，我不承認你是我的爹爹！」

軒轅斌道：「葉兒……」

朱麗葉珠淚紛紛，抱着朱芳芳的屍體，道：「別這樣稱呼，我姓朱，不姓軒轅，你對我沒有盡過一點父親的責任，反而把我唯一的親人殺死，你太使人寒心了……」

朱麗葉抱著屍體就走，南宮白一掠而至，道：「葉妹，不要這樣！軒轅前輩畢竟是妳的生身之父，俗說：世上沒有不是的父母，這都是造化弄人，其實軒轅前輩這時的痛苦比妳更甚！葉妹，聽我的話，不要再自亂陣脚！如今天魔傘落入『滿天星斗』之手，未來武林中危難重重，大家必須合力同心，應付大敵！」

「絕戶神偷」百里空扯著嗓子，道：「小子，你趕快叫聲岳父，天下就太平了！」

南宮白只得向軒轅斌兜頭一揖，道：「岳父還請委曲一些，葉妹喪母之下，自是心情不佳，你老人家就遷就一點吧！」

這時百里香也走來勸解朱麗葉，這件事當然也不能全怪軒轅斌，剛才朱芳芳咄咄逼人，任何人也受不了，況且剛才軒轅斌僅出了三四成功力道，顯然他並無殺人之心，只怪朱芳芳已萌死念，未加戒備與還手。

一干白道高手也都過來安慰朱麗葉，在孫寒香的安慰之下，朱麗葉才平靜下來，一頭鑽入軒轅斌懷中悲泣不已。

軒轅斌也是老淚縱橫，父女相擁而泣，使在場之人，都激動得淚下如雨。

南宮白道：「今夜雖然岳母不幸逝世，但岳父和葉妹父女相會，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各位不必再悲傷了，晚輩有一件事仍然不明，不知大羅山莊中有天魔傘之說，是何人傳的謠言？」

「烏雲追月」黃哲夫道：「這是老夫作的手脚，其實也並非謠言，昔年老夫因周至剛爲人險惡，乃做了一柄假傘，暗暗送到大羅山莊，那知他們當眞如獲至寶，而老夫又四下傳播消息，聲言天魔傘在大羅山莊之中，這無非是一石兩鳥，以毒攻毒之計！」

南宮白道：「那麼朱前輩那柄天魔傘呢？現已証明也是假的，那是誰玩的花樣？」

黃哲夫道：「依老夫猜想，可能是『魔手三星』玩的花樣，因爲眞的天魔傘是老夫得自他們手中。」

天魔傘的來歷已經明朗，想不到整個武林黑白兩道，爲了兩柄假傘勾心鬥角，強搶豪奪，弄得烏烟瘴氣，斷送了許多性命。

孫寒香道：「軒轅斌，一切都已過去，朱芳芳既已離開人間，關於你女兒的婚事全由你作主，朱芳芳生前雖對這件親事未曾反對，却也沒有肯定的答覆，今夜你就說句確切的話，大家也可以放心了！」

軒轅斌道：「這件事我早已默許，況且他們之間也有了情感，自然沒有問題，一切由你們包辦好了！」

「生死簿」對「黑心員外」道：「二爺，關於上次請客的事，大爺我實在過意不去，第一次你嫌菜餚太清淡，第二次你又嫌太油膩，因此，大爺爲了使你滿意，準備再請第三次！」

「黑心員外」臉上的肥肉一抖擻，呵呵笑道：「大爺，你眞爽朗，爲了二爺，你竟把規矩也改了！」

「生死簿」道：「咱爺們的交情非比泛泛，談不到甚麼規矩，況且，我只是初一、十五不請客，所以我這桌酒席，和小主人的喜事合併擧行！」

「黑心員外」面色一變，道：「又是和喜事合併擧行，這種客我也能請！大爺你別把看成小孩子，我不領情！」

這時孫寒香已派人買了棺木，把朱芳芳葬在蘇家花園之外，就在埋葬朱芳芳之時，軒轅斌已悄悄離去，誰也沒有發現。

大家知道他心灰意冷，也無顏和大家一起，此去天涯海角，不是隱於人跡罕至之處，就是遁入空門。

他的一干嘍囉，也因爲過去大多是武林當舖的老人，曾背叛過孫寒香，也都各自散去。

尙鳳池嘆道：「曲終人散，聰明人死的死，走的走，只賸下咱們這些禍害，還要應付兩個老魔和司馬英！」

老偸兒道：「黃哲夫，你們三人功力已復，自信聯手能不能接下『滿天星斗』？」

黃哲夫道：「若三人聯手也接不下那老魔，還不如找棵歪脖子樹吊死算了！」

老偸兒道：「你們也不必再四出奔波，事實上要找老魔也不容易，不如以逸待勞，選個黃道吉日爲他們完婚，兩個老魔聞訊，必來擾亂，那時再一鼓而攻之！」

黃哲夫道：「這辦法也不錯！這兩條大魚遲早總要上鈎！」

南宮白道：「晚輩尙有一事必須立刻去處理一下，至於完婚之事，似不必急在一時！」

百里空道：「好小子，你倒吊起我們的胃口來了！」

南宮白道：「前輩別誤會，只因『魔手三星』已死了兩位，尙賸下一位，也負了重傷，他叮囑晚輩不必再去找他，他說不久即將離開人世，但晚輩答應過他，必去爲他收骨安葬！所以晚輩必須實踐諾言！」

孫寒香道：「這是應該的！況且兩個老魔知道他們的師父未死，必定前去行兇，白兒，你快去吧！要帶多幾個人去，早去早回，我們在洛陽等你！」

南宮白道：「我帶著老樓和『海天雙美』去好了！」

「海天雙醜」「黑心員外」聳聳肩道：「爺們，少爺都對咱們改了稱呼，可見咱爺們這份德性還不差，如有合適的，咱們也討一房！」

兩女道：「我們也要去！」

南宮白點頭同意，立即帶著兩女，樓兩層和『海天雙醜』，直奔那個幽壑，到了

絕壑之下，南宮白一人進入洞中，到了火山口處。

只見那石壁上又多了一行字，寫道：「老夫已經離開此洞，帶著老黑去找劣徒算帳，不必以我爲念！」

南宮白只得又出了山洞，對衆人說了一遍，道：「依我看，那老人離開此洞不會太久，咱們在附近找找看！」

百里空道：「白哥哥，你不是說那老人坐在石筍上數十年麼？他重傷之後怎能離開此洞？」

南宮白道：「我也很奇怪！不過這三位老人在此洞中苦修數十年，即使受傷，也許略加調養就能復元，況且那金線鯉之卵，有起死回生之效，老人不過是想親手殺死『滿天星斗』，不願假手於人，所以告訴我他不久即將死去！」

他們出了絕壑，「海天雙醜」道：「小主人，我們分成兩撥好不好？不管有沒有發現，五更以前，仍在這裡會面！」

南宮白道：「好吧，你們兩人帶著老樓，往西轉北，我們由南往東，五更以前在此見面，不見不散，如果遇上老魔，千萬不可力敵，應全身而退！」

三人走了，南宮白帶著兩女向南疾馳，此刻已是三更左右，明月在天，萬籟俱寂。三人向南找了數十里，又折向東方。

＊　＊　＊

這是一座山洞，洞內靜悄悄地似乎沒有人，南宮白等三人進入洞內，發現此洞極寬大而又曲折。

他們深入三四十步轉了個彎，忽然聞到一股淡淡的，似有似無的異香。

幾乎同時他們都感覺一股熱流自丹田處蠕動而升起，迅即渾身血脈擴張。

那是一股無法控制的原始慾濤在氾濫。

南宮白內功深湛，造詣非凡。

只不過這是一種十分歹毒的亢性淫藥，主要的成份爲「淫羊藿」「肉蓯蓉」「蛇床子」「遠志根」等等草藥加上「麝香油」及「龍涎香」焙製而成。

只要你是凡人，吸入少許自然慾火高張，不能自主。

除非是對「房中術」「鼎爐通考」諸典籍有相當造詣，深研「煞事功」及「九九鎖陽神功」的人才能過此關頭。

南宮白一邊强忍，一邊打量，只見二女美眸睇睞，春情蕩漾，而且嬌靨赤紅，似要解那衣扣。

顯然，他們要找的人也不在此。此刻，他的全部注意力全在二女身上。就在這時另一個女人自洞內掠出。

南宮白已經看出是方君，也只有她才會用此邪惡迷藥。當南宮白撲向方君時，忽見方君目光有異光，南宮白陡然轉身，把背後施襲的司馬英制住穴道扳倒。若非方君的眼神洩密，司馬英那有這麼容易倒下？但南宮白却也被方君制住了穴道。

方君這個女人什麼事都能作出來。

南宮白心焦如焚，因爲二女此刻不在他的視野之內了。

待至南宮白發現，本已被他制住穴道的司馬英也不見了。這是怎麼回事？這賊子當時移了穴？

不錯，這賊子措手不及，無法倖免，只好移穴。但尙未移到重要的部份，南宮白一指已經戳到。

所以那一指是戳在「步廊穴」的邊沿上。

未能正中，加上南宮白血脈賁張，手指顫抖，力道自然不夠。所以司馬英不久就自解了穴道。

南宮白心頭撕裂般地劇痛。因爲他知道此刻會發生什麼事！

他居然不能保護兩位未婚妻。

似乎方君已出洞而去。是不是暫時迴避讓司馬英爲所卻爲？則不得而知。

二女落入司馬英之手，再天眞也不敢抱任何希望了。

似乎這兩個男女淫賊猜出南宮白會來，等于是以逸待勞，張網以待。

就在這時，洞外射進一人。只有這份輕功就不是泛泛之輩。

來人居然是「混沌叟」。四下一打量，發現南宮白躺在地上，不由大樂。而在同時，方君也一掠入洞，道：「老鬼，這兒有三個女的，兩個男的，我有自知之明，你不會對老娘有興趣！兩個妞兒給你，南宮白給我，咱們平分秋色，各不相擾如何？」

「混沌叟」也是個老淫棍，前行幾步在轉彎處乍見百里香一絲不掛，妙相橫生，也不由動了淫念，但這老魔可不簡單，放著一個方君在一邊總不放心，立即獰笑連連道：「方君，妳說得不錯！有了這兩個妞兒，老夫自然不會喜歡妳，但要先把妳制住才能幹那事兒！」

方君不由吃了一驚，向南宮白身邊退去，「混沌叟」道：「識相點乖乖地躺下，待我完事之後，就把妳放開，任妳取樂！」

方君那能冒這個險，萬一他不守諾言，豈不冤枉？她自知不敵，退到南宮白身邊，心中盤算：萬一「混沌叟」硬要下手，她就解開南宮白的穴道。

她認爲放了南宮白，對自己較爲有利，只要他能把老魔趕走，或能饒她一命。

「混沌叟」步步欺近，方君暗暗地偸解了南宮白的穴道，而南宮白已經看出方君退到他的身邊的用意，穴道一解，血脈立時感覺通暢無阻。

但他仍然躺在地上裝著穴道仍未解開的樣子，直到「混沌叟」相距兩步，伸手抓來，方君一閃，南宮白一躍而起。

他的動作雖快，終因穴道被制多時，而且血脈剛剛流通，動作受了限制，自然慢了一步，老魔陡然一震，暴退數步，退到司馬英的身邊。

南宮白看看地上的兩女，尤其是全裸的百里香，此刻慾火已褪，却陷入半昏迷狀態，不由切齒道：「老魔，你今夜休想逃出此洞！」

「混沌叟」自知不敵，況且還有一個方君態度不明，不由眼珠疾轉，因爲南宮白擋住洞口，他要想逃走，也不可能了。

老魔突然想起被南宮白點了穴道的司馬英！這小賊雖然背叛過他，但此刻南宮白恨不得食他之肉，正是和他利害相關，立即解了司馬英的穴道。

司馬英一躍而起，道：「現在我倆聯手，絕不怕他！」

南宮白道：「你們不妨聯手試試看！」

司馬英對方君道：「方君，妳站在那一邊？」

方君道：「當然站在南宮白這邊！」

司馬英道：「別一廂情願了！南宮白恨妳入骨，待會他不會放過妳的！」

方君也有自知之明，深信司馬英的話，但南宮白不會殺她，因為剛才她曾解了他的穴道，雖知她是為了自身的利害，但救了他就等於同時救了兩女的命。

南宮白道：「本人一向恩怨分明，方君，照妳過去的作為，死有餘辜，但剛才妳會救我一命，我當然也饒妳一次，妳走吧！」

方君道：「好吧！我走就是了！」

她自南宮白身邊走過之時，南宮白當然也要防她一手！就在他這一分神之時，「混沌叟」和司馬英同時推出一掌。

南宮白一閃身，司馬英趁機穿出洞外，而南宮白此刻最恨的就是司馬英，然而又不能去追趕，因為恐怕「混沌叟」向兩女下手。

「混沌叟」大喝一聲，全力劈出一掌，向兩女撲去，南宮白那能讓他欺近，立即疾閃而上。

那知老魔乃是聲東擊西，待南宮白身形一動，他也倒縱而起，穿出洞外，哈哈狂笑而去。

他的笑聲像萬把鋼刀戳在南宮白心板上似的，他望望兩女，不禁氣得瑟索顫抖起來。

他知道，以百里香的個性，一旦醒來，必定自絕，絕不會苟活偷生，所以南宮白現在必須趕快為她們穿上衣衫，瞞過剛才的事。

南宮白懷著非常憤怒、恥辱的心情，匆匆為兩女穿上了衣衫，再為她們推拏了一會，兩女立即醒來。

南宮白道：「好險！若非『七嫁寡婦』趕到，咱們一個也別想活命！」

他立即把剛才之事說了一遍，只是把司馬英侮辱百里香的事隱瞞起來未說。

兩女想了一下，都不禁羞辱萬分，因為她們隱隱想起當時曾醜態畢露，尤其百里香模糊記得曾有人壓在她的身上。

突然，她的面色一黯，看了南宮白一眼，努力忍住一泡淚水，裝著無事，道：

「白哥哥，我們回去吧！」

朱麗葉道：「白哥哥，我們沒有被那賊子……」

南宮白心中如被撕裂一般，強作笑顏道：「沒有！司馬英已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廢人，他怎能幹這件事？」

然而，百里香却慘笑了一下，因為她已感覺下體有裂痛的感受。她的身子已經不乾淨了，她不能以這不潔之身嫁給南宮白。

但南宮白却未發現她臉上的神色，以為她們自感剛才失態，心中不免羞愧，也未在意。

三人來到約定地點，見「海天雙醜」及樓兩層早已等在那裡，立即同時向洛陽馳去。

原來孫寒香為了兒子的婚事，在洛陽置了一份房產，準備除去幾個魔頭之後在洛陽落戶。

他們一進入洛陽，「六月雪」唐飛已經在那裡守候，將他們領到金谷園附近一幢巨宅之前，只見門前已經掛起宮燈、彩色流蘇，並貼著喜聯。

南宮白道：「這是幹甚麼？」

唐飛道：「少俠，你難道忘了？幾位前輩正在為你張羅婚事呢！一切俱備，只等你回來！」

百里香慘笑了一下，衆人進入大門，老偷兒首先迎了出來，乍見百里香一臉悲戚之色，不由一怔，道：「小子，我女兒還沒有過門，你就欺負她？」

南宮白苦笑了一下，無法回答，逕自進入大廳，一干人都在客廳之中，孫寒香一看三小的神色，就知道發生了重大之事，立即把南宮白拉到一邊，低聲道：「白兒，發生了甚麼事？」

南宮白只得把剛才之事說了一遍，只是百里香被汚之事仍然瞞著未說，然而，孫寒香乃是過來人，她見朱麗葉雖也有羞慚之色，却不像百里香那樣羞忿欲絕，精神恍惚。心裡已有數。

但她知道兒子的心意，不由暗暗佩服兒子的涵養，這件事雖然有辱家聲，但錯不在她；只得佯作無事，張羅喜事。

吉時訂於當日下午，而此時天剛剛亮，孫寒香將兩女送到預備的新房之中，道：「武林中人講的是光明磊落，俠義為懷，有時為了正義，尚不惜犧牲生命，所以昨夜之事，算不了甚麼，只要問心無愧就行了！」

兩女盈盈欲淚，默默不語，孫寒香道：「妳們先在此休息一下，吉辰就是今天下午，待會再打扮起來，這是人生一件大事，妳們要高興才對！」

而此刻在大廳中，老偷兒把南宮白拉在一邊，道：「小子，說實話！昨夜發生了何事？」

南宮白又把發生之事說了一遍，百里空道：「你還有話沒有說出來！快說！」

南宮白道：「只有這些了——」

百里空沈聲道：「小子，你別吞吞吐吐，不管發生何事，我這作丈人的也應該知道，你若不說，萬一發生了不幸之事，老夫可不負責！」

南宮白大聲道：「事實如此，你還叫我說甚麼？」

老偷兒道：「她們兩人都曾著了司馬英和方君的道兒，為甚麼香兒像失了魂似的？朱姑娘却沒有？哼！老夫豈是頭腦簡單之人！」

南宮白心念電轉，這件事絕不能講，反正自己知道就算了，告訴他反而不好，他立即肅容道：「晚輩無話可說，岳父放心好了！」

老偷兒搖搖頭走了，他知道南宮白有話沒有說完，也只得悶在心裡，現在這巨宅之中喜氣洋洋，但却暗暗戒備防範，因為估計「滿天星斗」師兄弟及司馬英等人可能趁機前來騷擾。

午後，孫寒香親自為兩媳打扮，先為朱麗葉打扮好之後，又來到百里香房中，只見她哭得像淚人兒似的。

孫寒香一顆心直往下沈，心中有一種不祥的預兆，但她不得不諄諄勸解，道：

「香兒，受點委曲，也不算甚麼？記住！只要白兒不嫌妳們，其餘的事可以放開！快拭乾眼淚，讓我為妳打扮！」

百里香無法忍住泉湧的淚水，因為她已經作了個重大的決定，這個決定將改變她一生的命運。

孫寒香為她擦粉，擦了又洗去，到第三次才勉強滿意，因為百里香總是忍不住滿腔悲忿。

終於，她一橫心，平靜下來，不再流淚，並且裝出高興的樣子，這樣一來，孫寒香就放了心。

吉時是掌燈時分，黃哲夫分配人手，小心戒備，連他自己也担任重要脚色，以免發生不幸。

吉時終於到了，南宮白也打扮起來，在大廳中的香案前等候，孫寒香親自到後面領兩位新娘出來，那知她僅扶著朱麗葉一人來到客廳。

老偷兒不由一怔，道：「孫寒香，我女兒呢？」

孫寒香道：「別忙！一個一個的來！先讓他們拜過天地之後，再和香兒同拜！」

新郎新娘拜過之後，孫寒香肅容道：「香兒走了！」

客廳中一片嘩然，百里空不由大怒，道：「孫寒香，妳既然討厭我女兒，何不早說？難道有猪頭還送不上廟門？嘿嘿！我早就看出，你們欺貧愛富——」

孫寒香强忍一泡淚水，道：「老偷兒！你再這樣消遣我，我也不想活了！喏！這個你拏去看看！」

老偷兒怒容滿面，狠狠地奪過一張紙箋，只見上面寫道：「爹爹，見到此紙之後，千萬不要責怪任何人，女兒命苦！竟在吉日前夕，被司馬英那賊子糟蹋，女兒只感此身不潔，不配與白哥哥結褵，葉妹福澤綿厚，可與白哥哥白首偕老，我走了！當你們發現此條時，相信女兒已在百里之外了，你們不必徒勞尋找，我意已決，今生不能再見面了，只是爹爹養育之恩未報，引以為憾，只有待來生了！」

下面落款是「不孝女百里香」，紙箋上新舊淚痕斑斑點點，舊的是百里香的淚水，早已乾涸，新的是老偷兒的淚水，「叭噠叭噠」不停地滴在紙上。

諸人都圍攏過來，刹那間一個喜氣洋洋的大廳中，充滿了悲哀氣氛。南宮白悲吁一聲，轉身就走。

百里空一把抓住，道：「小子，不必了！知女莫若父，我深知她的性子，她若是有意避而不見，你一輩子也找不到，算了，讓她去吧！」

南宮白再也忍不住，淚水暴湧而出，道：「岳父，小婿太無用了，我一定要去把她追回來！」

百里空道：「不必了！今夜大敵必定來犯，你走了我們怎辦？難道你能不管我們？」

這時朱麗葉也嚎啕大哭起來，愁雲慘霧，籠罩著整個大廳。

南宮白只得上前安慰她，道：「葉妹，妳放心，遲早我要把她找回來！」

喜筵開了，誰也沒有心情大吃大喝，草草食畢，南宮白和朱麗葉被送入洞房，朱麗葉道：「白哥哥，當時的情形怎樣？你能告訴我麼？」

南宮白恐怕朱麗葉也想不開，只得照實告訴她，道：「我們在洞中倒下後，不久不幸就發生了。」

朱麗葉道：「他先制住了你？」

南宮白道：「那時我也把持不住，見妳們要脫衣衫，正在心猿意馬之時，方君自洞內撲出來，但我自她的眼神中看出背後有人，於是我制住司馬英，而方君也施襲制住了我的穴道。」

朱麗葉面色微變道：「他一定要向我們下手了？」

南宮白黯然地道：「不錯！他先選定了香妹，所以香妹當時是全裸的——」

朱麗葉咬牙切齒地道：「香妹怎能知道這件事？當時我們都失去了知覺！」

南宮白道：「只要沒有完全失去知覺，這種事總能記憶的，況且那狗賊會撕破了香妹的內衣，香妹怎能不知？」

朱麗葉幽幽地道：「小妹雖然沒有被他姦汚，可是身體已被他看過了……」

南宮白沈聲道：「這有甚麼關係？武林兒女一天到晚都在刀林劍雨中打滾，這等事自也難免，如果為了這件事就鋌而走險，不配為俠義道上之人！」

朱麗葉道：「白哥，你看到我的醜態畢露之時，難道一點輕視之意也沒有？」

南宮白道：「這句話等於罵我一樣，試想，我的定力比妳們深厚得多，竟也把持不住，若非『混沌叟』來到，恐怕我已經和妳們……」

朱麗葉一頭鑽入南宮白懷中，道：

「但願能把身子交給你……」

南宮白托起她的嬌靨，道：「現在也不遲呀！」

突然，「錚錚錚」數聲，窗外射進七八道勁風，疾奔兩小的面門及前身要穴。

南宮白大吃一驚，順手一揮，掃出一道罡風，「錚錚錚」七八支棗核鏢都沒入壁中，南宮白挾著朱麗葉，震開窗戶，掠上屋面。

只見一條人影已在數十丈之外，向前疾掠，南宮白認出是司馬英，立即疾追不捨。

司馬英頭也不回，掠出城外，落荒而走，南宮白挾著一個人，終是不便，所以僅能接近數十丈，却無法追上。

不久來到一片樹林之旁，司馬英突然停止身形，南宮白心中一動，深信這狗賊必有花樣，不然的話他不敢單獨應付自己。

然而，南宮白這時恨透了他，就算他請來幫手，他也不在乎，疾掠上前，道：「司馬英，你這狠心狗肺的東西，我今夜若宰不了你，誓不為人！」

司馬英似乎有恃無恐，陰笑道：「南宮白，你今夜的滋味不大好受吧？嘿嘿！百里香已被我玷汚，她自然無顏再嫁給你，這也是一點小報應，南宮白你仔細看看我，假如你弄到這般田地，又該如何？」

南宮白厲聲道：「自作孽不可活！這是你作惡多端的報應，你若落在我的手中，我會叫你嚐嚐生不如死的滋味！」

司馬英道：「南宮白，本來在上次被困蘇家花園之時，我已有與孫寒香和解之意，想不到老偷兒又說出那一段話來，於

是我又改變了主意！」

南宮白道：「那是確實之事，老一輩之人都有耳聞！」

司馬英道：「不錯！正因爲是眞事，所以我要報復！」

南宮白不由一怔，道：「那件事是眞的，你要報復，足見你已經喪心病狂，不可救藥！」

司馬英道：「告訴你，世上好人太少，有些白道中人，也不過是戴著僞善的面具，就以軒轅斌和孫寒香來說，一個創立綠毛幫，一個開武林當舖，那一個不是兩手血腥，殺人如麻？嘿嘿！等到殺夠了放下屠刀，就冒充正人君子，盜名欺世！」

南宮白厲聲道：「照你所說，世上只有你是好人了？」

司馬英道：「我當然更不是好人，正因爲我不是好人，所以正是那些僞君子的對頭剋星！因而，他們不會放過我，我也不會放過他們！」

南宮白道：「老偷兒的話又使你改變了主意，那是爲了甚麼？」

司馬英笑道：「我的父親是『血蝴蝶』，我的母親是『滿床飛』，都死在一干自詡爲正人俠士之手，據說昔年『風雷客』南宮柳和孫寒香都曾參加圍殲我父母之戰，因此，他們收養我不過是一種沽名釣譽，市恩買好的行徑，越是如此，我越恨他們……」

南宮白厲喝一聲，撲上出推出一掌，司馬英不避不閃，也推出一掌，「蓬」地一聲，司馬英竟被震出一丈多遠。

南宮白殺機已起，他不敢放下朱麗葉，挾著她出手，威力仍是十分驚人，剛才這一掌出了六七成眞力，司馬英又撲了上來，向朱麗葉抓去。

南宮白不避不閃，反扣他的脈門，司馬英橫閃一步讓過，一雙賊眼滴溜溜地四下亂轉。

南宮白深知他約來了幫手，心想，趁幫手未到之時，先把他拾奪了再說，立即放手猛攻，都是向要害招呼。

司馬英一味遊鬥，似在拖延時間，南宮白更加不遺餘力，步步進逼，竟將他迫退六七丈之遠。

這時司馬英身後就是一片樹林，在這深夜之中，林中漆暗一片，看不清景物，如有人藏在裡面也不易發現。

司馬英且戰且走，向林中退去，南宮白冷笑道：「狗賊，你別玩花樣，我不會再上你的當！」

說著一輪急攻，把司馬英逼得團團亂轉，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估計已經交換了百十招。

突然，一陣怪笑之聲自林中，宿鳥驚飛，四山迴應，只見「滿天星斗」和「混沌叟」雙雙掠出。

那武林至寶仍然在「滿天星斗」身上，南宮白不由吃了一驚，假如這兩個魔頭聯手，不必用天魔傘，自己也接不下來，況且還有一個朱麗葉累贅。

司馬英疾退一丈，站在「混沌叟」身邊，呼呼牛喘，臉上却顯出幸災樂禍之色，南宮白深知是這兩個魔頭叫司馬英把他引來的。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南宮白這時就是想退也不成了，況且他根本無意示弱退走。

「滿天星斗」道：「師弟，收拾這小子，不必爲兄出手，你把他拏下！」

「混沌叟」應聲而出，「混沌烈火兩儀罡」立即出手，掌勁中奇熱如焚，狂飈掀起地上的砂石，瀰漫了方圓五七丈的空間。

南宮白單掌迎敵，仍未落下風，這一掌竟將「混沌叟」震退了兩大步，朱麗葉道：「白哥哥，你把我放下來嘛！」

南宮白道：「妳老實一點，別分散我的精神，坦白地說，這老魔不是我的敵手！」

「混沌叟」一向自負，近來流年不利，竟連番栽在一個年輕人手中，況且此刻有師兄及司馬英在一邊，氣得老臉鐵青，暴喝一聲，一口氣劈出十七八掌。

南宮白心中一動，暗哂一聲，心道：「這兩個魔頭，分明想以車輪戰消耗我的體力，然後那『滿天星斗』再出手一鼓而下，我不能上當！」

南宮白心裡有數，也作出全力拚鬥之狀，却一吐即收，身形飄忽不定，雖然如此，在滾滾狂飈之中，老魔的掌力雄渾無比，奇熱炙人。

「混沌叟」十七八掌劈完，心知上當，但一個人在盛怒之下，最易一意孤行，往往會做些明知不可爲的事情。

他犯了牛脾氣，再次暴吼一聲，不遺餘力，連劈三十餘掌，刹那間黃塵暴捲，土石橫飛，一邊的「滿天星斗」不禁發出一聲低沈的陰笑。

這老魔的心腸更毒，他如今獲得天魔傘，雄心大增，只是對南宮白尙有些顧慮，而他也知道「混沌叟」和司馬英故作親近，是想覬覦天魔傘，因此不露聲色，將計就計，以便加以利用。

此刻，他向司馬英一使眼色，司馬英立即又撲了上來，向南宮白後背劈出一十三掌，南宮白腹背受敵，壓力大增，但仍然不敢全力硬拚，有時硬接一掌，仍以高絕的輕功身法左右閃避，保存實力。

此刻「混沌叟」有如一頭瘋狂的野獸，有時只攻不守，而司馬英却仍然十分冷靜，他知道「滿天星斗」的毒念，因此，他也是虛應故事，稍沾即走。

這樣一來，大部份壓力都在「混沌叟」身上，百十招下來，這老魔已經呼呼牛喘了，然而南宮白在挾著一個人之下，也感覺有點吃力了。

又是百十招過去，「混沌叟」掌勁大減，動作已緩，南宮白改變主意，將主力指向司馬英，暗集八成眞力於右掌之上，推向司馬英。

一聲慘呼未畢，司馬英的身子尙未落地，南宮白原式不變，再加兩成眞力，劈向「混沌叟」。

兩道掌力一接，地動山搖，這老魔連一聲悶哼都未及發出，身形已飛出三丈之外，落地之聲有如一個熟透而自行墜落的南瓜，頭顱粉碎，已分不出那一面是頭那一面是腿了。

南宮白萎頓地踉蹌退了七八步，汗水濕透了他的衣衫，頭上冒著騰騰熱氣，頭髮也被汗水濕透，粘在臉上，形同厲鬼。

他放下朱麗葉，呼呼而喘，陣陣松濤之聲，有如驚濤駭浪，更使這荒野中的夜色徒增幾許恐怖。

「滿天星斗」獰笑連連，輕蔑地看了「混沌叟」及司馬英一眼，然後向南宮白緩緩欺近，南宮白見他連天魔傘都未撤下，自知今夜凶多吉少，只得再提殘餘眞力蓄勢以待。

五丈、三丈、一丈，兩人對面峙立，這時的「滿天星斗」，像一頭饞貓，蹲在金魚缸旁，懷著無比的信心，俟機探爪。

這是一個有勝無敗的局面，況且即使以不光明的方法殺死兩小，也神不知鬼不覺，雖然司馬英尙未死，他認爲只要輕輕一掌，也就可以使他身登極樂了！

朱麗葉嬌軀一閃，擋在南宮白的身前，狠聲道：「老魔！憑你的身份，也要乘人之危麼？」

「滿天星斗」陰聲道：「爲了號令武林、獨步天下的壯舉，只有不擇手段！現在老夫並不須以天魔傘勝他，妳該滿意了吧？」

朱麗葉大聲道：「老魔，我接你幾掌——」

南宮白冷哼一聲，把朱麗葉拉了回來，道：「從現在開始，注意妳自己的安全，那就等於幫助我了，萬一我不敵，妳必須立即退走，記住這是我的命令，而不是要求！」

朱麗葉與他四目一接，不禁震顫了一下，他的目光中蘊含著從來未有的殺機和厲芒，令人不寒而慄，不敢不服從他。

南宮白道：「同時妳要注意司馬英，因爲他還沒有死！」

朱麗葉含著一泡淚水，委曲地點點頭，南宮白邁上三步，沈聲道：「老魔，可以動手了——」

「滿天星斗」早將眞力提足，南宮白語音未畢，他已經推出一掌，只見他掌心中有三點白芒，正是「星罡」的勁力發源之處，狂飈乍起，撕裂著十丈之內的空間。

南宮白不敢硬接，僅以四五成眞力在他的掌力邊緣處一觸，即暴閃三步，雖然如此，也感覺臂痛如折，方道之大簡直不可抗拒。

「滿天星斗」如影隨形，未待南宮白站穩，又拍出三道罡風，南宮白左右兩路已被封閉，不由雄心再被激起，集平生之力硬接一掌。

「轟」地一聲，塵土暴旋，地面震動，南宮白悶哼一聲，歪歪斜斜退了一丈多遠，硬將一口鮮血吞下。

而「滿天星斗」却僅退了兩大步，顯然，決定性的勝敗，就在轉瞬之間，「滿天星斗」縱聲狂笑一陣，又緩緩欺了上來。

朱麗葉嬌軀瑟索顫抖，她雖然知道丈夫的命運就在片刻之間可以決定了，但爲了諾言，又不忍使他分神，這時她的心情比生離死別還悲痛。

而南宮白此時自知無法接下對方八成眞力之一擊，不得不向自己的愛妻投下訣別的一瞥，四目相對，他們都把所有的尊敬、愛慕和諒解凝集到目光之中，甚至於他們透支了下一輩子的愛情，以眞摯的目光，全部交給了對方。然後臉上泛出一絲苦笑。

「滿天星斗」把聚了畢生的功力，就要推出，南宮白自然也不再閃避，也準備作生死一搏，就在這天悲地愁，千鈞一髮之時，一聲沈喝，自松林中掠出兩條影子。

「滿天星斗」勝劵在握，已不把南宮白放在心上，疾轉身形望去，「啊……」他驚呼一聲之後，又發出一串獰笑，道：「也好！老夫今夜就一併打發你這老賊，也省得我去找你！」

來人乃是「魔手三星」碩果僅存的「日魔」，也就是賜「毒舍利」與南宮白的那位老人，他身邊的黑影，正是那條巨大的黑蛇。老人的臉色蒼白，南宮白不忍眼看他被自己的劣徒殺死，立即兜頭一揖大聲道：「老前輩，你曾說過，要我代你清理門戶，晚輩既然答應，言出必踐，現在晚輩只希望你能照顧我的妻子——」

「日魔」大袖一揮，道：「小子，你的責任已經盡了！劣徒『混沌叟』已死在你的掌下，老夫謹此致謝，至於這個敗類，老夫要親手殺了他！」

南宮白仍要堅持，「日魔」厲聲道：「小子，你該知道『魔手三星』在石筍上苟活數十年是爲了甚麼？」

南宮白頹然一嘆，退了下去，「日魔」道：「小子，趁老夫動手之時，你先坐下調息一會，必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南宮白那裡肯聽，只見「滿天星斗」撤下天魔傘，厲聲道：「老狗，這可不能怪我，昔年你們要是乖乖拏出天魔傘，我和師弟絕不會向你們下手了……」

「日魔」仰天悲嘯一聲，喃喃地道：「兩位師弟，小兄不久就追隨你們於地下了……」

了字甫落，撮口一吹，大黑蛇疾撲而上，而老人也推出一掌，「滿天星斗」一掄寶傘，紫芒打閃橫掃而出，「轟」地一聲，雙方各退了一步。

接著老人和黑蛇再次撲上，打在一起，顯然老人的掌力不在「滿天星斗」之下，再加上黑蛇，一時半刻之間難以分出勝負。

朱麗葉道：「白哥，你就趁機調息一會吧！就是司馬英醒來，我也足以應付他！」

南宮白一想也好，反正今夜不想退走，一旦老人不敵，自己仍然要出手，立即坐在地上運起功來。

百十招過去，「滿天星斗」越打越勇，老人畢竟體力已衰，漸漸不支，而那黑蛇爲了減少主人的壓力，有時仍往上竄，因此中了幾掌，攻勢也不凌厲了。

朱麗葉暗暗焦急，絲毫不敢大意，突見司馬英顫巍巍地站了起來，四下一看，就發現在地上打坐的南宮白，立即獰笑連連走了過來。

朱麗葉連閃三步，擋住南宮白，厲聲道：「司馬英，你不要枉費心機，你現在不是本姑娘的敵手！」

司馬英冷笑一聲，伸手向朱麗葉胸前抓去，朱麗葉不敢閃身，咬牙伸手一格，「蓬」地一聲，司馬英並未佔到便宜，退了一步。

他吃了小虧，面孔變得更加猙獰，再次撲上和朱麗葉打在一起，那邊「日魔」和「滿天星斗」打得已近尾聲，黑蛇已經倒在

地上慢慢蠕動，而老人也步步後退，向這邊退來。

「滿天星斗」發出一陣刺耳的笑聲，步步進逼，道：「老狗，在你臨死之前，我有一句話要問你，眞的天魔傘既然在你手中，那麼朱芳芳手中的天魔傘和秘笈是得自何人？是不是眞的？」

「日魔」道：「老夫近日才知道天魔傘及秘笈被『烏雲追月』黃哲夫盜去，黃哲夫以秘笈與軒轅斌交換『冬眠復元大法』，但軒轅斌却只告訴他『冬眠大法』，未告訴他『復元大法』，那秘笈當然是眞的，至於朱芳芳的天魔傘乃是膺品，是黃哲夫玩的花樣，眞傘藏在魯肅寺中……」

「蓬」地一聲，「滿天星斗」趁他說話之時，戳出一傘，打在老人的左肩之上，衣屑紛飛，骨碎肉濺，踉踉蹌蹌向後退去，正退到司馬英的身後，司馬英內腑已受重傷，在朱麗葉拚命搶攻之下，也堪堪不支，此刻發現背後有人，力推一掌，轉過身子，只見「日魔」滿身鮮血，形同厲鬼，神智已不大清楚，兩人都殺紅了眼，也不管對方是誰，反正殺一個賺一個，只攻不守，兩臂平伸向對方胸前戳去。

一陣凄厲的呼聲劃破了黑暗的蒼穹，司馬英的手掌插入「日魔」肚中，「日魔」的雙掌插入司馬英的胸膛之中，鮮血噴洒，肚破腸出，但兩具屍體却未倒下。

當「滿天星斗」獰笑連連向南宮白走近時，朱麗葉才陡然驚醒，迎了上去，朱麗葉知道自己和丈夫都到了最後生死關頭，乾脆自己先死掉算了。

「滿天星斗」不用寶傘，左掌集七成眞力推出一式「三星罡」，「蓬」地一聲，朱麗葉的身子像一片敗葉似的飛出三丈之外，老魔連看也沒看一眼，掄傘向南宮白頭上砸下。老魔臉上顯出一絲勝利者的微笑，眼見南宮白一死，一干白道高手都不堪一擊，從此可以橫行天下。

那知就在他的天魔傘相距南宮白頭頂不到一尺之時，突然奇景出現，只見南宮白頭上幻出一個白胖嬰兒，伸出小手，抓住了傘尖，而南宮白也突然站了起來。

這正是剛剛練成的「金剛嬰」，「滿天星斗」心胆俱裂，用力一扯，竟如蜉蝣撼樹，紋風未動，就在他一怔之間，南宮白素手倏伸，「卜嗤」一聲，戳入他的腹腔之中，一攪一拉，心肝五臟應手而出，「叭」地一聲，將老魔的屍體踢出十丈之外，手執天魔傘，仰天悲嘯。

「刷刷刷」！十餘條身影疾掠而來，正是黃哲夫及孫寒香一干白道高手，他們突然止步，望著兩具站立著的屍體，以及地上血肉模糊的肉漿，都驚得楞住了，半天才發出一陣深長的太息——

半月後的一個夜晚，南宮白巨宅後門之外，來了一個妙齡尼姑，她以袖遮面，向後園中那座翠樓窗中望去，只見一雙儷影，在紗窗燈影之下，緩緩地，緩緩地擁在一起，樓中燈光一閃而滅。

那妙齡尼姑放下衣袖，美目中淚光流轉，喃喃地道：「但願我佛慈悲，讓他們白首偕老……」

夜風捲起黃沙敗葉，將她的囈語湮沒於夜色之中，這尼姑是誰？諒讀者已能猜出，不待作者贅言。（全文完）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上文提要：屈老婆婆爲愛徒藍姑談婚嫁事，到王家一說即成，訂明年嫁娶，克圖只有唯唯諾諾答應，全由王懷仁、老夫人作主……雲飛、雲騰率水陸寇夜襲王家受傷，回去將始末詳情告知雲萬里，他懷疑是一募丈人邊渡所爲，隱俠十三叟和少主傳主人的「硃符令」，有關王家之事，追查銀衫幪面人，並討論當年奶娘和女嬰下落之事……

限令撤離蘇州　偵查略有頭緒

鄂隱叟接述道：「小弟得蜀隱叟詳示之後，立即發動鄂境人手，窮索苦搜，得知那婦人進入鄂境之後，第一站到過『巴東』，然後過『荊門山』，轉『宜都』，入『松滋』，繞『彌陀寺』，最後曾在『石道』居留，而後入『湘』！」

湘隱叟繼之接口……

贛（江西）隱叟隨後發言……

皖（安徽）、豫（河南）、魯（山東）、燕（河北）、晉（山西）、秦（陝西）等隱叟，相繼報告……

結果，證明那婦人和那小女孩，進入了「蘇」地！

但自這婦人携女嬰初入川地，直到最後進了「蘇」省，計算起日子來，共耗費了十四年之久！路程何止十萬里，足跡幾乎遍行了全國省區！她在幹些甚麼？是謎！

她是否就是那逃生的奶娘？是謎！

那女嬰，如今已是十五歲的女孩，就是當年那「冬花家」唯一僅存於世的骨血嗎？更是個謎！

少年公子早有了判斷，他總括道：「不，這些已經不是謎了！婦人是那奶娘！女嬰就是我們要拔除的『根』！我們必須承認，天下有極端巧合的事！但却沒有般般俱皆巧合的事，現在，讓我們來提出證據！」他話鋒一頓，接着道：「一、冬花家是苗夷歸化，奶娘是他們的苗親！如今按諸隱叟所得消息，各地皆有密報，證明那携女苦行十萬里路的婦人，是個苗子！二、冬花遺女，現在應是十五歲！那女嬰今年也正十五！三、那婦人逃亡初期，曾有一白蹄健馬，而據確實報告，王家父子六人，當時就有一匹這樣的好馬！且事後有人發現，王家父子行程甚慢，六騎竟失其一，所失者，恰恰就是那匹白蹄的名駒！至於那婦人，爲何携一女嬰，到處奔波，行程長達十萬里路，那更簡單，自然是躲避追踪，沿途逃亡！」少年話鋒一頓，聲調變爲堅決，道：「諸位，因此主人諭示，一切已無差錯，如今既知人進了江蘇，則現在就請蘇隱叟，作個最後報告！」

蘇隱叟頷首道：「近日據報，奶娘數月前於蘇州城內，已很久沒再見露面，那女孩兒，也無消息，但人却仍在城中，不會有錯！」

雲萬里點着頭道：「報告已畢，宜即採取行動，請公子指示方針！」

少年霍地站起，右手探處，「硃符令」再次出現，衆人神態立刻變爲肅穆，恭立噤聲！

少年振聲道：「奉主人符令指示，茲後追尋禍根之責，全權交由雲大俠萬里，十三隱叟悉歸節制！限期一年之內，將禍根及奶娘，生擒呈檢，驗明無誤時，當有重賞，王家，事後准予滅之！爲除禍根事，設遇阻撓，可以放手行事，特賜雲大俠萬里硃符之令，作爲就近調遣高手之用！」話罷，少年將硃符令捧給了雲萬里！

雲萬里俯身雙手恭敬接過，少年適時又道：「預祝雲大俠及諸隱叟，及鋒而試，克奏全功！」

雲萬里稱謝道：「謝公子之盛情，老

朽等當水火一報！」

少年一笑道：「事了啦，咱們再會吧！」話鋒微停，手指板床上的雲騰，對身旁兩名大漢道：「小心扶着雲三俠到外面車上，主人在等着診治！」

兩名大漢應聲而動，雲萬里又向少年稱謝道：「敢請公子，代老朽拜上主人之盛德！」

少年道：「自己人，不必客套，我去之後，雲大俠請即分派準備好一切，趁天色未明前，也動身吧！」

雲萬里連聲稱是，率領衆人恭送少年直到門外，方始深深一揖而別，接着略和十三隱叟及雲飛略作計議，一起離開了茅山！

＊　＊　＊

黃梅初熟，綠葉漸蔭。

蘇州城中，表面上安靜如昔，實則武林風雲日緊！

蘇州四城，大大小小的招商客棧，近日都有尋人訪客的事，詢問者，都是年邁老丈，被尋者是婦人女子！

轉瞬之間，已是飲菖蒲之酒，進琥珀之杯，啖角黍，看競舟，榴紅吐焰，采艾浴蘭的端午佳節了！

但這些道貌岸然，如同宿儒的老丈，却無此雅興，依然在大街小巷，旅棧觀院中，尋訪他們的目的之物！

不用說，這些老丈，正是那「隱俠十三叟」，他們要找的人，是那「冬花家」的奶娘和遺孤！他們來到蘇州，已經一個半月了，竟是毫無進展！

是夜！

十三叟和雲氏兄弟，會飲於蘇隱叟府中。席間，人人喟歎，個個垂頭！

他們有的是辦法，能從十數年前，逐步查出蛛絲馬跡，一直追到蘇州，但在這小小的蘇州城內，却遭遇了難關！

酒過數巡，突然，奉令祇在城外專責監視「王家」動靜的「越（浙江）隱叟」似有所悟的問道：「數十日之久諸兄皆毫無所得，不知諸兄是如何找法的？」

蘇隱叟道：「問遍客棧，尋遍寺院庵觀，但……」

越隱叟道：「諸兄是怎樣措詞詢問的呢？」

蘇隱叟道：「說的非常清楚，問他們在最近半年左右，可有一中年婦人，帶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

越隱叟立刻接口道：「我找出毛病來了！」

雲萬里哦了一聲，道：「毛病出在何處？」

越隱叟道：「那奶娘，最後是繞行『越』境，而進『蘇』境地的，月前在雲大俠處，我已講得十分明白！祇是我們大家，皆急於求其行踪，而忘記另外一件緊要的事情，因此這數十天才白白耗過！」

雲萬里殘眉一皺，道：「忘記那件事情？」

越隱叟道：「那奶娘，祇因生係苗人，故而體健，但却不諳武功，遍履國境，行十萬里，早已不復當年形貌了！她於『越』地過境時，據我手下人查報，人已蒼老的怕人，滿頭白髮，已脫落十之三四，渾身枯瘦如柴！諸兄明晨再去各處，不妨訪尋一年邁蓬亂白髮的老婆婆，和一小女孩，我相信必有所得！」

雲萬里一拍大腿，道：「着呀！老朽深悔竟請越隱叟負責他事，致有此誤，今既已知癥結所在，明天一早，咱們就再分頭行事！」

衆隱叟自無話說，暢飲過後，俱皆安歇！

＊　＊　＊

一天……

又一天……

是第三天的傍晚，雲萬里，蘇隱叟和滇隱叟，來到了一家簡陋但却住滿了旅客的小店。

這兒他們來過，是一個多月前的一天，失望而回。

如今，是第二次來到，這次由雲萬里示令滇隱叟詢問店家。

滇隱叟先叫小二哥找了個單間，泡上壺濃茶，然後含着慈祥的微笑，招呼小二，掏出散碎銀子，道：「小二哥，你姓甚麼呀？」

店小二慌不迭地說道：「可不敢可不敢，小的叫王實，您老有何吩咐？」

滇隱叟把散碎銀子，往王實手中一塞，道：「這個給你，買雙鞋穿！」

王實樂了，樂得臉上的皺皮都開了花，連連作揖道：「這……這眞是，眞是謝您了，謝您了。」

話一頓，接着又道：「您老可是有甚麼要小的辦的？」

滇隱叟未語之前，先喟歎了一聲，道：「要麻煩你，問點事。」

王實悄聲道：「您老說吧，小的凡是知道的，都能說。」

滇隱叟道：「我們由雲南來，來找我的女兒和外孫女，大概他們來貴寶地有半年多了，據說會住過貴店。」

這套說辭，在那兒都適用，已經背熟了，說來是毫不牽强，而且自然，誰也聽不出語病來。

王實道：「您老貴姓呀？」

滇隱叟早想好了說話，道：「不言貴字，姓梅，梅花的梅！」

王實搖頭道：「只怕令嫒沒住過我們這兒，您老這個姓不多，要是有這個姓的女客住過小店，小的怎樣都不會忘記的！」

滇隱叟道：「也許小女爲了方便，會改個姓……」

王實道：「這可麻煩了……也有辦法，你老說說令嫒的樣子，也許小的會記得起來，不是還有位外孫女……」

滇隱叟道：「我那外孫女，十四五了，很討人喜歡，不多言多語，我那女兒，年紀才四十出頭，但却已像個老婆婆一般！一頭白髮，並且脫落了不少，蓬亂一堆，人是又黑又瘦又枯，她深受刺激，帶着女兒……」

話沒說完，王實一拍腦袋道：「令嫒夫家姓何吧？」

「何」！正是那奶娘的本姓！滇隱叟不由看了雲萬里一眼，雲萬里接口答道：「不錯，是姓何！」

王實未語竟長歎一聲，道：「可不是小的膽大，怪怨你老，你老來晚了！」

滇隱叟聽出有變，急忙道：「小二哥這是怎麼說的？」

王實道：「令嫒已經故世了！」

三個老兒，聞言都楞在一旁，這神態，正合了乍聞噩耗的情形，因之店小二王實又歎息着話說前情！

直說到那何氏身亡時，又喟歎了聲，道：「天下就有那好的人，適巧一個白髮富有的老婆婆，前來住店，還是我開的門，正趕上令嫒過世的事！

「那白髮的老婆婆，出錢出力，總算把令嫒風光的葬在了公所的墳地裏，你老要早來上……」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雲萬里皺眉插口道：「那小女孩呢？」

王實却不知道那小女孩的下落，但憑着自己的想像，和一點仁厚的心腸，下了判斷，道：「大概是跟着那位白髮老婆婆去了！」

雲萬里急聲道：「那老婆婆姓甚麼？是個甚麼樣子？」

王實道：「那老婆婆自己說姓郭，人是慈祥到了極點，從來小店到離去，臉上總是帶着和氣無比的笑容！穿的是一身灰衣褲，挾着一柄極大的雨傘，好像還懂得醫理，會探察過令嫒的病，那小女孩跟着她，保險不會再受罪。」

雲萬里不知何故，神色陡變，似是自語的說道：「人姓郭，臉上永遠帶着微笑，又是一身灰衣，再加上那柄永不離身的傘，沒錯了，是她！準是她！」

王實却接口話道：「你老原來和那老婆婆認識，這可太好了！」

滇隱叟和蘇隱叟，也不由問道：「是誰？這人是誰？」

雲萬里霍地起身，急急忙忙的對滇、蘇二隱叟道：「走，咱們外面再談！」

說着，三個人不再理會王實，大步出店而去！

王實祇當三人去找那老婆婆了，心裏很高興，自認是行了一善，至少，他認爲自己使這家的骨肉得望團圓了！

雲萬里出了小店，竟仍是一言不發，祇顧神不守舍的向前疾走，弄得滇、蘇二隱叟滿頭霧水，莫明所以！

正行走間，前面突然傳來人羣的哄笑聲！

接着，有人宏亮的高聲作歌，唱道：「生來不是沒爹娘，祇是爹娘把我忘，糊裡糊塗忘爹娘，糊里糊塗當和尚，黃湯灌得人狂瘋，誰說和尚祇唸經？能唱人間悲歡情，請君爲我傾耳聽！一粥一飯皆前定，你夫她妻命裏生；閻王造就三鼓死，誰能拉扯到五更！百年榮華夢一場，何必鬥氣逞剛强；回頭看看自身影……」

雲萬里掃目一看，神色陡然又慘變，把頭一低，拉着滇、蘇二隱叟，慌不迭的轉身狂奔，急急如喪家之犬，一口氣奔出了三里。

聽不到那宏亮的歌謠聲了，也看不到那作歌的人了，雲萬里這才停下步來，喘息不已！

奔行三里，在雲萬里來說不算一回事，但他却累成這個樣子，煞是奇怪！

站定之後，糊塗的滇、蘇二位隱叟，不能不問了！

蘇隱叟先開口，道：「雲老，你……這是怎麼一回事？」

雲萬里臉白如紙，身旁並無外人，他却壓低聲音道：「你們不知道？」

蘇隱叟搖搖頭，滇隱叟也莫名其妙直瞪眼。

雲萬里歎息一聲，道：「險呀！險呀！」

滇隱叟眉頭一皺，道：「何險之有？」

雲萬里道：「你們可知，冬花家的孤女，是隨着那個去了？」

滇、蘇二隱叟同時搖頭表示不知，雲萬里道：「那白髮灰衣挾傘的老婆婆，就是『快活仙婆』！」滇、蘇二隱叟聞言目瞪口呆，雲萬里却又問道：「剛才作歌的那個和尚，你們可認識？」

滇、蘇二隱叟仍然搖頭，雲萬里驚悚地悄聲道：「那和尚就是『糊塗和尚』！」

二隱叟傻了，呆楞在一旁，突然，身後歌聲又起……

雲萬里和滇、蘇二隱叟，頭也不敢回，這次他們却有了經驗，提起輕身功力，飛也似的逃去！

這時，在他們剛剛立足的地方，傳來驚咦之聲！

一個小小牧牛童，手橫短笛，斜跨牛背，雙目露出訝然的神色，望着業已遠去祇剩黑影的三個飛人！

小牧童搖搖頭，短笛在腰間一插，自語道：「奇怪，城外的小哥兒們，都說我唱的山歌動聽，這三個大人，却才聽了半句，怎就掩耳便跑呢？」

假如雲萬里等人還在，聽到這句話時，準會氣結！

這正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　＊　＊

夜初更！

蘇隱叟那廣大的巨宅中，衆人在商談前情。

滇隱叟和蘇隱叟，是從未見過「快活仙婆」和「糊塗和尚」，祇將日間所遇，告訴了大家！

蜀隱叟、鄂隱叟和魯隱叟，却在當年，得緣窺過「仙婆」及「和尚」的眞面目，聞言下，蜀隱叟首先道：「僥天之幸，虧得有雲老在，否則不被那『混賬和尚』要個淋漓盡緻才怪，沒有錯，正是他！」

滇隱叟道：「蜀兄認識這和尚？」

蜀隱叟道：「剝了皮肉，骨頭我都認得出來！」

話說完之後，蜀隱叟驀然覺得不對，老臉一紅，垂頭不語，衆人都是老江湖，內情不問已知！

除非蜀隱叟在「糊塗和尚」身上，吃過大虧，否則斷然不會說出這種恨極而露骨的話來！

魯隱叟適時道：「和尚雖曰『糊塗』，其實比誰都『精明』，不過他却從不傷人，祇是喜歡把你愚弄個夠而已！

「但那『仙婆』，却不然了！長笑臉祇要一拉，準叫你去層皮，她那怪傘對你一張，就是性命一條！」

蘇隱叟道：「聽魯兄和蜀兄的話中，是認定沒有錯了？」

雪萬里殘眉一皺，道：「店家說的那老婆子，若不是『快活仙婆』，老夫就挖去雙目，至於那和尚，還在城裏，蘇隱叟可去試試！」

蘇隱叟立刻陪笑道：「雲老別動氣，我問一句，是對咱們大家都好，雲老知道主家的性情，萬一事有偏差……」話就未完，驀地傳來飛鳥撲翅震爪的鈴聲！

衆人神色俱皆一變，接着一頭「赤鴿」穿窗而入，停在了雲萬里的身前，咕、咕、咕的叫着。

雲萬里首將鴿爪竹筒取下，然後餵了鴿子一粒丸子，這才輕輕抽出竹筒中的小柬，展開注目。

他邊看邊唸，道：「據報，冬花孤女似仍在蘇州附近，其藏處甚爲秘密，余亦將於最短期間，得獲確址！『糊塗和尚』，近在蘇州出現，並得報，快活仙婆時亦往來蘇杭路上，汝等接柬，立即停止活動！一尋丈人邊渡，實有可疑，萬里之策可行，然莫打草驚蛇，邊渡不足懼也，餘二人却十分惹厭，愼之愼之！」

雲萬里唸完之後，暗自心驚，對邊渡事，尚可說是那公子已有陳述，但日間發現糊塗和尚一節，却是機密！

豈料遠在數千里外的主家，竟也已知消息，並立即飛柬諭示機宜，對於這一點來說，着實令人心悚！

不過雲萬里老奸巨猾，臉上故意現出得意笑容，道：「諸隱叟，主人神目如電，無所不見，今既示諭暫停蘇州一帶之活動，我等自當遵諭而行！示柬附諭邊渡事可爲，如今我們大可趁蘇州一帶暫停活動之期，先全力解決了邊渡的事情！其實老夫來時，已有安排，我二弟雲飛，早率幹員進入太湖，候其歸報後，則立即行動，諸位意下如何？」

衆隱叟既知主人諭令如此，怎敢說不，自是一致贊成。

於是雲萬里立刻安排計劃，對付一尋丈人邊渡！

次夜，雲飛歸來，他手掌傷勢早好，但因失去了五指，十分不便，已裝上了把奇異鋼鉤，深藏長袖之中！

雲萬里召集諸隱叟，共聆雲飛所偵消息，大家集於客廳中，一人一盞香茗，聽雲飛的報告。

雲飛此行不虛，非但已偵得一尋丈人邊渡住處，並且將邊渡日常必經的途徑，也打聽得一清二楚。

在經過商討後，大家咸認爲，憑這些成名天下的高手，任那邊渡功力多高，亦必成擒！

因此誰也不願弱了名頭，遂決定光明磊落的相訪！

雲飛吃過大苦，不由開口道：「諸位可否聽雲飛一言？」

衆人自無不允，雲飛遂將那夜之事，詳盡說出，這次他却並未隱瞞丟臉的實情，最後道：「以小弟功力來說，自難比諸君，然亦非普通身手，邊老賊一招而借藍丫頭之劍，傷我五指，實令人懍畏！因之以小弟之見，對敵人，似可不必講究那些武林規矩，最好是暗中下手，擒而誅之！」

湘隱叟一笑道：「雲二俠的功力，說實話，除令兄外，並不低過我們大家，竟會一招而傷在邊渡手中，說來令人難信！但我却深信雲二俠此言不虛，祇是以我們現在的人手來說，若仍暗襲，的是太丟人了些！」

雲飛道：「我們應該記得主家說的話，欲達目的，可不擇手段，祇要將事辦成，至少是有功無過！」

「有功無過」四字，說得衆隱叟人人動容，實在，主家素日待人是十分寬厚，但若失職，却懲處甚嚴！

雲飛也夠厲害，傷指之仇，他是在所必報，但自份萬非邊渡敵手，遂以功、過來威脅衆人！

結果，雲萬里作了結論，他並不贊成雲飛的意見，但爲了達到目的，防備萬一，作了明、暗齊下的決定！

事經決定，談妥次午動身，並安排在邊渡事了後，就正大光明的去會會王懷仁，討還個公道！

那知就在次日清晨，發生了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事！

一大早，蘇隱叟剛剛起身，就聽到由外面傳來的爭吵聲，蘇隱叟眉頭一皺，步向大門看個究竟！

適時，雲萬里和蜀、鄂、湘、秦四隱叟，也聽了爭吵而出，正趕上蘇隱叟步向外面走着。

雲萬里眼睛一霎，揚聲道：「蘇兄且慢！」

蘇隱叟聞聲止步，道：「雲老何示？」

雲萬里道：「門外爭吵之事，使老夫心疑，蘇兄身爲主人，爲免事情可能尷尬，暫時由秦隱叟前往好些！」

蘇隱叟先是一楞，繼之恍悟，拱手道：「雲老高明。」

雲萬里一笑，轉對秦隱叟道：「秦兄可見機行事，不可承認主人在家，若實在發覺來者有心生事時，最好能騙其入宅中一談！」

秦隱叟會意，應聲而去，雲萬里却又對湘隱叟道：「湘兄從旁相助秦兄一臂，並觀察有無其他外人！」

湘隱叟點點頭，也步向大門。

雲萬里却一揮手，對其餘隱叟們道：「事若如我所料，必將十分惹厭，我們早作準備吧！」

話聲中，已當先走向前客廳，諸隱叟也相隨而去。

秦隱叟剛近門際，尚未轉過正對大門的「影壁」，已經聽到守門的漢子揚聲怒喝道：「你這和尚好不懂事，着人佈施是要隨施主之意，我還沒見過你這個樣子的，眞豈有此理！」接着，聽到另外一個聲音，嘻笑着說道：「這是你少見多怪，嘻嘻，我和尚人糊塗，昨夜夢到你們主人要佈施千兩，所以……」

守門漢子沉聲道：「放你的禿驢屁，你作鳥夢，和我們主人有屁的關係，滾！如今我告訴你，一文也沒有！」

嘻笑的聲音又起，道：「罵得好，你這一罵，更和昨夜的夢相同了，因此千兩之數，又加了一倍，不信你就再罵上

一句試試！」

守門漢子才待再次喝罵，秦隱叟已閃出了「影壁牆」，首先喊了聲「你們站在一旁！」繼之大步而前。

秦隱叟站於門檻內，注目外面這化緣的和尚！

和尚穿一襲古銅色僧衣，又肥又大，胖胖的臉泛紅，大眼睛，長長的慈善眉目，雪白的長鬍鬚！

看來，非但不像個化惡緣的壞和尚，並且應該是位有極深修養的高僧，秦隱叟不由加了幾分謹愼！

和尚一見秦隱叟，合十唸一聲佛，道：「施主眞是可人兒，省了和尚跑一趟秦地！」

秦隱叟聞聲，心頭怦然一驚，當時竟沒能答上話來！和尚却已接着又道：「施主，你不會說『蘇施主』不在吧？」

秦隱叟更答不上話了，那剛剛走到「影壁牆」的湘隱叟，正好聽淸這兩句話，他竟轉身返回了宅中！

和尚第三次開口道：「秦施主，你不請我和尚進去坐坐？」

秦隱叟記起雲萬里之言，這才答了話，道：「高僧上下是怎樣稱呼？」

和尚嘻嘻一笑，道：「人說我和尚糊塗，原來秦施主比我還要糊塗，前日秦施主不是和很多施主，說及和尚來嗎？」

秦隱叟駭然而口呆，心中暗忖：「是他，糊塗和尚，這……這可怎麼好？」他正思念間，和尚又說道：「也許秦施主要向雲施主請示一下，沒關係，你祇管去，和尚生來賤命，在這裏等着就是！」

秦隱叟不能不有所表示了，一笑道：「此間能得蒙高僧佛駕光降，着實是蓬華生輝，請，請，請，高僧裏面請，在下正想討教一番佛家因果！」

和尚一聲嘻嘻，道：「秦施主錯用成語，此非施主秦地隱叟府，『蓬華生輝』也罷，『珠牆蒙垢』也好，和施主何干！」

秦隱叟張了張嘴，却沒吐聲，他本想還上幾句，但却想起魯隱叟的話來，生怕這和尚動了性，要他個不死不活！

和尚話罷，却已邁脚過了門檻，秦隱叟祇好向旁一閃，拱手肅讓，和尚却雙手合十，道：「秦施主先請，和尚那座破廟裏的徒兒們，尚須衆施主們佈施活命，和尚胆子再大，也不敢僭越！」

秦隱叟被和尚弄的哭笑不得，蹩足了悶氣，道：「既是如此，我就……」

話尚未完，人影連閃，雲萬里爲首，衆隱叟相繼，全走了出來，雲萬里未語先笑，拱手道：「不知佛駕光降，迎遲，迎遲！」

這是句相當好聽的客套話，至少和尚該答句美言。

那知這和尚嘻嘻一笑，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來早，來早！」

任是雲萬里怎樣老奸，也被和尚這句話說紅了臉！

他十分尷尬的一笑，勉强道：「人言佛駕多祥語，果然！」

「果然」之後，他生怕和尚再說更難聽的話，又道：「請，裏面請！」

怎料和尚却毫不留情，邊走邊道：「前天，雲施主要不是聽到我那化緣的歌兒就跑，生怕要捨巨金的話，今日和尚大可不必來這兒煩擾了！」

雲萬里臉成了大紅布，一言不發。

客廳中，香茗獻敬之後，雲萬里掃了諸隱叟一眼道：「諸兄怕有多人不識得這位佛家高僧吧？來，讓我引介一下，武林中，眞見過這位高僧佛面的……」

他話還沒有說完，和尚却一本正經的接口道：「老衲法名『糊塗』！」

雲萬里的話，無法再接說下去，祇好尷尬的一笑。

糊塗和尚却接着又道：「衆施主也許有人不識老衲，但老衲却對衆施主都十分熟悉，原因簡單，施主們都在我募化的名單之中！

雲萬里當湘隱叟歸報，來者可能是「糊塗和尚」時，知道躲已不能，無可奈何硬着頭皮迎接！

再加上雲萬里曾仔細想過，糊塗和尚既然明訪，最多是出上些難題，當不致於就對自己不利。

如今，糊塗和尚說出了來意，是募化，雲萬里當然不會相信如此簡單，但却不能不答上句話。

他想了一下，含笑說道：「高僧是準備修廟，抑或是……」

糊塗和尚仍然一本正經的接口道：「一是修廟，在座諸施主，每人白銀千兩！二是請命，請諸位施主遠離蘇杭！三是寄言，請諸位施主的貴上，收斂些殺氣！」

第一項，雖有些橫狂，但雲萬里等却尚易辦。第二件，與他們主人傳示相同，暫避亦可！唯有第三條，雲萬里等人却實在沒法答覆！於是，大家沉默着，久久無言！

糊塗和尚適時嘻嘻一笑，道：「咱們按條來可好？」

雲萬里硬着頭皮，道：「好！」

糊塗和尚道：「諸位共有十四個半人……」

雲萬里不由微楞，道：「還有『一半的人』？」

糊塗和尚道：「有，我和尚是因人而分格，因格而論價，諸位每人值得和尚募化千兩，但令弟雲飛，却祇值五百！」

雲飛也在，氣在心中，笑在面上。

糊塗和尚對雲飛一笑，道：「別生氣，你另外有比他們值價的地方！」

雲飛忍不得了，道：「請問指的何物？」

糊塗和尚道：「抱歉，一時糊塗我忘了！」

雲飛氣得臉發了青，但却無言好答。糊塗和尚却若無其事的，又道：「一共一萬四千五百兩，中午以前要！」

蘇隱叟一着急，不由脫口說道：「一時之間，那裏湊得出這麼多現銀？」

糊塗和尚一笑，自僧袍袖中，取出一紙文書展開擺於蘇隱叟座旁八仙桌上，不緊不慢的說道：「這是蘇施主典押這座宅子的文書，畫個押，再由雲施主作個中人，可算得五千五百兩銀子！其餘九千兩，却必須現銀或是城中『韓家錢莊』的銀票，時限還是正午前，蘇施主去想辦法吧！」

蘇隱叟急了道：「本城『韓家錢莊』，我又沒有熟人，再說……」

話尚未完，糊塗和尚已接口道：「蘇施主現在就可以去錢莊上試試！」

此言說的既不合理，又不通情，舉座皆都楞在一旁！

雲萬里的是比別人聰明一些，已然有點明白，道：「高僧要我們如何試法？」

糊塗和尚搖頭道：「我和尚無事能不糊塗，該怎麼辦，祇好請蘇施主自己着量，不過總離不了先求見錢莊的掌櫃！」

雲萬里已有所悟，笑對蘇隱叟道：「死馬權當活馬醫，蘇兄就辛苦一次吧！」

蘇隱叟急紅了臉，聲：「雲老，這不是沒影的事嗎，人家姓韓的和我不認不識，憑什麼能一口答應借給這麼多銀子！」

糊塗和尚霎霎眼，道：「蘇施主別客氣，你們很熟！」

蘇隱叟發誓道：「我要是見過這姓韓的，就不得好死！」

糊塗和尚唸聲「善哉」，道：「施主原來是個死心眼的人，和尚再告訴施主你點線索，姓韓的錢莊，掌櫃的不一定就姓韓，你懂？」

蘇隱叟苦笑一聲道：「我越聽越糊塗！」

雲萬里此時越法明白了原委，道：「蘇兄去一趟吧，假如那掌櫃的眞和蘇兄不識，蘇兄大可詢問一下存提金錢的辦法後，回來就是。」

蘇隱叟一聽，雲萬里說的對，遂滿懷不悅而去！

蘇隱叟走後，雲萬里沉思刹那，仍作笑臉道：「高僧可是有心找雲某及諸朋友而來？」

糊塗和尚嘻嘻一笑，道：「這可不是，咱們巧遇！」

雲萬里暗呼一聲「晦氣」，表面上又不敢開罪糊塗和尚，祇有先應付着，等蘇隱叟回來再說！

於是他找些話題，開口道：「高僧要修什麼廟呀？」

糊塗和尚道：「衆施主的『七級浮屠』！」

雲萬里一笑道：「聽來是場大功果！」

糊塗和尚道：「寃魂太多了，這不過是盡心力罷了！」

雲萬里深知話題必須更換了，否則談下去，和尚的話必然一句難聽過一句，遂哦了一聲，道：「高僧由何處來？」

糊塗和尚道：「河南！」

雲萬里又哦了一聲，道：「去向呢？」

糊塗和尚却嘆息一聲，道：「那要看諸位施主了！」

雲萬里不能不接問下去，道：「有關係？」

糊塗和尚道：「關係很大，老衲這次要募足三萬兩銀子才夠！」

雲萬里激諷一言，道：「難道還有比雲某殺孽更重的善士？」

糊塗和尚道：「有，施主你不過是操刀者，另外還有主謀人！」

雲萬里神色一變，半晌未能答言！

糊塗和尚却一指那桌上文書，道：「雲施主，先在這中人的空格中，畫個押吧！」

雲萬里道：「不慌，也許我們蘇兄的面子大，銀子借到……」

糊塗和尚更不講理了，搖頭道：「我敢說，人家就祇能借九千兩，這房子是押定了！」

雲萬里暗叫聲「苦」，不問可知，這和尚是存心要這座宅第，故意逼使自己的人，在蘇州沒有根據之地！

不過雲萬里却仍然沒有畫押，心中却想着事情。

他在想：「禿驢功力固是天下罕見匹敵，但自己有這麼多一流高手，若任其威武而來，狂傲而去，那成什麼話？」

但是雲萬里却更淸楚，除非一擁齊上，或有勝望外，祇要有兩三個人胆怯不敢出手，則大事敗矣！

所以他不敢露出有心一戰之意，豈料那糊塗和尚却像人家肚中蛔蟲似的，竟對着雲萬里一笑，道：「雲施主有不願甘服之意了，怎麼樣，想動手？」

雲萬里心頭一凜，道：「高僧，雲某有自知之明！」

糊塗和尚哈哈兩聲，道：「的是高明，更不糊塗！」

雲萬里看出和尚已無傷人之意，接口道：「高僧法號『糊塗』，尤其是對募化方面，計算金錢方面，眞可說是算盤精細！」

糊塗和尚嘻嘻笑，道：「很對，你可知道內中原由？」

雲萬里搖着頭，道：「愚者焉能有得！」

糊塗和尚道：「募化是當和尚的苦差使，尤其是一化千兩，就更苦不堪言，所有必須在事前，仔細打聽，謀定而動！譬如這一次吧，諸位在茅山石屋中，老衲就該出面募化了，但因時機未至，才忍到現在！果然，現在是一募而成，立集萬金，其實老衲如此行事，並非自己聰明，而是受雲施主你的影響！」

雲萬里對這半諷半刺的話，還必須追問下去，道：「與我何干？」

糊塗和尚嘻嘻兩聲，道：「記得『濵邊』梅家莊嗎？」

雲萬里心頭怦跳如同擂鼓，因之沒能答上話來！

糊塗和尚却接着又道：「誰能把事情作的那樣乾淨？祇有你雲施主，一切謀定而動，因之不發則已，一發則中！老衲募化之策，就是根據此理，可惜的是，施主謀定在殺人殘命，老衲謀定在替人解憂！」

雲萬里仍舊沒有恢復自然的神色，而衆隱叟却已一個個心悚神驚，變顏變色，魂魄不安！

正不知如何才好的時候，蘇隱叟已經由外歸來！

恰好打開僵局，話題自然又轉到銀子上面。

蘇隱叟臉上不見一絲笑容，說實話，非但不見他的笑容，並且像要流下苦

水似的，難看至極！

雲萬里眉頭一皺，暗想道：「莫非事未辦成，錢莊掌櫃不是我所想像的那個人？」

想着，正要開口詢問，蘇隱叟却已說了話，道：「幸不辱命！」接着，自身上掏出了一張九千兩的銀票，放於桌上！

糊塗和尚却看都不看，道：「銀子呢？」

蘇隱叟道：「銀票就等於銀子……」

糊塗和尚道：「我說過，要現銀！」

蘇隱叟道：「九千兩銀子，我怎樣搬法？所以……」

糊塗和尚接口道：「一斤十六兩，九千兩不過是五百六十二斤半，我實在不信，蘇施主你搬不動，蘇施主可認爲對？」

蘇隱叟低着頭沒有接話，糊塗和尚却一指桌上文書道：「先畫這押吧！」

蘇隱叟話都不答，令人取來文房四寶，畫了押字。

雲萬里再難推拖，中人空格上，也畫了押！

糊塗和尚把文書收起，笑向蘇隱叟道：「現銀什麼時候到？」

蘇隱叟一楞，才要搖頭，糊塗和尚已接着說道：「錢莊掌櫃的是不是還另有吩咐？」

蘇隱叟神色一變，喟吁一聲，道：「算你厲害，再有一刻工夫，現銀就到！」

說着，蘇隱叟伸手要抓放於桌上的銀票。

豈料糊塗和尚比他還快，早已拈起置諸袖中，道：「老衲本想定要向那錢莊掌櫃的，單獨募化一萬四千五百兩的，誰知道他却小器，祇佈施了九千兩！」

蘇隱叟一楞，道：「這是由何說起，等一會現銀送到之時……」

糊塗和尚嘻嘻一笑，道：「我深知那掌櫃的爲人，必然先拿銀票來試試我和尚，但他又知道和尚向來話不打折，才安排再送現銀！這樣正好，九千兩銀票，下午去提現，九千兩現金，等一會兒點收，由我和尚負責，不碍蘇施主什麼！」

雲萬里眉頭一皺，道：「高僧這樣作，似乎說不過去吧？」

糊塗和尚霍地站起，目射神光，說聲道：「難道他暗中主謀，殺千餘人命，就說得過去？」

雲萬里和諸隱叟，駭然無言，糊塗和尚却又說道：「告訴你們，河南乾旱，今秋必成荒年，這些銀兩，要換成糧食，那時可救萬餘人命，以減爾等罪孽！這座宅第，自即日起，老衲要把它改爲『貧老院』，收容孤老無依之人，銀子仍要你們的主子出！祇要他這蘇州城的『韓家錢莊』不倒，不遷，這『貧老院』的月月銀子，他就要付！我去了，九千兩現銀到了之後，諸位勞神，放在這間客廳中就是，中午過後，願諸位已在蘇州城外了！老衲再告訴諸位一件事，我是越老殺心越盛，和那『快活仙婆』越老越慈善是恰恰相反，不信可以試試！」

糊塗和尚這番話說完，邁開大步出了客廳，向大門而行，眞是從從容容而來，坦坦然然而去！

糊塗和尚走後，蘇隱叟哭喪着臉道：「主人面諭，受多大的罪，也不能相抗這個惡賊禿，並吩咐我，此間事了，立刻出城！」

衆隱叟不必再問了，那「韓家錢莊」的掌櫃，就是他們的主人，這次是糊塗和尚算了個準，丟了個面！

不過自雲萬里起，大家却深自奇怪，以主人的那身罕絕功力來說，即使不是和尚對手，也斷不會如此容讓！

但是事實却告訴他們，主人是容讓了，並且容讓得近於屈辱，也許主人是另有圖謀，非他們所知！

移時，九千兩現銀送到，衆隱叟果如糊塗和尚所說，搬銀於客廳中，收拾過自己的東西，離開了這座巨宅！

雲萬里蹩在心裏的悶氣，沒有出處，雖想下手「王家」，但因「王家」就在城外，怕起禍端，被迫作罷！

不過他却忘不了「一蕁丈人」邊渡，於是決定把所受的窩囊氣，一股腦的發在了邊渡身上！

* * *

是雲萬里等人，被逐出蘇州城後的第六天！

傍晚時候，天色晦沉！

因爲自午間至傍晚，細雨始停，所以道路有些泥濘！

太湖傍岸的一條小徑上，站着雲萬里和衆隱叟！

雲萬里身旁，是他二堂弟雲飛！

雲萬里這時悄聲問雲飛道：「老二，事沒有錯？」

雲飛道：「老大放心，他就快來了！」

雲萬里道：「怎地不見他那條船？」

雲飛道：「這老兒有時將船停在右彎，那小島後面！」

湘隱叟道：「那他如何上岸？」

雲飛道：「老兒至今沒有放棄練功力，這二里水程，老兒皆以『登萍渡水』的輕功，踏波而行！」

濵隱叟一皺雙眉，道：「如此說來，他功力似比當年高了許多！」

雲飛道：「高了數倍，否則我怎會一招而失五指！」

濵隱叟沒有答話，但心中却自有數，若論邊渡這身功力來說，衆隱叟中，幾乎無人能夠抵擋！

片刻過後，雲萬里突然神色一變，悄然向諸隱叟打個招呼，然後人人閃移，隱去了身形！接着，自遠遠的小徑上，傳來了步履之聲。

刹那，出現了一個人影，此時天色更黑，相隔五丈，就難看淸人的動作，模樣自是更不用說了！來人越來越近，當接近適才雲萬里等人立足處時，這人倏忽止步，一對長眉揚處，沉聲喝道：「什麼人藏在四外！」

雲萬里身形一閃而出，到了這人的面前，道：「邊渡，難道認不出老夫來了！」

這人正是武林六大高手之一的邊渡

，聞言一笑，道：「原來是你，等久了吧？」

適時諸隱叟已紛紛出現，前前後後，圍成三面，將邊渡進退之路全皆堵死，邊渡却神色不動！

他祇橫掃了衆人一眼，若無其事的說道：「雲萬里，這幾位是誰？」

諸隱叟不待雲萬里答話，紛紛報出稱謂。

邊渡眉頭一皺，道：「雲萬里，你是想算算舊賬？」

雲萬里冷哼一聲，道：「舊賬故然要算，新欠也要追討！」

邊渡冷笑一聲，道：「老夫已十數年未曾與爾謀面，有什麼新欠！」

雲萬里手指雲飛，道：「姓邊的，不會不認得老夫的二弟吧？」

邊渡道：「當然認識。」

說着，他瞥目看到了雲飛左手的鋼鈎，心中一動，那鋼鈎新裝，一望即知，已料到替人背上了黑鍋！

適時，雲飛已沉聲道：「姓邊的，蘇州城外，武林王家的那場事，想你忘不了吧，雲二爺那天怎麼丟的五指，今天就怎樣要它回來！」

邊渡懶的分辯，冷冷地說道：「站遠些，你不配和我說話！」接着，聲調一變，對雲萬里道：「來吧，最好是一擁齊上！」

說話間，邊渡腰間輕接，一聲龍吟，右手已多了支寒光閃閃的寶劍，劍長三尺三寸，上面竟有九孔！

雲萬里適才就注意過邊渡，看出腰圍之物，似是一柄不凡利器，但却沒有想到會是這柄「九音奇劍」！

因之在邊渡撤劍出手之後，雲萬里眉頭一皺，道：「難怪你有如此豪氣，原來是仗着這柄奇劍！」

邊渡不答，祇是注意着雲萬里！

雲萬里是他昔日掌下游魂，功力差他甚多，今日既敢前來，自是已經練成了驚人之藝，是故邊渡十分小心！

雲萬里見過邊渡並不答話，獰笑一聲又道：「姓邊的，你夠不夠人物！」

邊渡冷冷地道：「少說無用的話，何不速戰速決？」

雲萬里嘿嘿兩聲，轉對諸隱叟道：「別讓好朋友久等，咱們上吧！」

話聲中，諸隱叟寶劍齊出，雲萬里却雙腕一抖，兩臂一震，一對「天地圈」，握於掌中！

接着他首先攻上，右手地圈幻出千百圈影，左手天圈已砸向邊渡的頭頂，另外雲飛的鋼鈎，也掃到丹田！

邊渡一聲輕叱，「九音奇劍」剛要展開，準備還攻，驀地在不遠地方，傳來一聲沉喝道：「雲萬里住手！」

雲萬里聞聲而驚，倏忽停手飄然後移！

衆隱叟本已紛紛向前，挺劍欲刺，耳聞一聲呼止，衆皆聽出了這熟悉的聲調立即收劍而退！

適時，一人輕搖慢步的由小徑上走來，竟然是那曾在茅山石屋中，出現過的少年公子！

雲萬里和衆隱叟俱皆相迎，少年却祇微一揮手，單單步向邊渡而來，近前停步，拱手對邊渡道：「閣下是『邊渡』邊大俠？」

邊渡目睹少年竟能威臨雲萬里等人，料知必有來頭，況少年以禮詢，自不能不答，首將寶劍圍於腰間，才道：「不敢，老朽正是邊渡，小哥兒貴姓？」

少年彬彬有禮的說道：「邊大俠請恕我有難言之隱，名姓目下不便相告。」

邊渡成名數十年，自不肯强人所難，遂一笑道：「沒什麼關係，爲了稱呼方便，我就叫你小哥兒了。」

少年道：「可以可以，任由大俠。」

邊渡雖說豪放，但却不肯放過機會，一指衆隱叟道：「這十幾位，都是小哥兒的門下？」

少年搖頭道：「皆寒家之友！」

邊渡有什麼不懂，一笑道：「貴府堪比『孟嘗君』的『聚賢館』了！」

少年臉色一紅，道：「家父好客，若邊大俠不棄……」

邊渡搖頭接口道：「老朽老矣，已不配有人供奉！」

少年臉又一紅，道：「這是邊大俠客氣。」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不知邊大俠何事與這些朋友相讎？」

邊渡心中冷哼一聲，道：「此正老朽想向小哥兒討教者，貴府這些清客何故讎我？」

少年哈哈一笑道：「邊大俠好辯才！」

邊渡道：「英雄出在少年，小哥兒勝我幾分！」

客套話，冷諷語俱已說盡，少年轉入正題，道：「請教邊大俠一事如何？」

邊渡道：「知則定然相告！」

少年道：「邊大俠所持之劍，可是『九音奇劍』？」

邊渡道：「正是！」

少年道：「可能示知，得劍始末？」

邊渡道：「小哥兒恕罪，老朽有難言之隱呀！」

少年道：「我這一問，有個交換的條件，對邊大俠利甚！」

邊渡一笑道：「老朽自弱冠而出江湖，數十年如一日，敢誇生平沒有不可告人的虧心事，是故不必要什麼交換條件！」

少年道：「適才我來正巧，晚到一步，邊大俠恐將不堪設想，若能答我所問，則我願將寃仇化解，彼此……」

邊渡一笑接口道：「老朽幼時能不懼死，如今更不怕了，小哥兒仁慈的心腸，令老朽深感，但却不敢勞神費心！」

少年臉色一變，道：「如此說來，邊大俠是絕不答覆的了？」

邊渡哈哈一笑，道：「不錯，不能答覆小哥兒所問！」

少年冷冷地說道：「答者爲友，否則成仇，請邊大俠三思！」

邊渡道：「不論仇友，皆難從命！」

少年嘿嘿冷笑出聲，道：「也許邊大俠認爲，憑一身絕技，能闖出重圍！」

邊渡道：「也許小哥兒認爲，仗恃人多，能奈何了我邊渡！」

少年劍眉一挑，道：「不必人多，我們單獨一戰！」

邊渡目射寒光盯了少年一眼，道：「的是少年英雄，强過雲萬里之流多多了！」話鋒一頓聲調突轉柔和，道：「小哥兒可能說說，爲何詢問此劍的原故嗎？」

少年道：「我要找這劍的原主人！」

邊渡陡地色變，微退半步，道：「小哥兒，與原主人有仇？」

少年道：「此事恕難奉告！」

邊渡道：「小哥兒，老朽不論你與此劍原主有仇有恩，如今勸你都不必再問了，這人已失踪多年！」

少年神色一變，道：「你沒有騙我？」

邊渡道：「老朽有何理由要騙小哥兒呢？」

少年點點頭，突然也轉爲和緩的說道：「我又有一個要求，請邊大俠能夠慨諾！」

邊渡正色道：「小哥兒必須說出何事，容老朽考慮再答！」

少年道：「我不惜任何代價，想購買這柄『九音奇劍』！」

邊渡搖頭道：「老朽頭可斷，血可流，此劍不賣！」

少年雙目陡射怒火，揚聲道：「邊大俠，須知你若喪命，此劍仍要落在我手！」

邊渡淡然道：「別把老朽看得這麼沒有用！」

少年惡狠狠的看了邊渡一眼，道：「爲了劍在你的身上，本公子才這般委屈求存，你竟如此不識時務，不知好歹，令本公子……」

邊渡沉聲接口叱道：「小哥兒，老朽好言好語相答，實指望你是個懂事的孩子，如今你却叫老朽非常失望！試想，劍在老朽處，已是老朽之物，你想盡方法謀取，反而厚顏說是委屈求存，這算……」

話未說完，少年已然變顏，喝道：「話已說得夠了，本公子如今要領教一番，你這名列武林六大高手之一的人物，有多高的功力！」

話聲中，少年雙手在背後左、右肩頭一探，手中已多了一對奇特罕見的兵刃，但却令邊渡心中一凜！

那是兩根鞭不像鞭，劍不似劍的東西。

圓圓的，粗如成人拇指，手握處，略粗，越前越細，到頂端，成了個尖形，軟軟地，望之本質甚輕！

色呈半紅，四外有似狨毛般的細細尖刺，滿佈着毫無空隙，這眞是自有武林以來，從未見過的兵刃！

雲萬里和衆隱叟，可說是經多見廣，竟然都不認識此物，因之一個個現露出愕然的神態！

不過他們却熟知這少年公子的功力，由這一點判斷，這一對奇絕兵刃，必是不凡的東西。

邊渡却認得此物，神色一楞之後，道：「小哥兒，你是『百禽先生』的什麼人？」

少年聞言竟然神色大變，繼之道：「誰是『百禽先生』，本公子不識！」

邊渡的是奇怪，臉上竟有了悲淒之色，道：「小哥兒，你要能說出是『百禽先生』的什麼人，及自己的出身名姓，老朽甘願將『九音奇劍』相贈！」

少年更是怪道，冷哼一聲道：「休想！」

邊渡面色越法悲淒，聲音也有些暗啞，但神態却極嚴肅的說道：「小哥兒，請莫自誤，假如你不說的話，老朽祇有把你當作强仇大敵看待，出手就不留情了！」

少年却越發兇狠，道：「全力出手正好，咱們本就是仇非友！」

邊渡神態陡又一變，悲淒已隱，雙目神光斂處，道：「當眞？」

少年竟也在臉上消失了兇狠，平靜但鄭重的說道：「不會有錯！」

邊渡點點頭，緩緩又解鬆了「九音奇劍」，道：「你明知道，『九音奇劍』和『龍鳳雙翎』，是一家的東西，否則你斷然不會想盡方法要得此劍！你不敢報出名姓，不敢承認知道『百禽先生』，却又身懷『雙翎』，老朽也知道你是仇非友了！如今老朽別無他途可行，祇好以這柄『九音奇劍』，會會你『雙翎』絕藝，就算違背了主母之訓……」

少年突然接口驚問道：「原來你是那『禽使』石重！」

邊渡苦笑一聲，道：「老朽本姓是邊，石重乃當年爲避大仇時，蒙『百禽先生』所賜，以你小小年齡，能知我名，已露馬脚！先生祇收了兩個愛徒，一姓『梅』，一姓『房』，後來先生全家被人慘殺而死，那兩個愛徒，據說也同時喪命！但在十數年前，武林各派掌門，俱皆接獲一名義士所送的密柬，柬中說出了先生全家死難的秘密！武林各派掌門，包括了黑道中的高手，未受先生大恩者絕少，不由動了公憤，咸皆親出爲先生復仇！因之，江湖中也出現了自有武林以來，從未有過的奇蹟，黑、白兩道大團結，摒棄私怨，共復公仇！」

說到這裏，少年也不容邊渡接續下去，雙翎一震道：「鬼話連篇，接招！」

話到翎到，一取邊渡雙目，一掃邊渡腰際！

邊渡「九音奇劍」一順，輕輕劃出一招，而將少年凌厲之兩招攻勢化解，但却並未還攻！

少年神色一變，怒聲道：「原來你已身懷『百禽百式』劍法，難怪狂傲！」

話聲中，再震雙翎，二次攻到！

邊渡這次雙目一睜，寶劍似甚吃力的一連兩揮，方始將少年攻襲的招數解破，人却仍未挪動半分！

一旁冷眼旁觀的雲萬里，不由暗呼一聲「慚愧」，他冰藏多年，苦研絕藝，就爲了矢志要殺邊渡復仇而用！適才若非因少年來得巧，他已和邊渡動上了手，以現在目睹邊渡的奇妙劍法來說，他是必死無疑！

少年二次攻擊，雲萬里十分注意，自認第一次或能敵擋得住，第二次却祇有閉目受死的份了！

詎料邊渡非但仍能化解開來，並且人都沒動地方，以此而相比，邊渡仍比自己高出多多！

此時少年公子似乎也知道想勝不易，但却自恃技高邊渡一着，決不致敗，第三次撲身攻上！那知這次邊渡却另有準備，少年不動，他似乎根本就不想動，那知少年一動，他却快過了少年一步！

當少年雙翎抖出紅雲，挾風聲即將攻到的剎那，邊渡已然欺近，劍華幻出三隻展翼飛鳥，雷霆般罩下！

少年不防有此一變，急忙相架，連着揮了九次雙翎，人也被迫退後了丈遠，方始將邊渡招法解破！

邊渡却趁此時際，收劍暴退，雙方距離已有兩丈三四，接着，邊渡聲調含着無比的威嚴，沉喝道：「爾不容老朽話說當年，可是姓『房』！」

少年面色一變，話都不答，身起半空，挾威撲下！

邊渡一聲淒厲長嘯傳出，倏忽也騰身而起，以無比的迅疾，迎着少年而去，雙方立即在空中相遇！

人影、劍華、翎風和金鐵交鳴之聲，混成了一片，一連八聲震響，人影倏分，仍是一南一北各立原處！

邊渡的右衣袖已然碎裂，頭上白髮斷落寸餘，臉上微現汗濕，神色却是十分寧靜而肅穆！

再看少年，面色蒼白，左大腿鮮血滴流，右肩頭也有血跡印出，右鬢長髮斷折，但因束布未碎，故未墜落！

這一擊，雙方俱在半空，竟已換了八招，並是拚命的殺敵煞手，實令旁觀諸人嘆爲觀止！

不過這一戰，自忖勝雖不易，敗却絕對不會的少年是敗了，至少身上有了兩處劍傷！

當然，邊渡勝來極難，髮斷寸餘，驚也險哉！

半晌過去了，雙方仍無一人出手，互相耗着！

雲萬里此時心肺肝胃胆，擠在了一塊，又怕、又恨、又驚、却又自覺幸運，邊渡這一劍要是對他，他必已分身而死！

又過了半晌，少年緩緩越步，目射煞光，雙翎慢慢舉起來，一步一步，向邊渡逼了上去！

邊渡却雙眉一揚，九音奇劍橫於前胸，道：「老夫警告於爾，你已內傷甚重，若勉强提聚眞力，施展『心翎眞氣』，恐將招數未發而人已先死！按說，汝死老夫正應慶幸，但因你正少年，又非是那萬惡的罪魁，故而老夫作此警告，況……」

邊渡話還沒有說完，少年已雙翎高舉過頂，神色猙獰可怖，似是拚却一死，也要雪盡前恥！

適時，不知何處傳來威嚴無與倫比的話聲，道：「彬兒還不退下！」

少年聞聲，倏忽雙臂鬆垂，面色蒼白得怕人，身形却已開始擺搖，他突洩眞力，傷勢難制，即將昏倒！

在此當空，祇見人影一閃，已有人扶住了少年，接去雙翎，並立即出手點了少年五處穴道，阻住了傷勢。

這人手向雲萬里一招，雲萬里恭敬俯身近前，這人把少年交與雲萬里，接着低聲說道：「帶他退下，向右面走，自有領路之人！」

雲萬里恭應一聲，目光示意衆隱叟及雲飛，衆人齊向這剛剛出現的人一禮，悄然退下！

邊渡是老一輩的高手，目睹此情，立即斷定了這人是誰，心中激動萬分，强自按捺靜待發展！

這人始終背着邊渡，直到目送雲萬里等人去遠，方才緩緩轉過身來，面對着邊渡含笑而立！

邊渡自那一句「彬兒還不退下」的話聲聽來，已經知道來的這個人是誰了，因之他暗自靜氣調息，有所準備。

如今面面相對，邊渡心頭悚然而懍，來者果是自己所想象的那人，並未掩飾其本來面目。

這人一襲深古銅色的長衫，腰束金帶，一雙雪白底的福字履，髮已花白，但貌相却依然如昔，俊中帶狂！

在那狂傲的眼神嘴角間，不時露出一絲絲殘酷天性所化的陰譎笑意，望之令人心寒。

這人緩緩開口道：「石禽使別來無恙？」

邊渡冷冷地說道：「老朽『邊渡』！」

這人一笑，道：「哦，邊大俠別來無恙？」

邊渡道：「心中甚安，房珏你呢？」

房珏依然滿面笑容，道：「也很好！」

邊渡哼了一聲，道：「這不容易！」

房珏神色一正，道：「適才承蒙警告蠢子，此情甚感。」

邊渡道：「老朽祇找那黑心的叛徒！」

房珏一笑道：「很好，不知可能先談一談？」

邊渡道：「沒什麼不可以！」

房珏目光一瞥邊渡手中劍道：「師母好？」

邊渡冷冷地一哼，道：「你還有師母？」

房珏道：「雖然師父不喜歡我，可是我却仍然尊重他！」

邊渡道：「不錯，你用了最殘酷的方法，去尊師重道！」

房珏微微一笑，道：「沒辦法，弓在弦上，不得不發！」

邊渡沉聲喝道：「你是承認了弑師滅家？」

房珏頷首道：「承認，我承認……」

邊渡九音奇劍一震，猛撲而上！

劍華幻出一片奇光，帶着無與倫比的風嘯，罩到了房珏的頭上，他恨極房珏，施出殺手！

豈料房珏祇把右手龍翎輕輕一揮，已將邊渡這招凌厲無與比倫的招法解破，並把邊渡迫回了原地！

接着房珏搖搖頭道：「現在還不到動手的時候，你聽我說下去！」

（未完・七）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